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Series of Linguistics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onology

大学文科基础课重点教材

汉语音韵学讲义

杨[illegible]桥 著

11
2
4917

厦门市图书馆



2744917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论语》)

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
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

作者简介

杨剑桥，1947年生于上海，1979年就读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2年毕业留校执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汉语史，涉猎现代汉语、语言规划等。独著《汉语现代音韵学》、《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合著《音韵学入门》、《古代汉语教程》、《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等，发表《上古汉语的声调》、《汉藏比较语言学论略》、《关于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关系的几点思考》、《近代汉语的唇音合口问题》等论文一百多篇，并获教育部和上海市优秀科研成果奖六项。1996年至2003年，曾赴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讲学。

Series of Linguistics

复旦博学 · 语言学系列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onology

大学文科基础课重点教材

汉语音韵学讲义

主　编　杨剑桥

復旦大學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相关专业的基础课教材，经作者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多次修订编写而成。

汉语音韵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凡是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汉语发展史的专业工作者，都必定要把汉语音韵学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而一般的文史工作者和中国语文爱好者，也无不把汉语音韵学作为一种重要工具。

汉语音韵学历来被视来“绝学”，令人望而却步。其实运用现代语言学知识来学习、研究音韵学，非但毫无神秘之感，而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掌握和运用的水平。本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编写的，希望能引导读者顺利入门，并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本书的特点是：详细指明汉语音韵学的各种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仔细区分音类的考证和音值的考证这两种不同的工作，力图从音位学的角度阐明汉语音韵学的重要观点，并努力吸取近年来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

本书主要用为本科生的语言学教材。读者如果想了解更深的相关内容，可参看作者的《汉语现代音韵学》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汉语音韵学 …… 1

第一节　研究古代语音的科学 …… 1

第二节　汉语音韵学史回顾 …… 4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 8

习题一 …… 14

第二章　语音学基础知识 …… 15

第一节　语音学知识在音韵学上的重要性 …… 15

第二节　普通语音学的基础知识 …… 16

音高(16)　音强(16)　音长(17)　音色(17)　气流(17)　发音体(17)　共鸣器(18)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19)

第三节　汉语音节的特点 …… 22

习题二 …… 25

第三章　汉语音韵学的名词术语 …… 26

第一节　音韵学名词术语的特点 …… 26

第二节　一些音韵学名词术语的解释 …… 27

"三十六字母"(27)　"五音"和"七音"(29)　"清、浊"和"发、送、收"(31)　"二百零六韵"(33)　"四等"

(36) “转”和“摄”(39) “开口呼”、“合口呼”与“开齐合撮”四呼(42) “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44) “平、上、去、入”和“阴、阳”(44) “平、仄”(46)
习题三 …… 47

第四章 考证古音音类的分合 …… 48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类 …… 48
第二节 考证古音音类的材料和方法 …… 49
韵书(50) 反切(52) 韵图(54) 韵文(58) 谐声字(59) 异文(61) 重文(62) 直音和读若(63) 声训(64) 联绵词(66) 异读(66) 古代方言(67)
习题四 …… 69
第三节 中古音音类的考证一 …… 69
唇音(74) 舌头音(75) 齿头音(77) 正齿音(77) 喉牙音(78)
第四节 中古音音类的考证二 …… 79
东韵(85) 唐韵(86) 支韵(86) 萧、宵、肴、豪四韵(86)
习题五 …… 88
第五节 近代音音类的考证 …… 90
习题六 …… 97
第六节 上古音音类的考证 …… 97
古无轻唇音说(98) 古无舌头舌上之分说(99) 古人多舌音说(100) 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00) 照二归精说(101) 喻三归匣说(102) 喻四归定说(103)

唇音(105)　舌音(105)　齿音(105)　鼻音(107)　其他(108)　复辅音声母(108)　真元分部(113)　真文分部(114)　支脂之分部(115)　侯部独立(116)　祭部独立(116)　东冬分部(117)　脂微分部(118)
习题七…… 126

第五章　古音音值的拟测 …… 128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值…… 128
第二节　拟测古音音值的材料和方法…… 130
掌握一般语言的音变规律(130)　掌握某一部类字的音变倾向(131)　探寻现代方言中的古音遗迹(132)　根据域外译音(135)　根据梵汉对音和藏汉对音等(137)　根据音类关系的远近来构拟音值(139)　从音位的系统性出发构拟上古的音值(140)　运用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142)
习题八…… 145

第六章　汉语语音发展史举例…… 146
第一节　汉语声母发展史举例…… 146
唇音(146)　舌音(150)　齿音(152)　牙音(155)　喉音和其他(157)
第二节　汉语韵母发展史举例…… 161
鱼部(161)　侯部(165)　之部(166)　阳部(168)　东部(170)　侵部(171)　铎部(173)
第三节　汉语声调发展史举例…… 174
习题九…… 176

【附录】

国际音标表…… 178
上古和中古声母例字表…… 179
上古和中古韵部例字表…… 186
古韵三十一部谐声表…… 197
《诗经》韵谱…… 205

第一章　什么是汉语音韵学

第一节　研究古代语音的科学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主要语言——汉语也已经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几万年以前我们祖先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模样，现在已无从确知，但是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祖先的语言，因为有甲骨文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汉字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后人还是可以比较详细地知道。而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汉语的全部发展历史，现在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

研究语言，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出发。如果从世界一般语言的角度出发，可以研究一般语言的构造和演变的普遍规律，这叫做“一般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这种学问也称为“语言学概论”等；如果从个别语言的角度出发，则可以研究某一语言的构造和演变规律。这种研究从内容上来说，又分成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平面；从时间上来说，又分成共时和历时两个平面。例如关于汉语，共时的词汇研究有“现代汉语词汇”、“隋唐汉语词汇”、“明代口语词汇”等课题，共时的语法研究有“现代汉语语法”、“殷商卜辞语法”、“广州话语法”等课题，共时的语音研究有“现代汉语语音”、“汉代音系”、“唐代西北方音”等课题；而历时的词汇研究有“汉语词汇史”、“汉语古今外来词”、“近代汉语虚词发展史”等课题，历时的语法研究有“汉语语法史”、“古汉语语法变化史”、“汉语被动式发展史”等课题，历时的语音研究有“汉语语音史”、“汉语入声字的变化”、“汉语声母发展史”等课题。汉语音韵学正是专门研究我国古代汉语语音的一门学科，它既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共时系统，也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历时演变。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汉语的语音呢?难道古人说话的声音跟我们现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吕氏春秋·重言》有一个故事说,齐桓公和管仲在一个高台上商量攻打莒国,几天后,还没有发布消息,却被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走漏消息的是谁呢?齐桓公想起当天东郭牙曾经从台下经过,于是把东郭牙找来一问,果然是他那天看到管仲“艴然充盈”,猜想是兵革之事,又看到管仲之口“呿而不唫”,断定说的是“莒”,再看到管仲手指远方,也正是莒国方向,于是知道了齐桓公和管仲的意图,消息就此走漏出去①。所谓“呿而不唫”,汉代高诱注:“呿开,唫闭。”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莒”字当有一个后低元音 ɑ②,而今天的“莒”字却有一个前高元音 ü,两千年来汉语语音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③!我们再看上海的语音演变情况。上海是我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由于五方杂处,人员流动,就在最近三四十年中,上海话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一辈中,“烟、仙、年”跟“衣、西、泥”判若泾渭,前者读[iɪ]韵母,后者读[i]韵母,而在二三十岁的市区青年中已经不复区分,一律读成[i]韵母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短暂的三四十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从古到今几千年中汉语语音会发生多么剧烈的演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汉语音韵学正是要研究在汉语的历史上究竟出现过哪些语音变化,其中又有些什么规律,汉语的各个历史时期又各具有怎样的语音系统。由于汉语的历史十分悠久,汉族的古代文献极为浩瀚,汉语的方言又很众多,因此汉语音韵学有着极其丰富的研究内容、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吸引了大批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和研究。

---

① 《吕氏春秋·重言》:“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㾖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绖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② 本书注音凡带[ ]者为国际音标,不带[ ]者为汉语拼音,特别注明者除外。

③ 有人认为东郭牙是根据管仲一手指自己的口,一手指齐桓公的口,两“口”正拼成一个“吕”字,因此猜出攻打莒国之事。此说既不符合原文内容,又不符合文字学的解释。《说文》云:“吕,脊骨也,象形。”篆书“吕”作吕,正是脊椎骨之形,因此“吕”字并不从两口。

汉语音韵学属于语言科学，它以事实为立论的根据，以语言学理论为判别是非的准绳，丁是丁，卯是卯，是非曲直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这跟某些文学艺术学科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某些文学艺术中，虽然也有一定的是非标准，但更多的是优与劣、美与不美之分。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座雕塑、一部电影，喜欢的人击节赞赏，惊叹不已，不喜欢的人则觉得内容平平，旨趣不过如此。杜甫诗"红豆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有人赞其极尽诗歌语言的奥妙，移借通感之灵机，可是也有人批评说，这与俳谐儿歌"东西道，南北走，忽听门外人咬狗。手拿狗，打砖头，很怕砖头咬了手"并无二致①。而汉语音韵学则是一门崇尚发现的科学，一门可以验证的学问。清代学者钱大昕发现上古文献中，后代读 b 声母的字跟读 f 声母的字往往相通，如"伏羲氏"又作"庖牺氏"、"虙羲氏"等，由此提出"古无轻唇音"的理论，即以为后代官话读 b 声母的字，上古都读 f 声母。这是音韵学上的一大发明。而后人无论使用与钱氏相同还是不相同的材料和方法，只要运用正确，都可以获得相同的结论。由此可见，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对象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但它的研究方法则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它的成功，更多的取决于学者的刻苦用功和英明识断，而不决定于研究者的如簧巧舌和生花妙笔。

在古代词汇、古代语法和古代语音三个方面的研究中，以古代语音的研究为难度最高，因为古代没有录音设备，古人说话的声音一发即逝，驷马难追，而古代的词汇和语法现象，则至今依然保存在大量的文献材料之中。不过人类是聪明的，虽然古人说话的声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学者们透过古人创制的形声字、古代诗词的押韵现象、古人关于当时语音的描写等等，还是探测出了历代古人的语音系统，并且详细地构拟了各个时代汉字的具体读音，同时通过各个历史时代语音系统的比较，阐明了汉语语音的演变轨迹及其规律。例如古书上经常出现的"乌乎"、"呜呼"，是古人的感伤悲叹之声。"乌乎"今读"wūhū"，口腔开口甚小，而依据常理，感伤悲叹之声当是"啊哈"(āhā)之类，口腔开口度很大；又，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乌"字乃乌鸦的侧面象形，此字的读音乃是根据此鸟的叫声而来，此鸟的叫声正作"ā"，而"乎"字则是人仰首感叹发声之象形；又，西汉时西域地名 Alexandria 译作"乌弋山离"(今译作"亚历山大")，"乌"正对译"A"，我们因此可知，"乌乎"在古代实在是读作"āhā"的，这是古今中外最普通最常见的感叹之声，

① 说见姜书阁《诗学广论》，12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我们的古人本没有什么例外。由此也可以知道，音韵学虽然是难度颇大的学科，所用方法又颇近自然科学，但是研究起来，却是颇有趣味而毫无枯燥和令人生厌之感的。

第二节　汉语音韵学史回顾

作为一门学科，汉语音韵学的历史已经很长了。早在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印度佛教东传，佛经翻译事业的勃然兴盛，学者们逐渐掌握了梵文的拼音原理。他们以此分析汉字的声、韵、调，并结合汉语中固有的“二合之音”，如“不可”为“叵”、“之乎”为“诸”之类，发明了反切注音法。一时间反切大为风行，双声叠韵妇孺皆知，“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①。可以说，从那时开始，汉语音韵学就诞生了。梁朝释慧皎《高僧传·宋释慧叡传》云：“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理。乃谘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②释慧均《玄义记》引谢灵运云：“诸经胡字，前后讲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可解。今知胡语，而不知此间语，既不能解。故于胡语中虽知义，不知此间语，亦不能解。若知二国语，又知二国语中之义，然后可得翻译此义，以通经典……今就叡公是正二国音义，解释经中胡字晓然，庶夫学者可无疑滞。”又慧皎《高僧传·齐释惠忍传》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旨。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馀，在契则四十有二……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睒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③这些都是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

② 据唐玄应《一切经音义》，所谓“十四音”，是指梵文十二个元音，再加两个流音，即 a(裒)ā(阿)i(壹)ī(伊)u(坞)ū(乌)ṛ(理)ḷ(釐)e(翳)āi(蔼)o(污)āu(奥)aṃ(菴)aḥ(恶)。这里 aṃ是鼻化元音，aḥ是最末声带停止振动的元音，ṛ 和 ḷ 是两个响辅音作音节主元音。

③ 唐湛然《法华文句记》五中引梁《宣验记》云：“陈思王，姓曹名植……十岁善文艺，私制转七声。植曾游渔山，于岩谷间闻诵经声，远谷流美，乃效之而制其声。”渔山，在山东省东阿县西，山之西有曹植墓。

当时的学者研究佛经梵音、整理汉字音读的例子。

以后，魏李登、晋吕静分别制成我国最早的韵书《声类》和《韵集》，梁沈约作《四声谱》，创"永明体"，主张"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①]，把诗文的声律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到了隋代，陆法言制成具有重要理论和实用价值的《切韵》。此书的编制目的，一是为人们诗文创作中的选韵检字服务，二是为了人们的语音辨正和研究，所以它实际上记录了齐梁陈隋时代士人的标准读书音，其所谓"切韵"就是切正语音的意思[②]，因而此书问世不久，便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被作为考试功令，历代的修订本也层出不穷。其中最主要的修订本有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等的《广韵》、丁度等的《集韵》等等。这些韵书都能从反切、分韵和四声等角度，对当时或前代的汉语语音作极为精密的分析。这一系统发展到最后，就是收韵一百零六的《平水韵》，这是金元明清时代文人科举考试、制作诗赋所兢兢不敢有所出入的标准，因此也称为"诗韵"。在韵书创制日多的同时，唐末和尚守温又发明了总结当时声母系统的"三十字母"，后由宋人增订为三十六字母。字母之学又引发了等韵图表《韵镜》、《七音略》等的诞生，后代模仿之作有《切韵指掌图》[③]、《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直至《康熙字典》卷首的《字母切韵要法》和《等韵切音指南》。这些著述都以图表的形式来表现当时或前代的声、韵、调系统及其相互配合关系，反映出古代语音研究的高度水平。而到了元朝，江西人周德清一反《切韵》的传统，又做成了表现当时北音的《中原音韵》一书，同类的著作还有《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洪武正韵》、《韵略易通》、《五方元音》等。这些著作不但对于当时的口语和书面语多有详细的记录，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代的词曲戏剧创作，因而有所谓"北叶《中原》，南崇《洪武》"之说。

以上作品，都是以当代或略前时代的语音为研究、描写对象，而从宋代吴棫的《韵补》、郑庠的《古音辨》开始，学者们又多致力于先秦两汉的古音研究。在此之前，六朝的沈重曾著《毛诗音义》，首创"叶音"（他称之为"协句"）之说，即凡《诗经》韵脚读起来觉得不和谐，就认为韵脚之字应当改读某音，

---

①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② 参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载《中国语文》1961年第四期。

③ 据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一文考证，公元800年以后"切"字和"韵"字分别有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的意思，如宋代沈约《梦溪笔谈》卷十五云："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因此《切韵指掌图》的"切韵"两字应该是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声母和韵母的意思。

以求和谐。例如他以为《诗经·邶风·燕燕》三章"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之中,"音"、"南"、"心"不谐,于是在"南"字下注云:"协句,宜乃林反。"就是说,改读"南"[nɐm]为[niem],以与"音"、"心"押韵[①]。以后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等著作中,也广泛使用此说。叶音说的错误在于以今律古,不懂得语音有历史和地域之不同。这一错误后来由明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首次揭示,他的名言是:"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以为凡今所"叶音",原是古人"本音"。自此以后,汉语上古音的研究便走上了康庄大道。在有清三百年中,名作大家有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韵标准》、戴震《声类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古韵谱》、江有诰《音学十书》,以及清末民初的章炳麟《二十三部音准》、黄侃《音略》等等。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音韵学空前地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它的内部又分化成"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大部分。所谓"古音学",是指研究先秦两汉上古音的学问;所谓"今音学",是指研究隋唐中古音的学问;所谓"等韵学",是指研究等韵图及其门法的学问。在中国的汉字中,谐声字和假借字占全部字数的百分之八九十,不明音韵就无从得知字义的产生和引申;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千百年来历经传抄刊刻,其间讹误衍夺不计其数,不明音韵就难以判断正误。清代学者在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注释学等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都是以音韵学的造诣为前提的,汉语音韵学开始成为传统国学的基础。

清朝末年,海禁大开,中西交流日趋频繁。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教义的需要,对于汉语方言和汉语古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较早的人物和著作有马士曼(Marshman)《论汉语的文字和声音》(*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艾约瑟(J. Edkins)《中国上海土话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武尔披齐利(Z. Volpicelli)《中国音韵学》(*Chinese Phonology*)、桑

---

① 叶音也叫"叶韵",如今人钱玄同《古音考据沿革》:"研究声韵沿革的人,必须把'时'和'地'的观念弄清楚,懂得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革,音有转移,才不至闹'叶韵'的笑话。"又叫"协韵",如《诗经·召南·采蘋》:"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下,如字。协韵,则音户。"又叫"取韵",如《诗经·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陆德明《经典释文》:"讼,如字。徐(邈)取韵,音才容反。"又叫"合韵",如《汉书·司马相如传》:"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唐代颜师古注:"犴,合韵,音五安反。"

克(S.H.Schaank)《古代汉语语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等等。这些著作所阐述的理论,虽然未必都能符合汉语实际,但是对于音韵学的研究深有启发。到 20 世纪初,西方汉学家中先后出现了几位杰出的学者,他们运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和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并吸取过去中西方学者的成果来开拓新的研究天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和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高氏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马氏著有《唐代长安方音》(*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等。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引导了整整一代中国音韵学家,其中有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董同龢、陆志韦、周祖谟、周法高、俞敏等。新一派音韵学家们的目的、方法、旨趣、眼光和材料都跟清儒大不相同,他们不但探究古代的音类,而且还想探究古人说话的实际音值,从而把古代语言活生生地构拟出来,这样他们就把汉语音韵学纳入到历史语言学的范畴之中,把汉语音韵的研究推进到了又一个光辉灿烂的巅峰。

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外的汉学家们又借鉴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着手把汉语同其他亲属语言,如藏语、缅语、侗语、泰语、苗语、瑶语等等加以比较,企图探究距今六千至一万年以前原始汉语和原始汉藏语的面貌。这一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有关的论著也已经有数百种之多,其重要的有奥德里古尔(A. Haudricourt)《怎样构拟上古汉语》(*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ique*)、包拟古(C. Bodman)《原始汉语与汉藏语》(*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李方桂《汉语和台语》(Sino-Tai)、张琨《汉藏语的"铁"字 * qhleks》(Sino-Tibetan 'iron': * qhleks)、梅祖麟《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周法高《上古汉语和汉藏语》、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龚煌城《汉、藏、缅语元音系统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Burmese vowel system*)、舒斯勒(A. Schuessler)《上古汉语的 r 和 l》(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贝内迪克特(K. Benedict)《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等等。许多事实表明,汉语音韵学正孕育着一个新的重大的飞跃。过去它已经在自己内部分立了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大部类,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它又产生了专门研讨近代语音的近音学,而如今,它又将新立一学,即汉藏比较语言学。由此可见,汉语音韵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它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是极其光辉灿烂的。

第三节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文化典籍，继承古代的宝贵遗产，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我们要读懂古代的经典文献，往往需要三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文字学知识、训诂学知识和音韵学知识。

所谓文字学的知识，是指关于汉字的起源、性质、形体结构及其流变的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有助于对古文的理解。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里的"天"字，从文字学来看就是人的象形，甲骨文写成 [illegible]，金文写成 [illegible]，最上面的一横或一点在于指明人的头顶。《说文》："天，颠也。"颠就是头顶。《易·睽》："其人天且劓。"马融云："黥凿其额曰'天'。"因此，所谓"刑天"，正是根据他头顶受刑的遭遇而命名的，以后传说为被天帝砍去脑袋。又如《论语·述而》云："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里的"暴虎冯河"，孔安国注："暴虎，徒搏；冯河，徒涉。"后人于是解作："徒手搏虎，徒足涉河。"但是从字形看，"徒"字从辵土声，本义是徒步行走，故"暴虎"就是徒步与虎搏斗①。上古乘车骑田猎，徒步打虎虽然勇敢，但也很危险，所以孔子并不欣赏。后人把"辵"的上半写在左边，把"辵"的下半移到"土"之下，以至看不出"徒"的本义，而误以为徒手了。

所谓训诂学的知识，是指关于古汉语词汇、语法、语义方面的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才能在阅读古文中收到文从字顺的效果。例如《诗经·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这里"劳"不训"操劳"，当训"忧"，如《淮南子·泛论训》"以劳天下之民"，高诱注："劳，犹忧也。"《诗经》中也不乏此例，如"瞻望弗及，实劳我心"、"无思远人，劳心忉忉"。这里的"朝"是"佻"的通假字②，《广雅》："佻，佚也。""佚"即"逸"。所

① 说详裘锡圭《说"玄衣朱襮裣"》，载《文物》1976 年第十二期。

② "朝"、"佻"上古同属宵部舌头音，又"朝"与"兆"声字经典有通假，如《楚辞·九章·哀郢》"甲之鼂吾以行"，"鼂"一本作"晁"，通"朝"。

以这句诗是说:“为妇三年,没有家庭之忧;早起晚睡,没有一天安逸。”又如《战国策·燕策》:“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这里“眄”是斜眼看的样子,“指”是手指,“眄”、“指”都是名词用作状语。整句话是说:“倚着桌子,拄着手杖,用斜眼看人,用手指使唤人,那么只有干粗活脏活的奴仆才会来到。”

由此可知,文字学知识、训诂学知识对于阅读古代经典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这还是很不够的。清代学者段玉裁曾经说过:“音均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①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切身体会,充分反映了音韵学知识在语言文字学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我们要真正读懂古书,就不能不学习音韵学方面的知识。

那么,音韵方面的知识究竟有些什么用处呢?汉语音韵学的功用究竟如何呢?对于某些专业工作者来说,学习音韵学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诸如阅读研究古籍、校勘注释古书、调查各地方言、制订汉语拼音文字等工作都离不开音韵知识,所以音韵学是大专院校中文系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学习其他课程如文字学、训诂学、汉语史(包括词汇史、语法史、语音史)、现代汉语、方言学、辞书学、中国语言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的基础课程,同时又是大专院校文科其他各系的选修课程,而对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古代音乐、美术、戏曲等的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帮助。这些自不待言。而对于一般的文史工作者或语文爱好者来说,学习汉语音韵学又有什么功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有助于深入了解现代汉语,掌握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历史来源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只有了解了古代汉语语音,才能深入了解现代汉语的声韵配合关系和声、韵、调的来龙去脉。例如现代汉语语音系统中,g、k、h 和 z、c、s 只能跟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相拼,而 j、q、x 只能跟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相拼,这种声韵配合关系很不平衡。但是如果我们知道,g、k、h 和 z、c、s 历史上原来是跟开、齐、合、撮四呼都能相拼的,只是到了近代,跟齐齿呼和撮口呼相拼的 g、k、h 和 z、c、s,因为受到后面韵头 i 和 ü 的影响,才变成 j、q、x 的,所以戏曲上才有了尖音、团音之说,这样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又如社会上有读“械”为 jiè、“波”为 pō、

① 段玉裁《寄戴东原先生书》,载《六书音均表》。“均”,古“韵”字。

“色”为 sǎi 的，如果我们知道，“械”字古代是匣母字，今天在齐齿呼前应当读 x 声母，“波”字古代是帮母字，今天应当读 b 声母，“色”字古代属于职韵字，今天应当读 e 韵母，那么就自然会具备识辨能力，而认为社会上那种读法不属于标准音。与此相同，只有了解了古代汉语词汇和语法，才能深入了解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例如《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果我们懂得“古无轻唇音”的理论，以及中古虞韵的一部分字上古归鱼部的道理，就会知道这里的“夫”上古读成 bā，其实也就是现代汉语的“吧”，唐代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果我们知道中古“无”字口语音正是读作 mā，就会知道这里的“无”就是现代汉语的“吗”。

二、有助于了解汉语各地方言，增进各地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交流

现代汉语各地方言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语音分歧很大，互相不能通话。但由于它们都源于古代汉语，因此其语音大多跟中古《切韵》音系有严格的对应，并且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中古或上古语音的特征。例如吴方言上海话中，“拜”和“败”、“帝”和“弟”、“贵”和“跪”都不同音，前者都念清声母[p、t、k]，后者都念浊声母[b、d、g]。音韵学告诉我们，这种浊声母正是从中古《切韵》音系继承下来的。又如粤方言广州话中，普通话同音的“立、栗、力”三个字分别读作[lap]、[løt]、[lɪk]，这种不同的韵母，包括它们不同的韵尾[p]、[t]、[k]也正是从中古汉语继承下来的。又如闽方言潮州话中，“厨房”读作“斗帮”、“竹片”读作“的半”、“猪白”（猪肉）读作“帝八”、“砂茶”（辣椒酱）读作“撒呆”、“箸筒”（筷子筒）读作“帝当”、“中秋”读作“冬秋”等等。音韵学又告诉我们，这种把现代普通话的 f 读作 b、zh 和 ch 读作 d、t 的现象，正是从上古汉语继承下来的。显然，要了解和掌握各地方言，音韵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三、有助于学习其他民族语言，增进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友谊

千百年来，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交往，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之间也互有影响。另外，远古时代汉语和藏缅语、侗泰语、苗瑶语是源自同一母语的，虽然它们的分化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各自的面貌已有巨大的变化，但仍然可以辨认出不少同源词。例如壮语的 fei（火），就是汉语的“焜”字，壮语的 hau（粮食），就是汉语的“稻”字，壮语的 rek（锅），就是汉语的“鬲”字；藏语的 nga（我），就是汉语的“吾”字，藏语的

khrab(盔甲),就是汉语的"甲"字,藏语的 nyi(ma)(太阳),就是汉语的"日"字;缅语的 kauk(稻谷),就是汉语的"瀫"字,缅语的 nuw(女人的胸,奶),就是汉语的"乳"字,缅语的 yang(家蝇),就是汉语的"蝇"字;泰语的 kha(贩卖),就是汉语的"贾"字,泰语的 pha(劈[柴]),就是汉语的"破"字,泰语的 khai(生病),就是汉语的"痎"字。同时,历史上中国文明曾经对于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有过强大的影响,因此在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中有大量的汉字词,这些汉字词大多可以跟汉语中古音全面对应,少数可以跟汉语上古音形成对应。例如有人认为日语的 kabuto(头盔)就是汉语的"甲兜"二字,日语的 hi(太阳)应是汉语的"曦"字,朝鲜语的 kas(边缘)应是汉语的"界"字,朝鲜语的 sumi(渗透)应是汉语的"沁"字,越南语的 vɔi(大象)应是汉语的"爲"字,越南语的 Duok(火炬)应是汉语的"烛"字等等。

四、有助于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提高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我国古代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曾经把汉字的形体构造归纳为六种,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据统计,其中以形声一种造字的能力为最强,形声字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形声字是由表示意义的"形旁"(也叫"形符"、"义符"等)跟表示读音的"声旁"(也叫"声符"、"音符"等)拼合起来的。凡是相同声旁的形声字,其读音原来必然相同或相近。这从现代汉语来看,大致还是如此。如"兹、滋、孳、慈、磁"、"昌、倡、猖、娼、唱"等等,以致我们可以利用它们声旁相同、读音也相同或相近的特点迅速掌握普通话,而避免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n、l 不分等错误。但是另有许多形声字,现在看来读音并不相同或相近,如"每、梅、莓"和"海、悔、晦、诲"的声母并不相同相近,而"敏"字的韵母跟上面这些字也较远。如果我们懂得 m 声母的字和 h 声母的字是由上古清鼻音声母 *[m̥][1] 分化而来,即 *[m̥]>m, *[m̥]>h,那么就会知道这些字的声母原来是相同相近的,如果我们还懂得上古收鼻音韵尾的字跟不收鼻音韵尾的字有"阴阳对转"的现象,那么对于"敏"和"每"韵母不同也就不会奇怪。现在许多青年热衷于古文字研究,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迷恋中国古文字,但是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音韵学,如果没有汉语上古音的知识,许多古文字是无

① *号表示后面的古代语音形式是语言学家构拟出来的,这种构拟出来的音可能跟古人的实际语音有一点儿距离,但是应该是相当接近的。

法释读的。例如金文《齐子仲姜镈》"保慮兄弟"、"保慮子姓"的"慮"字，吴大澂以为就是《诗经》"眉寿保鲁"的"鲁"字，但王国维提出，"慮"即古文"鱼"字，上古"鱼"、"吾"同音，故往往假"慮"为"吾"，因此《齐子仲姜镈》的两句话就是"保吾兄弟"、"保吾子姓"①。又如金文《孳者鼎》"用匄偁鲁㣇"的"㣇"字，阮元以为从示比声，释为"祉"，谓："偁鲁祉犹言举吉祭也。"马叙伦以为依金文之例，"用匄"下均为所乞之旨，"偁鲁祉"不辞，因而改释为"茵茈"之"茈"。其实阮、马两氏所释均不妥，张政烺提出，此字从示北声，上古"北"与"福"同为帮母职部字，两字音同，因改释"祉"为"福"，此字乃"福"字的异体形声字②。训诂学的研究同样需要扎实的音韵学知识。例如《楚辞·九章·抽思》"超回志度，行隐进兮；低佪夷犹，宿北姑兮。"其中"志度"一词，旧说纷纭，迄无定谳。王逸以为"超越回邪，志其法度"，王夫之以为"远忆昔日所秉之志度，欲行而伤于进"，陆侃如云："度读做渡，志渡就是按照方向寻找渡口。"文怀沙云：志度即"合理的志愿"。以上诸说均非的解，郭在贻提出，"志度"即"跮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大人赋》云："跮踱輵辖容以委丽兮。"《集解》引徐广曰："跮踱，乍前乍却也。""志"、"跮"并为照纽三等，故二字双声而可通假，"度"则是"踱"之省借。此实即联绵词"蹢躅"、"峙踷"、"躑躅"、"踟躕"等的又一或体③。又如普通语言学认为，语音和语义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样的读音来表示什么样的意义，原本是任意的。"书"这一事物，汉语叫 shū，英语叫 book，俄语叫 книга，各种语言表现同一事物的读音各不相同，这是语音和语义之间的绝对矛盾性。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语音和语义之间也有相对的适应性，人们往往会用相同或相近的读音来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意义。水缺口叫"决"，玉缺口叫"玦"，器缺口叫"缺"，门有空缺叫"阙"，亲友永别叫"诀"，分离物品叫"抉"。究其本源，这种"音同义通"的现象往往就是同源词孳乳繁衍的结果，即它们是由同一语源派生出来的，所以声音相同相近，意义也相关相连。这种声音相同相近，当然是指上古音相同相近，如"孔"和"窍"、"康"④和"壳"、"亡"和"无"、"尾"和"末"等等都是两两有同源关系的词，如果没有对于上古音韵相当的了解，就

① 见王国维《兮甲盘跋》，文载《观堂集林·观堂别集》，中华书局，1959 年。

② 见周法高编《金文诂林》"福"字条。

③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④ "康"的本义为谷糠，现代字形已有省变。《说文》："穅，谷皮也。从禾从米庚声。康，穅或省。"

难以识别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

五、有助于读懂读通古书，判断古书的真伪，更好地研究并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

我国的文化遗产，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乃至中医、数学等等许多方面，是极为丰富的。但要读懂读通记载这些文化遗产的文字，却并非易事。在种种困难之中，最为严重的恐怕就是古书中比比皆是的通假字和讹误字，而音韵学正是辨认通假字、讹误字的锐利武器。例如清代钱大昕有“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理论，所谓“古无舌上音”大致是说现代汉语的 zh、ch 声母的字，上古都读如 d、t。据此，《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句中的“否”f-，当读为“痞”p-，乃指痞塞之病。又《痹论》“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句中的“虫”ch-，当读为“痛”t-，乃是疼痛之意，《巢氏诸病源候论》“凡痹之类，逢热则痒，逢寒则痛”可证，旧注“虫谓皮中如虫行”实属望文生义。又如 20 世纪 50 年代曾有学者提出，《卜居》、《渔父》是“幼稚而浅薄的作品，其完成的时代不会早于西汉后期”，因此不可能是屈原所作。此说遭到郭沫若的严厉反驳，他说：《卜居》和《渔父》，“西汉后期的作者究竟有那一位或几位能做得出这样清新、简洁而有独创性的文字？一个时代的文章，有一定的风格、思想、语汇、音韵，这是不能够信口开河的。单从《渔父》篇的音韵来说，篇中以‘移、波、酾、为’等字为韵，这还是先秦古韵，同属歌部，如何能说为‘西汉后期’？”①郭沫若运用各个时代不同的音韵系统来判别古代作品的真伪，显然这是最有力的证据。由此可见，音韵学的功用不但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它的功用还往往是其他学科所根本不能代替的。

【参考文献】

1.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一章。

2. 汪寿明、潘文国《汉语音韵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一章。

3.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海书店，1984 年重印本)第四章、第六章、第九章。

---

① 郭沫若《评〈离骚以外的“屈赋”〉》，载《光明日报》1951 年 5 月 26 日。

【习题一】

1. 传统的"小学"分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三个组成部分，这里的"音韵学"跟英语 phonology 的含义有何异同？

2. 汉语音韵研究史上有哪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效果如何？

3. 有人认为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句中的"降"，应当读为 hōng，请谈谈你的看法。

4. 马建忠《马氏文通》卷九云："叹字者，所以鸣心中猝然之感发，而为不及转念之声也。斯声也，人籁也，尽人所同，无间乎方言，无别乎古今，无区乎中外。迺旁考泰西，见今英法诸国之方言，上稽其罗马希腊之古语，其叹字大抵'哑、呵、哪'之类，开口声也，而中国伊古以来，其叹字不出'呼、吁、嗟、咨'之音，闭口声也。然声有开闭之分，而所以鸣其悖发之情则同。"对于马氏这段话，你的意见如何？

第二章　语音学基础知识

第一节　语音学知识在音韵学上的重要性

早先，我国并没有语音学这一门科学，古人在描写语音时就往往处于有口难言、言之不详的窘境。例如《公羊传·宣公八年》："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东汉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淮南子·坠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东汉高诱注："'旄'读近'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吕氏春秋·慎行》："相与私閧。"高诱注："'閧'读近'鸿'，缓气言之。"所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批评说："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近代。例如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书四》云："同一声也，以舌头言之为平，舌腹言之为上，急气言之即为去，闭气言之即为入。"章炳麟《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云："古支部异于脂、之者，其声与之为纵横，之纵而支横也。"①这些解释都令人摸不着头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过去的汉语音韵学著作中经常有含糊迷眩的说解，使得这门学问极为难懂，简直近于天书。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先进的语音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古老的汉语音韵学也开始采用科学的方法和音标来描写语音，从此以后，披在汉语音韵学上的神秘外衣被揭开了，汉语音韵学再也不只是少数专家所能掌握的"绝学"，她已经向广大语文爱好者敞开了大门。例如上面所引的《公羊传》"乃"和"而"两字，经周祖谟考证，两字上古声母同属泥母，韵部同属于之部，只是"乃"为一等字，"而"为三等字，因此上古"乃"读作[nə]，"而"

① 这里"支"、"脂"、"之"都是上古韵部的名称，见下文。

读作[niə],所谓"内而深"、"外而浅",不过是[i]介音有无的区别罢了[1]。由此可知,语音学知识对于汉语音韵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学习汉语音韵学,首先需要了解语音学的基础知识。

第二节 普通语音学的基础知识

我们说话是一句句说的,句子是由一个个词组成的,而词又是由一个个音节组成的,音节则是由一个个音素组成的。所谓"词由音节组成",比如"奥林匹克"这个词就是由四个音节组成的,"葡萄"这个词就是由两个音节组成的,"人"这个词就是由一个音节组成的。所以在汉语中,一般来说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2]。所谓"音节由音素组成",比如"天"tian,就是由 t、i、a、n 四个音素组成,"地"di,就是由 d、i 两个音素组成。

普通语音学指出,语音有物理基础。这是就语音的物理性质而言的。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语音就是人的发音器官所发出的一系列连续的音波,因此语音可以从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四个方面来观察。

1. 音高 所谓"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它是由一定时间里发音体颤动的次数即频率决定的。例如女子的声带一般总比男子要薄而短,因此在说话时,女子声带颤动的频率比男子要高,于是声音也比男子要尖。而对于同一个人来说,用普通话读"妈"、"麻"、"马"、"骂"四个字时,其声调是"妈"始终为高,"麻"先低后高,"马"由高到低又到高,"骂"先高后低,这种声调的高低不同主要是由于声带颤动的频率不同所造成的,音高是汉语声调的主要语音标志。

2. 音强 所谓"音强",是指声音的强弱,它是由音波的振幅大小决定的。有的人胆大,说话声音响,几步外就能听到;有的人胆小,说话像蚊虫叫,两步之外就听不清,这里当然是音强的问题。而同一个人朗诵同一段文字,在戏台下排练时读得轻一点儿,在戏台上演出时读得响一些,这也是声音强弱的变化。现代汉语中的轻声,如"妈妈"māma、"桌子"zhuōzi,两个词的后一个

① 参周祖谟《问学集·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中华书局,1966 年。

② 特殊的情况如"花儿"huār,是一个音节两个汉字。

音节比较起非轻声读音来，声音也要弱一些，这主要也是音强的问题。

3. 音长　所谓“音长”，是指声音的长短，它是由发音体颤动的时间决定的。例如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描绘私塾老师这样念书：“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这里的“呢~~~~”就比一般的“呢”发音时间要长。汉语的声调除了音高的因素外，音长也是一个原因。实验语音学告诉我们，在普通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声中，一般是上声最长，阴平次之，阳平又次之，去声最短。

4. 音色　所谓“音色”，是指声音的品质、色彩。音色是一个音素区别于另一个音素的基本特征，音色的不同可以由三方面来决定。(1)发音体不同，如普通话的 b 和 d 音色不同，主要是因为前者用双唇发音，后者用舌尖和上齿背发音；(2)发音方法不同，如普通话的 b 和 p 音色不同，主要是因为前者不送气，后者送气；(3)发音时共鸣腔的形状不同，也就是说人的口腔、鼻腔、咽腔的形状不同，如普通话的 i 和 a 音色不同，主要是因为发音时前者的口腔开张程度比后者要小得多。以上所说的区别不同音色的三个方面，是从发音的角度来说的，而如果从音响的角度来看，则所有的声音又可以分成乐音和噪音两大类。所谓乐音，是有规则的音波构成的声音，钢琴、铜管等乐器发出的声音、寺庙里铜钟发出的声音等都是乐音。所谓噪音，是不规则的音波构成的声音，火车的汽笛声、锯子的锯木声、风吹树梢声等等都是噪音。

普通语音学还指出，语音有生理基础。这是就语音的生理性质而言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语音是人的呼吸器官、声带、口腔、鼻腔等各种发音器官共同协作活动的产物。因此，语音又可以分别从这几个发音器官来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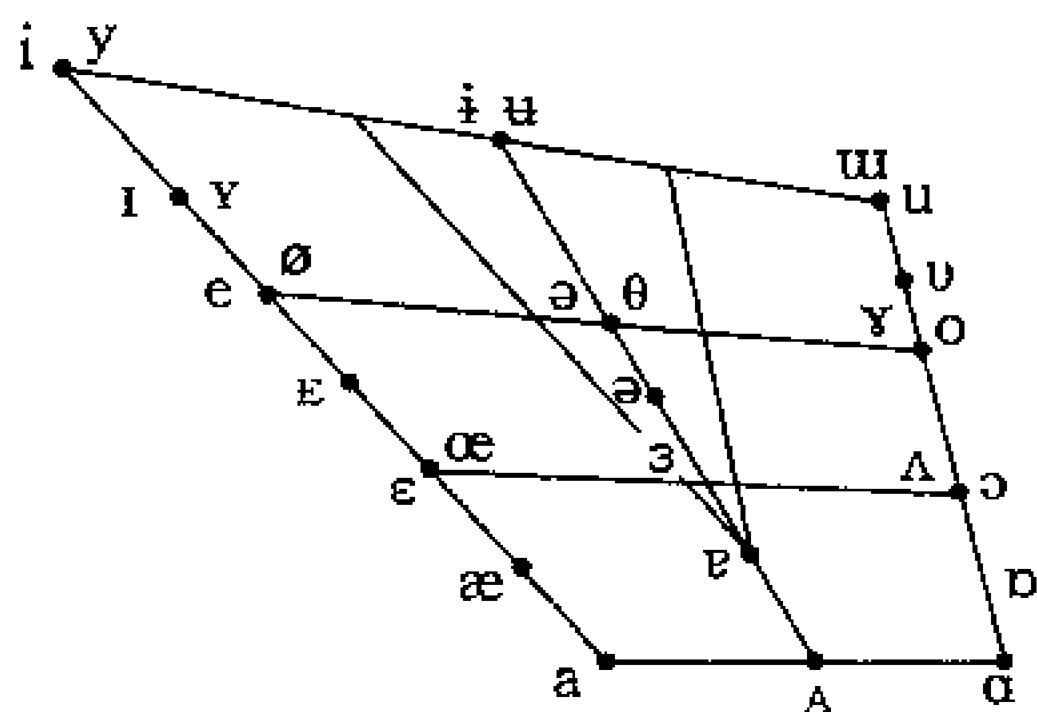
1. 气流　要发音，首先要有气流。肺部一张一弛，气流便从气管、口腔、鼻腔中通过，于是能够发音。汉语各方言中绝大多数语音是靠呼气发音，只有少数场合用吸气发音，如人们称赞某事某物时的“啧啧”声就是吸气音。

2. 发音体　要发音，还得有发音体。声带是制造乐音的发音体。气流从肺部送出，经过声门，声带振动，再通过口腔或鼻腔的共鸣，不受任何阻碍，就会产生纯粹的乐音。例如 a、o、i、u、ü 等就是口腔共鸣的纯粹乐音；上海话“江”[kã]中的元音、南京话的“安”[ã]等就是口腔和鼻腔同时共鸣的纯粹乐音。口腔和鼻腔是制造噪音的发音体。气流从肺部送出，经过声门，声带不振动，但在口腔的某一部位受到阻碍，就会产生纯粹的噪音。例如普通话的 b、d、g 等就是口腔发出的噪音。在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如苗语中，还有鼻腔发出的噪音，这种声音就像我们极轻的擤鼻涕的声音，语音

学上称之为“清鼻音”,国际音标写作[m̥、n̥、ŋ̊]等。如果在口腔和鼻腔制造噪音的同时,声带也振动起来,就会产生乐音化的噪音。例如普通话的 m、n、ng 等,发音时气流在口腔里受到阻碍,改由鼻腔通过,同时声带振动。不过这几个音的乐音成分掩盖了噪音成分。也有乐音成分不能掩盖住噪音成分的音,如上海话“鼻头”的“鼻”、“特别”的“特”两个字的声母,英语 big 的 b、desk 的 d、girl 的 g 等都是。这样,语音学又把人类的语音分成元音和辅音两大类,元音就是纯粹的乐音,辅音就是纯粹的噪音和乐音化的噪音,而纯粹的噪音又叫“清辅音”,乐音化的噪音又叫“浊辅音”。

现在我们结合汉语语音,具体地观察一下各种音素的产生经过。

我们要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就必须发出各种各样的语音。这各种各样的语音,在声带发出声音以后,就主要依靠口腔和鼻腔调节出来。



国际音标元音舌位图

1. 共鸣器 首先,口腔和鼻腔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口腔的开合,舌头位置的高低前后,嘴唇的圆不圆,都可以造成各种不同共鸣器,从而发出各种不同的元音。例如依靠舌位的前、中、后,可以发出前元音、央元音和后元音。普通话的“安”ān、“阿”ā、“盎”āng 当中的 a 其实是三个不同的音素,它们依次是前元音、央元音和后元音,国际音标写作[a]、[A]、[ɑ]。这在舌位图上看得很清楚。[a]最前,舌尖抵到下齿龈,[ɑ]在最后,舌尖缩至后面,[A]在中央,舌尖稍前。其他如[i]、[e]、[ɛ]都是前元音,[ə]是央元音,[u]、[o]、[ɔ]都是后元音。又如依靠舌位的高、次高、次低、低和中,可以发出高元音、次高元音、次低元音、低元音和中元音。普通话的“衣”ī、“妹”mēi 中的 e、“椰”yē 中的 e、“哀”āi 中的 a、轻声“了”le 中的 e,就依次是高元音[i]、次高元音[e]、次低元音[ɛ]、低元音[a]和中元音[ə]。在舌位图中,[i]最高,舌面接近硬腭,[a]最低,舌头完全平躺在下面,[ə]在中央,舌头也处在口腔中央,上下都不沾边。其他如[u]、[y]是高元音,[o]、[ɤ]是次高元音,[ɔ]、[ʌ]是次低元音,[ɑ]、[ɒ]是低元音。以上所说的[i]、[e]、[ɛ]、[a]、[ɑ]、[ɔ]、[o]、[u]八个元音又称为“标准元音”,也叫“正则元音”,这八个标准元音在生理发音和物理音响上均有明显的个性,足以互相区别,并成为与其他元音比较的基准,掌握了这八个标准

元音以后，其他元音都可以从它们推算出来。又如依靠嘴唇的圆与不圆，可以发出圆唇元音和不圆唇元音。普通话的“乌”u、“迂”ü、“喔”o 都是圆唇元音。在舌位图上，凡是写在竖线右边的音都表示圆唇，左边则不圆唇。以上所述，都是只有口腔共鸣的口元音，如果鼻腔也同时共鸣，就变成鼻化元音，如上海话的“江”[kã]中的[ã]，南京话的“安”[ā]等。此外，汉语中还有其他语言中不常有的卷舌元音和舌尖元音。普通话的“儿”ér、“耳”ěr、“二”èr 就是卷舌元音，国际音标写作[ɚ]。普通话的“资”zī、“疵”cī、“斯”sī 中的 i 就是舌尖前元音，国际音标写作[ɿ]；“知”zhī、“吃”chī、“师”shī、“日”rì 中的 i 就是舌尖后元音，国际音标写作[ʅ]。这里的[ɿ]、[ʅ]在汉语拼音中虽然写作 i，但是并不是[i]元音，由于 z、c、s 和 zh、ch、sh、r 不跟元音[i]相拼，所以借来表示[ɿ]和[ʅ]，以节省字母。

2.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其次，口腔和鼻腔又能通过各种不同的阻碍部位和阻碍方法，发出各种不同的辅音。例如采用上下嘴唇阻碍气流的方法，可以发出双唇音。普通话的“波”bō、“坡”pō、“摸”mō 中的 b、p、m 就是双唇音，国际音标写作[p]、[p']、[m]。采用上牙齿和下嘴唇阻碍气流的方法，则可以发出唇齿音。普通话的“佛”fó 中的 f 就是唇齿音，国际音标写作[f]。又如采用舌尖与齿背阻碍气流的方法，可以发出舌尖前音和舌尖中音。普通话“兹”zī 中的 z、“疵”cī 中的 c、“斯”sī 中的 s 都是舌尖前音，国际音标写作[ts]、[ts']、[s]。普通话的“得”dé 中的 d、“他”tā 中的 t、“呢”ne 中的 n 都是舌尖中音，国际音标写作[t]、[t']、[n]。舌尖前音和舌尖中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舌尖与下齿背成阻，后者是舌尖与上齿背成阻，故发舌尖中音时的舌尖比发舌尖前音时要稍微往口腔上方靠拢一些。如果舌尖再往上翘一点儿，靠近前硬腭，就会发出舌尖后音，也就是所谓“卷舌音”或“翘舌音”。普通话“知”zhī 中的 zh、“吃”chī 中的 ch、“师”shī 中的 sh、“日”rì 中的 r 就是舌尖后音，国际音标写作[tʂ]、[tʂ']、[ʂ]、[ɻ][1]。又如采用舌面前部与齿龈、前硬腭阻碍气流的方法，或者舌面后部与软腭阻碍气流的方法，就可以发出舌面前音或舌面后音。普通话“鸡”jī 中的 j、“七”qī 中的 q、

① 普通话“日”rì 中的 r，国际音标一般写作[ʐ]，但是从国际音标表看，r 其实不应该是[ʐ]，[ʐ]是[ʂ]的浊音，跟“日”的声母发音有别。有人认为“日”的声母应该是[ɻ]，也有人说“日”是零声母，本书从[ʅ]。参朱晓农《关于普通话“日”母的音值（一）》、夏秋《关于普通话“日”母的音值（二）》，载《中国语文通讯》，1982 年第三期。

“西”xī 中的 x 就是舌面前音，国际音标写作[tɕ]、[tɕ']、[ɕ]。普通话“哥”gē 中的 g、“科”kē 中的 k、“喝”hē 中的 h、“耕”gēng 中的 ng 就是舌面后音，一般又称为“舌根音”，国际音标写作[k]、[k']、[x]、[ŋ]。又，如果采取声带紧缩，堵住气流，然后突然打开的办法，可以发出喉塞音。上海话的入声字尾都有这个音，如“扑、木、福、脱、捺、辣、夹、吓、急、戚、吸、察、湿、压”等字尾就是一个喉塞音，国际音标写作[ʔ]。

以上所述，都是运用不同的阻碍部位发出不同的辅音，但是同部位的辅音，互相之间又如何区别呢？上文已经提及的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区别是一种方法。此外，还可以采用不同的阻碍方法来区别。汉语中一个很重要的发音方法就是送气与不送气。普通话的“霸”bà 和“怕”pà、“堤”dī 和“踢”tī、“挤”jǐ 和“起”qǐ、“招”zhāo 和“抄”chāo、“糟”zāo 和“操”cāo、“割”gē 和“科”kē 等，都是韵母和声调全部相同，声母的发音部位也相同，就是声母的发音方法有送气和不送气之别，造成了一组组意义完全不同的词。用国际音标写的话，这几组字声母的区别就很清楚：[p]和[p']、[t]和[t']、[tɕ]和[tɕ']、[tʂ]和[tʂ']、[ts]和[ts']、[k]和[k'][①]。当然，不送气辅音并非绝对没有气流，这是与送气辅音相比较而言的。把一张纸竖放在嘴前，纸面向嘴，然后发送气辅音和不送气辅音，则两者的区别可以清楚地从纸张的飘动与否看出来。又，根据送气的持续与否也可以发出许多辅音。如果采用先完全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或者不完全堵住气流，仅留一狭窄的通道让气流擦过，或者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即先完全堵住气流，然后仅留一狭窄的通道让气流擦过的办法，这样就能发出塞音、擦音和塞擦音。普通话“波”bō、“坡”pō、“得”dé、“特”tè、“哥”gē、“科”kē 中的 b、p、d、t、g、k 等都是塞音，又称为爆破音或破裂音。普通话“夫”fū、“私”sī、“师”shī、“西”xī、“喝”hē 中的 f、s、sh、x、h 等都是擦音。普通话“兹”zī、“疵”cī、“知”zhī、“吃”chī、“鸡”jī、“七”qī 中的 z、c、zh、ch、j、q 就是塞擦音。在汉语和其他语言中，还有一个和擦音相似的音，即边音，它采取让气流从舌头两边通过的办法发音。普通话“了”le 中的 l 就是边音，国际音标写法相同：[l]。

以上我们很简单地介绍了普通语音学的一般知识，为便于初学，下面和书后附上国际音标表和国际音标发音举例。初学者应先掌握自己方言和普通话中的音素的发音，然后逐渐扩大，掌握更多的音素的发音。

---

① 送气符号一般写作[ʻ]，如[pʻ]，为了方便也可以写作[']、[ʰ]，如[p']、[pʰ]。

国际音标发音举例

[p]——普通话：波[puo]
[p']——普通话：坡[p'uo]
[b]——上海话：罢[bɑ]
　　英语：bark[bɑk]
[m]——普通话：妈[mA]
[pf]——兰州话：追[pfei]
　　西安话：猪[pfu]
[pf']——兰州话：吹[pf'ei]
　　西安话：初[pf'u]
[f]——普通话：夫[fu]
[v]——上海话：附[vu]
　　英语：active[æk't'ɪv]
[ɸ]——上海松江话：夫[ɸu]
　　日语：二つ[ɸutats]
[t]——普通话：得[tɤ]
[t']——普通话：他[t'A]
[d]——上海话：特[dəʔ]
　　英语：deed[did]
[ȶ]——湖南衡山话：假[ȶia]
[n]——普通话：拿[nA]
[l]——普通话：老[lɑu]
[r]——俄语：раз[ras]
[ɾ]——英语：write[ɾait]
[ts]——普通话：资[tsɿ]
[ts']——普通话：雌[ts'ɿ]
[dz]——湖南双峰话：时[dzɿ]
[s]——普通话：私[sɿ]
[z]——上海话：治[zɿ]
　　英语：zest[zɛst']
[ʈ]——西安话：周[ʈou]
[ʈ']——西安话：抽[ʈ'ou]
[tʂ]——普通话：知[tʂʅ]
[tʂ']——普通话：吃[tʂ'ʅ]
[dʐ]——湖南双峰话：池[dʐʅ]
[ʂ]——普通话：诗[ʂʅ]
[ɻ]——普通话：日[ɻʅ]
[tʃ]——广州话：支[tʃi]
[tʃ']——广州话：耻[tʃ'i]
　　英语：China[tʃ'Aɪnə]
[dʒ]——英语：join[dʒɔin]
[ʃ]——广州话：诗[ʃi]
　　英语：ship[ʃɪp']
[ʒ]——英语：measure[mɛʒə]
[tɕ]——普通话：鸡[tɕi]
[tɕ']——普通话：妻[tɕ'i]
[dʑi]——上海话：骑[dʑi]
[ȵ]——上海话：热[ȵɪʔ]
[ɕ]——普通话：西[ɕi]
[ʑ]——上海话：齐[ʑi]
[c]——烟台话：鸡[ci]
[ç]——浙江永康话：虚[çy]
[k]——普通话：哥[kɤ]
[k']——普通话：科[k'ɤ]
[g]——上海话：共[goŋ]
　　英语：go[gəɷ]
[ŋ]——上海话：我[ŋu]
　　普通话：翁[uəŋ]
[x]——普通话：海[xai]
[ɣ]——湖南双峰话：鞋[ɣa]
[h]——上海话：花[ho]
[ʔ]——云南玉溪话：肝[ʔæ]
　　上海话：鸭[aʔ]
[ɦ]——上海话：鞋[ɦɑ]
[w]——英语：we[wi]
[j]——广州话：夜[jɛ]
[ɿ]——普通话：资[tsɿ]
[ʅ]——普通话：支[tʂʅ]
[i]——普通话：衣[i]
　　英语：bee[bi]
[ɪ]——上海话：烟[iɪ]

英语:pig[p'ɪg]
[e]——普通话:妹[mei]
[E]——上海话:三[sE]
英语:pen[p'En]
[ε]——广州话:爹[tε]
英语:spare[spεə]
[æ]——苏州话:好[hæ]
英语:lamb[læm]
[a]——普通话:安[an]
[ɤ]——普通话:饿[ɤ]
[ɚ]——普通话:儿[ɚ]
[ə]——普通话:本[ən]
英语:centre[sent'ə]
[A]——普通话:拉[lA]
英语:time[t'Aɪm]
[ɐ]——广州话:闭[pɐi]
[ɑ]——普通话:哈[xɑ]
英语:part[p'ɑt]
[ɒ]——南京话:茶[tʂ'ɒ]
苏州话:卖[mɒ]
[ɔ]——广州话:火[fɔ]
英语:boy[bɔɪ]
[o]——普通话:窝[uo]
上海话:茶[zo]
[ʌ]——上海话:贼[zʌʔ]
英语:some[sʌm]
[u]——普通话:乌[u]
英语:too[tu]
[ɯ]——合肥话:楼[nɯ]
[ɷ]——英语:put[p'ɷt]
[y]——普通话:迂[y]
[ø]——上海话:干[kø]
[œ]——广州话:靴[hœ]
[ɥ]——苏州话:书[sɥ]
[ʮ]——湖北麻城话:树[ʂʮ]
[˜]——南京话:安[ã]
绍兴话:三[sæ̃]

第三节　汉语音节的特点

运用语音学原理来观察汉语语音,我们就会发现汉语的语音构造,比起印欧语来有许多特点。

首先,印欧语中一个词往往由几个音节来构成,例如“水”,英语 water,俄语 вода,“火”,英语 fire,俄语 огонь,都是由两个音节构成;而汉语中一个词往往只是由一个音节来构成,特别是在古汉语中,例如“火”huǒ、“水”shuǐ,都是由一个音节构成的。由于汉语的这一特性,过去许多人往往称汉语为“单音节语”。

其次,印欧语的词绝大多数有形态的屈折变化,例如英语“教”teach,在“我现在教”当中是 teach,在“他现在教”当中是 teaches,在“我过去教”当中是 taught,在“我正在教”当中是 teaching 等等,俄语“学习”учиться,在“我

现在学"当中是 учусь,在"你现在学"当中是 учишься,在"我们现在学"当中是 учимся 等等;而汉语中的词绝大多数没有形态的屈折变化,例如"教",无论"你教、我教、他教、现在教、过去教、将来教、正在教、教完了",都是一个"教"字,没有形态变化,只是运用词汇来表示意义的不同,比如在"教"的前面加上"现在、过去、正在"等等。由于汉语的这一特性,过去许多人又往往称汉语为"孤立语",而称印欧语为"屈折语"。

再次,印欧语的音节中元音和辅音的组合比较复杂,各种辅音可以在音节中连缀在一起,例如英语"爬行"scramble,词首三个辅音连缀在一起,俄语"隐蔽"скрыть,也是词首三个辅音连缀在一起;而汉语的音节中,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十分简单。汉语的音节结构最多的可以分作四部分:起首辅音、中介元音(或称介音)、主要元音(或称主元音)、收尾元音或收尾辅音,例如"快"kuài[k'uAi]、"江"jiāng[tɕiaŋ]就是;少的可以分作三部分、两部分,乃至一个部分,即不具备起首辅音,或中介元音,或收尾元音,或收尾辅音,但是无论是几部分,必定要具备主要元音这一部分。例如"央"yāng[iaŋ]不具备起首辅音,"代"dài[tai]不具备中介元音,"夏"xià[ɕiA]不具备收尾元音和收尾辅音,"安"ān[an]不具备起首辅音和中介元音,"大"dà[tA]不具备中介元音和收尾元音、收尾辅音,"阿"ā[A]则只具备主要元音。此外,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没有单独一个辅音成音节的,虽然辞典上有"嗯"n、"姆"m 这样的音节,但是它们不是方言词,就是叹词、语气词,方言词可能另有方音的特点,叹词、语气词的发音容易发生变化。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没有复辅音声母和复合韵尾,虽然有的方言有复辅音声母,如上海话谓囊肿、疱为"勃伦头"[bləndou],有的方言有复合韵尾,如福州话"面"[meiŋ](脸),但都是很少见的了。

依照汉语音韵学的传统,起首辅音又叫做"声母",没有起首辅音的叫做"零声母",中介元音又叫做"韵头",主要元音又叫"韵腹",收尾元音或收尾辅音又叫"韵尾"。韵头、韵腹和韵尾又同属于韵母,所以汉语的音节又分为声母和韵母两大部分①。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叫做双声,两个字同

① 声母简称"声",韵母简称"韵",如通常所谓"声韵","声"指声母,"韵"指韵母。声母也叫"声纽",如今人钱玄同《中国声韵学要旨·序》:"魏晋南北朝人虽喜言双声,而未有为声纽作专书者。至唐末,始有守温制成三十字母,后又增为三十六字母。"又叫"音纽"、"字母",如今人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第二讲云:"旧韵书中所称'字母'、'声类'、'音纽'诸名,其实一也。"简称"纽",如清代章炳麟有"娘日二纽归泥说","纽"指声母。韵尾也叫"收声",如今人陆志韦《古音说略》第十二章:"中古的阴声字跟短音入声字在谐声相通,在古韵文互叶。阴声字的上古收声可以拟成-b、-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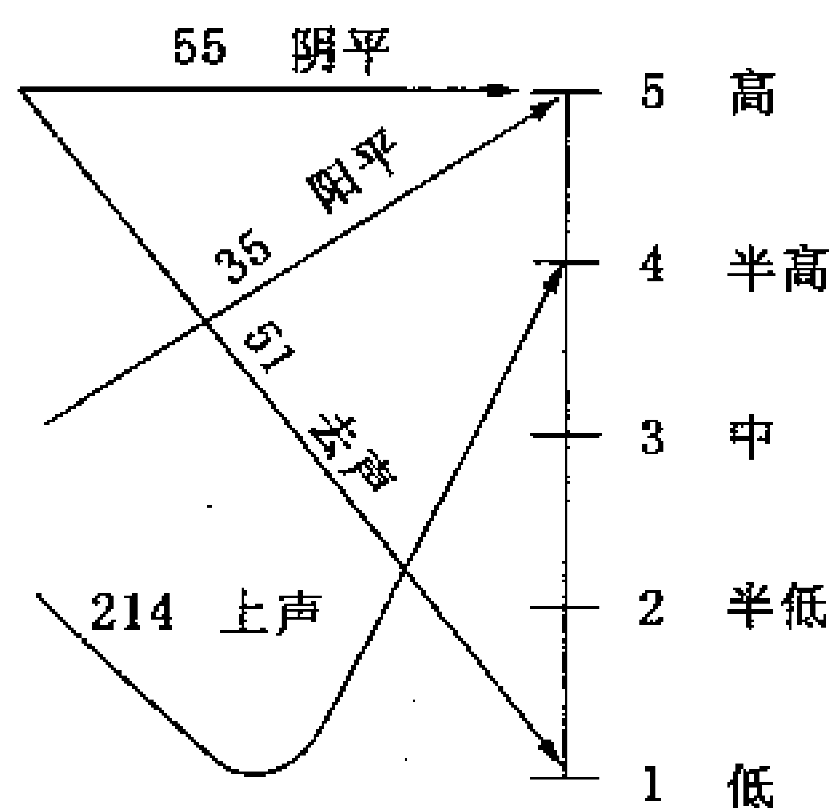
是零声母的也作为双声字。两个字的韵腹相同,如有韵尾则韵尾也相同,就叫做叠韵,叠韵字的韵头不必相同。《洛阳伽蓝记》记载一个故事说:"冠军将军郭文远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狞奴慢骂。'"这里"是"和"谁"双声,中古禅母字;"第"和"宅"准双声,中古定母和澄母字;"郭"、"冠"、"军"、"家"双声,中古见母字;"凡"和"婢"双声,中古並母字;"双"和"声"准双声,中古生母和书母字;"狞"和"奴"双声,中古泥母字;"慢"和"骂"双声,中古明母字。这是我国魏晋时期盛行声律学,文人们喜用双声叠韵做文字游戏的一个例子。

最后,汉语的音节除了声母和韵母两个组成部分以外,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声调。声调又叫字调,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又一个特点。原来印欧语只有语调,并没有声调,例如"马",英语,俄语,不管发音时声调的高低升降怎样,都不会读成另一个词,最多只是令人觉得发音奇怪罢了;但是汉语不行,读成阴平 mā 是"妈",阳平 má 是"麻",上声 mǎ 是"马",去声 mà 又成了"骂"①。因此,声调在汉语中具有重要的辨义作用。

【参考文献】

1.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 年新版。
2.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① 从语音学来看,声调主要是一个音节的音高变化。如果用一根竖线来表示声音频率的高低,把竖线划成四等分,那么所出现的五个刻度就是低、半低、中、半高和高,依次确定其调值为 1、2、3、4、5,这样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调值就依次是 55、35、214、51。



【习题二】

1. 用国际音标替下面诗中各字注音(注现代普通话的声母和韵母,不注声调):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根据元音舌位图,指出高元音、次高元音、低元音、次低元音、中元音、前元音、后元音、央元音、圆唇元音、不圆唇元音。

3. 根据国际音标表,说明辅音的类别。

4. 有人说现代北京话的"波、京、雍",国际音标写作[po、tɕiŋ、yŋ],你认为如何?

5. 普通话日母的音值,一般的写法是[ʐ],但是有人说应该是[ɽ],也有人说是[ɻ],还有人说是零声母,谈谈你的看法。

第三章　汉语音韵学的名词术语

第一节　音韵学名词术语的特点

传统的汉语音韵学有许多深奥的名词术语，容易使人望而生畏，有的名词术语连音韵学家也不能道出其真正的含义。清代黄侃曾云："音韵学之至，不能以口，不能以耳，则以心知。故口得者半，耳得者半，心得者亦半。犹三十六母知照、彻穿之不分，唐以前以后读皆同耳，就《唐韵》知之，吾口耳不能分，独心能分之耳。"①这里中古时期的声母——三十六字母中的知母和照母、彻母和穿母，黄侃就不能说出其所以分别的原因，于是只好求助于"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

第一，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而音韵学又经常用汉字来代表声母和韵母的读音，当汉字的读音随时、地变迁以后，这些汉字原本用来代表的读音就无法确定了。例如《广韵》的韵目"东"和"冬"，原本是代表[uŋ]和[oŋ]两种韵母，而现在全国各地方言绝大多数都已经不能区分这两种韵母，混而为一了，于是一般人就指斥《广韵》"东"和"冬"是强生区别②。又三十六字母的"见、溪、群、疑"原本是代表[k、k'、g、ŋ]四个声母，而现在北京

---

① 转引自《江苏省语言学会会刊》，1981年第二期。

② 如清代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云："仆因究韵之呼等，一东内一等字与二冬无别，六脂内三等字与八微无别，十七真二等字与十九臻无别……其馀呼等同者，音必无别。盖定韵时有意求其密，用意太过，强生轻重。其读一东内一等字必稍重，读二冬内字必稍轻，观'东，德红切'，'冬，都宗切'，洪细自见。然人之语言音声，或此方读其字洪大，彼方读其字微细，或共一方而此人读之洪大，易一人读之又微细，或一人语言此时言之洪大，移时而言之微细，强生轻重，定为音切，不足凭也。"

话读“见、溪、群、疑”为[tɕ-、ɕ-、tɕ'-、Ø-]，上海话读为[tɕ-、tɕ'-、dʑ-、ȵ-]，广州话读为[k-、k'-、k'-、ŋ-]，中古“见、溪、群、疑”如何发音，从这几个汉字上再也看不出来了。

第二，古时候没有科学的语音学理论，分析语音现象不但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而且经常自相矛盾。例如古人用“宫商角徵羽”来描写语音，既不科学，又很混乱。明代吕坤《交泰韵·凡例》就曾批评说：“《玉篇》以‘影、晓、匣、喻’属宫，而《韵会》乃属羽。《玉篇》以‘帮、滂、並、明、非、敷、奉、微’属羽，而《韵会》以属宫。《集成》又以‘影、晓’属宫，‘匣、喻’属羽，‘敷、奉’属羽，‘帮、滂、並、明’属宫，‘非、微’二字属徵。以此聚讼，谁能决之？”

自从语音学理论传进我国，汉语音韵学上这些深奥难懂的名词术语就逐渐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当年黄侃先生认为“口耳不能分”的“知、照、彻、穿”，用国际音标表示，就是[ȶ、tɕ、ȶ'、tɕ']，用语音学原理来说，“知、照、彻、穿”都是舌面前音，但发音方法有别，“知、彻”为塞音，“照、穿”为塞擦音，今天我们的口耳已经完全能够区分了。

第二节　一些音韵学名词术语的解释

下面，我们就根据普通语音学来解释一些重要的音韵学名词术语。

“三十六字母”　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也没有音标，因此古人常常直接用汉字来表示语音系统中的声母和韵母，“三十六字母”就是用汉字来表示的声母，下面将要说到的“二百零六韵”就是用汉字来表示的韵母。

三十六字母是指“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喻来日”三十六个代表字，它们代表了中古晚唐至宋初时候汉语的三十六个声母。从语音学的角度看，三十六字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和实际音值如下表所示：

发音部位 新　　名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旧名		全　　清	次　　清	全　　浊	次　　浊
双唇	唇音	重唇	帮[p]	滂[p']	並[b]	明[m]
唇齿		轻唇	非[pf]	敷[pf‘]	奉[bv]	微[mɱ]
舌尖中	舌音	舌头	端[t]	透[t‘]	定[d]	泥[n]
舌面前		舌上	知[ȶ]	彻[ȶ‘]	澄[ȡ]	娘[ȵ]
舌尖前	齿音	齿头	精[ts] 心[s]	清[ts‘]	从[dz] 邪[z]	
舌面前		正齿	照[tɕ] 审[ɕ]	穿[tɕ‘]	床[dʑ] 禅[ʑ]	
舌　根	牙　音		见[k]	溪[k‘]	群[g]	疑[ŋ]
	喉　音		影[ø]			
舌　根			晓[x]		匣[ɣ]	
舌面中 （半元音）						喻[j]
舌尖中	半舌音					来[l]
舌面前	半齿音					日[ȵʑ]

人们平时又常说“守温三十六字母”，据考证，守温是唐末的和尚①，他确定的声母其实只是三十字母。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残卷——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8年从我国敦煌盗窃劫走的——之一，就写着下面的字样：

南梁汉比丘守温述
唇音　　不芳並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头音
　　　　知彻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　　见君溪群来疑等字是也
齿音　　精清从是齿头音
　　　　审穿禅照是正齿音

① 参唐兰《守温韵学残卷所谓“南梁”考》（载《申报》文史第二十六期，1948年6月5日）、拙文《守温》（载《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喉音　　心邪晓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

此中"不、芳"应该是双唇音，即"帮、滂"，"君"是衍字。比较三十六字母，守温三十字母还缺少"非敷奉微娘床"六母，这可能带有存古的性质，或者是当时南梁方音的反映①。以后经宋代音韵学家的补充增益，才形成了三十六字母②。

"五音"和"七音"　古人依据三十字母或三十六字母的发音部位进行分组，于是形成了"五音"和"七音"。五音就是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和唇音；在五音的基础上，再加上半舌音、半齿音，就是七音。哪些声母属于喉音，哪些声母属于牙音等等，古人的具体分法稍有不同。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卷末所附的神珙《五音声论》这样排列：

【东方喉声】	何[ɣ]	我[ŋ]	刚[k]	鄂[ŋ]	歌[k]	可[k']	康[k']	各[k]
【西方舌声】	丁[t]	的[t]	定[d]	泥[n]	宁[n]	亭[d]	听[t']	历[l]
【南方齿声】	诗[ɕ]	失[ɕ]	之[tɕ]	食[dʑ]	止[tɕ]	示[dʑ]	胜[ɕ]	识[ɕ]
【北方唇声】	邦[p]	龙[m]	剥[p]	雹[b]	北[p]	墨[m]	朋[b]	邈[m]
【中央牙声】	更[k]	硬[ŋ]	牙[ŋ]	格[k]	行[ɣ]	幸[ɣ]	亨[x]	客[k']③

我们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上面的《五音声论》，所谓唇音，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帮滂並明等；所谓齿音，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穿床审禅等；所谓舌音，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端透定泥来；而所谓喉音和牙音，则同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见溪群疑晓匣等。喉音和牙音的区别在于喉音字都是一等字，牙音字都

①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慧琳《一切经音义》景审序云："古来音反，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元无定旨。吴音与秦音莫辨，清韵与浊韵难明；至于'武'与'绵'为双声，'企'以'智'为叠韵，若斯之类，盖所不取。近有元廷坚《韵英》及张戬《考声切韵》，今之所音，取则于此。"慧琳书成于唐元和五年(810)。既然景审不以"武"、"绵"之类为双声，可见当时实际语音中轻唇音声母"非敷奉微"已经产生。参拙著《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七章。

② 所谓"字母"，取其能孳乳产生他字之义。魏晋南北朝时代，翻译佛经的人把梵文元音译为"声势"，辅音译为"体文"和"字母"，唐宋等韵学家将此概念引入我国，称汉语的声母为字母。但是在拼音文字的梵文中，辅音之后连读或连写元音，确能合成新的字，故称作"字母"，诚为恰当。而在汉语中，"端"、"透"、"帮"、"滂"等字母跟表示韵母的韵部名称相拼并不能合成新的汉字，故唐宋等韵学家称汉语的声母为"字母"，颇为名不正言不顺，近代音韵学家认为当改称"声类"。

③ 国际音标是我们添加的，表示各字的中古声母。

是二等字，因为受二等字韵母的影响，牙音的发音部位比喉音要前一些。其实这个区别一般不掌握语音学原理的人并不能觉察出来，从音位学看，这样区分为两组声母也并不妥当。

神珙是晚唐时期人，《五音声论》大概是把三十字母分成五音的权舆，故不甚全面和科学。到了唐末守温三十字母时，五音的分类就有了很大的进步。而到了宋初的《韵镜》，不仅把五音发展为七音，而且分类也更为科学了。《韵镜》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发音部位	唇音		舌音		牙音
	唇音重	唇音轻	舌头音	舌上音	
三十六字母	帮滂並明	非敷奉微	端透定泥	知彻澄娘	见溪群疑
例字	宾缤频民 边篇蠙眠	分芬汾文 蕃翻烦樠	丁汀廷宁 颠天田年	珍獭陈纫 邅迍廛缫	经轻勤银 坚牵虔言

发音部位	齿音		喉音	舌齿音	
	齿头音	正齿音		半舌音	半齿音
三十六字母	精清从心邪	照穿床审禅	影晓匣喻	来	日
例字	精亲秦新饧 煎千前仙涎	真瞋蓁身辰 饘燀潺羶禅	殷馨礥匀 焉祆贤缘	邻 连	人 然

由上可知，《韵镜》依据发音部位把三十六字母分成七音十类。它把唇音又分做重唇音和轻唇音两类，所谓重唇音就是双唇发出的塞音和鼻音，所谓轻唇音就是唇齿发出的塞擦音和鼻音；把舌音又分做舌头音和舌上音两类，所谓舌头音就是舌尖中发出的塞音和鼻音，所谓舌上音就是舌面前发出的塞音和鼻音；把齿音又分做齿头音和正齿音两类，所谓齿头音就是舌尖前发出的塞擦音和擦音，所谓正齿音就是舌面前发出的塞擦音和擦音；用牙音表示舌根发出的塞音和鼻音①；用喉音表示喉头发出的塞音、舌根发出的擦音，以及半元音；用半舌音表示舌尖中发出的边音；用半齿音表示舌面前发出的鼻擦音。《韵镜》的这种分类以后一直为传统的汉语音韵学所沿用。

在古代的韵书、韵图中，有时还会看到古人用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的名称来表示五音和七音。例如《通志・七音略》就把三十六字母分为

---

① 所谓"牙音"，是指大牙(臼齿)部位发出的音。

"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而不标注"喉、舌、牙、齿、唇"等字样。但是"宫、商"云云实在不适宜描写语音，因此古人在运用过程中比起"喉、牙、舌、齿、唇"来显得更加凌乱①，这是我们初学者应该加倍小心的地方。

"清、浊"和"发、送、收"　古人用以表明声母的发音部位的名称是"喉、牙、舌、齿、唇"，用以表明声母的发音方法的名称是"清、浊"和"发、送、收"。所谓"清、浊"，就是根据声母发音时声带是否振动，即是否乐音化，把声母分成清、浊两大类。清、浊，本来是音乐上的名称，如《韩非子・十过》有"清商"、"清徵"、"清角"等乐调，南宋姜白石把比"黄钟"高一个八度的音叫做"黄清"。音乐上的清音高、浊音低，正与语音上的清辅音高、浊辅音低相类，所以音韵学家可以把"清、浊"借来描写语音②，如《隋书・潘徽传》云："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到了宋初的《韵镜》，则不仅已经按声带振动与否把声母分成清、浊两大类，而且把两大类又各分成两小类，一共成为"清、次清、浊、清浊"四类，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类③，这就是：

【全清】见端知帮非精心照审晓影

【次清】溪透彻滂敷清　穿

---

① 例如《通志・七音略》等书"宫、商、角、徵、羽"名称使用情况：

本书名称	唇音	舌音	牙音	齿音	喉音	半舌音	半齿音
郑樵《通志・七音略》	羽	徵	角	商	宫	半徵	半商
《切韵指掌图》	羽	徵	宫	商	角	半徵	半商
沈括《梦溪笔谈》	宫	商	角	徵	羽	半徵	半商
黄公绍《古今韵会》	宫	徵	角	商	羽	半徵	半商
李元《音切谱》	羽	商	宫	徵	角	半徵	半商

② 现代汉语方言凡是声调分阴阳的，大多是阴调类调值较高，阳调类调值较低，而阴调类都是清辅音声母，阳调类都是浊辅音声母。

③ 等韵学上的"全清、次清、全浊、次浊"概念是在梵文影响下产生的。印度声明家把[ka、ta]等称为第一类清音，把[kha、tha]等称为第二类清音，把[ga、da]等称为第一类浊音，依次类推，因此《韵镜》所谓的"清、次清"原是第一类清声母、次一类清声母的意思，后人不达此意，误以为"次"是次等、次劣之意，遂改"清"为"全清"，"浊"为"全浊"。说详俞敏《等韵溯源》（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

【全浊】群定澄並奉从邪床禅匣

【次浊】疑泥娘明微　　　　喻来日

由此可知，所谓“全清”，是指不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和清擦音；所谓“次清”，是指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所谓“全浊”，是指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所谓“次浊”，是指鼻音、边音和半元音。看来《韵镜》把清声母划分为全清和次清，其标准是送气与否；把浊声母划分为全浊和次浊，其标准也是送气与否[1]。这是除清浊之外，另一种关于发音方法的区分标准，不过《韵镜》没有明说。

到了明代方以智的《通雅》才明确地提出了这种区分标准，他称之为“初发声”、“送气”和“忍收声”。以后其他学者的名称各有不同，但实质都差不多，我们一概称之为“发声、送气、收声”，简称“发、送、收”[2]。所谓“发”，是指不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所谓“送”，是指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以及擦音；所谓“收”，是指鼻音、边音和半元音。

现在，我们把清浊和发送收两个标准放在一起，观察三十六字母的分类，就可以发现《韵镜》是巧妙地把这两种分类标准统一起来了，只是对于心、审、晓三个擦音声母是否送气的看法小有不同，（见下表）因此《韵镜》的分类——全清、次清、全浊、次浊是相当科学的。《韵镜》的这一分类也基本上一直为音韵学界所沿用。

<table>
<tr><th>发音方法</th><th>《韵镜》的分类</th><th>三十六字母</th><th>发音方法</th></tr>
<tr><td rowspan="3">清</td><td rowspan="2">全清</td><td>见端知帮非精　照　　影</td><td>发</td></tr>
<tr><td>心　审晓</td><td rowspan="3">送</td></tr>
<tr><td>次清</td><td>溪透彻滂敷清　穿</td></tr>
<tr><td rowspan="2">浊</td><td>全浊</td><td>群定澄並奉从邪床禅匣</td></tr>
<tr><td>次浊</td><td>疑泥娘明微　　　喻来日</td><td>收</td></tr>
</table>

① 明清音韵学家陈澧、江永、钱大昕、江有诰等均认为全浊声母是送气的，这种看法跟《韵镜》可能是一脉相承的。现代音韵学家关于梵汉对音的研究则表明，中古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但是在保留全浊声母的现代吴方言中，全浊声母大多有送气的成分，故这个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② 例如江永《音学辨微》、江有诰《等韵丛说》、陈澧《切韵考》称为“发声”、“送气”、“收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称为“出声”、“送气”、“收声”。

跟“发声、送气、收声”相似，清代劳乃宣《等韵一得》还有“戛类、透类、轹类、捺类”的划分，“戛”就是发声，“透”就是送气，“轹”是指“心、邪、审、禅、晓、匣、来”七母，“捺”是指除来母以外的收声各母。而邵作舟的做法，则把劳氏的捺类改称“揉类”，把劳氏轹类中的来母仍称为“轹类”，心、邪、审、禅、晓、匣六母则改称“拂类”①。

“二百零六韵” “二百零六韵”是宋代《广韵》的韵目，一般人认为它是宋代语音系统的代表。其实《广韵》是宋代陈彭年等人根据隋代的《切韵》、唐代的《唐韵》等韵书增订而成，其语音系统跟《切韵》完全一致，故二百零六韵实在只能看作隋代语音系统的韵母的代表。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共一百九十三韵，但是到了唐朝初年，诗文作者就已经“共苦其苛细”，于是有许敬宗等奏请合用的事。这说明唐代的语音系统已经不同于《切韵》，宋代的语音系统当然更不能以二百零六韵为代表了②。

《广韵》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平声两卷，上、去、入声各一卷），二百零六韵包括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应当注意的是，平、上、去、入各韵之间往往具有相承的关系，例如“东、董、送、屋”，它们之间只有声调的区别，包含的韵母则是相同相类的③，因此如果不算四声的区别，二百零六韵实际上只有六十一个韵（见下面《广韵》四声韵目表）④。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韵”是指诗文押韵的字类，故每一个韵所包括的字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韵母。“韵”和“韵母”不同，“韵”（又叫“韵部”）指韵腹和韵尾都相同的字；“韵母”则指韵头、韵腹、韵尾这三者都相同的字。例如[uŋ]跟[iuŋ]，在我们看来当属于两个韵母，但古人却可以把它们同列在东韵之中。这样一一考究下来，六十一韵又实际含有一百零二个韵母⑤。

---

① 邵氏之说见劳乃宣《等韵一得》书中所引。

② 唐封演《闻见记·声韵》云：“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者也。”

③ 东、董、送三韵，东韵有韵母[uŋ]和[iuŋ]，董韵和送韵也有韵母[uŋ]和[iuŋ]，它们之间只是声调平声、上声和去声的差别，故称相同；屋韵则将鼻音韵尾[ŋ]换成同部位的塞音韵尾[k]，即[uk]和[iuk]，故称相类。

④ 具体算法，可以平声五十七韵为基数，再加没有平、上、入声相承的祭、泰、夬、废四韵，共六十一韵。

⑤ 参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广韵》四声韵目表

1. 东(独用)	1. 董(独用)	1. 送(独用)	1. 屋(独用)
2. 冬(锺同用)		2. 宋(用同用)	2. 沃(烛同用)
3. 锺	2. 肿(独用)	3. 用	3. 烛
4. 江(独用)	3. 讲(独用)	4. 绛(独用)	4. 觉(独用)
5. 支(脂之同用)	4. 纸(旨止同用)	5. 寘(至志同用)	
6. 脂	5. 旨	6. 至	
7. 之	6. 止	7. 志	
8. 微(独用)	7. 尾(独用)	8. 未(独用)	
9. 鱼(独用)	8. 语(独用)	9. 御(独用)	
10. 虞(模同用)	9. 麌(姥同用)	10. 遇(暮同用)	
11. 模	10. 姥	11. 暮	
12. 齐(独用)	11. 荠(独用)	12. 霁(祭同用)	
		13. 祭	
		14. 泰(独用)	
13. 佳(皆同用)	12. 蟹(骇同用)	15. 卦(怪夬同用)	
14. 皆	13. 骇	16. 怪	
		17. 夬	
15. 灰(咍同用)	14. 贿(海同用)	18. 队(代同用)	
16. 咍	15. 海	19. 代	
		20. 废(独用)	
17. 真(谆臻同用)	16. 轸(准同用)	21. 震(稕同用)	5. 质(术栉同用)
18. 谆	17. 准	22. 稕	6. 术
19. 臻			7. 栉
20. 文(独用)	18. 吻(独用)	23. 问(独用)	8. 物(独用)
21. 欣(独用)	19. 隐(独用)	24. 焮(独用)	9. 迄(独用)
22. 元(魂痕同用)	20. 阮(混很同用)	25. 願(慁恨同用)	10. 月(没同用)
23. 魂	21. 混	26. 慁	11. 没
24. 痕	22. 很	27. 恨	
25. 寒(桓同用)	23. 旱(缓同用)	28. 翰(换同用)	12. 曷(末同用)
26. 桓	24. 缓	29. 换	13. 末
27. 删(山同用)	25. 潸(产同用)	30. 谏(裥同用)	14. 黠(辖同用)
28. 山	26. 产	31. 裥	15. 辖
1. 先(仙同用)	27. 铣(狝同用)	32. 霰(線同用)	16. 屑(薛同用)
2. 仙	28. 狝	33. 線	17. 薛
3. 萧(宵同用)	29. 篠(小同用)	34. 啸(笑同用)	

4. 宵	30. 小	35. 笑	
5. 肴(独用)	31. 巧(独用)	36. 效(独用)	
6. 豪(独用)	32. 皓(独用)	37. 号(独用)	
7. 歌(戈同用)	33. 哿(果同用)	38. 箇(过同用)	
8. 戈	34. 果	39. 过	
9. 麻(独用)	35. 马(独用)	40. 祃(独用)	
10. 阳(唐同用)	36. 养(荡同用)	41. 漾(宕同用)	18. 药(铎同用)
11. 唐	37. 荡	42. 宕	19. 铎
12. 庚(耕清同用)	38. 梗(耿静同用)	43. 映(诤劲同用)	20. 陌(麦昔同用)
13. 耕	39. 耿	44. 诤	21. 麦
14. 清	40. 静	45. 劲	22. 昔
15. 青(独用)	41. 迥(独用)	46. 径(独用)	23. 锡(独用)
16. 蒸(登同用)	42. 拯(等同用)	47. 证(嶝同用)	24. 职(德同用)
17. 登	43. 等	48. 嶝	25. 德
18. 尤(侯幽同用)	44. 有(厚黝同用)	49. 宥(候幼同用)	
19. 侯	45. 厚	50. 候	
20. 幽	46. 黝	51. 幼	
21. 侵(独用)	47. 寝(独用)	52. 沁(独用)	26. 缉(独用)
22. 覃(谈同用)	48. 感(敢同用)	53. 勘(阚同用)	27. 合(盍同用)
23. 谈	49. 敢	54. 阚	28. 盍
24. 盐(添同用)	50. 琰(忝同用)	55. 艳(㮇同用)	29. 葉(帖同用)
25. 添	51. 忝	56. 㮇	30. 帖
26. 咸(衔同用)	52. 豏(槛同用)	57. 陷(鑑同用)	31. 洽(狎同用)
27. 衔	53. 槛	58. 鑑	32. 狎
28. 严(凡同用)	54. 俨(范同用)	59. 酽(梵同用)	33. 业(乏同用)
29. 凡	55. 范	60. 梵	34. 乏①

① 《广韵》平声分“上平声”和“下平声”两卷，其韵部序号不相连，即上平声从“一东”到“二十八山”，下平声从“一先”到“二十九凡”。上平声、下平声是因为平声字多而分，非后代“阴平”、“阳平”之谓也。韵部后面所附“独用”、“同用”之称，乃是指诗歌押韵中本韵部的字能否与其他韵部的字通押，凡能通押者为“同用”，凡不能通押者为“独用”。如冬韵与锺韵可以通押，故冬韵后附言“锺同用”。冬韵上声“湩、鳩”两个小韵共三个字附入肿韵；臻韵上声“𧤛、齔”两个小韵共三个字附入隐韵，去声“齔”一个小韵共一个字附入焮韵（《广韵》焮韵不载“齔”字，但隐韵“齔”下注“又初靳切”，“靳”在焮韵）；痕韵入声“麧”一个小韵共五个字附入没韵，所以冬韵上声、臻韵上声和去声、痕韵入声空缺。《广韵》锗韵在第十五，黠韵在第十四，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认为当对调。《广韵》上声俨韵、去声酽韵分别在豏韵、陷韵之前，据戴震《声韵考・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改。

“四等” 我们打开宋元时代的等韵图如《韵镜》、《七音略》等，就可以看到古人把二百零六韵分配到等韵图的各张图表中，每张图表分配的韵的数字并不相等，而被分配到同一张图表中的几个韵，除依四声不同而分列外，又依四等的不同而分别排列①。以《韵镜》第二十五转为例，该图收有《广韵》萧、

外轉第二十五開

	唇音 清	唇音 次清	唇音 濁	唇音 清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舌音 清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牙音 清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清	喉音 濁	喉音 清濁	舌音齒 清濁	舌音齒 清濁
豪	褒	橐	袍	毛	刀	饕	陶	猱	高	尻	○	敖	糟	操	曹	騷	○	鏖	蒿	豪	○	勞	○
肴	包	胞	庖	茅	嘲	颩	桃	鐃	交	敲	○	聱	[illegible]	[illegible]	巢	梢	○	𪇰	虓	肴	○	顟	○
宵	鑣	麃	○	苗	朝	超	晁	○	驕	蹻	喬	竞	昭	怊	○	燒	韶	妖	囂	○	鴞	燎	饒
蕭	○	○	○	○	貂	祧	迢	○	驍	鄡	○	嶢	○	○	○	蕭	○	幺	曉	○	○	聊	○
晧	寶	䴐	抱	蓩	倒	討	道	腦	暠	考	○	積	早	草	皁	嫂	○	襖	好	晧	○	老	○
巧	飽	○	鮑	卯	[illegible]	○	○	[illegible]	絞	巧	○	齩	爪	煼	[illegible]	[illegible]	○	拗	○	澩	○	○	○
小	表	麃	藨	○	○	巐	趙	○	矯	○	髚	○	沼	麨	○	少	紹	殀	○	○	○	繚	擾
篠	○	○	○	○	鳥	朓	窕	嬲	皎	磽	○	○	湫	○	○	篠	○	杳	曉	皛	○	了	○
號	報	○	暴	帽	到	○	導	臑	誥	鎬	○	傲	竈	操	漕	喿	○	奧	耗	號	○	嫪	○
效	豹	奅	皰	貌	罩	趠	棹	撓	教	敲	○	樂	抓	抄	巢	稍	○	靿	孝	效	○	○	○
笑	○	○	○	廟	○	朓	召	○	驕	○	嶠	○	照	○	○	少	邵	○	○	○	○	療	饒
嘯	○	○	○	○	弔	糶	藋	尿	叫	竅	○	顤	○	○	○	嘯	○	窔	[illegible]	○	○	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宵、肴、豪四韵，先以平、上、去声分列，在每一声中又以四等分列。《韵镜》把豪韵列在一等，肴韵列在二等，宵韵列在三等，萧韵列在四等，其根据就是韵

韵　目	韵　母	四　等
豪	[ɑu]	一
肴	[au]	二
宵	[iæu]	三
萧	[ɛu]	四

① 关于等韵图的体例，参第四章第二节。

母中[i]介音的有无和主要元音的前后高低。用音标表示出来，可以看到四个等的主要元音各不相同，从一等到四等，主要元音逐渐趋向前高，而一、二、四等跟三等，不仅主要元音有区别，而且还有[i]介音有无的区别[①]。依据相同的道理，古人把《广韵》二百零六韵划分为四等，划分的情况如下（举平以赅上、去、入）：

【一等】东$_{一}$冬模泰灰咍痕魂寒桓豪歌戈$_{一}$唐登侯覃谈

【二等】江皆佳夬删山肴麻$_{二}$庚$_{二}$耕咸衔

【三等】东$_{三}$锺支脂之微鱼虞祭废真谆臻文欣元仙宵戈$_{三}$麻$_{三}$阳庚$_{三}$清蒸尤幽侵盐严凡

【四等】齐先萧青添[②]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切韵》、《广韵》一类韵书的分韵标准，那就是凡是主元音和韵尾不同的字音，必定分入不同的韵部，而凡是主元音和韵尾相同的字音，不管韵头如何也必定合并在一个韵部之中。东一和东三，虽然东三有[i]介音，但是它们的主音和韵尾相同，所以合并在一个韵部之中；东一和冬韵虽然都是一等韵，但是它们的主元音不同，所以分为两个韵部；东三和锺韵虽然都是三等韵，但是它们的主元音也不同，所以也不能合并在一个韵部之中[③]。

清代音韵学家江永曾经说过："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④]江氏用"洪细"来解释四等的区别，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洪细"，就是指由于口腔共鸣器的大小而造成元音音色的不同。口腔开口度越大，舌位越后低，元音音色就越深沉含糊，这就称为"洪"；口腔开口度越小，舌位越前高，元音音色就越尖锐清越，这就称为"细"。江氏之说用以解释四等之间

① 如果考虑到重纽的情况，那么最好说三等韵具有[i]类介音。因为重纽 A 类的介音为[j]，重纽 B 类的介音为[i]，[j]和[i]可称为同类。

② 东韵既有一等韵母，又有三等韵母，故称前者为"东一"，后者为"东三"，其他"戈一"、"戈三"、"麻二"、"麻三"、"庚二"、"庚三"等准此。幽韵在《韵镜》中被置于四等的格子中，但幽韵实际上应该是三等韵，因为幽韵和其他三等韵都用相同的反切上字，而且它有群母字。

③ 据李荣《隋韵谱》（载《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 年），隋代诗文押韵中，东韵和锺韵的字分别基本上独用，冬韵字少，与东韵合用一例，与锺韵合用五例，可见冬、东音远，冬、锺音近。

④ 江永《音学辨微》。

元音的区别是合适的，但未能说明一、二、四等与三等之间介音有无的区别，而且其本意是解释声母的分等，就更不妥当了。

原来等韵学上不但有将韵母分等的，而且也有替声母分等的，其划分如下：

1. 一二三四等俱全者：见溪疑来帮滂並明影晓
2. 仅俱一二四等者：匣
3. 仅俱一四等者：端透定泥精清从心
4. 仅俱二三等者：知彻澄娘照穿床审
5. 仅俱三四等者：喻
6. 仅俱三等者：群非敷奉微禅日
7. 仅俱四等者：邪

古人这样划分，首先是因为考虑到三十六字母与二百零六韵之间的声韵配合关系，并用图表把这种配合关系表现出来。例如端透定泥基本上只与一等韵和四等韵配合，而知彻澄娘只与二等韵和三等韵配合，那么也就认为端透定泥是一、四等声母，知彻澄娘是二、三等声母，而把端透定泥跟知彻澄娘的字列在一起，于是同为舌音的两组声母正好配合成四等。下面的表就是《韵镜》的列图方式：

	舌齿音	喉音	齿音	牙音	舌音	唇音
一等	来	匣晓影	心从清精	疑　溪见	泥定透端	明並滂帮
二等	来	匣晓影	审床穿照	疑　溪见	娘澄彻知	明並滂帮
三等	日来	喻　晓影	禅审床穿照	疑群溪见	娘澄彻知	明並滂帮 微奉敷非
四等	来	喻匣晓影	邪心从清精	疑　溪见	泥定透端	明並滂帮

但是，分等实际上只应该跟韵母有关，古人将声母分等，其例外是非常多的。例如端透定三母说是仅具一四等，其实"打"（德冷切）字就是端母梗韵二等字，"地"（徒四切）字就是定母至韵三等字。清代陈澧曾说："等之云者，当主乎韵，不当主乎声。"[①]这是很有卓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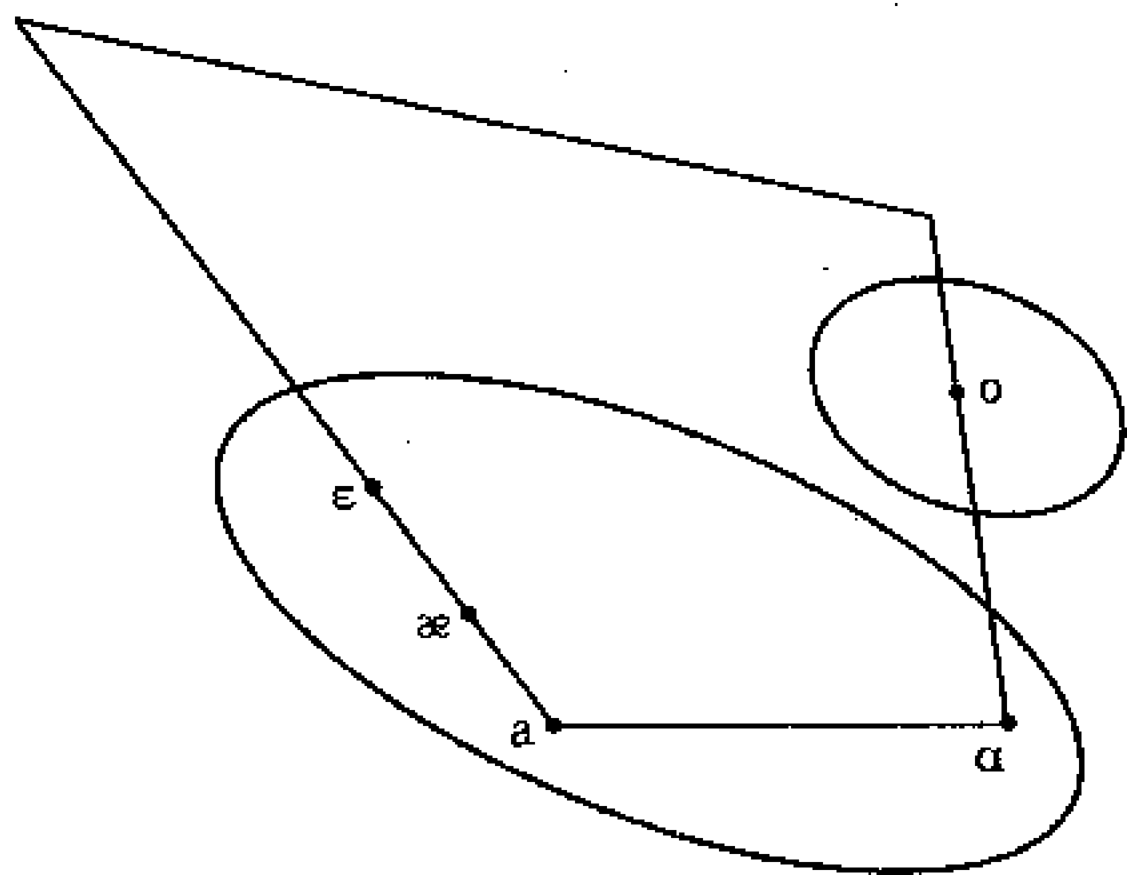
① 《东塾集》卷三。

古人替声母划分等第,其次是因为要用最经济的图表反映声韵配合关系,为达此目的,有时不免削足适履,把某些字音放到某些空当中。例如精组声母与一、三、四等韵有配合关系,照组声母与二、三等韵有配合关系,这两组声母在三等韵中有冲突,是对立的;但是韵图的作者考虑到,当韵图在表现三等韵的声韵配合情况时,四等的格子往往是一个空当,于是就把这两组声母合并到同一张图的四个等的格子中,规定一、四等的格子中安排精组字,二、三等的格子安排照组字,这样也就认为精组声母仅具一、四等了。其实精清从心跟三等韵相拼是司空见惯的,"咨"(即夷切)就是精母脂韵三等字,"亲"(七人切)就是清母真韵三等字,"钱"(昨仙切)就是从母仙韵三等字,"襄"(息良切)就是心母阳韵三等字,邪母更是只有三等字,没有四等字,说它仅具四等,完全不对。

古人替声母划分等第,还因为三十六字母跟《广韵》的声母不完全符合。例如喻母说是仅具三四等,其实喻母只跟三等的韵母相拼,喻母并没有四等字;只是因为《广韵》的喻母字实际上分属两类声母,为了加以区别,所以韵图把一类喻母字放在三等的格子中,另一类喻母字放在四等的格子中。

至于有人认为,古人替声母划分等第,并把端组跟知组、帮组跟非组、精组跟照组合并在一起,是为了反映这几组声母在历史上的联系。我们认为,说把帮组跟非组合并起来,是为了反映非组来源于帮组,这是可信的,因为当时非组刚从帮组分化出来;但说另外四组声母的两两合并,也是为了反映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则不甚可信,因为当时的古音学还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其实,从《韵镜》的列图方式不难看出,古人把帮组跟非组、端组跟知组、精组跟照组合并在一起,根据就是各组声母的发音部位——喉、牙、舌、齿、唇。

"转"和"摄"　我们还须了解,古人把二百零六韵的哪些韵安排在这一图,哪些韵安排在那一图,也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主元音必须相近、韵尾必须相同或相类、开合口必须相同。例如《韵镜》二十五转是萧、宵、肴、豪四韵,主元音为[ɛ、æ、a、ɑ],第二转是冬、锺二韵,主元音为[o],两转



的主元音并不相近；而两转的韵尾又各是相同相类的，即萧、宵、肴、豪韵都是[u]尾，冬、锺韵都收[ŋ]尾，这是它们各自相同的，冬、锺韵的入声，即沃、烛韵都收[k]尾，与冬、锺韵的韵尾相类。又如《韵镜》第三十一转和三十二转都是阳、唐两韵，主元音和韵尾都相同，但是第三十一转为开口，无[u]介音，第三十二转为合口，有[u]介音，故仍分为二转。

那么等韵图上又为什么称图为"转"呢？"转"这个名称的含义是什么呢？原来我国的等韵图也是根据梵文的拼音原理制成的。陈澧《切韵考》卷六云："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但有反切，无所谓'等韵'。唐时僧徒依仿梵书，取中国三十六字谓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国反切、韵书为四等，然后有'等韵'之名。溯等韵之源，以为出于梵书可也。"陈氏所说的梵书，实在是指梵文的《悉昙章》。日本和尚空海《悉昙字母并释义》说：

迦	迦	祈	鸡	句	句	计	盖	句	皓	欠	迦入
ka	kā	ki	kī	ku	kū	ke	kai	ko	kau	kam	kah

此十二字者，一个"迦"字之一转也。从此一"迦"字门出生十二字。如是一一字母各出生十二字，一转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之转，都有三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昙章》本有自然真实不变常住之字也。

这就是说，用一个辅音 k(迦)跟十二个元音相拼，就可以得出十二个字，这就是一转。所有三十三个辅音跟十二个元音轮转相拼，再加上十二个元音本身，就可以得出四百零八个字，而轮转相拼的过程又是转唱的过程。由此可见，所谓"转"，正包含有"轮转"和"轮唱"两种意义，《悉昙章》其实就是梵语辅音跟元音轮转相拼的音节表。以后，唐宋音韵学家模仿《悉昙章》制成了等韵图，不过梵文称一个辅音与十二个元音相拼为一转，而等韵图则称三十六个辅音，即三十六字母与一个韵、两个韵、三个韵或四个韵相拼为一转。

韵母的范围比韵小，韵的范围比转小，转的范围又比摄小。所谓"摄"，有总括、总摄的意义。凡是主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或相类的转就合为一摄。这样，第一，开合口相对的两转必定并为一摄，虽然开口和合口仍然分为两张图；第二，同为开口或合口的，并且主元音和韵尾相同或相近的也被并为一摄。根据宋代无名氏《四声等子》、元代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中古汉语语音应有十六摄，下面我们把《广韵》二百零六韵、《韵镜》四十三转和十六摄对照如下：

《广韵》	《韵镜》	十六摄
东	第一开	通摄
冬锺	第二合①	
江	第三合②	江摄
支	第四开	止摄
	第五合	
脂	第六开	
	第七合	
之	第八开	
微废	第九开	
	第十合	
鱼	第十一开	遇摄
模虞	第十二合	
咍皆齐祭夬	第十三开	蟹摄
灰皆齐祭夬	第十四合	
佳泰祭	第十五开	
	第十六合	
痕臻真	第十七开	臻摄
魂谆	第十八合	
欣	第十九开	
文	第二十合	
山元仙	第二十一开	山摄
	第二十二合	
寒删仙先	第二十三开	
桓删仙先	第二十四合	
豪肴宵萧	第二十五开	效摄
宵	第二十六开	

① 原文是“内转第二开合”，但是从韵图列图的原则和其他韵图看，应该是“合”，这里的“开合”当是后人所误。韵图的列图原则是，开合不同必分图，洪细有别必分等，但同一图中兼有开合则是不可能的。而本图《七音略》作“轻中轻”，当属合口，日本《磨光韵镜》也作“合”。以下第四转原作“开合”应作“开”、第十二转原作“开合”应作“合”与此相似。

② 原文是“外转第三开合”，但是江韵主元音为[ɔ]，从音理上说应该是“合”。与此相似，第二十六转原作“合”应作“开”、第二十七转原作“合”应作“开”。

歌——	第二十七开	——果摄
戈——	第二十八合	
麻——	第二十九开	——假摄
	第三十合	
唐阳——	第三十一开	——宕摄
	第三十二合	
庚清——	第三十三开	——梗摄
	第三十四合	
耕清青——	第三十五开	
耕青——	第三十六合	
侯尤幽——	第三十七开——	流摄
侵——	第三十八合——	深摄
覃咸盐添——	第三十九开	——咸摄
谈衔严盐——	第四十合	
凡——	第四十一合	
登蒸——	第四十二开	——曾摄
	第四十三合	

“开口呼”、“合口呼”与“开齐合撮”四呼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可以把韵母分为“开、齐、合、撮”四呼。“开”即开口呼，是指没有韵头、而韵腹也不是 i[i]、u、ü 的韵母，像 a、i[ʅ]、ei、ang 等韵母就是；“齐”即齐齿呼，是指韵头或韵腹是 i[i]的韵母，像 i[i]、ie、ing 等韵母就是；“合”即合口呼，是指韵头或韵腹是 u 的韵母，像 u、uei、uang 等韵母就是；“撮”即撮口呼，是指韵头或韵腹是 ü[y]的韵母，像 ü、üe、ün 等韵母就是。但是在宋元等韵学上却只分为开口呼和合口呼两类，两类的区别就在于韵头有无[u]介音，而它们每类之中又都可以有四等的分别。例如《韵镜》第二十三转和第二十四转就是开合对立的两张图，它们各有四等，故宋元时代实在是有两呼八等。

从宋元时代到明清时代，由于实际语音的发展演变，两呼八等逐渐变成了四呼四等。其间演变的主要内容有二：(1)主元音的混同化；(2)[i]介音的扩张。具体说来，就是由于[i]介音的影响，三等字的主元音趋向前高，三、四等字的主元音逐渐混同。然后由于模仿作用，四等字也产生了[i]介音，

	外转第二十三开			外转第二十四合		
一等	寒	[ɑn]	单干残安兰	桓	[uɑn]	端官酸欢銮
二等	删	[an]	姦颜删	删	[uan]	关弯还
三等	仙	[iæn]	缠愆羶焉连	仙	[iuæn]	权专穿员挛
四等	先	[ɛn]	边天坚千莲	先	[uɛn]	涓渊玄
	韵部	拟音	例字	韵部	拟音	例字

这样三、四等字都有了[i]介音，于是三、四等字合而为一。同时一部分开口二等字的声母和韵腹之间也产生了[i]介音①，然后[i]介音也使主元音趋向前高，最后与三、四等字合流。在开口一等字和另一部分开口二等字，以及合口一等字和合口二等字之间则发生了主元音逐渐混同的变化，于是这些开口一、二等字和合口一、二等字分别合而为一。这样，宋元时代的开口一等和部分二等，既无[i]介音又无[u]介音，就归并为明清时代的开口呼；宋元时代的开口三、四等和部分二等有[i]介音而无[u]介音，就归并为明清时代的齐齿呼；宋元时代的合口一等和二等无[i]介音，但有[u]介音，就归并为明清时代的合口呼；宋元时代的合口三等和四等，兼有[i]、[u]两个介音，后来这两个介音又演变为[y]介音，就归并为明清时代的撮口呼。上表中的大部分例字符合于这里所说的变化，至于知组字"缠"、照组字"羶、专、穿"、来母字"挛"等例字在现代普通话中具有不同的读音，则是在近代由于其他原因而形成的②。

---

① 这是指一部分声母为喉牙音、主元音较前较低的开口二等字，如表中"姦、颜"二字，由于发声母时舌位很靠后，而接下来发韵腹时舌位很靠前，于是在声母和韵腹之间逐渐滋生出一个[i]介音。广州话、长沙话、南昌话"姦"读[kan]、"颜"读[ŋan]，上海话"姦"读[kᴇ]、"颜"读[ŋᴇ]，正是保留了喉牙音开口二等字原来的发音状态，而北京话这两个字的发音则产生了[i]介音。北方方言"壳"有 ké 和 qiào 两读、"更"有 gēng 和 jīng 两读，前面一读也是保留了喉牙音开口二等字原来的发音状态，后面一读中的[i]介音也是后来才产生的。北方有"杨各庄"、"李格庄"、"马戈庄"、"赵哥庄"这样的地名，"各、格、戈、哥"其实都是喉牙音开口二等字"家"的古读，也就是说，所谓"杨各庄"、"李格庄"，其实就是"杨家庄"、"李家庄"，由于"家"字后来读成 jiā，而地名中保留了它的古读，所以改用"各、格、戈、哥"等字来记录。

② 《中原音韵》把"缠、羶、专、穿、挛"列在先天韵部，而不列在寒山和桓欢韵部，说明直到元代周德清时，这些字仍然具有[i]介音。现代汉语江淮方言读"缠"为[tɕ'iẽ]，也还保留着[i]介音，长沙话读"专、穿"为[tɕ'yẽ]，也还保持撮口呼的状态。但是在普通话中，知照系声母在近代变为[tʂ、tʂ'、ʂ]以后，后面紧跟[i]、[iu]（相当于[y]）介音，在发音上就不太方便，于是这些介音后来就逐渐消失了。

“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 “阴声韵”是指没有韵尾或韵尾是元音的韵，例如《广韵》的歌韵[ɑ]、豪韵[ɑu]、皆韵[ai]、[uai]等。“阳声韵”是指韵尾是鼻音[-m、-n、-ŋ]的韵，例如《广韵》的寒韵[ɑn]、阳韵[iaŋ]、[iuaŋ]、谈韵[ɑm]等。“入声韵”是指韵尾是清塞音[-p、-t、-k]的韵，例如《广韵》的沃韵[ok]、曷韵[ɑt]、狎韵[ap]等。在有的方言中，中古[-p、-t、-k]尾已经演变为[-ʔ]尾，如上海话、南京话；而在另一些方言中，中古的入声韵连[-ʔ]尾也都丧失了，但还保留着独立的声调，足以与其他阴声韵区别开来，如长沙话，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还称它们为入声韵。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有时也简称为“阴声”、“阳声”、“入声”或“阴”、“阳”、“入”，例如古音学上的“阴阳对转”之说，就是指阴声韵和阳声韵之间的对转关系。在上古音中，由于阴声韵和入声韵经常在一起押韵，所以许多音韵学家认为阴声韵也具有韵尾，即具有浊塞音韵尾[-b、-d、-g]和浊的流音韵尾[-l]等。

近代词曲家又有把近代音的韵母分为六类的，即穿鼻、展辅、敛唇、抵腭、直喉、闭口。如清代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云：“穿鼻之韵，东冬锺、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三部是也。其字必从喉间反入，穿鼻而出作收韵，谓之穿鼻。展辅之韵，支脂之微齐灰、佳(半)皆咍二部是也。其字出口之后，必展两辅如笑状作收韵，谓之展辅。敛唇之韵，鱼虞模、萧宵爻豪、尤侯幽三部是也。其字在口，半启半开，敛其唇以作收韵，谓之敛唇。抵腭之韵，真谆臻文欣魂痕、元寒桓删山先仙二部是也。其字将终之际，以舌抵着上腭作收韵，谓之抵腭。直喉之韵，歌戈、佳(半)麻二部是也。其字直出本音以作收韵，谓之直喉。闭口之韵，侵、覃谈盐沾严咸衔凡二部是也。其字闭其口以作收韵，谓之闭口。”由此可见，所谓“直喉”，就是没有韵尾并且韵腹也不是[i]、[u]的韵；所谓“展辅”，就是韵尾是[i]，或者没有韵尾但韵腹是[i]的韵；所谓“敛唇”，就是韵尾是[u]，或者没有韵尾但韵腹是[u]的韵；所谓“穿鼻”，就是韵尾是[ŋ]的韵；所谓“抵腭”，就是韵尾是[n]的韵；所谓“闭口”，就是韵尾是[m]的韵。近代词曲家已经把入声字派入平、上、去三声，所以这里关于韵母的分类就不涉及入声韵的问题了。

“平、上、去、入”和“阴、阳”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四声是指“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俗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中古汉语的四声则是指“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简称“平、上、去、入”。由于发清音声母时，调值

总要偏高一些，发浊音声母时，调值总要偏低一些①，因此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又各以声母的清浊区分为阴、阳两调，从而形成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四声八调。经过长期的语音演变，四声八调转变为现代普通话的四声四调。其变化情况大致如下：

中古调类			例字	普通话调类
平声	阴平	全清	刚知专尊丁边安	阴平
		次清	开超初天偏亨三飞	阴平
	阳平	全浊	穷陈床唐平寒时详	阳平
		次浊	鹅娘人龙难麻文云	阳平
上声	阴上	全清	古展纸走短比袄	上声
		次清	口丑楚草体普好死	上声
	阳上	次浊	五女染老暖买武有	上声
		全浊	近柱是坐断倍亥似	去声
去声	阴去	全清	盖帐正醉对变爱	去声
		次清	抗唱菜怕汉世送放	去声
	阳去	全浊	共阵助暂大备害谢	去声
		次浊	岸闰漏怒帽望用	去声

普通话调类	例字		中古调类
阴平	失惜说 黑出击		阴入（入声）
阳平	识即竹 责福急		阴入（入声）
上声	百尺索 匹乞卜		阴入（入声）
去声	式切各 却隙没		阴入（入声）
阳平	局宅食杂 读白合舌 俗服	全浊	阳入（入声）
去声	月六入 纳麦物药	次浊	阳入（入声）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古的平、上、去三声以及阳入，跟普通话的阴、阳、上、去四声的对应关系极为严整，很少例外。至于中古的阴入跟普通话的四声的对应，则至今没有清楚的条理可寻，其原因尚有待于继续研究。

我们根据这种严整的对应关系，可以从现代汉语的声调推算出中古汉语的声调，以为做诗填词或其他研究之用。这种推算工作对于保留入声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尤为方便。他们拿上一些字来，首先可以用本方言读一下，把入声字挑出来，剩下的字就可以用普通话来鉴别：普通话是阴平和阳平的，就是中古的平声字；普通话是上声的，就是中古的上声字；普通话是去声的，其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就是中古的去声字，至于全浊声母字则须小心，因为既可能是中古的上声字，也可能是中古的去声字。只有这最后一点，这些方言区的人无法辨别，必须查书或死记。我国保留入声

① 试比较上海话的“向日葵”[ɕiã^{33} zəʔ^{5} kue^{53}]和“葵花”[gue^{11} ho^{53}]、“蛋黄”[dᴇ^{11} ɸã^{53}]和“黄瓜”[ßã^{11} ko^{53}]，两组词的前一个“葵”和“黄”都变读为清声母，其调值就偏高，后一个“葵”和“黄”都保持原来的浊声母，其调值就偏低。

的地方很多，粤方言（如广州话）、闽方言（如厦门话）、客家方言（如梅县）都保留了中古入声韵尾[p、t、k]；赣方言（如南昌话），保留了入声韵尾[t、k]；吴方言（如上海话）、闽方言（如福州话）、北方方言（如太原话、扬州话）都有入声韵尾[ʔ]，这些方言区的人可以比较顺利地区分中古的四声。当然保留入声，也不是中古所有的入声字一定都能保留下来，比如“亿”字在《广韵》中是入声字，但在上海话中现在并不是入声读法，对上海人来说，这少数入声字还需要死记。对于不保留入声的方言区，特别是北方方言区的人来说，困难就大一点了，但只要把入声字背出来之后，也同样可以运用上述方法，顺利达到目的。

“平、仄” 古人在作诗填词时，极讲究格律，平仄就是最重要的格律之一。所谓“平”，就是平声；所谓“仄”，就是上声、去声和入声。我们看隋唐时代的梵文字母对音表，可以发现古人常用平声字对译梵文的长音字母，而用上声、去声和入声字对译梵文的短音字母，否则必定要另加说明。例如：

梵文字母转写	a	ā	i	ī	u	ū
东晋法显译《佛说大般泥洹经》（公元 417 年）	短阿	长阿	短伊	长伊	短忧	长忧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公元 414—421 年）	噁	阿	亿	伊	郁	优
唐玄应撰《一切经音义》（公元 649 年）	裹 乌可反	阿	壹	伊	坞 乌古反	乌
唐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公元 690—692 年）	恶	痾	益	伊	屋	乌
唐智广撰《悉昙字记》（公元 780—804 年）	短阿 上声短呼，音近“恶”引	长阿 依声长呼	短伊 上声，声近於翼反	长伊 依字长呼	短瓯 上声，声近“屋”	长瓯 长呼

这说明平声是舒长调，仄声是短促调。唐代和尚处忠的《元和韵谱》说：“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这种描写也说明平声是舒长调，仄声是短促调或下降调。平声可以延长，延长而调形不变；仄声不可以延长，延长就变成平声了。

区分平、仄比区分平、上、去、入更为方便，对于保留入声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只要把普通话阴平字、阳平字中的入声字挑出来，阴平字和阳平字就是中古时代的平声字，挑出来的入声字跟普通话的上声字、去

声字合在一起，就是中古时代的仄声字。

【参考文献】

1. 赵诚《中国古代韵书》，中华书局，1979 年。
2. 李新魁《韵镜校证》，中华书局，1982 年。
3. 俞敏《等韵溯源》，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年。

【习题三】

1. 请择要解释下列名词术语：

(1) 三十六字母　(2) 清浊　(3) 二百零六韵　(4) 等

(5) 转　(6) 开合　(7) 阴、阳、入　(8) 四声八调

2. 试把下列各字分成全清、次清、全浊和次浊四组(可利用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或沈兼士《广韵声系》)：

穷　娘　刚　知　开　老　共　大　白　纳　抗　安　怕　比　普　染

3. 指出下面中古各韵各属于几等韵：

东、支、微、唐、元、萧、登、歌、祭、江、山、泰、先、麻

4. 试根据古音标明下面诗歌的平仄(用"—"表示平声，"｜"表示仄声)：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5. 标点下文：

或谓四声起于永明其说非也永明文章沈约谢朓王融辈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一句之内角徵不同梁武帝不好焉而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谓如以此四字成句是即行文四声谐协之旨非多文如梁武帝不知平上去入为何物而捨以此四字代平上去入也取宋书谢灵运传论及南史沈约庾肩吾陆厥传梁书王筠传读之自明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古四声说》)

第四章　考证古音音类的分合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类

所谓"古音音类"，是指古代语音系统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类别。声母的类别简称"声类"，韵母的类别简称"韵类"，声调的类别简称"调类"。

我们曾经说过，几千年来汉语语音的变化是很大的，同一个字上古的读音可能不同于中古的读音，中古的读音也可能不同于现代的读音。但是这个道理古人早先并不知道，例如唐明皇读到《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一句时，认为"好"和"道"押韵、"恶"和"路"押韵，而"颇"和"义"不押韵，于是下令改"颇"为"陂"①，以至直到今天，《尚书》这一句话还是印成"陂"字。又如《诗经·召南·行露》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吾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南宋朱熹注"女无家"之"家"："叶音谷。"以与"角、屋、狱、狱、足"押韵。又三章："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朱熹注"家"为："叶各空反。"以与"墉、讼、讼、从"押韵。而《诗经·小雅·常棣》八章："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朱熹又注"家"为："叶古胡反。"以与"帑、图、乎"押韵。这样，"家"字除了本来的读音以外，又有了三种读音。这种改字、改读的做法当然是不对的，明代焦竑《笔乘》就曾批评说："如此则'东'亦可以音'西'，'南'亦可以音'北'，'上'亦可以音'下'，'前'亦可以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

直到明代陈第，才第一次阐明了语音发展的观点，他在《毛诗古音考自

① 《新唐书·艺文志》："开元十四年，玄宗以《洪范》'无颇'声不协，诏改为'无偏无陂'。"

序》中说：

>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母"必读"米"，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黻"，则韵"旅"韵"土"矣；"京"必读"疆"，非韵"堂"韵"将"，则韵"常"韵"王"矣；"福"必读"逼"，非韵"食"韵"翼"，则韵"德"韵"亿"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其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诵，往往韵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

由此可知，后人诵读古代诗赋韵文不能朗朗上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今语音的不同。

汉语的今音，我们在学习现代汉语课程时已经知道了；汉语的古音，则正是音韵学的研究对象。而要研究古代的语音，就应该分为古音音类的考证和古音音值的考证两个部分，古音音类的考证是古音音值的考证的基础，古音音值的考证反过来也能验证和深化古音音类的考证。当然，由于语音是在不断地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不相同的语音系统，那么所谓古音音类，也就应当区别为上古音的音类、中古音的音类、近代音的音类等这样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分别包括它们的声类、韵类和调类。

第二节　考证古音音类的材料和方法

我国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其数量之大、时间之早，是世界上所罕见的。浩瀚的文字材料使我们得以归纳出各个历史时代的语音系统，并保证了这种归纳的可靠性；而早在六千年以前就已经形成的汉字体系，以及从公元前 14 世纪甲骨文就开始的文字记录，又使我们得以研究出上古乃至原始汉语的语音概貌。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音韵学在中国，可谓是"得其所哉"了！

那么对于考证古音音类来说，究竟需要哪些材料，运用这些材料的方法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就择其要者，逐一说明之。

一、韵书 我国有大量的韵书，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韵书当是魏李登的《声类》和晋吕静的《韵集》[①]。但这两本书早已失传，其原本面貌不可详知。公元 601 年，隋朝陆法言编写了享有盛誉的《切韵》一书。《切韵》原书已佚，但有唐写本残卷传世，因此我国现存最早的韵书是简称“切一”的唐写本《切韵》残卷。这一残卷的真品已被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盗窃劫往英国，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我国现存最早且最完全的韵书是北京故宫所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宋濂跋本），简称“切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写本还有“王一”、“王二”两种，王仁昫的书被统称为“王韵”，而以“王三”为最具学术研究的价值。

不过我们现在最容易得到、并且也是音韵学家们一向致力研究最多的则是宋代的《广韵》。《广韵》全名为《大宋重修广韵》，是宋代陈彭年、丘雍等人在公元 1007 至 1008 年奉皇帝的命令，根据《切韵》、《唐韵》等韵书修订而成的。《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广韵》分二百零六韵，但是《广韵》跟《切韵》的语音系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两部韵书是我国隋唐时代中古音的重要代表。

《广韵》

① 《隋书·潘徽传》：“《三苍》、《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属，惟别形体。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酌古会今，未臻切要。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商。”

002744917

后来的《集韵》(公元 1037 年)虽然在"独用同用例"方面有所改并,对《切韵》、《广韵》的反切也有所改制,而分韵仍为二百零六。到了韩道昭的《五音集韵》(公元 1208 年)就把二百零六韵合并为一百六十韵,为以后《平水韵》并韵一百零六或一百零七的先河。所谓《平水韵》有两种,一是王文郁的《平水韵略》(公元 1229 年),分一百零六韵;一是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公元 1252 年),分一百零七韵。《平水韵》并合《广韵》、《集韵》"同用"的韵,也有《广韵》、《集韵》未注"同用"而被并合的,以后成为"诗韵"的韵目。

上述一系列韵书在语音沿革上与《切韵》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它们只是根据各个历史时期实际语音的演变,对《切韵》音系略作更动,而在根本上则依然遵循《切韵》之旧。例如《广韵》的作者不肯随便改动《切韵》旧貌,但从隋朝陆法言到宋代陈彭年,时逾四百余年,实际语音已有相当大的变化,所以在《广韵》每卷之末附上《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以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①]。正因为如此,所以上述韵书又叫做"《切韵》系韵书",在旧的音韵学著作中,又把这些韵书所代表的语音称作"今音"[②]。同时,由于唐宋明清间的文人所作的近体诗,以及历代封建王朝的科举考试都以《切韵》一系的韵书为标准,故这些韵书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又叫做"诗韵系统"。

与《切韵》一系韵书相对立的是北音韵书。北音韵书的重要代表是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公元 1324 年),其后有卓从之的《中州音韵》(又名《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公元 1351 年),乐韶凤、宋濂等的《洪武正韵》(公元 1375 年),兰廷秀的《韵略易通》(公元 1442 年),毕拱宸的《韵略汇通》(公元 1642 年),樊腾凤的《五方元音》(公元 1654 至 1673 年)等等。北音韵书的特点

① 所谓"类隔",宋代佚名《四声等子》"辨类隔切字例"云:"凡类隔切字,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同者,谓之类隔。"意思是凡反切上字与被切字有重唇与轻唇、舌头与舌上、齿头与正齿之异的,叫作"类隔"(这种反切叫作"类隔切")。"类"指声类,"隔"是隔碍之意。所谓"音和",《四声等子》"辨音和切字例"云:"凡切字,以上者为切,下者为韵。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意思是凡反切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叫做"音和"(这种反切叫做"音和切")。如《广韵》正文中"绵,武延切","绵"是重唇音明母字,"武"是轻唇音微母字,明微类隔;"贮,丁吕切","贮"是舌上音知母字,"丁"是舌头音端母字,端知类隔。卷二、卷三之末《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改为"绵,名延切"、"贮,知吕切","名"是重唇音明母字,"知"是舌上音知母字,就成为音和切了。其实上古没有轻唇音、舌上音,正齿二等也归于齿头音,因此以上类隔在隋唐以前均属音和,类隔是语音分化演变以后,用后代语音观察前代反切而形成的。

②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云:"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传统音韵学上称先秦两汉之音为"古音",唐宋之音为"今音"。

在于：大都摆脱了正统韵书的束缚，而依照近代北方话音系的实际语音来编制，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比较单纯，在语言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不像《切韵》一系的韵书受到《切韵》、《广韵》等正统韵书的束缚，同时照顾到古今南北各种语音特点，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比较复杂，在语言学上的价值亦稍逊。

在北音韵书中，《中原音韵》、《中州音韵》等又是"北曲韵书"，而《洪武正韵》等则是"南曲韵书"，两者反映的语音系统有一定的差别，但都是"曲韵之书"，跟"诗韵系统"相对立。

各种韵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人们作诗填词制曲时选择字词，因此韵书编排汉字的方式一般有以下三种：(一)先以声调分类，继以韵部分类，继以同音字分类，例如《广韵》；(二)先以韵部分类，继以声调分类，继以同音字分类，例如《中原音韵》；(三)先以韵部分类，继以声母分类，继以声调分类，例如《韵略易通》。显而易见，不管采用哪种编排方式，韵书中这些现成的分类都是或明或暗地在向我们显示声类、韵类和调类。例如《广韵》全书分为五卷，第一、二卷是平声，第三、四、五卷分别是上、去、入声，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广韵》音系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在平声之内，又分列"东、冬、锺、江、支、脂、之、微"等五十七个韵部，每个韵部中又用小圆圈隔开，分列不同的小韵(如东韵之中分列"东、同、中、虫、终、忡"等三十四个小韵)，每个小韵的首字释文中用一个反切标明这个小韵的读音，通过每个韵部代表小韵读音的反切的反切下字的系联，我们可以知道每个韵部包含几个韵类(如东韵之中包含两个韵类)，而通过所有韵部代表小韵读音的反切的反切上字的系联，我们又可以知道《广韵》的声类。因此，对于我们研究各个时代的声、韵、调系统来说，韵书当然是最简捷最有价值的材料。

二、反切 "反切"古人或称"反语"、"反纽"、"翻语"、"翻切"、"切语"、"切脚"等等，简称"反"、"翻"、"切"等，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注音方法，使用时上字取其声，下字取其韵，拼合而成为被切字的读音。例如"中，陟弓切"，"中"是被切字，"陟"是反切上字，"弓"是反切下字，拼切时，取"陟"的声母和"弓"的韵母(包括声调)拼合即可：

陟 ＋ 弓 ＝ 中
zh(ì) (g)ōng zhōng

我国反切起源甚早，在反切发明之前，古人采用“譬况”、“读若”、“直音”等方法来注音。例如《淮南子·坠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东汉高诱注：“‘旄’读近‘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吕氏春秋·慎行》“相与私閧”，高诱注：“‘閧’读近‘鸿’，缓气言之。”“急气言”、“缓气言”就是譬况法。又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昕，旦明，日将出也。从日，斤声，读若希。”《礼记·少仪》：“祭祀之美，齐齐皇皇。”东汉郑玄注：“皇，读如归往之往。”“某读若某”、“某读如某”就是读若法。又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注：“逑音求。”《诗经·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经典释文》注：“顷音倾。”“某音某”就是直音法。譬况法显然不能准确清晰地注音，读若和直音两法虽有优点，但有时同音字难找，或同音字隐僻难认，同样效果不佳①，故这三种方法逐渐让位于反切法。

关于反切的产生，宋代郑樵、沈括等认为反切起自西域，是在梵文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清代顾炎武、陈澧等认为反切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二合音，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等。又北齐颜之推、唐代陆德明等认为三国孙炎(叔然)已有反切，清代章炳麟认为汉末应劭已有反切，马国翰、刘盼遂则以为东汉初年杜林、许慎、高诱已使用反切。我们认为反切的产生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所谓内因，是说远在先秦时代汉语本身就已经有“二合之音”，例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而已”为“耳”、“之乎”为“诸”、“蒺藜”为“茨”、“瓠芦”为“壶”、“终葵”为“椎”、“不律”为“笔”等等。这种二合之音已经能把音节分成声母和韵母两部分，与反切的原理很是相似，但当时的古人还不能自觉地把它发展为注音的工具。所谓外因，是说到了汉末，梵文的拼音原理启发了古人，把二合之音发展为反切注音法。不过，反切产生的具体年代却不易确定，应该说许慎写《说文解字》时尚未使用反切，故反切的创始当在汉末至三国间，比韵书的产生要早一些。

由于反切法是把被切字分析为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反切上字的声母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的韵母与被切字的韵母相同，同时，同一声母的字不可能仅用一个反切上字，因为至少反切上字本身需要另一个字做它的反切上字，同一韵母的字也不可能仅用一个反切下字，因为至少反切下字本身需要另一个字做它的反切下字，这样，如果对所有的反切

① 如《广韵》洽韵“五夹切”仅有一字“脛”，无同音字可注，“女洽切”有四字“図、嫋、㘝、㑿”，全都隐僻难认，无法互相注音。

上字和被切字进行系联，就可以得到一组一组的反切上字和被切字，每一组就应该是一个声类，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得到反切下字的分组，每一组相当于一个韵类。例如对《广韵》的反切上字和被切字进行系联，其中得到这样两组：

丁当经都当孤当都郎冬都宗

邊布玄布博故补博古伯百博陌北博墨博补各巴伯加

这里“丁当经”表示“丁，当经切”，“伯百博陌”表示“伯、百”都是“博陌切”，系联所得的这两组分别相当于端母和帮母两个声类。又如对《广韵》东韵的反切下字和被切字进行系联，可以得到这样两组：

东德红同徒红空苦红豐敷空公古红蒙莫红籠卢红洪户公叢徂红翁乌红怱仓红通他红葼子红蓬薄红烘呼东㟅五东

中陟弓蟲直弓嵩息弓忡敕中崇鋤弓雄羽弓瞢莫中窮渠弓隆力中终職戎戎如融弓居戎融以戎馮房戎風方戎充昌终穹去宫①

系联所得的这两组应该是东韵一等和东韵三等两个韵类。十分明显，只要我们据以系联的反切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方言，即属于同一语音系统，并且数量足够，那么就可以比较准确而客观地求得该语音系统的声类和韵类。我们知道，韵书虽然有许多优点，但韵书毕竟是为诗文押韵所作，在诗文押韵来看，[uŋ]跟[iuŋ]两个韵母可以通押，即可算作同韵，归入同一韵部，[a]、[ua]跟[ia]三个韵母也可以通押，也可算作同韵，归入同一韵部，故韵书所谓的韵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韵母。此外，韵书也不明确表示出声母来，而反切正可以补充韵书的这些不足，反切的价值就在于此。

当然，古人在制造反切时，并没有预料到后人将要系联起来考求声母和韵母，而许多韵书的反切的来源也不纯一，所以我们系联反切上字或下字时，极可能会发生该系联者未能系联，不该系联者却被系联起来的事情。同时，我们系联出来的是否真的就完全等于声类和韵类，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还需要利用其他的办法加以解决。

三、韵图 韵图又叫“等韵图”、“等韵表”，是一种把声、韵、调结合起来的拼音图表。我们描写一个语音系统，可以用文字叙述的方法，说明该语音

---

① 弓小韵中有“宫”字，故穹小韵可与本组系联。

系统有几个声母、几个韵母、几个声调，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如何等等。但是对于一般不具备语言学知识的人来说，文字叙述的方法则并不合适，相反，声韵调的配合图表则经常能收到一目了然、记忆方便的效果。特别是魏晋以降的韵书，大都是以声调为纲，以韵部为经，韵母以及声母的情况并不表现得很清楚，声韵调的配合关系也不能明白地展现出来。唐末宋初的等韵学家正是在梵文《悉昙章》的启发下，认识到韵书的这一缺点，从而创制了等韵图。

韵图每一图的排列方法一般有这样两种：

第一种以《韵镜》为例，首先，图表以通栏标注声母，声母依发音部位分成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和舌齿音七个纵栏，七个纵栏之中又依声母的发音方法分成清、次清、浊、清浊（实即全清、次清、全浊、次浊），依次代表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彻澄娘）、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喻、来日三十六字母。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六字母只列成二十三纵行，其中帮滂並明跟非敷奉微合并在同一纵栏中、端透定泥跟知彻澄娘合并在同一纵栏中、精清从心邪跟照穿床审禅合并在同一纵栏中，而以等的不同来加以区分。这就是张麟之《韵镜序作》所谓“旧体以一纸列二十三字母为行，以纬行于上，其下间附一十三字母，尽于三十六，一目无遗”之意。其次，图表在声母之下，以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四大横栏，每栏又以四等分成四个横行，依次代表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如《韵镜》第二十三转，“單、灘、壇、難、干、看、餐、安、寒、蘭”等字在平声一等的横行中，“辨、免、展、趁、蹇、件、闡、善、輦”等字在上声三等的横行中，“諫、雁、鏟、訕、晏”等字在去声二等的横行中，“瞥、蔑、窒、鐵、涅、結、節、切、噎”等字在入声四等的横行中。再次，图表的最右一纵行标注内外转、图次和开合口。所谓“内转”，是指没有独立二等韵的摄，如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八摄；所谓“外转”，是指具有独立二等韵的摄，如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八摄①。这一纵行中，有时还附有“去声寄此”字样，表示此处所列的字并不是入声，而是去声。如《韵镜》第九转废韵字置于入声横栏中。再次，图表的最左一纵行标注《广

① 所谓“独立二等韵”，是指所有的小韵都只排列在韵图二等的格子中的韵部，反过来从韵图的角度看，是指唇、舌、牙、齿、喉五音二等的格子中都有字的韵部。《广韵》的独立二等韵有江、佳、皆、夬、删、山、肴、麻二、庚二、耕、咸、衔十二个韵部。臻摄中没有独立二等韵，但是臻摄中的臻韵在韵图上只占用二等的格子，古人认为符合独立二等韵的定义，因此把臻摄也列入外转。

韵》二百零六韵韵目，每个韵目依其代表的韵的声调和等，列于该声调的横栏和该等的横行旁。如《韵镜》第二十三转，“寒”列于平声一等“單、灘、壇、難、干、看、餐、安、寒、蘭”等字的横行旁，表示这些字是寒韵字，“獮”列于上声三等“辨、免、展、趁、蹇、件、闡、善、輦”等字的横行旁，表示这些字是狝韵字，“諫”列于去声二等“諫、雁、鏟、訕、晏”等字的横行旁，表示这些字是谏韵字，“屑”列于入声四等“瞥、蔑、窒、鐵、涅、結、節、切、噎”等字的横行旁，表示这些字是屑韵字。有时，《广韵》一个韵部中兼有一等和三等（或二等和三等），韵图中也只列一个韵目兼表一等和三等（或二等和三等）。如《韵镜》第一转只列“東”，兼表东韵一等“蓬、東、公、叢、翁、籠”等字和东韵三等“風、中、弓、终、雄、隆”等字。最后，图表以声母为经，以韵母为纬，在经纬相交处列出《广韵》（有的是《集韵》）小韵代表字。

外轉第二十三開

	唇音 清	唇音 次清	唇音 濁	唇音 清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舌音 清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牙音 清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清	喉音 濁	喉音 清濁	舌音 清濁	齒音 清濁
寒	○	○	○	○	單	灘	壇	難	干	看	○	豻	○	餐	殘	珊	○	安	頇	寒	○	蘭	○
刪	○	○	○	○	○	○	○	○	姦	馯	○	顏	○	○	潺	刪	○	○	○	○	○	○	○
仙	○	○	○	○	邅	脠	纏	○	甄	愆	乾	妍	饘	燀	○	羶	鋋	焉	嘕	○	漹	連	然
先	邊	○	蹁	眠	顛	天	田	年	堅	牽	○	研	箋	千	前	先	○	煙	祆	賢	○	蓮	○
旱	○	○	○	○	亶	坦	但	攤	笴	侃	○	○	䰖	○	瓚	繖	○	○	罕	旱	○	嬾	○
潸	○	○	○	○	○	○	○	赧	○	○	○	齗	醆	棧	[illegible]	潸	○	○	○	○	○	○	○
獮	辡	鴘	辯	免	展	搌	邅	趁	蹇	○	件	齴	膳	闡	○	[illegible]	善	[illegible]	○	○	○	輦	蹨
銑	編	○	辮	沔	典	腆	殄	撚	蠒	[illegible]	○	齞	戩	○	○	銑	○	蝘	顯	峴	○	○	○
翰	○	○	○	○	旦	炭	憚	難	旰	侃	○	岸	贊	粲	攢	散	○	按	漢	翰	○	爛	○
諫	○	○	○	○	○	[illegible]	○	○	諫	○	○	鴈	○	鏟	輚	訕	○	晏	○	骭	○	○	○
線	○	○	○	○	○	○	邅	輾	○	○	○	彥	戰	硟	○	扇	繕	躽	○	○	羨	[illegible]	繎
霰	徧	片	辮	麵	殿	瑱	電	晛	見	俔	○	硯	薦	蒨	荐	霰	○	宴	韅	見	○	練	○
曷	○	○	○	[illegible]	怛	闥	達	捺	葛	渴	○	嶭	○	攃	巀	躠	○	遏	顆	曷	○	剌	○
黠	八	○	拔	[illegible]	哳	○	噠	痆	戛	楬	○	○	札	察	○	殺	○	軋	傄	黠	○	○	○
薛	鷩	○	別	○	哲	徹	轍	○	揭	朅	傑	孽	折	掣	舌	設	折	焆	娎	○	○	烈	熱
屑	[illegible]	瞥	蹩	蔑	窒	鐵	姪	涅	結	[illegible]	○	齧	節	切	截	屑	○	噎	[illegible]	纈	○	奊	○

第二种以《四声等子》为例，它首先通栏列出三十六字母，然后按四等分成四大横栏，然后在每一等的横栏中又按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四个横行，并在每一横行旁标注《广韵》韵目，最后也以声母为经，韵母为纬，在经纬相交处列出小韵代表字。

曾攝內八　重多輕少韻　啟口呼　梗攝外八

內外混等　鄰韻借用

欽定四庫全書　四聲全形等子　三二

	日	來	喻	影	匣	曉	邪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疑	群	溪	見
							禪	審	床	穿	照	微	奉	敷	非	孃	澄	徹	知				
登	○	楞	○	鞥	恒	○	○	僧	層	[illegible]	增	瞢	朋	漰	崩	能	騰	鼟	登	○	○	[illegible]	緪
等	○	倰	○	○	○	○	○	○	○	○	噌	瞢	[illegible]	倗	○	䏻	[illegible]	鼟	等	○	○	肯	[illegible]
嶝	○	倰	○	○	○	○	○	[illegible]	贈	蹭	綜	懵	倗	○	[illegible]	[illegible]	鄧	磴	嶝	○	○	揯	亙
德	○	勒	○	餩	劾	黑	○	塞	賊	𡎺	則	墨	蔔	覆	北	螚	特	忒	德	○	○	刻	裓
庚	○	[illegible]	○	甖	莖	亨	○	生	崢	琤	爭	萌	輣	怦	繃	儜	橙	瞠	打	娙	○	鏗	耕
梗	○	冷	○	[illegible]	杏	[illegible]	○	省	○	[illegible]	諍	[illegible]	併	艵	逬	檸	瑒	○	盯	○	○	伉	耿
敬	○	○	○	[illegible]	行	[illegible]	○	生	○	[illegible]	諍	○	併	軯	迸	○	鋥	牚	倀	硬	○	○	更
陌	○	[illegible]	○	戹	核	[illegible]	○	栜	賾	策	責	麥	[illegible]	[illegible]	檗	[illegible]	宅	[illegible]	摘	[illegible]	○	客	隔
蒸	仍	[illegible]	熊	英	○	興	承	升	繩	稱	蒸	[illegible]	凭	砯	冰	○	澄	僜	徵	凝	殑	硱	兢
拯	稔	陵	○	影	○	○	○	○	○	[illegible]	拯	○	凴	○	丙	○	徎	庱	[illegible]	○	殑	○	景
證	認	倰	○	暎	○	興	丞	勝	乘	秤	證	○	凭	砯	柄	[illegible]	鄭	遉	政	凝	競	慶	敬
職	日	令	○	憶	○	赩	寔	識	食	尺	職	密	愎	堛	逼	匿	直	敕	陟	嶷	極	[illegible]	殛
青	○	力	盈	嬰	形	馨	餳	星	情	清	精	冥	瓶	[illegible]	并	寧	亭	汀	丁	娙	○	輕	經
迥	[illegible]	冷	郢	[illegible]	婞	[illegible]	○	省	汫	請	井	茗	竝	頩	鞞	[illegible]	挺	珽	頂	脛	○	謦	剄
徑	○	零	孕	瑩	脛	[illegible]	○	姓	淨	靘	甑	暝	屏	○	跰	佞	定	聽	矴	○	○	磬	徑
錫	○	歷	繹	益	檄	[illegible]	夕	錫	寂	戚	績	覓	甓	霹	壁	惄	余	剔	的	鷁	○	喫	激

曾攝內八　重多輕少韻　合口呼　梗攝外二

內外混等　鄰韻借用

欽定四庫全書　四聲全形等子　三三

	日	來	喻	影	匣	曉	邪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疑	群	溪	見
							禪	審	床	穿	照	微	奉	敷	非	孃	澄	徹	知				
登	○	○	○	泓	弘	薨	○	○	○	○	○	○	○	○	崩	○	○	○	○	○	○	○	肱
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	○	○	○	○	或	[illegible]	○	○	○	○	○	○	○	○	○	○	○	○	○	○	○	○	國
	○	○	[illegible]	泓	橫	諻	○	○	○	○	○	盲	彭	[illegible]	閍	○	○	○	○	○	○	[illegible]	觥
	○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	○	○	○	猛	[illegible]	○	浜	○	○	○	○	○	○	[illegible]	礦
	○	○	○	[illegible]	蝗	[illegible]	○	○	○	○	○	孟	[illegible]	[illegible]	搒	○	○	○	○	○	○	○	○
	○	○	[illegible]	擭	獲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陌	白	拍	百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蟈
庚	○	○	榮	[illegible]	○	兄	○	○	○	○	○	明	平	○	兵	○	○	○	○	○	○	○	○
梗	○	○	永	○	○	[illegible]	○	○	○	○	○	皿	○	○	丙	○	○	○	○	○	憬	憬	○
敬	○	○	詠	○	○	[illegible]	○	○	○	○	○	命	病	[illegible]	柄	○	○	○	○	○	[illegible]	○	○
陌	○	○	域	○	○	洫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碧	○	○	○	○	○	[illegible]	○	[illegible]
清	○	○	營	縈	[illegible]	眴	○	騂	○	○	[illegible]	名	○	○	并	○	○	○	○	○	瓊	傾	扃
静	○	○	[illegible]	[illegible]	迥	詗	○	[illegible]	○	○	○	眳	○	○	餅	○	○	○	○	○	○	頃	○
勁	○	○	○	[illegible]	[illegible]	○	○	○	○	○	○	詺	[illegible]	聘	[illegible]	○	○	○	○	○	○	[illegible]	泂
昔	○	○	○	○	○	役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辟	○	○	○	○	○	○	闃	[illegible]

十分明显，韵图的这种排列方式可以把一个语音系统的所有音节都排列出来，声、韵、调之间的配合关系也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一点是韵书和反切都无法与之媲美的。

历史上的等韵图可以分成宋元派和明清派两大派别，初期和中期的等韵图属于宋元派，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语音系统符合于《广韵》乃至《平水韵》的语音系统；后期的等韵图属于明清派，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语音系统则符合于《中原音韵》等北音韵书的语音系统。传世的初期等韵图有《韵镜》和《七音略》，它们都列图四十三个，开口呼和合口呼不同图，每图均分四等，同韵而有开合两呼者则为两呼八等；收韵二百零六，和《广韵》相合，而《广韵》中的小韵代表字在图中都居于不同的地位。故这些韵图可以作为《广韵》等韵书的语音系统的佐证。中期的等韵图有《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等，它们依据实际语音的变化，将《韵镜》和《七音略》的四十三转合并为十六摄，故分图大为减少。如《四声等子》为二十图，开合仍不同图，每图各有四等，同韵而有开合两呼者仍为两呼八等，不过它虽然收韵二百零六，但是往往有并合在一行之中者，故可以作为考证中古音向近代音的演变之用。后期的等韵图可以用《康熙字典》卷首的《字母切韵要法》作代表，此图进一步并十六摄为十二摄，开合口同图，并两呼八等为开、齐、合、撮四呼，故可以作为近代音的研究根据。

当然，由于古代没有现代音位学知识，又由于图表篇幅的限制，韵图的制作还存在许多缺陷和谬误，这是需要注意的。例如等韵学上有所谓“假二等”、“假四等”的说法，“假二等”就是指某些三等韵的庄组声母字，根据它们的韵母本来应该列在韵图三等的格子中，但是因为等韵学规定三等的格子由章组声母字占用，因此庄组声母字就被列在二等的格子中，这些庄组声母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二等字，所以称为“假二等”。《韵镜》“内转第一开”中的“崇”字、“内转第十一开”中的“菹、初、鉏、踈”四字都是假二等字。“假四等”就是指某些三等韵的精组声母字和喻四声母字，根据它们的韵母本来应该列在韵图三等的格子中，但是因为等韵学规定三等的格子由章组声母字占用，因此这些精组声母字和喻四声母字被列在四等的格子中，这些精组声母字和喻四声母字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四等字，所以称为“假四等”。《韵镜》“内转第一开”中的“嵩、融”两字、“内转第十一开”中的“苴、疽、胥、徐”四字都是假四等字。

四、韵文 所谓韵文是指历代押韵的诗文歌谣，例如先秦的《诗经》、

《楚辞》、汉魏乐府、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由于韵文是押韵的，许多韵文又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所以如果把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或某一作家的大量韵文收集起来，系联其中的押韵字，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或这个作家的一部“韵书”。这种工作有两个重要意义：(一)如果我们怀疑某一时代某一韵书所描写的不是该时代的语音系统，那就可以用该时代的韵文，特别是口语化程度较高的韵文加以检验。(二)现存最早的韵书只能反映隋唐时代的语音，魏晋时代虽有韵书但已经失传，而魏晋以前韵书更是尚未产生，故我们要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必须借助先秦两汉的韵文。

我国素称“诗国”，历代诗歌韵文浩如烟海，这就为汉语音韵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素材。我们可以根据《诗经》，研究先秦时代整个汉族的语音系统，也可以根据《楚辞》，研究当时楚方言的语音系统；可以根据唐朝初期所有诗人的作品，研究初唐的语音系统；也可以根据杜甫诗，研究杜甫个人的语音系统，这种工作对于整个汉语语音史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韵文作为音韵材料也有一些缺点。第一，韵文只能告诉我们“韵”的类，而不能告诉我们“韵母”的类。例如《诗经·鄘风·桑中》一章：“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里“唐[aŋ]”、“乡[iaŋ]”、“姜[iaŋ]”、“上[iaŋ]”[①]押韵，系联的结果是[aŋ]和[iaŋ]两个韵母混杂于一个韵部。第二，从韵文无法推求古代的声类，因为诗文押韵是不管声母如何的。第三，押韵字有时颇不易确定，容易误认而影响结论的准确性。例如《诗经·大雅·绵》一章：“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段玉裁认为“生”与“瓞”合韵，读如“瑟”[②]，其实当以“瓞、漆、穴、室”为韵，“生”字不入韵。《诗经》有许多特别的押韵方式是应该注意的[③]。

五、谐声字　谐声字就是形声字，东汉郑众称六书的“形声”为“谐声”。我们知道，形声是六书当中最能产的一种造字方法，汉字的百分之八十五是

① 注音是上古韵母。

② 见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诗经韵分十七部表》。

③ 参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十章。

形声字。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组成，形符表示该字的意义范围，声符表示该字的读音。当然，这种读音和意义范围都是造字时代的读音和意义范围，随着语音的不断演变，形声字的声符已经不能确切地起到表音的功能；随着词义和客观世界的不断变化，形声字的形符也已经不能确切地起到表义的功能。例如"江"，普通话读[tɕiaŋ]，其声符"工"读[kuŋ]，读音并不相近①；"桥"原意指木桥，现在则泛指一切桥梁，不论其质地是铁的、石头的、竹子的，还是水泥的、绳索的，跟形符所指也不相符合。不过音韵学上利用谐声字，正是取其造字时候的读音。不难想见，在造字时代谐声字的读音与声符的读音必然相同或者相近，否则古人不会拿声符来表示读音。既然如此，那么所有相同声符的谐声字，包括声符字本身，它们的读音也必然相同或者相近。段玉裁称这种现象为："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②这样，谐声字就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像《诗经》、《楚辞》这样一些韵文虽然能告诉我们上古时代许多汉字所归属的韵部，但是却不能告诉我们那些不用作押韵的汉字属于什么韵部。而根据"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则，就可以把那些不用作押韵的汉字归入跟它们相同谐声的押韵字的韵部。这对于上古汉语韵母系统的研究确实是一条极为重要而便利的途径。一般来说，谐声时代应当早于《诗经》时代，从谐声系统到《诗经》音系统应当有所变化，不过，音韵学家实际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两个系统大致是吻合的，只有少数例外。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诗经》、《楚辞》等韵文只能告诉我们上古时代的韵类，却不能向我们提供上古时代声类的信息。而根据谐声字"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则，就可以归纳出上古汉语的声类。例如中古的重唇音字"旁、榜、滂、谤、傍、膀"跟轻唇音字"芳、访、放、房、防"同谐"方"声，说明重唇音跟轻唇音上古也是同一声类，合于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之说。由于谐声字的数量极大，上古汉语声类的归纳就完全是可行的。当然，要考察上古汉语的语音面貌，必须采用上古时代的谐声字，而不能采用魏晋以后出现的谐声字，这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音韵材料的谐声字有两个缺点，一是造字的时候，可能有方言成分的掺入，造成谐声系统中某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二是因为几千年来字形的演变，某些字是否属于谐声字、声符又是什么，都不易辨认。

① 上海话读[kaŋ]，与古音比较接近。

② 见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古谐声说》。

六、异文　在我国历史上，秦朝的李斯曾经搞过一次统一汉字的运动，规定秦篆，即小篆为全国通行的汉字字体，废除了被秦国灭亡的东方六国的文字。但是李斯仅仅统一了汉字字体的写法，并没有统一汉语的词的写法。当时社会上对于大部分词的文字形式，有所约定俗成，采用统一的一种写法，但是对于少部分词的文字形式，则没有形成严格的约定，往往可以采用几种写法，这就造成了"同语异文"，即"同言异字"的现象。例如上古神话人物"伏羲"，这同一个人名史书上又写成"庖犧"、"包犧"、"炮犧"、"伏犧"、"伏戲"、"虙戲"、"宓犧"、"虙羲"、"宓戲"、"宓羲"等等异文。又如联绵词"逶迤"，古书上又写作"逶夷"、"威夷"、"蜲迤"、"委蛇"、"逶虵"、"逶隨"、"委佗"、"委它"、"禕隋"、"逶移"、"委遅"、"遺蛇"等等异文。又，我们平时阅读古书遇见比较多的通假字，诸如"蚤"通"早"、"信"通"伸"等等，也应属于异文现象。异文一直到魏晋以后才逐渐减少，词和字之间的关系才渐趋固定。这种现象对于我们阅读古书自然是不利的，但是对于音韵学来说，却正好可以利用来作为考证古音音类之用。如果我们能一部书一部书地收集、研究其中的异文，那么我们就能根据这些书的时代，知道什么时代这些字互为异文，什么时代那些字互为异文，从而研究各个时代的声类系统和韵类系统。不仅如此，由于是一部书一部书地收集研究，我们因此还可以根据其中某些书的作者的地望，确定作者的方言区的声类和韵类。例如《礼记》大概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作品，其中的异文就很有方言的特点。《礼记·少仪》："加夫襓与剑焉。"郑玄注："'夫'或为'烦'，皆发声。"又《礼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这里"夫"和"烦"、"衣"和"殷"都是异文，表现了当时鲁国方言阳声韵字韵尾不明显的特点。

不过，我们在收集、研究异文时，也必须注意不要把"形近而误"和"同义通用"两种现象当作异文。例如《淮南子·兵略》："天下孰敢厉威抗节。"《淮南子·泛论》："天下雄俊豪英，奋武厉诚。"这里"厉威"和"厉诚"是同一个词，但不是异文。这是"威"字先讹变为"成"字，"成"字意义不类，于是又加"言"旁而成为"诚"。这种现象就叫做"形近而误"，属于校勘学的研究范畴。又如《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淮南子·修务》："吴为封豨修蛇，蚕食上国。"这里"长蛇"和"修蛇"看上去像同一个词的两个异文，其实不是异文，而是因为淮南王的父亲名"长"，所以《淮南子》中"长"字，大多改为同义词"修"。这种现象就叫做"同义通用"，属于词汇学的研究

范畴,作为避讳现象,也属于校勘学的研究范畴。

七、重文 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不仅有“同言异字”的现象,而且还有“同字异体”的现象,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好几种字体。例如:

創刅	搗擣	詠咏	歎嘆	驅敺	俯俛	鷄雞
綫線	烟煙	時旹	蚓螾	剩賸	砲礮	笑咲
裙帬	啖噉	盤槃	並竝	褲袴	翻飜	地埊

这些都是同一个字的两个异体。这种“同字异体”,古人称之为“重文”、“或体”,我们现在又称为“异体字”。重文产生的原因有四:(一)汉字并非仓颉一人所造,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造字的人多,很容易为汉语中同一个词造出不同的字来;(二)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不同方言区的人也很容易为汉语中同一个词造出不同的字来;(三)汉字的字体结构多种多样,同一个字既可以用象形的方法制造,也可以用会意或形声的方法制造,既可以左形右声,也可以右形左声和上形下声,同时因为同音字多,既可以用这个声符,也可以用那个声符;(四)汉字的发展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同一个字不免会多一笔少一画,字形逐渐不同,这样也产生了一些异体字。重文的存在,对于现代人阅读古书确实是一个障碍,而在音韵学上则又可以用来作为考证古音音类之用。例如《说文》“捊”有重文“抱”,前者从手孚声,后者从手包声,“孚”中古属敷母,“包”中古属帮母,说明帮母和敷母上古本属同类声母,正符合钱大昕发明的“古无轻唇音”的理论。又如《说文》:“洟,鼻液也。”《玉篇》:“鼶,鼻鼶。”可见“洟”和“鼶”是同一个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鼻涕”的“涕”,只是前者从夷声,后者从弟声。“夷”中古声母是喻四,“弟”中古声母是定母,说明喻四和定母在上古相近,正合于“喻四近定”之说。又如《说文》“烏”有重文“於”,“烏”中古属模韵,“於”中古属鱼韵,说明上古模、鱼两韵合为一部。又如《说文》“唐”有重文“啺”,前者从口庚声,后者从口昜声,“唐”中古属唐韵,“庚”中古属庚韵,“昜”中古属阳韵,说明庚韵一部分、唐韵和阳韵上古合为一部。

把重文作为音韵研究的依据,必须注意材料的时代性,不能用中古出现的重文证明上古的语音现象,也不能用近代、现代出现的重文证明中古的语音现象。例如“喫”和“吃”是中古以后出现的一对异体字,并不能用来证明上古或中古的语音。《说文》:“吃,言蹇难也。”“喫”为新附字,徐铉注:“食

也。"可见两字在上古并非重文。一直到《广韵》"喫"是溪母锡韵字,"吃"是见母迄韵字,仍然既不同音也不同义。汉朝贾谊《新书·耳痺》:"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都认为"吃"同"喫",这是不妥当的,而《辞源》认为"吃"通"喫",就比较合适。

八、直音和读若 在反切产生以前,直音是古人的一种主要注音方法,在反切产生以后,直音仍然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注音方法。例如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除了反切外,经常用直音注音。在《诗经·周南·关雎》中,陆氏注云"洲音州"、"说音悦"、"逑音求"、"乐音洛,又音岳"、"觉音教"等等,其数量与反切不相上下。把陆德明书中的直音都收集起来,加以分析排比,就可以得到陆氏的语音系统。这种语音系统正可以用来跟《切韵》互相验证,因为《切韵》作于公元601年,《切韵》和《经典释文》堪称同时代的作品。更为可贵的是,陆德明虽系江苏吴县人,但他的注音基本上依据当时的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即标准音系统,凡是标准读音,他就置于注音的首位,而把方言读音附在后面①,例如"驈,户橘反,阮孝绪于密反,顾野王余橘反,郭音述"。这就不仅使我们得以检验《切韵》音系,而且又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方音的便利。

读若的情况与直音和反切略有不同,它主要是古人在反切发明以前经常使用的一种注音方法。例如:

《礼记·中庸》:"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郑玄注:"示读如寘诸河干之寘。"

《礼记·儒行》:"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舄几几。"郑笺:"孙读当如公孙于齐之孙。"

《诗经·商颂·烈祖》:"既载清酤,赉我思成。"郑笺:"赉读如往来之来。"

与读若相似的还有"读为"、"读曰"、"读某为某"、"当为"等等。例如:

---

① 《经典释文·条例》云:"文字音训,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注者自读,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即遵承,标之于首……其音堪互用,义可并行,或字有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氏姓,以相甄识。"

《周礼·地官》序官"槀人",郑玄注:"郑司农云,槀读为犒师之犒。"

《礼记·曲礼上》:"以箕自鄉而扱之。"郑玄注:"扱读曰吸。"

《周礼·小宰·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荐脯、膴胖。"郑玄注:"杜子春读胖为[版]。"

《礼记·曲礼上》:"拾级聚足。"郑玄注:"拾当为涉,声之误也。"

段玉裁曾经认为读若、读如是表拟音,读为、读曰是表假借,严章福则持相反意见,认为读若、读为等都是表假借,而王筠而认为读若"有第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不可一概论也"①。我们认为王筠的观点比较合乎实际,但是不论是读若还是读为,不论表拟音还是表假借,都需要以音同或音近为首要条件,而音韵学上也就是依据这一事实,利用读若、读为之例来考证古音的音类。例如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有八百三十条读若,其中不少读若反映了上古音的语音特点:

膴[ɱ]读若膜[m]②

𦐇[m]读与冈(网)[ɱ]同

这两条读若可以说明上古轻重唇音不分,合于"古无轻唇音"之说。又:

䊵[l]读若慊[k']

蠊[l]读若嗛[k']

这两条读若又说明上古有[kr]这样的复辅音声母③。

九、声训 "声训"又叫"音训",是古人用同音词或近音词来解释词义的一种方法。例如《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

---

① 参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䨏"字注、《周礼汉读考·序》,严章福《说文校议议》"祘"字注,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一。

② 注音代表中古《广韵》的声母,下同。

③ 参杨剑桥《〈说文解字〉读若研究》,载《语言研究集刊》(一),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不正？"

孔子认为"政治"就是"端正"的意思，这里所谓"政者，正也"，正是运用了同音词声训的方法。我国古代最有名的声训著作是东汉刘熙的《释名》，和相传为班固所作的《白虎通义》。刘熙认为语音跟语义有必然的联系，于是企图从读音探求每一事物取名的原因[①]。刘熙的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尽科学的。因为在语言的初创时期，什么事物叫什么名称，本没有一定的必然的联系，世界上许多民族的语言称呼同一事物的语音往往不能相同，就是一个明证。诚然，在同一语言中，当语言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对于意义、类别、特征相似的事物，人们往往会用相同相近的语音形式来表示。《梦溪笔谈》卷十四云："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亦在左，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应当承认，沈括所说的右文说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切必须经过证明，否则便会闹出"滑为水之骨"、"坡为土之皮"之类的笑话。不过，不管怎样，音韵学上利用声训，完全只是利用其本字与训释字之间的音同音近的关系，并不利用其意义。因此，尽管不少声训是毫无根据的附会比附，对于语音研究却还有一定的价值。例如《释名·释亲属》：

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与己妻相长弟也。

"姨"，中古喻四声母字，"弟"，中古定母字，"姨"、"弟"声训，说明上古喻四声母跟定母相近，正符合上古"喻四近定"之说；又"姨"，中古脂韵字，"弟"，中古齐韵字，"姨"、"弟"声训，说明上古脂韵和齐韵同在一部。又如《说文》：

马，武也。

"马"，中古声母为重唇音，"武"，中古声母为轻唇音，"马"、"武"声训，说明上

① 《释名·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古轻重唇音不分，正合于“古无轻唇音”之说；又“马”，中古麻韵字，“武”，中古虞韵字，“马”、“武”声训，说明上古麻韵和虞韵同在一部。

十、联绵词 在我们汉语中，有一种纯粹的复音词，它是由两个不可分训的音节组成的，这就是联绵词。联绵词往往由双声叠韵组成。例如双声联绵词：

蒹葭	唐棣	蜘蛛	駕鵞	饕餮	彳亍	匍匐
荏苒	踟蹰	犹豫	陆离	凛冽	黾勉	玄黄
慷慨	参差	崎岖	唐突	仿佛	澎湃	仓卒

又如叠韵联绵词：

薜荔	葫芦	螟蛉	仓庚	魍魉	混沌	徘徊
展转	缠绵	缱绻	灿烂	萧条	崔嵬	堂皇
纷纭	逍遥	蹉跎	窈窕	仓黄	阑干	陆续

利用联绵词的双声和叠韵的关系，可以考证古音的音类。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仓庚”为叠韵联绵词，“仓”，中古属唐韵，“庚”，中古属庚韵，可见唐韵跟庚韵的一部分上古属于同一个韵部。又《尔雅·释鸟》：“仓庚，商庚。”“商”，中古属阳韵，可见阳韵跟唐韵、庚韵的一部分上古也属于同一个韵部。又如《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为叠韵联绵词，“芣”，中古属尤韵，“苢”，中古属之韵，可见之韵和尤韵的一部分上古属于同一个韵部。又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师轻窕，易震荡也。”“震荡”为双声联绵词，“震”，中古属章母（照三），“荡”，中古属定母，可见章母和定母上古相近，合于钱大昕的“古人多舌音”之说。又如《楚辞·离骚》：“忽纬繣其难迁。”“纬繣”为双声联绵词，“纬”，中古属喻三声母，“繣”，中古属匣母，可见喻三和匣母上古属于同类声母，合于曾运乾的“喻三归匣”之说。

十一、异读 在汉语言文字中，不仅有“同言异字”、“同字异体”的现象，而且还有“同字异读”的现象。所谓“同字异读”，就是同一个字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读音。这种同字异读实在是就中古以后的读音而言，在上古音中它们往往是同类的读音。例如“台”，《广韵》有“土来切”、“与之切”两

读，“土”属透母，与定母相近，“与”属喻四声母，故此例正可说明“喻四近定”之说。又如“风”，《广韵》有“方戎切”，《集韵》又有异读“甫凡切”，“戎”在东韵，收[ŋ]尾，“凡”在凡韵，收[m]尾，此例又可以说明“风”的上古音当为 *[piuəm]。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诗经·邶风·绿衣》四章“絺兮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以“风、心”为韵；又《诗经·秦风·晨风》一章“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以“风、林、钦”为韵，“心、林、钦”中古都是侵韵字，收[m]尾。又如“能”，《广韵》有“奴登切”、“奴来切”、“奴代切”三读，“登”字上古在蒸部一等，“来”字在上古之部一等平声，“代”字在上古之部一等去声，由于之部与蒸部具有阴阳对转的关系，故“能”的三个异读在上古本是同类读音，其上古音可构拟为 *[n̥əŋ]和 *[n̥əg][1]，主要区别在于有否鼻音韵尾。正因为如此，所以上古“能”可以通“態”，如《楚辞·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能”当是“態”的通假字，且与“佩”为韵。又“能”可以通“台”，如《史记·天官书》：“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即“三台”。又可以通“耐”，《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蹢，烝涉波矣”，郑笺：“豕之性能水也。”《释文》：“能，奴代反，本又作耐。”

十二、古代方言　语言学理论认为，地域方言是由共同母语分化而成的。一个生产不发达的统一的社会，由于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迁徙，于是这个社会的各个地区逐渐地不能保持经济、政治的完全统一，语言也不能保持完全的统一，最终形成了各地方言。我国古代地域方言形成很早，《孟子·滕文公下》云：

>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嶽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由此可见，齐、楚两地已经有方言的分歧，而且距离较大。我国最早记录方

[1] 本来根据“能”字的中古音，其上古音可以构拟为 *[nəŋ]和 *[nəg]，但是考虑到“能”字与“態”字同谐声，上古又能与“台”、“態”等透母字通假，参照现代苗语中清鼻音[n̥]，听起来很像[t']，所以构拟为 *[n̥əŋ]和 *[n̥əg]。

言的专门著作，当首推西汉扬雄的《方言》。根据此书的记载，西汉时候有十三个方言区：(一)秦晋；(二)郑韩周；(三)梁、西楚；(四)齐鲁；(五)赵、魏之西北；(六)魏卫宋；(七)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八)东齐、徐；(九)吴、扬越；(十)楚(荆楚)；(十一)南楚；(十二)西秦；(十三)燕代。应当看到，地域方言形成之后，其中许多方言现象是各地域方言独立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它们之间就没有共同性可言。但是既然各地方言是由一个共同母语分化而成，那么也必然会有许多方言现象具有同一来源，因此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表现形式。对于音韵学来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那些意义相似、读音相类相近的词，即同源词。同源词在各方言中读音不同，有的是声母发生转化，有的是韵母发生演变，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声之转"、"一音之变"。如果把古代方言中的同源词收集起来，考察其中的音变现象，当然有助于古音音类系统的建设。例如扬雄《方言》卷一：

> 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

中古音"逆"属疑母陌韵三等，"迎"属疑母庚韵三等，陌韵是庚韵的入声韵。可见，"逆"和"迎"不仅中古声母相同，韵母相类("逆"收[k]尾，"迎"收[ŋ]尾)，而且它们在上古也有这种对转关系，"逆"和"迎"应该是同源词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表现形式，那么陌韵和庚韵上古也应当在相类的韵部中。又如《尔雅·释草》："蒹，薕。"邢昺疏云：

> 蒹，一名薕。郭云似萑而细，高数尺，江东呼为"薕"。《诗·秦风》云："蒹葭苍苍。"陆机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令牛肥强，青徐人谓之'蒹'，兖州辽东语也。"

"蒹"、"薕"同物，又"薕"从"兼"声，中古音"蒹"属见母添韵，"薕"属来母添韵，可见两字上古同为一词，当有复辅音声母[kl]，以后江东方言掉[k]留[l]，兖州辽东方言掉[l]留[k]。

【参考文献】

1. (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2. (清)江永《古韵标准·诗韵举例》。

3.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年)第 88 页至第 94 页。

4. 沈兼士主编《广韵声系》,中华书局,1985 年新版。

5. 朱起凤《辞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重印本。

6. 胡裕树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音韵部分。

【习题四】

1. 《康熙字典》有没有受到叶音说的影响? 请举例说明,并证其误。

2. 《广韵》锺韵有几个小韵? 微韵呢?《中原音韵》江阳韵部平声阴有几个小韵? 齐微韵部平声阴呢?

3. 试系联《广韵》送韵的反切下字,并说明送韵有几个韵母。

4. 关于"等"的实质,有人说"等主乎声,不主乎韵",你的看法如何?

5. 请谈谈《诗经》的韵例。

第三节　中古音音类的考证一

上文我们已经逐一说明考证古音音类的材料和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古音音类,包括中古音音类、上古音音类和近代音音类究竟如何,前人在考证古音音类的过程中又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已经知道,《广韵》跟《切韵》是一脉相承的,是隋唐时代中古音的重要代表。我们又知道《广韵》是为诗文押韵而作的韵书,按中国人的习惯,诗文押韵是不管韵头,只管韵腹和韵尾的,因此《广韵》二百零六韵并不就等于中古音系中的韵母的类。我们还知道,三十六字母并不代表隋唐时代的声母系统,实质上,那是宋代的声母系统,而《广韵》中也没有明白地指出中古的声母的类。那么,我们又如何利用《广韵》以及其他音韵材料来探明中古音系的韵类和声类呢?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中一直不能解决,直到清代学者陈澧才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那就是利用《广韵》的反切。陈氏《切韵考》一书云:

> 切语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则切语上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声必同类也。同用者，如“冬，都宗切”，“当，都郎切”，同用“都”字也。互用者，如“当，都郎切”，“都，当孤切”，“都”、“当”二字互用也。递用者，如“冬，都宗切”，“都，当孤切”，“冬”字用“都”字，“都”字用“当”字也。

陈氏依据反切上字的这种“同用”、“互用”、“递用”的关系，把《广韵》四百五十二个反切上字加以系联，最后得出了《广韵》的声类。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古人当初挑选反切用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他们不可能想到后人会来一个反切系联，因此同一声类的反切上字也完全有可能系联不上。对此必须拿出一个解决办法。陈澧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他提出利用“又音”的办法来解决。他说：

> 切语上字既系联为同类矣，然实有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上字两两互用故也。如“多”、“得”、“都”、“当”四字，声本同类；“多，得何切”，“得，多则切”，“都，当孤切”，“当，都郎切”；“多”与“得”，“都”与“当”，两两互用，遂不能四字系联矣。今考《广韵》一字两音者，互注切语，其同一音之两切语，上二字声必同类。如一东“涷，德红切，又都贡切”，一送“涷，多贡切”；“都贡”、“多贡”同一音，则“都”、“多”二字实同一类也。

以上“同用”、“互用”、“递用”可以称为反切系联法的正例，“又音”则是反切系联法的变例，变例是为了救济正例之不足而设立的。陈澧就是运用这一办法，把《广韵》的声类加以归并，最后确定《广韵》的声类为四十。与宋人三十六字母比较，四十声类的不同点在于：明母和微母合而为一，照穿床审四母和喻母都一分为二。

陈澧的方法在当时的音韵学界是一个科学的创举，表现了重考证不重主观臆测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后许多人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说文》、《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等书的反切系统，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但是，所谓“又音”，既可能是“同音异切”，即读音相同而反切用语不同，也可能是“同字异读”，即同一个字具有两种以上的不同读音，陈

氏依据“又音”来合并反切上字的类别，其方法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如《广韵》阳韵“长，直良切，又丁丈切”，养韵“长，知丈切”，“知”，知母，“丁”，端母，知丈切应是陆法言当时的读音，而丁丈切则应该是古音之遗迹，两读音并不在同一个共时平面上，显然不能同等看待。同时陈氏执行自己所定的体例也有不甚严格的地方，因此陈氏的结论还有可商之处。后人检验的结果是，如果严格遵循“同用”、“互用”、“递用”三个正例，而不管“又音”这个变例，则《广韵》的反切上字将归纳为五十一类，即三十六字母再加上照穿床审、精清从心、见溪疑、影晓来喻十五母各分两类；而如果严格遵循“同用”、“互用”、“递用”三个正例，再加上“又音”这个变例，则《广韵》反切上字将归纳为三十三类，即三十六字母再加上照穿床审喻五母一分为二，而合并端透定泥跟知彻澄娘、帮滂並明跟非敷奉微①。为了避免“同字异读”的情况，后人一般采用五十一声类之说，兹将曾运乾考订的《广韵》五十一类反切上字罗列于下，并列出三十六字母，以便对照②：

三十六字母	反切上字类名	反切上字
帮(非)	博类	博北布补边伯百巴晡
	方类	方甫府必彼卑兵陂并分笔畀鄙封
滂(敷)	普类	普匹滂譬
	芳类	芳敷抚孚披丕妃峰拂
並(奉)	蒲类	蒲薄傍步部白裴捕
	符类	符扶房皮毗防平婢便附缚浮冯父弼苻
明(微)	莫类	莫模谟摸慕母
	武类	武亡弥无文眉靡明美绵巫望
端	都类	都丁多当得德冬
透	他类	他吐土託汤天通台
定	徒类	徒杜特
泥	奴类	奴乃那诺内嬭
知	陟类	陟竹知张中猪徵追卓珍

① 参张煊《求进步斋音论》，载北京大学《国故月刊》第一期，1919年。

② 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载《东北大学季刊》第一期，1927年。

彻——丑类——丑敕耻痴楮褚抽
澄——直类——直除丈宅持柱池迟治伫场驰坠
娘——女类——女尼拏穠
精——作类——作则祖臧
　　——子类——子即将资姊遵兹借醉
清——仓类——仓千采苍麤麁青醋
　　——七类——七此亲迁取雌且
从——昨类——昨徂才在藏酢前
　　——疾类——疾慈秦自匠渐情
心——苏类——苏先桑素速
　　——息类——息相私思斯辛司虽悉写胥须
邪——徐类——徐似祥辝详寺辞随旬夕
照——侧类——侧庄阻邹簪仄争
　　——之类——之职章诸旨止脂征占支煮
穿——初类——初楚测叉刍厕创疮
　　——昌类——昌尺充赤处叱春姝
床——士类——士仕锄鉏床查雏助豺崇崱俟
　　——食类——食神实乘示
审——所类——所山疎色数砂沙疏生史
　　——式类——式书失舒施伤识赏诗始试矢释商
禅——时类——时常市是承视署氏殊寔臣殖植尝蜀成
见——古类——古公过各格兼姑佳乖
　　——居类——居九举俱纪几规吉诡
溪——苦类——苦口康枯空恪牵谦楷客可
　　——去类——去丘区墟起驱羌绮钦倾窥诘袪岂曲卿弃气
群——渠类——渠其巨求奇暨臼衢强具狂跪
疑——五类——五吾研俄
　　——鱼类——鱼语牛宜虞疑拟愚遇危玉
影——乌类——乌安烟鷖爱哀握
　　——於类——於乙衣伊一央纡忆依忧谒委挹
晓——呼类——呼火荒虎海呵馨花
　　——许类——许虚香况兴休喜朽羲
匣——胡类——胡户下侯何黄乎护怀获
喻——于类——于王雨为羽云永有雲筠远韦洧荣薳
　　——以类——以羊余馀与弋夷予翼移悦营

来——卢类——卢郎落鲁来洛勒赖辣练
　　——力类——力良吕里林离连缕
日——而类——而如人汝仍儿耳儒

严格遵循陈氏的"同用"、"互用"、"递用"之例，确实可以将《广韵》的反切上字归纳为五十一声类，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广韵》反切上字的类，难道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中古声类吗？

在陆法言《切韵》之后大约一百五十年，有一部韵书叫《韵英》，此书已佚，但其反切仍存在于慧琳《一切经音义》中。《韵英》的反切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同一个声母根据韵母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反切上字，不仅一、二、三、四等采用不同的反切上字，而且开合口也采用不同的反切上字。例如它的见母反切用语：

	开　口	合　口
一等	干[kɑn]，冈[kɑŋ]安[ʔɑn]切	冠[kuɑn]，古[kuo]欢[xuɑn]切
二等	姦[kan]，涧[kan]颜[ŋan]切	惯[kuan]，卦[kuai]患[ɣuan]切
三等	犍[kiæn]，羯[kiæt]言[ŋiæn]切	卷[kiuæn]，厥[kiuæt]远[jiuæn]切
四等	肩[kɛn]，吉[kɛn]烟[ʔɛn]切	涓[kuɛn]，决[kuɛn]玄[ɣuɛn]切

显然，如果因为《韵英》见母的反切上字分为八组，就认为当时不送气舌根清塞音声母有八种，这是十分荒谬的。《韵英》对反切用语的挑选，无疑是为了和谐，即为了切得容易些，念起来顺口些。赵元任先生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介音和谐"，即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依据介音而有求同的趋势①。这种反切上字的分组实际上并不代表声母的类别，而只代表同一声母音位的各个条件变体而已。《广韵》的反切上字的分组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例如"古公过各格"等字只作一、二、四等的反切上字，"居举九俱纪"等字只作三等的反切上字，"古"类和"居"类也可能是为了介音和谐而分立的。当然，从《广韵》反切上字的分组看，《广韵》只有[i]介音的介音和谐现象，不像《韵英》不但有[i]介音的介音和谐现象，而且有[u]介音的介音和谐现象。不

① 参赵元任《中古汉语的语音区别》(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过,《广韵》反切上字的分组,究竟是为了介音和谐而分立,抑或确属两类声母,单凭反切上字是不能判定的。现代音韵学认为,必须在系联反切上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音位学的原理加以考察研究,才能得出我们努力寻求的声类系统。

音位学原理告诉我们,语音系统是由辅音音位和元音音位构成的,对于汉语的实际情况来说,则可以认为汉语语音系统是由声母音位(简称"声位")、韵母音位(简称"韵位")和声调音位(简称"调位")构成的。音位系统具有相似性、互补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所谓"相似性",是指一个音位之中的几个音位变体的音值必须相似;所谓"互补性",是指同一音位的几个音位变体的出现环境各不相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的区别不是辨字的;所谓"系统性",是指音位系统中的所有音位可以排列成几个平行而对称、简单而整齐的系列,同时,声位系列和韵位系列之间也有简单而整齐的配合关系,其中固然可能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往往是历史演变造成的。

现在让我们根据上述音位学原理,来观察《广韵》反切上字五十一类的情况。由于宋人韵图在许多地方反映了《广韵》的声韵配合关系,所以我们也经常要参考韵图的做法。

一、唇音 《广韵》的反切对于重唇音帮滂並明和轻唇音非敷奉微并不严加区分。例如:

扁,方典切	鄙,方美切	彼,甫委切
披,敷羁切	僻,芳辟切	篇,芳连切
皮,符羁切	琵,房脂切	便,房连切
灭,亡列切	明,武兵切	美,无鄙切

以上被切字的声母都是重唇音,而反切上字的声母都是轻唇音。大量的例子说明隋唐时代不分轻重唇音,轻重唇音的音值在当时是相似的。同时,《广韵》唇音字的反切上字的分为两组,与后代三十六字母中重唇音和轻唇音的两组,它们的区分界限是不相同的,它们的出现环境也不相同。如下表所示,反切上字的方类、芳类、符类和武类不但出现于后来发生轻唇化的那些韵,而且也出现于后来不发生轻唇化的三等韵,而非、敷、奉、微则只出现于后代发生轻唇化的那些三等韵。

反　切　上　字	出　现　环　境	三十六字母
博类、普类、蒲类、莫类	一、二、四等韵	帮、滂、並、明
方类、芳类、符类、武类	除下栏以外的三等韵，以及尤韵和东三韵的明母字	
	东三、锺、微、虞、废、文、元、阳、尤、凡十个三等韵(不包括尤韵和东三韵的明母字)	非、敷、奉、微

由此可见，《广韵》反切上字的两组并不等于轻重唇音的两组。从音位学来看，《广韵》唇音字的反切上字虽然能大致分为两组，但这两组反切上字的出现环境完全是互补的，在每个韵母中，博类和方类、普类和芳类、蒲类和符类、莫类和武类都不会同时出现，完全可以把这两组反切上字看成是同一音位的两个条件变体，因此，《广韵》只能有一组唇音声母，即帮滂並明。当然，还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一结论。例如唐末守温三十字母中，也只列了一组唇音声母；隋代和初唐时期的梵汉对音，也证明只有重唇音，没有轻唇音等。至于三十六字母中的帮滂並明和非敷奉微，它们的音值已经大不相同，已经属于两个音位了。

二、舌头音　《广韵》的端透定(即反切上字的都类、他类、徒类)跟知彻澄(即反切上字的陟类、丑类、直类)在少数反切中也有相混不分的，例如：

例字	反切	被切字声母	反切上字声母	韵部
𪘀	卓皆切	端	知	皆
爹	陟邪切	端	知	麻三
胝	丁尼切	知	端	脂
椿	都江切	知	端	江
贮	丁吕切	知	端	语
罩	都教切	知	端	效
牚	他孟切	彻	透	映二
湛	徒减切	澄	定	豏

这种情况是否跟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的关系一样呢？陈澧也已经看到这种

情况，他说："知彻澄三母字，其切语上字仍多用端透定三母字。"[①]他认为这是古音的遗迹，所以仍然将端透定跟知彻澄两组加以分立。现在我们从音位学的观点看，端透定几乎只出现于一、四等，知彻澄只出现于二、三等，两者几乎是互补的。《韵镜》正是把端透定的字只安排在一、四等，知彻澄的字只安排在二、三等，它们之间似乎完全没有对立。但是这只能说是"几乎、似乎"，而非"全部、完全"，因为端透定也有一些字出现在二、三等，于是在几个小韵中，与知彻澄形成对立。例如：

马二韵：觰，都贾切（端母）/缕，竹下切（知母）
至　韵：地，徒四切（定母）/緻，直利切（澄母）
梗二韵：打，德冷切（端母）/盯，张梗切（知母）

这些例子中，有不少是当时的常用字，如"地、緻、打、盯"等，由于这种对立，《广韵》的端透定和知彻澄当然只能处理为两组声母。此外，我们还有证据支持这种看法，例如罗常培先生运用梵汉对音，证明从公元 592 年开始知彻澄已经读如[ṭ、ṭ'、ḍ]，跟端透定的音值大相径庭了[②]。对于端透定跟知彻澄在少数反切中相混的现象，我们同意陈澧的解释，认为这是古代反切的遗存，《广韵》未及尽改。而在越是早的《切韵》残卷当中，端透定跟知彻澄混切的例子越是多，这说明在更早的时期，端透定确实可能跟知彻澄是同一类声母，陈澧所云不愧是一个卓见。

至于三十六字母中的泥母（反切上字的奴类）和娘母（反切上字的女

---

① 陈澧《切韵考·外篇》卷三。

②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1931 年）云："知、彻、澄三母在六朝时代或者还有些地方保存上古的舌头音，没有完全分化；然而从六世纪之末(592)到十一世纪之初(1035)，它们确曾有过读作 ṭ、ṭ'、ḍ(或ḍh)音的事实，至少在梵文字母译音里找不到反证。"罗氏的证据可看下表：

梵文字母	ta	tha	da	dha	ṭa	ṭha	ḍa	ḍha
僧伽婆罗(518)	轻多	轻他	轻陀	轻檀	多	他	陀	檀
阇那崛多(592)	多	他	陀	他	吒	咤	荼	嵘
玄应(649)	多	他	陀	驮	吒	咃	茶	咤

这里，"多、他、陀、驮"是端、透、定母字，"吒、咤、荼、茶"是知、彻、澄母字。

类），在《广韵》中也有许多相混互用的例子。例如：

韵部	例字	《广韵》反切	《集韵》反切
佳	羪	妳佳切	尼佳切
皆	搱	诺皆切	尼皆切
蟹	嬭	奴解切	女蟹切
巧	獿	奴巧切	女巧切
马	絮	奴下切	女下切
沁	賃	乃禁切	女禁切

这里的例字全都是娘母字，而《广韵》都用泥母字做反切上字，在《集韵》中则全都改过来了。这说明《切韵》时代泥母和娘母的音值相近。同时，泥、娘的出现环境完全是互补的，一般来说，泥母只出现于一、四等韵，娘母只出现于二、三等韵，因此反切上字奴类和女类的分组，完全可以看作是介音和谐的现象。此外，守温三十字母中，只有泥母，不见娘母，现代各地方言中也不见泥、娘的分立，所以娘母很可能是宋人为了语音系统整齐而人为设立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泥母和娘母在《广韵》中只是一个声母，它们是同一音位的两个条件变体。

最后，来母的反切上字虽然分为两类，但它们的出现环境也完全互补，所以也只能归结为一个声母。

三、齿头音　我们认为泥母跟娘母，即反切上字的奴类跟女类，是同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是说它们的关系如同参商二星，永远此出彼落，人们永远只能看到一颗星，而不见两星对峙，如果一个韵类中已经出现了泥母，就不再出现娘母，反之亦然。精清从心的两类反切上字与此相同。精清从心的反切上字虽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但它们的出现环境也完全互补，在同一韵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一般来说，作类、仓类、昨类、苏类反切上字只出现于一、四等韵，子类、七类、疾类、息类反切上字只出现于三等韵。因此，在《广韵》中精清从心分别只能是一个声母。

四、正齿音　三十六字母的照穿床审，反切上字各分为两类，即侧、初、士、所为一类，之、昌、食、式为一类。在宋人韵图上，精清从心总是列在一、四等的位置上，侧初士所一类总是列在二等的位置上，故人们称之为“照二”

(又称之为“庄组”,包括庄、初、崇、生四个声母),之昌食式一类总是列在三等的位置上,故人们称之为“照三”(又称之为“章组”,包括章、昌、船、书、禅五个声母)。从宋人韵图来看,似乎精组、照二、照三正好形成互补,其实不然。实际上,精清从心出现的环境是一、三、四等韵,照二是二、三等韵,照三是三等韵,因此,这三组声母在三等韵中形成对立。例如①:

韵部	例字	声母	例字	声母	例字	声母
鱼	且,子鱼切	精	菹,侧鱼切	庄	诸,章鱼切	章
仙合 A	镌,子泉切	精	恮,庄缘切	庄	专,职缘切	章
屋三	蹙,七宿切	清	琡,初六切	初	俶,昌六切	昌
支开 A	雌,此移切	清	差,楚宜切	初	眵,叱支切	昌
质开 A	疾,秦悉切	从	齜,仕叱切	崇	实,神质切	船
寝 A	蕈,慈荏切	从	顜,士痒切	崇	葚,食荏切	船
脂开 A	私,息夷切	心	师,疏夷切	生	尸,式脂切	书
阳开	襄,息良切	心	霜,色庄切	生	商,书羊切	书

由此可见,精组、照二(庄组)、照三(章组)应当是三组声母。

精组当中还有一个邪母(反切上字的徐类),照三(章组)当中还有一个禅母(反切上字的时类),它们在三等韵中是对立的,因此仍然应当分为两个声母。

五、喉牙音　三十六字母的见溪疑影晓五母,反切上字虽然各分为两类,但两类的出现环境完全互补,一类只出现在一、二、四等韵,一类只出现在三等韵,虽有少许例外,但无对立。因此,反切上字分成两类,完全是为了介音和谐,它们的声母仍然分别只是一个,即见、溪、疑、影、晓。

至于群母、匣母、喻三和喻四(反切上字的渠类、胡类、于类和以类)的分合却颇难确定。群母、喻三和喻四只出现在三等韵,匣母只出现在一、二、四等韵,它们谁跟谁互补呢?匣母在三等韵遗留下来的空当,应该由谁来填补呢?我们注意到《广韵》“雄”是羽弓切,《切韵》残卷作羽隆反,声母并为喻

① 表格中“仙合 A”是指仙韵合口 A 类(重纽 A 类),“支开 A”是指支韵开口 A 类,余类推。

三,但是在《韵镜》中,"雄"却列在匣母三等的位置上。又简称"切三"的《切韵》残卷中,"雲"是户分反,"越"是户伐反,"雲"和"越"是喻三字,"户"是匣母字,这就说明喻三跟匣母音值相近。故我们认为《广韵》喻三并入匣母之中,而群母和喻四各是一个独立的声母。

现在我们可以把《广韵》的声母系统归纳在下面了:

发音部位			声	母			简称
唇　音	帮[p]	滂[p']	並[b]	明[m]			帮组
舌头音	端[t]	透[t']	定[d]	泥[n]			端组
舌上音	知[ȶ]	彻[ȶ']	澄[ȡ]				知组
齿头音	精[ts]	清[ts']	从[dz]		心[s]	邪[z]	精组
正齿音	庄[tʃ]	初[tʃ']	崇[dʒ]		生[ʃ]		庄组
	章[tɕ]	昌[tɕ']	船[dʑ]		书[ɕ]	禅[ʑ]	章组
牙　音	见[k]	溪[k']	群[g]	疑[ŋ]			见组
喉　音	影[ʔ]			晓[x]	匣[ɣ]	喻[j]	
半舌音						来[l]	
半齿音				日[ȵʑ]			

第四节　中古音音类的考证二

陈澧不但运用系联反切上字的办法来探求《广韵》的声类,而且运用同一办法,探求了《广韵》的韵类。其具体做法是根据"同用"、"互用"、"递用"这三个正例来系联反切下字,他说:

> 切语下字与所切之字为叠韵,则切语下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韵必同类也。同用者,如"东,德红切","公,古红切",同用"红"字也。互用者,如"公,古红切","红,户公切","红"、"公"互用也。递用者,如"东,德红切","红,户公切","东"字用"红"字,"红"字用"公"字也。今据此系联之为每韵一类、二类、三类、四类。

同时,跟系联反切上字以求声类的情况相似,由于古人挑选反切用语的随意

性，同一韵类的反切下字也完全有系联不上的可能性。对此，陈澧也已经考虑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互见”这一变例。他说：

> 切语下字既系联为一类矣，然亦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以其切语下字两两互用故也。如“朱”、“俱”、“无”、“夫”四字韵本同类，“朱，章俱切”，“俱，举朱切”，“无，武夫切”，“夫，甫无切”，“朱”与“俱”、“无”与“夫”两两互用，遂不能两类系联矣。今考平、上、去、入四韵相承者，其每韵分类亦多相承，切语下字既不系联，而相承之韵又分类，乃据以定其分类；否则虽不系联，实同类耳。

陈澧的意思是，“朱、俱、无、夫”四个字都是虞韵同一韵类的字，这四个字不能系联在一起，但是由于虞韵的去声韵遇韵的反切下字能够系联为一类，因此确认虞韵的“朱、俱、无、夫”亦为同类。陈澧运用这种方法，最后考定《广韵》的韵类连四声在内共为三百十一类。

前面我们说过，陈氏的这种方法是比较严肃而科学的，以后《切韵》残卷和“王韵”被陆续发现，人们将《切韵》的反切用语加以系联，结果与陈氏的考定十分切合，说明陈氏的方法确有价值。

当然，跟考证声类相似，在考证韵类的时候，陈氏的方法也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即他所谓的“互见”，是以相承四韵中某一韵的情况来范围另一韵，如果相承四韵所反映的韵母整齐划一，自然不会产生错误，但如果相承四韵所反映的韵母并不整齐划一，那么就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如《广韵》蒸、拯、证三韵反切下字系联的结果都只有一类，职韵反切下字也系联为一类，但是其中“赩”小韵（许极切）与“洫”小韵（况逼切）声母相同，形成对立；对照《韵镜》，“赩”列于第四十二转开口呼晓母三等，“洫”列于第四十三转合口呼晓母三等，可见这两个小韵的对立应该是开口呼和合口呼的区别①。陈澧大概是看到跟职韵相对的蒸、拯、证三韵反切下字都只有一类，于是误认为“赩”小韵是增加字而加以删除，从而使反切下字减少了一类。同时，由于陈澧没能见到《切韵》残卷和“王韵”，不能对《广韵》进行更加有效的对照校勘，所以他的结论也有不够精确之处。如《广韵》梵韵“剑、欠、俺”三字与“梵、泛”二字的切语下字不相系联，陈氏依照相承的凡韵、范韵、乏韵的情况

① “域”也是职韵字，今普通话“域、洫”读撮口呼，其来源也应该是中古合口呼。

合为同一类，但是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剑、欠、俺"都在酽韵，则"剑、欠、俺"三字与"梵、泛"二字本不同韵母，不当合为一类。兹将我们确定的《广韵》反切下字三百一十八类罗列如下：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东	红东公	董	孔董动揔蠓	送	贡弄送冻	屋	谷卜禄木
	弓戎中融宫终隆				仲凤众(贡)		六竹逐福菊匊宿
冬	冬宗	腫	䳉湩	宋	综宋统	沃	沃毒酷笃
锺	容恭封锺凶庸		陇勇拱踵奉冗悚冢	用	用颂	烛	玉蜀欲足曲绿
江	江双	讲	项讲慃	绛	绛降巷	觉	角岳觉
支	支移离知	纸	氏纸尔此豸侈帋是	寘	义智寄赐豉企		
	宜羁奇		绮倚彼(委)		恚避(义)		
	规隋随(为)		婢弥俾		伪睡瑞累		
	为垂危吹(支)		委累捶诡毁髓靡				
脂	夷脂尼资饥私肌	旨	几履姊雉视矢	至	利至四冀二器自		
					(利)		
	追悲隹遗眉绥维		轨鄙美水洧诔垒(累)		类位遂醉愧秘媚备萃寐		
	(追)		癸(诔)		季悸		
之	之其兹持而甾	止	里止纪士史市理已拟	志	吏记置志		
微	希衣依	尾	岂豨	未	既豙		
	非韦微归		鬼伟尾匪		贵胃沸味未畏		
鱼	鱼居诸余菹	语	吕与举许巨渚	御	据倨恕御虑预署洳助去		
虞	俱朱无于输俞夫逾诛隅刍	麌	矩庾主雨武甫禹羽	遇	遇句戍注具		
模	胡都孤乎吴吾姑乌	姥	古户鲁补杜	暮	故误祚暮路		

（续表）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齐	奚鸡稽兮迷鷖低	荠	礼启米弟	霁	计诣戾		
	携圭				惠桂		
				祭	例制祭憩弊袂蔽罽		
					（例）		
					芮锐岁税卫吠		
				泰	盖太带大艾贝		
					外会最		
佳	佳膎	蟹	蟹买	卦	懈卖隘		
	娲蛙緺		夥丫（买）		卦（卖）		
皆	皆谐	骇	骇楷	怪	拜介界戒（怪）		
	怀乖淮				怪坏		
				夬	犗喝		
					夬迈快话		
灰	回恢杯灰	贿	罪猥贿	队	对内佩妹队辈缋昧		
咍	来哀才开哉	海	亥改宰在乃绐恺	代	代溉耐爱概		
				废	（肺）		
					废肺秽		
真	邻真人宾珍	轸	忍引轸尽	震	刃觐晋遴振印	质	质吉悉栗必七毕一日叱
	巾银		殒敏				乙笔密
谆	伦匀遵迍唇纶旬赟筠	准	准允尹肾纼	稕	闰顺峻	术	聿律邮
臻	臻诜					栉	瑟栉
文	云分文	吻	粉吻	问	问运	物	勿物弗
欣	斤欣	隐	谨隐	焮	靳焮	迄	讫迄乞

（续表）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元	言轩	阮	偃幰	愿	建堰(万)	月	竭谒歇讦
	袁元烦		远阮晚		愿万贩怨		月伐越厥发
魂	昆浑尊奔魂	混	本损忖衮	慁	困闷寸	没	没骨忽勃
痕	痕根恩	很	很垦	恨	恨艮		(没)
寒	干寒安	旱	旱但笴	翰	旰案赞按旦	曷	割葛达曷
桓	官丸潘端	缓	管伴满纂缓(旱)	换	贯玩半乱段换唤筭慢	末	括活泼秳末
删	奸颜	潸	板赧	谏	晏谏涧雁	辖	辖辖瞎
	还关班(顽)		绾鲩(板)		患惯		刮頒
山	闲山间	产	限简	裥	苋裥	黠	八黠
	鳏顽		(绾)		幻辨		滑拔(八)
先	前贤年坚田先颠烟	铣	典殄茧岘	霰	甸练佃电麪	屑	结屑篾
	玄涓		泫畎		县绚		决穴
仙	连延然仙	狝	善演免浅蹇辇展辨翦	线	战扇膳	薛	列薛热灭别竭
	乾焉		兖转缅篆		箭线面贱碾(见)		(列)
	缘专川宣全泉		(兖)		恋眷倦卷啭彦变		悦雪绝爇
	员圆挛权				绢掾钏		劣辍
萧	聊尧幺彫萧	篠	了鸟皎皛	啸	弔啸叫		
宵	遥招昭霄邀消焦宵	小	小沼兆少	笑	照召少笑妙肖要		
	娇乔嚣瀌		夭表矫(兆)		庙(召)		
肴	交肴茅嘲	巧	巧绞爪饱	效	教孝皃稍		
豪	刀劳袍毛曹遭牢褒	皓	皓老浩早抱道	号	到报导耗		
歌	何俄歌河	哿	可我	箇	箇佐贺个逻		

（续表）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戈	禾戈波婆和	果	果火（可）	过	卧过货唾（贺）		
	伽迦						
	鞾䯜肥						
麻	加牙巴霞	马	下雅贾疋	祃	驾讶嫁亚骂		
	瓜华花		瓦寡		化吴霸（驾）		
	遮邪车嗟奢赊		者也野冶姐		夜谢		
阳	良羊庄章阳张	养	两丈奖掌养网	漾	亮让向样	药	略约灼若勺爵雀虐药
	方王（良）		昉往（两）		放况妄访（亮）		缚镬籰
唐	郎当刚冈	荡	朗党	宕	浪宕	铎	各落
	光旁黄		晃广		旷谤		郭博穫（各）
庚	庚行（盲）	梗	梗杏冷打	映	孟更	陌	格伯陌白
	横盲		猛矿瞢（杏）		横（孟）		擭虢（伯白）
	京卿惊		影景丙（永）		敬庆		戟逆剧郤
	兵明荣		永憬		病命		
耕	耕茎（萌）	耿	幸耿	诤	迸诤	麦	革核厄摘责戹
	萌宏						獲麦掴
清	盈贞成征情并	静	郢井整静	劲	正政盛姓令郑	昔	益石只亦积易辟迹炙昔
	营倾		顷颍				役（只）
青	经丁灵刑	迥	挺鼎顶刭醒涬	径	定径佞	锡	历击激狄
	扃萤		迥（顶）				阒狊鶪
蒸	陵冰兢矜膺蒸乘仍升	拯	拯庱	证	证孕应餕甑	职	力职侧即翼极直逼
							（逼）
登	登滕棱增崩朋恒	等	等肯	嶝	邓亘隥赠	德	则得北德勒墨黑
	肱弘						或国

（续表）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韵目	反切下字
尤	鸠求由流尤周秋州浮谋	有	九久有柳酉否妇	宥	救祐又呪副僦溜富就		
侯	侯钩娄	厚	后口厚苟垢斗	候	候奏豆遘漏		
幽	幽虯彪烋	黝	黝纠	幼	幼谬		
侵	任林寻心深针淫 金今吟簪	寝	荏甚稔枕朕凛 锦饮痒	沁	禁鸩荫任谮	缉	入立及戢执汁 急汲(入)
覃	含南男	感	感禫唵	勘	绀暗	合	合答阁沓
谈	甘三酣谈	敢	敢览	阚	滥瞰暂蹔	盍	盍腊榼杂
盐	廉盐占 淹炎(廉)	琰	琰冉染敛渐奄 检险俭	艳	艳赡 验窆	葉	涉葉摄接 辄(葉)
添	兼甜	忝	忝玷簟	㮇	念店	帖	协颊惬牒
咸	咸谗	豏	减斩豏	陷	陷韽赚	洽	図洽夹
衔	衔监	槛	槛黤	鉴	鉴忏	狎	甲狎
严	严硷	俨	广埯	酽	酽(剑欠)	业	劫业怯
凡	凡芝	范	犯范鋄	梵	泛梵欠剑	乏	法乏

我们已经知道，反切上字的分组并不就等于声类，同样，反切下字的分组也不就等于韵类。例如，陈氏依据反切下字的系联，把阳韵的唇音字“方芳房亡”等置于开口一类，而漾韵的唇音字“放防妄”等置于合口一类。事实上，唇音字既可充当开口字的反切下字，又可充当合口字的反切下字，唇音字不分开合。因此，陈氏囿于反切系联，对唇音字的处理就不免互相矛盾，同时也违背了他自己关于四韵相承的条例。由此可见，对于反切下字的分组也必须运用音位学的观点加以考察。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一、东韵　东韵的反切下字分为红类和弓类两组，红类绝对不跟知组、庄组、章组和日母相拼，弓类则不跟端组、精组相拼，在宋人韵图中，红类在一等，弓类在三等，由此可知红类是一等韵，弓类是三等韵。因此，《广韵》的东韵实在包含东一和东三两个韵母，东一无[i]介音，东三有[i]介音，而它们的韵腹和韵尾则相同，所以韵书把它们置于同一个韵部之中。

二、唐韵 唐韵的反切下字分为郎类和光类两组，它们都能跟喉牙音相拼，在宋人韵图中，郎类在开口，光类在合口，由此可知，郎类是开口韵，光类是合口韵。因此，《广韵》的唐韵实在包含开口和合口两个韵母，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开口无[u]介音，合口有[u]介音，而两者的韵腹和韵尾则相同。

三、支韵 支韵的反切下字分为支类、宜类、规类和为类四组，其中支类、宜类跟规类、为类是开合口的区别，而支类跟宜类、规类跟为类则又是重纽的区别。所谓重纽，是指一个韵的反切下字除了开合口的区别以外，在开口和合口中又各分为两类，它们在唇音声母和牙喉音声母下形成对立。这种情况出现在《广韵》的支、脂、祭、真、仙、宵、侵、盐八个三等韵中。在《韵镜》、《七音略》等宋人韵图中，两类重纽字被分别排在三等和四等的格子中，人们因此称排在四等的一类为重纽四等(也叫“重纽 A 类”)，称排在三等的一类为重纽三等(也叫“重纽 B 类”)。

重纽的现象，不仅见于《切韵》、《广韵》、《韵镜》、《七音略》等，而且还存在于《玉篇》、《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经典释文》等书的反切之中。此外《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可见在颜之推的语音中，“奇”(《广韵》渠羁切)和“祇”(《广韵》巨支切)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正是重纽的区别。另外，在高丽译音、日语吴音、汉越语，以及厦门、福州、温州、汕头等地的现代方言中也都在实际语音中或多或少地保持着重纽的区别。至于重纽的两类在语音上究竟有何不同，是介音的不同还是元音的不同，学者们目前尚有争论，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重纽的两类是由于所带介音不同而形成的，即重纽三等带[i]介音，重纽四等带[j]介音[①]。

四、萧、宵、肴、豪四韵 萧、宵、肴、豪四韵，除宵韵有重纽，因而反切下字分为两组以外，其余三韵的反切下字都只有一组。这四韵的出现环境各不相同，例如萧韵和豪韵不与知组、庄组、章组相拼，宵韵不与庄组相拼，肴韵不与精组、章组相拼。在宋人韵图如《韵镜》中，萧、宵、肴、豪分别被置于第二十五转的四、三、二、一等的格子中。由此可知，萧、宵、肴、豪分别是四等韵、三等韵、二等韵、一等韵，它们之间既是有无[i]介音的区别，又是主元

① 参杨剑桥《论重纽》，载《语苑新论——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年。

音前后高低的区别，所以韵书把它们分立在四个韵部当中。

《广韵》其他各韵的情况分别跟上述四种类型相似，有的韵兼有两种类型，均可以此类推。现在我们可以把《广韵》的韵母系统归纳在下面了(举平以赅上、去、入)①：

摄＼等＼呼	开口				合口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止			之 i 微 iəi 支 iɛ jɛ 脂 iI jɪ				微 iuəi 支 iuɛ juɛ 脂 iuI juI	
蟹	泰 ɑi 咍 Ai	夬 ai 皆 ɐi 佳 æi	废 iɐi 祭 iæi jæi	齐 ɛi	泰 uɑi 灰 uAi	夬 uai 皆 uɐi 佳 uæi	废 iuɐi 祭 iuæi	齐 uɛi
臻	痕 ən		欣 iən 真臻 ien jen		魂 uən		文 iuən 谆 iuen juen	
山	寒 ɑn	删 an 山 æn	元 iɐn 仙 iæn jæn	先 ɛn	桓 uɑn	删 uan 山 uæn	元 iuɐn 仙 iuæn juæn	先 uɛn
果	歌 ɑ		戈 iɑ		戈 uɑ		戈 iuɑ	
假		麻 a	麻 ia			麻 ua		
宕	唐 ɑŋ		阳 iɐŋ		唐 uɑŋ		阳 iuɐŋ	
梗		耕 ɐŋ 庚 aŋ	清 iæŋ 庚 iaŋ	青 ɛŋ		耕 uɐŋ 庚 uaŋ	清 iuæŋ 庚 iuaŋ	青 uɛŋ
曾	登 ən		蒸 ieŋ		登 uəŋ		职 iuek	

① 表中"独韵"是指没有开合口对立的韵部。又我们替咍、灰，痕、魂，真、谆，寒、桓，歌、戈，冬、锺，模、虞，侯、尤等韵部分别构拟了相同的主元音，似乎跟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分韵标准有矛盾。其实当前面有了介音以后，主元音的音值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同，古人可能着眼于此而加以分韵；我们则还要从音位学的角度加以考虑，当前面已经有了介音以后，后面的主元音不妨归并为同一个音位，而且从来源看，真、谆，寒、桓，歌、戈在《切韵》中本来并不分韵。

摄＼等＼呼	独韵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通	东 uŋ 冬 oŋ		东 iuŋ 锺 ioŋ	
江		江 ɔŋ		
遇	模 o		虞 io 鱼 iɔ	
效	豪 ɑu	肴 au	宵 iæu jæu	萧 ɛu
流	侯 u		尤 iu 幽 ieu	
深			侵 iem jem	
咸	谈 ɑm 覃 Am	衔 am 咸 æm	严 iɐm 盐 iæm jæm 凡 iuɐm	添 ɛm

汉语的语音系统除了声类、韵类之外，还应当有调类。《广韵》的调类分成平、上、去、入四类，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此处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 年重印本)第四章。

2. 曾运乾《喻母古读考》，载《东北大学季刊》第二期，1927 年，又载《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1996 年。

3.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年)“单字音表”。

4. 杨剑桥《陈澧》，载《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

5.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二章第二节、第六章。

【习题五】

1. 试述三十六字母与《广韵》声母系统的异同。

2. 《广韵》有没有[u]介音的介音和谐现象，请谈谈你的根据。

3. 我们说泥母只出现于一、四等韵，娘母只出现于二、三等韵，但是在《广韵》中又有娘母字用泥母字做它的反切上字的现象，这是否可以说泥母也出现于二、三等韵呢？

4. 请参阅李荣《切韵音系》一书，举出《广韵》中邪母跟禅母对立的例子。

5. 如果唐韵和阳韵的主元音分别是[ɑ]和[ɐ]，试用国际音标注出下面《韵镜》第三十一转开口“傍、芳、张、印、藏、霜、常、航、阳、穰、博、缚、索、爵、落”十五个字的隋朝时候的读音：

	齿音舌 清　清 浊　浊	音　喉 清 浊浊清清	音　齿 次 浊清浊清清	音　牙 清　次 浊浊清清	音　舌 清　次 浊浊清清	音　唇 清　次 浊浊清清
唐阳	○　郎 ○　○ 穰　良 ○　○	○航忼鸯 ○○○○ 羊○香央 阳○○○	○桑藏仓臧 ○霜床疮庄 常商○昌章 详相墙锵将	卬○糠刚 ○○○○ ○强羌姜 ○○○○	囊堂汤当 ○○○○ 娘长伥张 ○○○○	茫傍滂帮 ○○○○ 亡房芳方 ○○○○
荡养						
宕漾						
铎药	○　落 ○　○ 弱　略 ○　○	○涸臛恶 ○○○○ ○○谑约 药○○○	○索昨错作 ○○○○斮 杓铄○绰灼 ○削嚼鹊爵	愕○恪各 ○○○○ 虐噱卻脚 ○○○○	诺铎託○ ○○○○ ○著辵芍 ○○○○	莫泊○博 ○○○○ ○缚○○ ○○○○

6. 标点下文：

陆氏分二百六韵每韵又有分二类三类四类者非好为繁密也当时之音实有分别也李涪刊误云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何须东冬中终妄别声律戴东原答段若膺论韵书云涪去法言非远已读东冬如一中终如一讥其妄别矣韵书既出视为约定俗成然如东冬中终之妄别不必强为之辞也澧谓李氏戴氏皆未详考古书而辄诋陆氏为妄不知隋以前东农董勇送种屋烛实不同韵东冬中终实不同音以玉篇证之东德红切冬都农切农奴冬切中致隆切终之戎切董德孔切勇余陇切送苏贡切种之用切屋於鹿切烛之欲切是东与冬中与终皆不同音东与农董与勇送与种屋与烛皆不同韵顾野王切语分别甚明不独陆氏为然也唐以后声音渐变不能分别故李涪妄讥之

（陈澧《切韵考》卷六）

第五节　近代音音类的考证

近代音的主要代表是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原音韵》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韵谱，第二部分是《正语作词起例》。在韵谱中，作者收集了元曲中常作韵脚的五千多个单字，依据当时的北方话语音系统，把它们分为十九个韵部。在每个韵部之下，又依声调分成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而把入声字按当时的唱腔念法，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和去声三声中；然后在每个声调之下，又分别列出一组组的同音字，各以"○"分隔开。

由于《中原音韵》一书的体例是撮聚同音字分配于各韵部，而不另立切语，故无法再运用陈澧的反切系联法来寻求《中原音韵》的声类。1932 年，

《中原音韵》

罗常培先生发表《中原音韵声类考》一文[①],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根据周德清书中《正语作词起例》"音韵内每空是一音,以易识字为头,止依头一字呼吸,更不别立切脚"的话,确定:"每音所属之字当与建首者声韵悉同;凡一音之中而括有三十六字母二纽以上者,即可据以证其合并,偶有单见,不害其同。"这就是说,每个小韵中的字,都跟第一个字同音,而如果一个小韵中的字兼有三十六字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母,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声母当时已经合并为一个声母。例如东锺韵部平声阴"锺"小韵收有"锺、鐘、中、忠、衷、终"六字,其中第一、二、六字中古声母属于照三,第三、四、五字中古声母属于知母,现在这六字为同音字,则说明三十六字母的知、照两母已经合而为一。又如鱼模韵部去声"赴"小韵收有"赴、父、釜、辅、付、赋、傅、富、仆、鲋、赙、讣、拊、妇、附、阜、负"十七字,其中第二、五、六、七、八、十三字中古声母属于非母,第一、九、十二字中古声母属于敷母,第三、四、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字中古声母属于奉母,现在这十七字为同音字,则说明三十六字母的非、敷、奉三母已经合而为一。又如齐微韵部上声"委"小韵收有"委、猥、唯、隗、苇、伟"六字,其中第一、二字中古声母属于影母,第三、五、六字中古声母属于喻母,第四字中古声母属于疑母,现在这六字为同音字,则说明三十六字母的影、喻、疑三母也已经合而为一。第二,根据周德清书中《自序》"阴阳字平声有之,上去俱无;上去各一声"的话,确定:"凡全浊声母去声混入全清者,则平声虽与阴调分纽,声值实与次清无别。"这就是说,在中古音向近代音转变的过程中,全浊声母消失了,中古去声的全浊声母变成近代去声的全清(不送气)声母,中古平声的全浊声母则变成近代阳平的次清(送气)声母,因此,只要在去声中发生了浊音清化的现象,那么可以肯定平声中也发生了这一现象,从而认定平声的全浊声母已经读如次清(送气)声母。例如东锺韵部去声"洞、动、栋、冻、蝀"五字在同一小韵,第一、二字是中古定母字,其余三字是中古端母字,说明去声已经发生了浊音清化,即由中古的[d]变成近代的[t];而在阳平声中,"同、筒、铜、桐、峒、童、僮、橦、瞳、曈、潼、篸"十二字在同一小韵,它们都是定母字,虽然按照语音演变规律没有跟平声阴的端母字"东、冬"合并,但是它们的声母实在跟平声阴的透母字"通、蓪"读音相同,即由中古的[d]变成近代的[t']。罗常培先生运用这两个办法,考订出《中原音韵》

①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

的声类为二十个：

崩[p]	烹[p']	蒙[m]	风[f]	亡[v]
东[t]	通[t']	脓[n]	龙[l]	
工[k]	空[k']	烘[x]	邕[ø]	
锺[tʃ]	充[tʃ']	双[ʃ]	戎[ʒ]	
宗[ts]	匆[ts']	嵩[s]		

这二十个声类与宋人三十六字母的关系如下：

《中原音韵》	三十六字母	《中原音韵》	三十六字母
崩	帮並	空	溪群
烹	滂並	烘	晓匣
蒙	明	邕	影喻疑
风	非敷奉	锺	照床知澄
亡	微	充	穿床彻澄禅
东	端定	双	审床禅
通	透定	戎	日
脓	泥娘疑	宗	精从照
龙	来	匆	清从穿
工	见群	嵩	心审邪床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发现到《中原音韵》时，汉语的全浊声母並、定、群等都变成了相应的清声母，同时非、敷两母已经合并，喻母和影母合并，疑母一部分和泥母合并，另一部分和影母合并，知、彻两母和照、穿两母已经合并，而另有部分照、穿、审声母（其实是部分庄、初、生母）则跟精、清、心声母合并。

当然，由于研究的材料和方法的不同，另有人认为《中原音韵》应当是二

十四或二十五声类①，例如陆志韦认为在《中原音韵》中，疑母并没有全部跟影母、泥母合并，有的字还保留着疑母，这样就增加了一个声母，又认为知彻澄的三等声母跟照穿床的三等声母(即章组)合并，知彻澄的二等声母跟照穿床的二等声母(即庄组)合并，这样又增加了两个声母(澄、床是全浊声母，已经消失)②。因此《中原音韵》到底有多少声类，目前尚无定论，但是至少二十个声类则是大家都认同，没有疑义的。

《中原音韵》的韵部有十九个，它们是：

东钟　江阳　支思　齐微　鱼模　皆来　真文　寒山
桓欢　先天　萧豪　歌戈　家麻　车遮　庚青　尤侯
侵寻　监咸　廉纤

从表面上看，《广韵》有二百零六个韵部，《中原音韵》只有十九个韵部，似乎不可思议。事实上，《中原音韵》每一个韵部中还要区分阴、阳、上、去四声，许多韵部又有开合口的区别，每一韵部中又包括好几个韵母，因此十九韵部所包含的韵母应该有一百几十个，与中古音相比，尽管简单得多，却也并非不可能。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原音韵》的十九韵部并不就等于韵母，要想求得韵母系统，还得另辟途径。

在《中原音韵》同一个韵部中，同一小韵的字必定同音，不同小韵的字必定不同音。不同音的小韵之间的区别，不外乎以下三种：(一)声母不同而韵母同；(二)韵母不同而声母同；(三)声母和韵母都不同。那么，在已经知道《中原音韵》的声类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这里第二种情况，即韵母不同而声母同的小韵挑选出来。凡是具有这种情况的小韵，当然是属于不同的韵母，由此可以求得《中原音韵》的韵类。这种考订方法，实际上是看声韵配合关系中有无对立产生，在声母必定相同的条件下，对立只能是韵母的对立。

---

① 例如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80 年第二版)认为有二十个声母，《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 年新一版)则认为有二十四个声母，《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1985 年)又认为有二十五个声母；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认为有二十一个声母；忌浮(宁继福)《〈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载《中国语文》1964 年第五期)认为有二十五个声母，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则认为有二十一个声母。

② 见陆志韦《释中原音韵》，载《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1946 年，又载《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印书馆，1988 年。

例如东锺韵部的小韵对立情况如下：

声　调	声　母	形成对立的小韵	
平声阴	k'	空	穹
	ts	宗	踪
	s	鬆	松
	x	烘	凶
	∅	翁	邕
平声阳	l	笼	龙
	n	脓	浓
	x	红	熊
	ts'	丛	从
上　声	l	篢	陇
	x	汞	汹
去　声	ts	综	纵
	s	宋	讼
	∅	甕	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锺韵部可能包含两个不同的韵类。由于《中原音韵》所划分的韵部，主要元音和韵尾必定相同，因此，每一韵部之中再区分出来的韵类就只能是介音的区别。这样我们很自然地推测到，东锺韵部这两个不同的韵类之间的区别是有无[i]介音的区别。对照《广韵》、《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等材料，可以证实这一推测。例如《蒙古字韵》东韵部"空"音[k'uŋ]，"穹"音[k'euŋ]，"宗"音[dzuŋ]，"踪"音[dzeuŋ]，"笼"音[luŋ]，"龙"音[leuŋ]，[e]的实际读音应该是[i]。又如江阳韵部的小韵对立情况：

声　调	声　母	形成对立的小韵		
平声阴	k	岡	姜	光
	k'	康	腔	匡
	ts	赃	浆	—
	ts'	仓	枪	—
	s	桑	湘	—
	x	—	香	荒
	∅	—	鸯	汪
	tʃ	—	章	庄
	tʃ'	—	昌	牕
	ʃ	—	商	双

（续表）

声调	声母	形成对立的小韵		
平声阳	l	郎	粮	—
	n	囊	娘	—
	ts'	藏	墙	—
	x	杭	降	黄
	ø	昂	阳	王
	tʃ	—	长	床
上声	k	—	讲	广
	l	朗	两	—
	x	沆	响	谎
	ø	—	养	枉
	ts	脏	蒋	—
	s	颡	想	—
	ʃ	—	赏	爽
去声	k	钢	绛	逛
	k'	炕	—	旷
	x	行	巷	晃
	ø	盎	养	旺
	l	浪	亮	—
	ts	葬	匠	—
	s	丧	象	—
	tʃ	—	帐	状
	tʃ'	—	唱	创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部分声母下对立的小韵有三个，那么可以推测应当有三个不同的韵类，它们之间当是有无[i]介音和[u]介音的区别。而另一部分声母下对立的小韵只有两个，我们也推测它们分别属于上述三个韵类中的两个韵类。根据《广韵》、《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等材料，也能证实这一推测。例如《蒙古字韵》阳韵部“岡”音[gaŋ]，“姜”音[giaŋ]，“光”音[guaŋ]，“盎”音[aŋ]，“阳”音[jaŋ]，“王”音[uaŋ]。因此，江阳韵部应当包含三个不同的韵类，它们分别不带介音、带介音[i]和带介音[u]。

我们运用以上办法，可以整理出《中原音韵》十九个韵部中所有不同的韵类，一共有四十七个（不计声调）：

东锺 [uŋ] [iuŋ]
江阳 [aŋ] [iaŋ] [uaŋ]

支思	[ï]			
齐微	[i]	[ei]	[uei]	
鱼模	[u]	[iu]		
皆来	[ai]	[iai]	[uai]	
真文	[ən]	[iən]	[uən]	[yən]
寒山	[an]	[ian]	[uan]	
桓欢	[on]			
先天		[iɛn]		[yɛn]
萧豪	[ɑu]	[au]	[iau]	[iɛu]
歌戈	[o]	[io]	[uo]	
家麻	[a]	[ia]	[ua]	
车遮		[iɛ]		[yɛ]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yəŋ]
尤侯	[ou]	[iou]		
侵寻	[əm]	[iəm]		
监咸	[am]	[iam]		
廉纤		[iɛm]		

最后,《中原音韵》还有一个调类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原音韵》入派三声,入声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话,《中原音韵》就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在具体归类上,跟现代汉语普通话最大的区别是,《中原音韵》的清声母入声字基本归入上声,很少例外,而普通话的清声母入声字则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的都有,其中没有清楚的条理可循。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许多证据,认为周德清的时候,汉语共同语中还存在着入声调。例如公元 1455 年朝鲜李朝申叔舟《四声通考・凡例》记载当时汉语共同语的入声云:"入声诸韵牙舌唇终声皆别而不杂,今以ㄱ、ㄷ、ㅂ为终声。然直呼以ㄱ、ㄷ、ㅂ,则又似所谓南音,但微用而急终之,不至太白可也。且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弛。故俗音终声于诸韵用喉音全清ㆆ,药韵用唇轻全清ㅸ以别之。"①由此可见,《中原音韵》时代入声依然存在,只是除

① 申叔舟的《四声通考》已佚,其凡例今存公元 1517 年朝鲜李朝崔世珍《四声通解》书末。ㄱ、ㄷ、ㅂ音[k、t、p],ㆆ、ㅸ音[ʔ、f]。

了读书音以外,口语中[k、t、p]尾可能已经没有了,而大多已经变成一个[ʔ]尾,如同今天的上海话一样。这样说来,《中原音韵》的调类就应该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个声调。

【参考文献】

1. 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 年。

2.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 年。

3.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四章。

【习题六】

1. 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引青原萧存存的意见,批评说:"有《阳春白雪集・德胜令》'花影压重檐,沉烟袅绣簾,人去青鸾杳,春娇酒病恹。眉尖,常琐伤春怨。忺忺,忺的来不待忺','绣'唱为'羞',与'怨'字同押者。"试说明周氏批评的是什么现象?

2. 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云:"切不可开合同押。《阳春白雪集・水仙子》'寿阳宫额得魁名,南浦西湖分外清,横斜疎影窗间印,惹诗人说到今。万花中先绽琼英。自古诗人爱,骑驴踏雪寻,冻在前村',开合同押,用了三韵,大可笑焉!"周氏所谓的"开合"是什么意思?"三韵"是指哪三个韵?

3. 在中古音向近代音的发展演变中,有所谓"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和"入派三声"的说法,请问这三个说法是什么意思?

第六节　上古音音类的考证

中古音和近代音的声类和韵类都可以依据现成的韵书、韵图等文献材料研究得到,而上古时代声韵系统的研究则没有这种现成的文献材料可以利用。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用汉字记载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和久远,音韵学家们还是巧妙地求得了上古音的声类和韵类。

一、古无轻唇音说 第一个对上古声类的研究有所发明创造的学者是清代音韵学家钱大昕。他提出了著名的“古无轻唇音”之说，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条中说：“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意思是中古三十六字母中的轻唇音非、敷、奉、微四母上古都读如重唇音帮、滂、並、明四母。其大量根据可分为七个方面：

（一）古书异文。如《诗经·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礼记·檀弓下》引作“凡民有丧，扶服救之”。“匍”，中古並母，“扶”，中古奉母，“匍匐”、“扶服”同为一词，上古读音应该相同，则奉母上古读同並母。又如《左传·襄公十二年》“晋士鲂来聘”，《公羊传》作“晋侯使士彭来聘”。“鲂”，中古奉母，“彭”，中古並母，“士鲂”、“士彭”同为一人，上古读音应该相同，则奉母上古读同並母。又如《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史记·夏本纪》作“汶山导江，东别为沱”。“岷”，中古明母，“汶”，中古微母，“岷山”、“汶山”同为一山，上古读音应该相同，则微母上古读同明母。

（二）汉魏反切。如晋吕忱《字林》“邶，方代反”，“邶”，中古帮母，“方”，中古非母，“邶”用“方”做反切上字，上古声母应该相同，则非母上古读同帮母。

（三）直音和读若。如《周礼·春官·司几筵》“设莞筵纷纯”，郑众注：“纷读为豳。”，“纷”，中古敷母，“豳”中古帮母，“纷”用“豳”注音，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敷母上古读同滂母。又如《说文》：“膴，读如膜。”“膴”，中古微母，“膜”，中古明母，“膴”用“膜”注音，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微母上古读同明母。

（四）声训。如东汉刘熙《释名》：“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邦”，中古帮母，“封”，中古非母，两字用作声训，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非母上古读同帮母。又：“房，旁也，在堂两旁也。”“房”，中古奉母，“旁”，中古並母，两字用作声训，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奉母上古读同並母。

（五）异读。如《广韵》“芒、邙”等字有武方切一读，又有莫郎切一读，“武”，中古微母，“莫”，中古明母，后代的异读上古往往有同一来源，则武方切和莫郎切上古读音相同相近，微母上古读同明母。

（六）重文。如《说文》认为“朋、鹏”都是古文“凤”字，“朋、鹏”，中古並母，“凤”，中古奉母，重文是同一个字的异体，作为重文的两字上古读音应该相同，则奉母上古读同並母。

（七）现代方言。如“今吴人呼‘蚊’如‘门’”，“蚊”，中古微母，“门”，中

古明母，现代方言多保留古音，"蚊"读如"门"，则微母上古应该读如明母。又如"今江西、湖南方音读'无'如'冒'"，"无"，中古微母，"冒"，中古明母，"无"读如"冒"，则微母上古应该读如明母。

我们知道，《切韵》以及遵循《切韵》语音系统的《广韵》都只有重唇音帮滂並明，没有轻唇音非敷奉微，因此，说先秦两汉直至魏晋，都只有重唇音没有轻唇音，也就是说"古无轻唇音"，这应该是可信的。

二、古无舌头舌上之分说　钱大昕又用同样的方法，提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之说，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条中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意思是中古三十六字母中的舌上音知、彻、澄三母上古读如舌头音端、透、定三母。其根据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古书异文。如《尚书·禹贡》"大野既猪"，《史记》作"大野既都"，"猪"，中古知母，"都"，中古端母，异文是同词异字，上古读音应该相同，则知母上古读同端母。又如《周礼·秋官》序官"壶涿氏"，郑玄注："故书'涿'为'独'。""涿"，中古知母，"独"，中古定母，"壶涿"、"壶独"为同一官名，上古读音应该相同，则知母上古读同端母。又如《论语》中人名"申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申党"。"枨"，中古澄母，"党"，中古端母，"申枨"、"申党"为同一人名，上古读音应该相同，则澄母上古读同定母。

（二）汉魏反切。如《诗经·曹风·候人》"不濡其咮"，《经典释文》："咮，陟救反，徐[1]又都豆反。""咮"，中古知母，"都"，中古端母，"咮"用"都"做反切上字，上古声母应该相同，则知母上古读同端母。又如《诗经·大雅·云汉》"蕴隆虫虫"，《经典释文》："虫，徐徒冬反。""虫"，中古澄母，"徒"，中古定母，"虫"用"徒"做反切上字，上古声母应该相同，则澄母上古读同定母。

（三）直音和读若。如《礼记·王制》"天子犆礿"，《经典释文》："犆音特。""犆"，中古澄母，"特"，中古定母，"犆"用"特"注音，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澄母上古读同定母。《说文》"冲读若动"，"冲"，中古澄母，"动"，中古定母，用作读若的两个字，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澄母上古读同定母。

（四）声训。如《周礼·春官·太卜》"三曰咸陟"，郑玄注："陟之言得也。""陟"，中古知母，"得"，中古端母，用作声训的两个字，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知母上古读同端母。

---

① "徐"，指徐邈，晋人。

（五）异读。如《广韵》"姪"有徒结切一读，又有直一切一读，"徒"，中古定母，"直"，中古澄母，后代的异读上古往往有同一来源，则澄母上古读同定母。

钱氏所举的例证有少数不够妥当，是用中古的证据论证上古的现象，但是他关于知彻澄和端透定在上古合而为一的学说，大致上是正确的。钱氏的意思是说上古没有知组声母，因此此说也被称为"古无舌上音"说。

三、古人多舌音说 此外，钱大昕还提出"古人多舌音"说，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条中说："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为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意思是不但中古三十六字母中的舌上音知彻澄三母上古读如舌头音端透定三母，正齿音照穿床三等声母，即《广韵》的章昌船三母，上古也读如舌头音端透定三母。其根据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古书异文。如《周礼·考工记》"玉楖雕矢磬"，郑玄注："故书'雕'或为'舟'。""雕"，中古端母，"舟"，中古章母，两字异文，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章母上古读同端母。

（二）谐声字。如中古端母字"雕、彫、琱"、定母字"调"都从"周"声，"周"，中古章母，同谐声的字上古读音相同相近，则章母上古读同端母。

（三）声训。如《周礼·地官·小司徒》"四丘为甸"，郑玄注："甸之言乘也。""甸"，中古定母，"乘"，中古船母。用作声训的两个字，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船母上古读同定母。

（四）异读。如《周礼·考工记》"挚其登又难"，郑玄注："挚，輖也。"《经典释文》："輖音周，一音弔，或竹二反。""挚、輖、周"，中古章母，"弔"，中古端母，"竹"，中古知母，后代的异读上古往往有同一来源，则章母上古读同端母。

钱氏所举的例子，全都涉及照三声母的字，而不涉及照二声母的字，因此，钱氏此说后人也称为"照三归端"说。当然钱氏的这些证明，说明章组跟端组之间确实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章组跟端组是否完全合一，则还需研究。

四、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自钱大昕运用异文、谐声、古反切、异读等材料对上古声类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后，其他学者也纷纷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上古声类进行研究而迭有发现。其中主要有清季音韵文字学家章炳麟提出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章氏在《国故论衡·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中云："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他的根据主要有：

（一）异文。如"涅"从日声，"涅"，中古泥母字，"日"，中古日母字，可见日母上古归入泥母。又如"䵒"从日声，"䵒"，中古泥母字，"日"，中古日母字，可见日母上古归入泥母。

（二）重文。如"入"，古文以为"内"字，"入"，中古日母字，"内"，中古泥母字，可见日母上古归入泥母。又如《说文》"然"有重文"艭"，"然"，中古日母字，"艭"，中古泥母字，可见中古日母上古归入泥母。

（三）声训。如《释名》和《白虎通义》均云："男，任也"，"南之为言任也"。"男、南"，中古泥母，"任"，中古日母。

（四）谐声字。如而声有"耐"，女声有"如"，若声有"诺"，仁声有"佞"，"而、如、若、仁"，中古日母，"耐、诺、佞"，中古泥母，"女"，中古娘母，可见中古娘母、日母上古归入泥母。

（五）读若。如《易·屯》"宜建侯而不宁"，《淮南子·原道训》"行柔而刚，用弱而强"，郑玄、高诱皆读"而"为"能"。"而"，中古日母，"能"，中古泥母，可见中古日母上古归入泥母。

（六）异读，如"男女"之"女"，又读"尔汝"之"汝"，古书"妻帑"即"妻女"，"女"，中古娘母，"汝"，中古日母，"帑"，中古泥母，可见中古娘母、日母上古归入泥母。

我们已经知道，中古《切韵》时代没有娘母，娘母是宋人为求整齐而人为设立的，因此泥母和娘母合一是完全可信的。至于日母和泥母，由章氏的证明，也可以看出它们在上古是相近的，不过是否合并为一个声类，还存在一些问题。

五、照二归精说　章炳麟的弟子黄侃则提出了"照二归精"之说[①]，所谓"照二"，就是庄组声母。黄氏在《音略》[②]一文中定上古声母为十九纽，并将庄、初、崇、生四母归入精、清、从、心之中，表明了他关于照二归精的意见。黄氏的主要根据是，陈澧考定的《广韵》声类为帮滂並明、非敷奉微、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章昌船书禅、精清从心邪、庄初崇生、影晓匣喻于、

① "照二归精"和"照三归端"两说，最早清季学者夏燮已经有所察觉，夏氏《述韵》卷七云："捡正齿之字与齿头同偏旁者，则为正齿之本音，其与舌头、舌上同偏旁者，则改归舌上。"其意谓照组字如果跟精组字同谐声，那么这些照组字在上古就属精组声母，照组字如果跟端组字、知组字同谐声，那么这些照组字在上古就属知组声母。实际上，跟精组谐声的应该是照二声母的字，跟端组、知组谐声的应该是照三声母的字。

② 载《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来日，共四十一类①，其中非敷奉微、知彻澄七类已经由钱大昕证明不属于上古声类，娘、日二类也已经由章炳麟证明不属于上古声类，拿这些上古所没有的九个声类来观察《广韵》二百零六个韵部三百三十九个韵类，发现凡是没有这九个声类的韵部或韵类，必定同时也没有喻于群邪、章昌船书禅、庄初崇生十三个声类，那么这十三个声类跟上述九个声类必定同属于今变声，而所剩下的十九个声类则为古本声②。黄氏的这种研究方法跟其他学者都大不相同，应该是一种演绎推理的方法。黄氏的其他根据可能还有谐声字。从谐声字看，照二声母确实跟精组声母有密切的关系，如：

宗（精母）：崇（崇母）	足（精母）：捉（庄母）
仓（清母）：疮（初母）	親（清母）：櫬（初母）
在（从母）：茬（崇母）	聚（从母）：驟（崇母）
宿（心母）：缩（生母）	相（心母）：霜（生母）

从《广韵》的反切看，照二跟精系也多有类隔，如：

鯫（从母），仕（崇母）垢切	巉（崇母），昨（从母）闲切
葰（山母），苏（心母）瓦切	覱（庄母），子（精母）鉴切

由此可见，照二归精之说大致可信。

六、喻三归匣说 1927 年，曾运乾又提出了"喻三归匣"之说。曾氏《喻母古读考》一文③云："喉声影母独立，本世界制字审音之通则，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部件秩然，不相陵犯。等韵家强之与影母清浊相配，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者也。"意思是中古喻母分为喻三（于母）和喻四（以母）两个声母，喻三上古归于匣母，喻四上古归于定母。其根据有：

（一）古书异文。如《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说文》"厶"下引作"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环"，中古匣母，

---

① 陈澧考定的《广韵》声类实为四十类。

② 参陈新雄《古音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年）第三章。

③ 载《东北大学季刊》第二期，1927 年，又载《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1996 年。

"营",中古喻三声母,可见喻三上古读如匣母。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陈孔奂",《公羊传》作"陈孔瑗","奂",中古匣母,"瑗",中古喻三声母,可见喻三上古读如匣母。

(二) 双声联绵词。如"荣怀"为双声联绵词,"荣",中古喻三声母,"怀",中古匣母,两字双声,可见喻三上古读如匣母。又如"纬繣"为双声联绵词,"纬",中古喻三声母,"繣",中古匣母,两字双声,可见喻三上古读如匣母。

(三) 声训。如《释名·释地》:"淮,围也,围绕扬州北界,东至海也。""淮",中古匣母,"围",中古喻三声母,用作声训的两字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喻三上古读如匣母。又如《公羊传·庄公十八年》:"秋有域。"何休注:"域之犹言惑也。""域",中古喻三声母,"惑",中古匣母,两字用作声训,则喻三上古读如匣母。

(四) 读若。如《礼记·少仪》:"祭祀之美,齐齐皇皇。"郑玄注:"皇读如归往之往。""皇",中古匣母,"往",中古喻三声母,用作读若的两个字,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喻三上古读如匣母。

(五) 异读。如"越",《广韵》有王伐切和户括切两读,"王",中古喻三声母,"户",中古匣母,同一个字的异读上古往往有同一来源,则喻三声母上古读如匣母。

曾氏之后,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①]、葛毅卿《喻三入匣再证》[②]等对此说续有证明。

七、喻四归定说　在提出"喻三归匣"说的同时,曾运乾又提出了"喻四归定"说,其根据有:

(一) 古书异文。如《左传·隐公元年》"邢迁于夷仪",《公羊传》作"邢迁于陈仪","夷",中古喻四声母,"陈",中古澄母(根据钱大昕的古无舌上音说,上古归定母),"夷仪"即"陈仪",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又如《尚书·舜典》"命汝典乐,教胄子",《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引作"教育子",《说文》"育"字下亦云:"《虞书》曰:教育子。""胄",中古澄母(根据钱大昕的古无舌上音说,上古归定母),"育",中古喻四声母,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

(二) 声训。如《释名·释亲属》:"妻之姐妹曰姨,姨,弟也,言与己妻相长弟也。""姨",中古喻四声母,"弟",中古定母,两字用作声训,读音应该相

①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1937年。

② 同上。

同相近，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又如《释名》："兑，说也。""兑"，中古定母，"说"同"悦"，中古喻四声母，两字用作声训，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

（三）重文。如《说文》"逖"字，古文作"逷"，又《说文》"惕"字，或体作"悐"。"狄"与"易"声符相通，"狄"，中古定母，"易"，中古喻四声母，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

（四）双声联绵词。如《穀梁传・文公十一年》："佚宕中国。""佚宕"即"倜傥"，"佚"，中古喻四声母，"宕"，中古定母，两字双声，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

（五）读若。如《文选・阳给事诔》李善注云："轶读如迭。""轶"，中古喻四声母，"迭"，中古定母，用作读若的两个字，上古读音应该相同相近，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

（六）异读。如"陶"，《广韵》徒刀切，又馀昭切，"徒"，中古定母，"馀"，中古喻四声母，同一个字的两个异读上古往往有同一来源，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

（七）古方言。如《方言》卷三："佚，代也，齐曰佚。""佚"，中古喻四声母，"代"，中古定母，不同方言的字上古往往有同一来源，则喻四上古读如定母。

上文我们曾经说过，直到《切韵》时代，喻三和匣母的音值仍然相近，它们的出现环境也是互补的，因而它们可以归结为一个音位，由此推论，上古"喻三归匣"也是完全可信的。但是，对于喻四与定母的关系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以上七个学说，除了照二归精说以外，其他诸说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中古的不同声类在上古有相通之迹，如果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有大量的相通之迹，那么就可以推断这两个声类在上古为同一声类。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归纳法，但属于不完全归纳法。逻辑学认为，不完全归纳法的结论带有或然性，因此，上述诸说的结论是不一定绝对可靠的。在谐声字、异文、声训、读若、反切等材料中，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即两个上古声类并非同一音位，但是由于它们的音值相近，于是古人就互相借用，此外，还可能有不同的方言用词等现象掺杂在其中。而黄侃证明的照二归精，虽然采用的是演绎法，可是他这种演绎，是建立在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说、古人多舌音说等等归纳法的基础上的，因此还是不可靠的，还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证明的。

有鉴于此，为了验证上述诸说的可靠性，在音韵学上又运用了演绎的方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从中古音上溯上古音。语言学原理认为，在语音的历

史演变中，同样的音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语音条件下，只能具有同样的演变。如果同一个音在后代有不同的演变，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音，那么这种不同的演变必定各有其不同的原因。同理可知，如果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属于同一个声类，那么这个上古声类在演变为中古两个不同声类的时候，必定是遵循了不同的演变规则。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这种不同的演变规则，那就可以确认这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确实属于同一个声类。反之，如果我们推测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属于同一个声类，但是找不到不同的演变规则，那就无法回答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同一个上古声类，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语音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演变？那就只能认为，这两个中古声类仍然是上古两个不同声类的演变结果，也就是说，这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声类。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上古声类的情况。

一、唇音　关于唇音，钱大昕有"古无轻唇音"之说。上面我们说过，直到《切韵》时代，汉语的唇音声母还是只有一组，即帮滂並明，那时非敷奉微还没有产生，因此根据钱大昕提供的上古轻重唇音不分的证据，可以确认上古也只有一组唇音声母，即帮滂並明。

二、舌音　关于舌音，钱大昕有"古无舌头舌上之分"说。我们看，《广韵》的端透定基本上出现于一、四等韵，知彻澄出现于二、三等韵，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上古有同一来源，一、四等没有介音，二、三等有介音，这就造成了它们在中古的分化。在《广韵》有些反切中，端组字与知组字互混，而在越早的韵书如《切韵》残卷中，这种现象越多，但是最后在《集韵》中，则又全都改为音和切，这正是端组声母与知组声母逐渐分化、最后终于全部分离的表现①。因此我们认为钱大昕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学说是成立的。

三、齿音　关于齿音，钱大昕提出了"古人多舌音"之说，也就是"照三归端说"。照三能不能归端？我们要看知组跟章组的关系。在《广韵》中，知组出现于二、三等韵，章组出现于三等韵，它们在三等韵中的冲突是大量的，是无法用例外来解释的。如果认为知组和章组在上古有共同来源的话，就

---

① 说是"全部分离"，其实还是有少数几个例外，如《广韵》梗韵"打"字是端母二等字，麻韵"爹"字是端母二等字，至韵"地"字是定母三等字，它们至今没有变成知组声母。这些字可以看作例外，例如梗韵的"打"字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打"[da]的来源，其读音[dā]还保留在现代上海话中，《广韵》的这个字音大概是保留古音；"爹"字可能是外来语，是中古时候从少数民族语言中传进来的。

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们既然来自一组同样的声母,在三等韵中又处在同样的韵母之前,却为什么会分化为两组不同的声母？端组跟知组的分化,可以用有无介音的语音演变条件来解释,知组跟章组就再也不能用有无介音或介音不同的演变条件来解释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实在还找不到这样的语音演变条件,因此,目前的结论只能认为在上古音中,虽然知组(包括端组)跟章组的读音比较接近,但是它们仍然是不同的音位,是两组不同的声母,王力先生就把章组的上古音构拟为[ȶ、ȶ'、ȡ]等①。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章组这一组声母很奇怪,它们只拼三等韵,不拼一、二、四等韵,在音位系统上表现得十分特殊,因此李方桂认为它们实际上应该是复辅音声母[krj-、k'rj-、grj-]等②,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只是把李方桂的构拟略作修改,成为[klj-、k'lj-、glj-]等③。

关于齿音,黄侃还提出了“照二归精”之说。照二能不能归精？也就是庄组声母上古能不能归入精组声母？我们看,《广韵》精组出现于一、三、四等韵,庄组出现于二、三等韵,它们在三等韵中是对立的。跟知组、章组之间的情况相似,这种对立并不能用介音不同的办法来解释,因为它们后面所跟的韵母是相同的。不过,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些三等韵中的庄组字,可以发现几个奇怪的现象。

首先,在二等韵中,庄组字跟其他声母的字可以互相做对方的反切下字,如:

江韵	江(见母),古双(生母)切:双(生母),所江(见母)切
山韵	譠(知母),陟山(生母)切:山(生母),所间(见母)切
诤韵	迸(帮母),北诤(庄母)切:诤(庄母),侧迸(帮母)切
咸韵	咸(匣母),胡谗(崇母)切:谗(崇母),士咸(匣母)切

而在三等韵中,却只见其他声母的字做庄组字的反切下字,不见庄组字做其他声母的字的反切下字④。这说明三等韵中的庄组字在反切开始应用

① 参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56年。

② 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③ 由于章组大致上不跟来母谐声,而跟喻四较多谐声,上古喻四为[l],来母为[r],那么章组就以拟作[klj-]等为妥。

④ 只有一个例外,即止韵“里(来母),良士(崇母)切”。

之前并不是三等韵的字，在反切开始应用以后，当这些庄组字变成三等韵的字的时候，三等韵中其他声母的字都已经有了反切用语，因而不必用庄组字了，而庄组字则新来乍到，需要用新近同韵的其他声母的字做自己的反切下字。

其次，出现在上古同一韵部的中古三等韵和二等韵，它们的庄组字往往形成互补，或者有又读的关系。如下表所示，在元部的删、山、仙三韵中，仙韵的庄组字除了“栓”等少数字以外，其他字在删、山二韵中都有又读，山韵的“潺”小韵有七个字，仙韵的“潺”小韵有五个字，这五个字“潺、孱、⿰钅孱、⿰車孱、⿰土孱”全部与山韵字重出。同时，“栓”等字虽然在二等韵中没有又读，却也并没有二等韵的同声母的字来跟它们相冲突。这说明二等韵和三等韵中的庄组字确实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元部		删			山			仙		
		平	上	去	平	上	去	平	上	去
开口	庄	○	酢	○	○	醆	○	○	○	○
	初	○	⿰犭戔	羼	○	羼	○	○	○	○
	崇	○	⿰齒戔	栈	潺	栈	○	潺	栈	○
	生	删	潸	讪	山	产	○	○	○	○
合口	庄	跧	○	○	○	○	○	跧	○	○
	初	○	○	篡	○	○	○	○	○	○
	崇	○	撰馔	○	○	○	○	○	撰	馔
	生	○	○	孪	○	○	○	栓	○	孪

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庄组本来只出现在二等韵，跟出现于一、三、四等韵的精组并不冲突，在上古音中，可以把它们合并为一组声母，而把庄组跟精组在后代的分化的原因，归结为所带介音的不同。

四、鼻音　关于鼻音，章炳麟有“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在《广韵》中，泥母出现在一、二、三、四等韵中，日母出现在三等韵中，它们在三等韵中有冲突。如果认为泥母和日母在上古有同一来源的话，就必须说明这同一来源分化成两个不同的声母即泥母和日母的原因。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找到这种分化的原因，只好认为泥母和日母在上古仍然是两个声母，并不能合而为一，王力先生就把它构拟为[ȵ]①。不过，跟章组声母一样，日母的出现环

① 参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56 年。

境也只限于三等韵，在音位系统上表现得十分特殊，因此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一书仍然把日母跟泥母合并了，我们同意这种处理，但是怎样解释日母和泥母在三等韵中的冲突，还有待努力。

五、其他 现在我们看喻四和定母的关系，在这方面有曾运乾的“喻四归定”说。在《广韵》中澄母和喻四都出现于三等韵，它们在三等韵中是对立的。我们已经确认知彻澄上古归端透定，现在如果认为喻四和定母在上古属于同一声类，那就很难解释它们在后代的分化，因为它们后面的韵母相同。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它们在上古读音相近，但是仍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声类。

最后，关于曾运乾的“喻三归匣”说，我们在讨论中古音时已经承认曾氏之说，确认喻三和匣母合二为一。不过后来高本汉鉴于谐声系统和异读中匣母跟见母的密切关系，如见母字“古”跟“胡”谐声、“见、解”两字分别有见母和匣母两读，又主张上古匣母归群母之说[①]。但是我们知道喻三归匣之后，匣母已经四等具全了，这样匣母就无法再归入群母，群母要归入匣母也一样。不过，好在李方桂发现喻三声母的字大多为合口字[②]，因此它们的关系应该是：上古[g-]＋[i]（三等韵）＞中古群母[gi-]；上古[g-]＋（一、二、四等韵）＞中古匣母[ɣ-]；上古[gu-]＋[i]（三等韵）＞中古喻三[ju-]；上古[gu-]＋[ji]（三等韵）＞中古群母[giu-]；上古[gu-]＋（一、二、四等韵）＞中古匣母[ɣu-]。也就是说，中古的匣母、喻三上古都归入群母。

现在我们可以把上古的单辅音声类归纳一下了，一共是二十一个：

唇音	帮[p]	滂[p']	並[b]	明[m]		
舌音	端[t]	透[t']	定[d]	泥[n]	喻四[l]	来[r]
齿音	精[ts]	清[ts']	从[dz]		心[s]	邪[z]
牙音	见[k]	溪[k']	群[g]	疑[ŋ]		
喉音					晓[x]	影[ʔ]

六、复辅音声母 在上古声类系统中，除了单辅音声母之外，还有大量

① 高本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年，巴黎。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台湾《清华学报》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1971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

的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简称“复声母”、“复辅音”，是指汉语一个音节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声母，例如 * [kr-、k'r-、gr-]等等。

关于复辅音声母的问题，首先是上古究竟有没有复辅音声母？我们是相信有复辅音声母的，主要根据是：

（一）谐声字。如“各、客、貉”等中古[k]类声母的字跟“路、洛、略”等中古[l]声母的字同谐声，“京、景”等中古[k]类声母的字跟“凉、掠、谅”等中古[l]声母的字同谐声，“禀”等中古[p]声母的字跟“廪、凛”等中古[l]声母的字同谐声，“埋、霾”等中古[m]类声母的字跟“悝”等中古[k]类声母的字以及“里、狸、理”等中古[l]声母的字同谐声，这些字使用相同的声符，它们原来的读音应该相同，所以它们的上古声母可能是 * [kr]、* [pr]、* [mkr]等①。

（二）古代声训。如《释名》：“勒，刻也。”《说文》：“阬，阆也。”中古[k]声母的字用中古[l]声母的字来作声训，或者中古[l]声母的字用中古[k]声母的字来作声训，说明它们原来的读音相同或相似，其上古声母可能是 * [kr]。

（三）古代注音。如《说文》：“㦬，读若蓝。”中古[k]声母的字用中古[l]声母的字来注音，说明其上古声母可能是 * [kr]。又如《经典释文·礼记音义》：“虢，薄红切，又音龙。”同一个字中古有[b]声母和[l]声母两种读法，说明其上古声母可能是 * [br]。又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经典释文》：“羹，旧音郎。”中古[k]声母的字古代又读成中古[l]声母的字，说明其上古声母为 * [kr]。

（四）重文。如《说文》“蠃”有重文“裸”，两者的声符中古分别读[l]和[k]声母，说明其上古有复辅音声母 * [kr]。又如《说文》“䨘”有重文“霓”，两者的声符中古分别读[s]和[k]，说明其上古有复辅音声母 * [sk]。

① 我们不认为“各”和“客”谐声，就可以构拟[kk']这样的复辅音声母。仔细观察谐声字，可以发现其中包含有谐声原则，即上古汉字中反映出来的、古人创制形声字时认为音同音近而可以互相谐声的标准。谐声原则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1. 上古舌根塞音声母（见溪群，包括中古的喻三和匣）可以互谐，也可以跟喉音声母（影、晓）互谐；2. 上古舌尖塞音声母（端透定，包括中古的知彻澄）可以互谐；3. 上古唇塞音声母（帮滂並，包括中古的非敷奉）可以互谐；4. 上古舌尖塞擦音（精清从，包括中古的庄初崇）可以互谐，也可以跟舌尖擦音声母（心、生）互谐；5. 上古鼻音声母（明、泥、日、疑）、边音声母（喻四）、颤音声母（来）三者既不可以互谐，也不跟塞音、塞擦音和擦音声母互谐。凡是跟这五个谐声原则不相符合的现象，就可能是复辅音声母，或是另有原因。谐声原则是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依据，如“古”跟“苦、胡”谐声，是见母跟溪母、匣母谐声，符合谐声原则，为常规的谐声；“筆”和“律”谐声，是帮母跟来母谐声，不符合谐声原则，它们在上古是复辅音声母 * [pr-]。

（五）异文。如《尚书·尧典》"宅西曰昧谷"，《史记·五帝本纪》"昧谷"下徐广注："一作柳谷。"中古[m]声母的字，异文为中古[l]声母的字，说明其上古声母应是 *[mr]。又如《礼记·丧大记》"实于绿中"，郑玄注："绿当为角，声之误也。"中古[l]声母的字，异文为中古[k]声母的字，说明其上古声母应是 *[kr]。

（六）联绵词。如"骨碌"、"螟蛉"、"部娄"等，这些联绵词是双音节单纯词，上古可能是复辅音声母 *[kr]、*[mr]、*[br]等的单音节词。

（七）通假字。如《战国策·秦策》"弊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唯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史记·楚世家》"唯"并作"虽"，两字通假，上古读音应该相同或相近，说明其有复辅音声母 *[sr]。

（八）民间俗语。如"孔曰窟窿"、"角曰旮旯"、"壶曰葫芦"、"笔曰不律"、"蓬曰勃笼"等等，这些俗语反映了"孔"上古可能读 *[kroŋ]，"角"上古可能读 *[krak]等等。

（九）异读。如"鬲"有 gé 和 lì 两读，"谷"有 gǔ 和 lù 两读，"龙"有 máng 和 lóng 两读，"角"有 jiǎo 和 lù 两读，等等，这些一字两读可能是上古同一个读音的分化，如"角"由 *[krak]分化为[kak]（>jiǎo）和[rak]（>lù）两个读音。

（十）古文字。在甲骨文、金文中，中古[k]或[p]类声母的字跟中古[l]声母的字有时是同一个字，如"命"和"令"同字、"位"和"立"同字、"来"和"麦"同字，它们既然是同字，读音应该相同，所以上古可能是 *[kr]、*[pr]等复辅音声母。

（十一）汉藏亲属语言的比较。在跟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中，上面提到的这些字往往具有复辅音声母，如泰语"孔"为 klong、藏文"凉"为 grang、"泣"为 khrab、壮语"笠"（斗笠）为 khroop 等等。而曾经受到汉语强烈影响，因而具有大量古汉语借词的越南语、朝鲜语中，也有复辅音声母的痕迹。如汉越语"䁐"（Sang），从巨郎声，释义为"贵也"，据法国马伯乐的考证，汉越语的 S< *Cr，可见"郎"字上古有复辅音声母 *[Cr]①；朝鲜语"风"读作[palam]，宋代孙穆《鸡林类事》记载古代朝鲜语："风曰孛缆。"参照谐声字

① 这里构拟形式中大写的 C 表示辅音，即英文 consonant 的缩写。C 可以是[k]，也可以是[p、t、m、n]等。

"岚"读[l],以及风又叫做"毗蓝、焚轮、勃来"①,风神名为"飞廉",彝语"风"作[brum],可以确认"风"字上古有复辅音声母 * [pr]。

关于复辅音声母的问题,其次是上古有哪些复辅音声母? 这个问题目前学者们还在研究之中,已经比较清楚的是带[r]复辅音声母的类型。在汉藏系语言中,藏缅语族的复辅音声母比较丰富,其主要类型有三种:(一)由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构成,如[sp、rb、nd、mv、hn];(二)由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构成,如[pr、br、kl、k'r、p'r、tr];(三)由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再加后置辅音构成,如[skl、ŋgr、sp'r、mbr、nbl]。至于由两个同类的基本辅音构成的复辅音声母,如[pk、bd、mn]等则极为少见②。因此,我们认为上古汉语带[r]复辅音声母的主要类型可能有[kr、pr、k'r、bl、ml、skr、Nkr]等等③,而像[kd、mktl、smp、znk]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则是不可能存在的④。

在上古汉语中还有一种清鼻音声母,清鼻音声母其实不能算作复辅音声母,但它确实不同于上面所说的单辅音声母,同时它的论证方法跟复辅音声母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一起叙述。瑞典学者高本汉曾经认为"悔:每"、"昏:民"这样的谐声关系表现了上古汉语[xm-]这样的复辅音声母,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一文⑤指出,这几个字的谐声跟"各:路"的谐声并不相同,"路"从"各"得声之后,一路下去凡是从"路"得声的字都只读[l-],而"昏"从"民"得声之后,以后从"昏"[x-]得声的字居然还有"缗"[m-],同时,"各"在同"路"[l-]谐声的同时,又跟"格"[k]、"恪"[k']等谐声,而"悔:每"等则永远只有[m-]和[x-],因此这些字应该是清鼻音声母[m̥],这种清鼻音声母在云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语言中是很普遍的。

不过根据一般的语言规律,只要有[m̥],也一定会有[n̥]、[l̥]之类,因此董氏的构拟或可修改。1971 年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一书根据泥、娘、日、来母往往跟透、彻母相谐,如"难:滩"、"纽:丑"、"若:慝"、"赖:獭",并联系到苗语的清鼻音听起来很像[t']的现象,替上古汉语构拟了一整套清鼻音声母[m̥、n̥、ŋ̊、l̥]⑥。

---

① 王国维《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尔雅·释天》:"焚轮谓之颓。"郭璞注:"暴风从上下。"清代张南庄《何典》第三回:"忽然昏天黑地,起来一阵勃来风。"

② 参孙宏开《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83 年。

③ 这里构拟形式中大写的 N 表示鼻辅音,即英文 nasal 的缩写。N 可以是[n、m、ŋ]等。

④ 参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第三章、第八章。

⑤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5 年。

⑥ 参张永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年。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上古的韵类。关于上古韵类的研究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南宋吴棫(字才老)曾经作过《韵补》一书,根据《广韵》二百零六韵在秦汉、魏晋乃至唐宋时代诗文押韵的情况,把上古韵母大致分为九部。以后郑庠作《诗古音辨》,根据中古韵母的收尾音,把上古韵母分为收[m、n、ŋ、i、a、u]等六部。他们两人都不懂得语音是发展变化的,以为上古音不过是中古音的通转和合并,因此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他们的结论当然不能解释上古的语音现象。

到了明代中叶,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第一次对"语音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观点作了明确的阐述,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上古音自有它独立的语音系统,上古音并不是中古音的简单拼合。此后,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人顾炎武开始仔细审查《诗经》全书一千九百多字的押韵情况,在此基础上,"离析唐韵",分上古韵母为十部①:

韵部今名	顾氏韵部名	所包括的《广韵》韵目(举平以赅上、去)
东	东冬锺江第一	东;冬;锺;江
支	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第二	支之半,质;脂,术;之,栉,昔之半,职;微,物,迄;齐,屑;祭,薛,锡之半;佳,月;皆,没;灰,曷;咍,末;队,黠;代,鎋;废,麦之半,德;尤之半,屋之半
鱼	鱼虞模侯第三	鱼,屋之半;虞,沃之半;模,烛,觉之半;麻之半,药之半;侯,铎之半,陌,麦之半,昔之半
真	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第四	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宵	萧宵肴豪幽第五	萧,屋之半;宵,沃之半;肴,觉之半;豪,药之半,铎之半,锡之半;尤之半;幽
歌	歌戈麻第六	歌;戈;麻之半;支之半
阳	阳唐第七	阳;唐;庚之半
耕	耕清青第八	庚之半;耕;清;青
蒸	蒸登第九	蒸;登
侵	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第十	侵,缉;覃,合;谈,盍;盐,葉;添,帖;咸,洽;衔,狎;严,业;凡,乏

① 参顾炎武《音学五书·古音表》。

顾炎武对于上古韵部的划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审查上古用韵的情况时，不以《广韵》的每一个韵部的整体作为研究单位，而是以每一个字作为研究单位，并根据《诗经》实际用韵情况以及谐声系统分别归部。例如他把《广韵》的支韵一分为二，凡从"支、氏、是、儿、此、卑、虒、尔、知、危"声符的字都归入第二部，其余则归入第六部。又如他看到《诗经·邶风·绿衣》四章"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其中东韵字"风"跟侵韵字"心"押韵，而且"风"字《诗经》凡六见，都与侵韵字为韵，于是把东韵字"风"归入第十部[①]。

第二，顾氏鉴于上古阴声韵经常跟入声韵押韵和谐声，阳声韵则除侵覃以下九韵之外，不与入声韵有关，于是一反中古音入声韵承阳声韵之旧，而把入声韵改为与阴声韵相承(侵覃以下九韵仍其旧)。例如他看到《诗经·秦风·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屋韵字"玉、曲"跟虞韵字"驱、馵"押韵，于是改变屋韵与东韵相承的旧贯，让它与阴声韵相承[②]。

顾炎武的工作开创了上古韵类研究的崭新局面，他所定的古韵十部当中，后代得到公认的共有四部，即歌部、阳部、耕部和蒸部，其他各部则是粗具规模。以后江永(字慎修)《古韵标准》分古音为十三部，段玉裁(字若膺，又字茂堂)《六书音均表》分古音为十七部，孔广森(字众仲，又字撝约)《诗声类》分古音为十八部，王念孙(字怀祖)《古韵谱》、江有诰(字晋三)《音学十书》分古音为二十一部，章炳麟(字太炎)《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分古音为二十三部，戴震(字东原)《声类表》分古音为二十五部，黄侃(字季刚)《音略》分古音为二十八部，王力(又名王了一)《汉语音韵》分古音为二十九部(《诗经韵读》说战国时代为三十部)，最后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分古音为三十一部，他们都是在顾炎武的基础上，把上古韵部分析得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准确。具体的分析研究十分琐碎冗杂，我们这里撮其大要，作一介绍。

一、真元分部　顾炎武分上古韵部为十部，其第四部收中古《广韵》的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十四韵，江永《古韵标准》"平声第四部·总论"则指出："自十七真至下平二仙，凡十四韵，说者皆云相通，愚独以为不然。真、谆、臻、文、殷(欣)与魂、痕为一类，口敛而声细，元、

---

① 见顾炎武《音学五书·诗本音》。

② 见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近代入声之误》。

寒、桓、删、山与仙为一类，口侈而声大，而先韵者，界乎两类之间，一半从真、谆，一半从元、寒者也。《诗》中用韵，本截然不紊，读者自紊之耳。"认为中古《广韵》的真、谆、臻、文、欣、魂、痕韵上古当为真部，中古《广韵》的元、寒、桓、删、山、仙韵上古当为元部，中古《广韵》的先韵则一半入真部，一半入元部。江氏此说是正确的，例如《诗经·大雅·崧高》一章"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天、神、申"真部字为韵，"翰、蕃、宣"元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章而分用不杂。又如《诗经·小雅·青蝇》一章"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三章"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樊、言"元部字为韵，"榛、人"真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诗而分用不杂。又如《诗经·大雅·板》一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连用八个元部字为韵，而不杂一个真部字，《诗经·商颂·殷武》六章"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连用七个元部字为韵，而不杂一个真部字。真元分部以后，《诗经》中真元合韵仅有一例，即《诗经·大雅·生民》一章"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真部字"民"与元部字"嫄"合韵，这在《诗经》全部元部字押韵八十七例和全部真部字（不包括真文分部以后的文部字）押韵七十八例中只占 0.6%。

二、真文分部 江永《古韵标准》分古韵为十三部，其真部收《广韵》的真、谆、臻、文、欣、魂、痕等韵，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弟十二部弟十三部弟十四部分用说》则提出：中古《广韵》的真、臻、先韵上古当为真部，中古《广韵》的谆、文、欣、魂、痕韵上古当为文部。真、文、元三部，"三百篇及群经、屈赋分用画然，汉以后用韵过宽，三部合用"。段氏此说是正确的，例如《诗经·小雅·甫田》一章"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田、千、陈、人、年"连用五个真部字为韵，而不杂一个文部字，《左传·僖公五年》卜偃引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晨、辰、振、旂、贲、焞、军、奔"连用八个文部字，而不杂一个真部字。《诗经》中真文合韵仅有四例，如《诗经·小雅·正月》十二章"洽其比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真部字"邻"与文部字"云、慇"合韵，又《诗经·周颂·烈文》"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刑之"，真部字"人"、文部字"训"和耕部字"刑"合韵，这在《诗经》全部真部字押韵七十八例和文部字押韵三十例中只占 3.7%。更为重要的是，据王念孙《合韵谱》，真部与耕部合韵《诗经》九例，群经二十六例，《楚辞》九例，合计四十四例，文部与耕部合韵

《诗经》二例，群经一例，合计三例；真部与元部合韵《诗经》一例，群经四例，《楚辞》二例，合计七例，文部与元部合韵《诗经》三例，群经六例，《楚辞》三例，合计十二例，这里真部在与耕部的关系中表现出与文部不同的性格，正如江有诰《复王石臞先生书》云："段氏之分真文……人皆疑之，有诰初亦不之信也。细细绎之，真与耕通用为多，文与元合用较广，此真文之界限也。"

三、支脂之分部　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其第二部收《广韵》之、咍、脂、微、齐、皆、灰、支、佳等韵，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弟一部弟十五部弟十六部分用说》则认为中古《广韵》的之、咍韵上古当为之部，中古《广韵》的脂、微、齐、皆、灰上古当为脂部，中古《广韵》的支、佳上古当为支部，并指出："五支、六脂、七之三韵自唐人功令同用，鲜有知其当分者矣。今试取《诗经韵表》弟一部、弟十五部、弟十六部观之，其分用乃截然。且自三百篇外，凡群经有韵之文，及楚骚诸子、秦汉六朝词章所用，皆分别谨严。……三部自唐以前分别最严，盖如真文之与庚青与侵，稍知韵理者皆知其不合用也。自唐初功令不察，支脂之同用，佳皆同用，灰咍同用，而古之画为三部始湮没不传。"段氏的例证，有《诗经·鄘风·相鼠》二章"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三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齿、止、止、俟"之部字为韵，"体、礼、礼、死"脂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诗而分用不杂。又《诗经·大雅·板》五章"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六章"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懠、毗、迷、尸、屎、葵、资、师"脂部字为韵，"篪、圭、携"支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诗而分用不杂。又秦琅邪台刻石从"维廿六年"至"莫不得意"二十四句，以"始、纪、子、理、士、海、事、富、志、字、载、意"之部字为韵，从"应时动事"至"莫不如画"十二句，以"帝、地、懈、辟、易、画"支部字为韵等①。段氏此说为古音学上的一大发明，长期以来为广大古音学家所认同和遵用。据王念孙《寄江晋三书》、葛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琅邪台刻石文曰："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其仁《江晋三先生传》和牟应震《毛诗奇句韵考·序》,清代发明支脂之三分的学者还有王念孙、江有诰和牟应震三人,可见支脂之三分的发现并不是偶然的。

四、侯部独立 顾炎武的第三部包括《广韵》鱼、虞、模、麻(一半)、侯等韵,江永把鱼、模、麻(一半)三韵保留在鱼部中,把侯韵抽出来,归入幽部,把虞韵字一分为二,"虞、娱、吁、盱、芋、夫、肤"等字归入鱼部,"愚、隅、刍、趋、濡、株、姝、殳、渝、榆、愉、驱、枢、蒌、孚、蹰、驹"等字归入幽部。江永把侯韵抽出来,把虞韵一分为二,都是做得对的,但是他把它们又归入到幽部去,则不妥;到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分用说》,就把侯韵和虞韵之半独立出来,专立一个韵部(即后人所称的侯部),这一做法后来得到了大家的公认。段氏证据有《诗经·鄘风·载驰》一章"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驱、侯"侯部字为韵,"悠、漕、忧"幽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章而分用不杂。又《诗经·唐风·山有枢》一章"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二章"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枢、榆、娄、驱、愉"侯部字为韵,"栲、杻、埽、考、保"幽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诗而分用不杂。又《诗经·大雅·板》八章"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怒、豫"鱼部字为韵,"渝、驱"侯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章而分用不杂。又《史记·滑稽列传》"瓯窭满篝,汙邪满车","窭、篝"侯部字为韵,"邪、车"鱼部字为韵,两部同在一语而分用不杂。侯部独立以后,《诗经》中鱼侯合韵为零例,而《诗经》鱼部字押韵高达一百九十二例,侯部字押韵也有三十二例,同时《诗经》中侯幽合韵仅有两例,这在《诗经》全部侯部字押韵三十二例和全部幽部字押韵一百三十五例中也只占 1.2%,由此可见,侯部独立确实是正确的。

五、祭部独立 祭部独立有两层意思,第一,戴震在自己的古韵二十五部当中建立了一个霭部(即后人所称的祭部),大致包括中古《广韵》的祭、泰、夬、废四韵,以及怪、霁二韵的一部分字。同时,他又建立了一个遏部(即后人所称的月部),大致包括中古《广韵》的月、曷、末、黠、辖、薛六韵。这是与祭部相对的入声韵部。戴震的这两个韵部都是从段玉裁古韵十七部的第十五部(脂部)中分立出来的,这是"祭部独立"的第一层意思。戴氏《声类表》卷首所附《答段若膺论韵》云:"顾氏于古音有草创之功,江君与足下皆因

而加密。顾改侯从虞，江改虞从侯，此江优于顾处；顾药铎有别，而江不分，此顾优于江处。其郑为六，顾为十，江为十三，江补顾之不逮，用心亦勤矣。此其得者，宜引顾、江之说，述而不作；至支脂之有别，此足下卓识，可以千古矣！仆更分祭泰夬废及月曷末黠辖薛，而后彼此相配，四声一贯。则仆所以补前人而整之就叙者，愿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从而参酌焉。”可见戴氏很看重自己的独创，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采纳这一意见。根据我们的统计，《诗经》脂部（包括后代的质部、微部、物部）独用一百四十二例，祭部（包括月部）独用四十一例，而脂部（包括后代的质部、微部、物部）和祭部（包括月部）合韵九例，那么合韵只占全部独用例的 4.9%。由此可见，祭部（包括月部）的独立应该是成立的。而且从语音体系看，祭部（包括月部）应该是跟元部相对应，并不跟脂部（包括后代的微部）相对应，所以祭部（包括月部）的独立更是不容置疑的。

祭部独立的第二层意思，是祭部（戴氏的霭部）和月部（戴氏的遏部）是否分立？对此，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王力等都把祭、月合在一起，而罗常培、周祖谟、董同龢、周法高、李方桂、张世禄等则分开了①。合在一起的原因，是在上古韵文中祭部跟月部通押甚多；而分开的原因，则是祭、月两部虽然关系密切，分用还是主要的。鉴于《诗经》中祭、月两部合韵十八例，在全部祭部字押韵二十六例和全部月部字押韵四十例中占 27%，《楚辞》中祭、月两部合韵一例，在全部祭部字押韵十一例和全部月部字押韵五例中只占 6%，同时，祭部是阴声韵，月部是入声韵，阴阳入应该三分，所以我们还是赞成祭部独立。此外，如果比较东冬分部和脂微分部的情况，祭部独立也是可以接受的。

六、东冬分部　从顾炎武把《广韵》的东、冬、锺、江四韵合为上古一部之后，古音学家们都无异议，孔广森《诗声类》则根据《诗经》、群经等韵文，把东、锺、江韵作为上古的东部，把冬韵（和东三韵的一部分）作为上古的冬部，从谐声看，凡是从“東、同、丰、充、公、工、冢、囱、从、龍、容、用、封、凶、邕、共、送、雙、龙”声符的字上古都属于东部，凡是从“冬、眾、宗、中、蟲、戎、宫、農、夅、宋”声符的字上古都属于冬部。孔氏并指出：冬部字“古音与东锺大殊，而与侵声最近，与蒸声稍远。……盖东为侯之阳声，冬为幽之阳声”。也就

① 戴震此信写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但是当信从北京送到四川省富顺县，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已经刻成，来不及修改了，所以段玉裁的古音十七部中祭部未能独立出来。

是说，如果侯部和幽部分立的话，那么东部和冬部也应该分立。孔氏的东冬分部说得到了大部分音韵学家的同意。江有诰《复王石臞先生书》云：“孔氏之分东冬，人皆疑之，有诰初亦不之信也。细细绎之……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侵合，此东、冬之界限也。”王念孙晚年所作的《合韵谱》也从东冬分部说。关于“东每与阳通，冬每与蒸、侵合”，据王念孙《合韵谱》，东阳合韵群经五例，东蒸合韵群经一例，东侵合韵《楚辞》一例，冬阳合韵《楚辞》三例，冬蒸合韵群经二例，冬侵合韵《诗经》三例，群经二例，东冬合韵《诗经》五例①，《楚辞》一例，群经十四例，由此可见，虽然东冬合韵例不少，但是它们在跟其他韵部相通的时候还是表现出不同的性格。

七、脂微分部 自从段玉裁分顾炎武的第二部为支、脂、之三部以后，音韵学家们均无异议，王力则受章炳麟《文始》的启发，在《上古韵母系统的研究》一文②中提出，《诗经》押韵中，有关脂微两部的“共一百一十个例子，可认为脂微分用者八十四个，约占全数的四分之三，可认为脂微合韵者二十六个，不及全数四分之一”，“最可注意的，是长篇用韵不杂的例子。例如《板》五章叶‘懠毗迷尸屎葵师资’，共八韵，《大东》一章叶‘匕砥矢履视涕’，共六韵……这些都不能认为偶然的现象”③，从而认为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应当分为两部。具体来说，就是中古《广韵》的脂、皆两韵的开口部分和齐韵上古当为脂部，中古《广韵》的脂、皆两韵的合口部分和微、灰、咍三韵上古当为微部。脂微分部说后来得到了音韵学界的普遍认同。

这里再把各家韵部分合的情况对照如下：

在古韵分部上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阴阳入两分还是三分的问题。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顾炎武、段玉裁等人的古韵分部是阴阳两分的，当中没有独立的入声韵部；其实他们并非没有入声韵部，而是因为看到古音入声

① 王念孙《合韵谱》东冬合韵本有六例，其中《诗经·小雅·出车》五章“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一例，“虫、螽、忡、降、仲、戎”冬部字为韵，王氏因“蒙戎”为叠韵联绵词而把“戎”字归入东部，其实“戎”当入冬部，故此例不算合韵。

② 载《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三期，1937年，又载《龙虫并雕斋文集》(一)，中华书局，1983年。

③ 《诗经·大雅·板》五章：“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懠、毗、迷、尸、屎、葵、资、师”脂部字为韵。《诗经·小雅·大东》一章：“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潸焉出涕。”“匕、砥、矢、履、视、涕”脂部字为韵。

顾炎武 10 部	1 东		2 支												3 鱼	
江　永 13 部	1 东		2 支												3 鱼	
段玉裁 17 部	9 东		16 支		15 脂								1 之		5 鱼	
孔广森 18 部	5 东	6 冬	11 支		12 脂								17 之		13 鱼	
王念孙 21 部	1 东		11 支		13 脂		12 至		14 祭				17 之		18 鱼	
江有诰 21 部	15 东	16 中	7 支		8 脂		9 祭						1 之		5 鱼	
章炳麟 23 部	14 东	16 冬	3 支		8 脂		7 队	5 至	11 泰				19 之		1 鱼	
戴　震 25 部	7 翁		14 支	15 戹	17 衣		18 乙		20 霭	21 遏			5 噫	6 亿	2 乌	3 垩
黄　侃 28 部	18 东	21 冬	9 齐	10 锡	4 灰		3 没	1 屑	6 曷末				22 咍	23 德	12 模	13 铎
王　力 30 部	10 东	30 冬	14 支	15 锡	20 脂	23 微	24 物	21 质	18 月				1 之	2 职	11 鱼	12 铎
罗常培、周祖谟 31 部	11 东	6 冬	19 支	20 锡	22 脂	25 微	26 物	23 质	16 祭	17 月			1 之	2 职	12 鱼	13 铎

顾炎武 10 部	3 鱼		5 宵				4 真			6 歌	7 阳	8 耕	9 蒸	10 侵			
江　永 13 部	11 幽				6 宵		4 真		5 元	7 歌	8 阳	9 庚	10 蒸	12 侵		13 谈	
段玉裁 17 部	4 侯		3 幽		2 宵		12 真	13 文	14 元	17 歌	10 阳	11 庚	6 蒸	7 侵		8 覃	
孔广森 18 部	14 侯		15 幽		16 宵		3 辰		1 元	10 歌	4 阳	2 丁	8 蒸	7 侵	18 合	9 谈	（合）
王念孙 21 部	19 侯		20 幽		21 宵		7 真	8 谆	9 元	10 歌	5 阳	6 耕	2 蒸	3 侵	16 缉	4 谈	15 盍
江有诰 21 部	4 侯		2 幽		3 宵		12 真	11 文	10 元	6 歌	14 阳	13 庚	17 蒸	18 侵	21 缉	19 谈	20 葉
章炳麟 23 部	13 侯		15 幽		21 宵		6 真	9 谆	12 寒	10 歌	2 阳	4 青	20 蒸	17 侵	18 缉	22 谈	23 盍
戴　震 25 部	8 讴		9 屋		11 夭	12 约	16 殷		19 安	1 阿	10 央	13 婴	4 膺	22 音	23 邑	24 醃	25 諜
黄　侃 28 部	15 侯	17 屋	16 萧		19 豪	20 沃	2 先	5 魂痕	8 寒桓	7 歌戈	14 唐	11 青	24 登	26 覃	25 合	28 添	27 帖
王　力 30 部	8 侯	9 屋	4 幽	5 觉	6 宵	7 药	22 真	25 文	19 元	17 歌	13 阳	16 耕	3 蒸	27 侵	26 缉	29 谈	28 葉
罗常培、周祖谟 31 部	9 侯	10 屋	4 幽	5 觉	7 宵	8 药	24 真	27 文	18 元	15 歌	14 阳	21 耕	3 蒸	29 侵	28 缉	31 谈	30 葉

字多与阴声字为韵，于是把入声韵部归到阴声韵部当中(侵、谈两部的入声韵除外)，这是纯粹根据古音实际押韵归纳的结果。而戴震、黄侃等人则在归纳押韵字的基础上，更从语音的系统性出发，创古韵阴、阳、入三分法，将入声韵部独立出来，作为阴声韵和阳声韵对转的枢纽。所以王力先生指出："在入声和阴声关系的问题上，段玉裁和戴震形成两大派别，可以称为考古派和审音派。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是继承段玉裁的，刘逢禄、钱玄同、黄侃是继承戴震的。入声是否独立成部，是两派的分野。"①实际上，如果完全采用阴阳入三分法，包括侵、谈两部的入声也独立出来，那么段玉裁的十七部就将增至二十六部；反过来，如果完全采用阴阳两分法，包括侵、谈两部的入声也归并起来，那么戴震的二十五部就将减为十六部。戴震不承认侯幽分部和真文分部，他只比段玉裁多一个祭部，所以他虽然是二十五部，仍然不及段玉裁的十七部细密。同样的道理，章炳麟如果把入声韵部都独立出来，也就是二十八部。所以黄侃说他自己的"二十八部之立，皆本昔人，曾未以臆见加入"②，他只是把入声独立出来而已。当然，考虑到阴声字和入声字具有不同的收尾，那么从重建上古汉语韵母系统的需要出发，我们认为阴阳入三分更加合理一些。

这样，我们总结各家古韵分部的得失，把上古韵部分为三十一部，就是：

之[əg]　职[ək]　蒸[əŋ]
幽[ug]　觉[uk]　冬[uŋ]
宵[ɔg]　药[ɔk]
侯[og]　屋[ok]　东[oŋ]
鱼[ag]　铎[ak]　阳[aŋ]
歌[al]↘
　　　　月[at]　元[an]
祭[ad]↗

① 见王力《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载《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又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考古派和审音派之分，段玉裁《江氏音学序》已经谈到，其文云："盖余与顾氏、孔氏皆一于考古，江氏、戴氏则兼以审音，而晋三于二者尤深造自得。"

② 见《音略》五。

支[eg]	锡[ek]	耕[eŋ]
脂[ed]	质[et]	真[en]
微[əd]	物[ət]	文[ən]
	葉[ɑp]	谈[ɑm]
	缉[əp]	侵[əm]①

我们应该注意，这里归纳的是上古音的韵部，而不是韵母，上古的韵部比《广韵》的韵部范围要大得多，所包含的韵母也要多。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研究上古的韵母系统，那么上古的韵母，即现在我们所要探求的韵类究竟有多少呢？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确立上古韵部的基础上，从《广韵》往上追溯。《广韵》二百零六韵具有开合口和四等的区别，一般认为，这种区别大多应当来自上古，所以上古音中同样存在开合口和四等的区别，只是上古的开合口和四等的形式、音值可能跟中古有所不同，例如现在已经查明，上古的二等字具有[r]介音。这样，如果我们根据《广韵》音系，对上古韵部进行开合口和四等的分析，那么所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上古的韵类。这里把上古各韵部所属的韵类都排列出来，每个韵类用相当的《广韵》韵目表示(举平以赅上、去)：

---

① 上古汉语中，阴声韵的字跟入声韵的字关系十分密切，例如谐声字有“乍：昨[-k]”、“敝：瞥[-t]”等，《诗经》押韵有“极[-k]、背、克[-k]、力[-k]”(《大雅·桑柔》)、“揭[-t]、害、拨[-t]、世”(《大雅·荡》)等。如果认为只要声母和主元音相同相近，就可以互相谐声的话，那么“乍”就也应该有收[-t]、[-p]尾的谐声字，“敝”就也应该有收[-k]、[-p]尾的谐声字，事实上却是没有，显然谐声的条件不只是声母和主元音要相同相近，韵尾也必须相同相近。同时，在现代北京话中有不少收[-i]、[-u]尾的，如“北、白、脚、没”等，它们在中古是有辅音韵尾的入声字，现在中古的“乍”、“敝”等也收[-i]、[-u]尾，那么就预示着它们的上古音也应该有辅音韵尾。而且跟入声字谐声和押韵的阴声韵字，十之九是去声字，显然这些字是因为有浊的辅音韵尾，调值较低，才变成去声的，在汉语里浊辅音容易遗失，如中古的並母[b-]、定母[d-]、群母[-g]等，到现代都变成了清辅音声母。此外，根据“子、丑、卯、未”等地支字在傣语中的读音(如“丑”[piau]、“未”[mut])，可以认为上古“子、丑、卯”等收[-g]尾，“未”收[-d]尾，如果说这些字不收辅音韵尾，那么它们在傣语中出现元音或塞音韵尾就奇怪了。由于以上原因，音韵学家们替上古许多阴声韵构拟了[-b、-d、-g]韵尾([-b]韵尾到《诗经》时代已经变为[-d、-g]韵尾了)。另外，藏文 dgal(驮)对应于汉字“荷”，phral(使分离)对应于汉字“披”，phar(彼)对应于汉字“彼”，如此等等，显然“荷、彼”等字上古音收[-r]或[-l]尾，考虑到歌部字常跟收[-n]尾的字押韵，如《诗经·小雅·桑扈》三章“翰[-n]、宪[-n]、难[-n]、那”为韵，如果歌部字收[-l]韵尾，则正跟[-n]尾音近，同时上古喻四[l]到中古变为[i]，上古许多歌部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正收[i]尾(如温州“饿”[ŋai]，福州“箩”[lai])，它们的演变可能是平行的，音韵学家因此又替歌部构拟了[-l]韵尾。

韵部	开口				合口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之	咍侯	皆	之		灰	皆	脂尤	
职	德	麦	职		德	麦	屋	
蒸	登	耕	蒸		登	耕	东	
幽	豪	肴	尤幽	萧	侯		脂虞	
觉	沃	觉	屋	锡				
冬	冬	江	东					
宵	豪	肴	宵	萧				
药	沃铎屋	觉	药	锡				
侯					侯		虞	
屋					屋	觉	烛	
东					东	江	锺	
鱼	模	麻	麻鱼		模	麻	虞	
铎	铎	陌	药陌昔		铎	陌	药	
阳	唐	庚耕	阳庚		唐	庚	阳庚	
歌	歌	麻	支		戈	麻	支	
祭	泰	夬怪	废祭	霁	泰	夬怪	废祭	霁
月	曷	黠鎋	月薛	屑	末	黠鎋	月薛	屑
元	寒	删山	元仙	先	桓	删山	元仙	先
支		佳	支	齐		佳	支	齐
锡		麦	昔	锡		麦	昔	锡
耕		耕	清庚	青		耕	清庚	青
脂		皆	脂支	齐			脂	齐
质		黠	质栉职	屑			术职	屑
真			真臻	先			谆	先
微	咍	皆	微脂		灰戈	皆	微脂支	
物	没	黠	迄质	屑	没	黠	物术质	屑
文	痕	山	真欣臻	先	魂	山	文谆仙	先

（续表）

韵　部	开　口				合　口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葉	盍	狎洽	业葉	帖			乏	
谈	谈	衔咸	严盐	添			凡	
缉	合	洽	缉	帖				
侵	覃	咸	侵	添			东	

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中除了声类、韵类之外，还有调类。顾炎武鉴于中古的上声字在上古时常与平声字押韵，中古的去声字在上古常与平、上声字押韵，中古的入声字在上古常与平、上、去声字押韵，所以提出“古人四声一贯”的观点，认为古人作诗不像后代平声必定与平声押韵，仄声必定与仄声押韵，古人作诗，“四声可以并用”①。段玉裁则认为上古四声不同于中古四声，“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②仔细体会段氏的意思，是说汉语在《诗经》时代以前只有平声和入声，到《诗经》时代，由平声分化出上声，而到魏晋时期，又由上声和入声分化出去声。这就是段氏的“古无去声”之说。孔广森则云：“至于入声，则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盖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读。”③“案周京之初，陈风制雅，吴越方言未入于中国，其音皆江北人唇吻，略与中原音韵相似，故《诗》有三声而无入声。今之入声，于古皆去声也。”④孔氏的意思是，沈约是江南人，江南有入声，江北无入声，而在《诗经》中去、入两声之字经常通押，因此上古并没有入声，入声是由沈约等人创造出来的，由此他提出“古无入声”说。

顾炎武之说实在有很大的缺陷，他承认上古已有四声，但主张歌者可以临时转变声调。上古平、上、去、入声调可以随意互相转变，这等于承认上古没有声调，且与叶音之说有相似之处，故后人多不遵从。孔广森因为自己是

① 见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古人四声一贯》。

② 《六书音均表・古四声说》。

③ 《诗声类》卷一。

④ 《诗声类》卷八。

江北人，江北没有入声，从而以为上古也没有入声，入声是江南人造出来的。其实，任何个人都不能单独创造语音或语言系统，写作《切韵》的八个人大半是北方人，从上古到中古，入声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至于段玉裁之说，虽然从声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来看，具有很深刻的道理，但是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只是说："古无去声之说，或以为怪，然非好学深思不能知也。"这就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了。

以后，江有诰、王念孙经过详细检查，确认《诗经》时代已有四声，只是认为上古某些字的声调跟后代不同，由此产生的《诗经》中某些四声混押的现象，其实就上古声调而言，并非四声混押。他们提出了许多上古跟中古声调不同的例子，如"享、飨、颈、颡"上古为平声，中古为上声；"讼、化、震、患"上古为平声，中古为去声；"偕"，上古为上声，中古为平声；"宇"，上古为上声，中古为去声。又"信"上古平声、去声两读，中古仅去声一读；"喜"上古上声、去声两读，中古仅上声一读，如此等等①。

关于上古已有平、上、去、入四声的观点，夏燮《述韵》卷二所论甚详，兹引录如下：

三百篇、群经有韵之文四声具备，分用画然，如嫌分之有条不紊，第古无韵书，遂以此为周颙、沈约独得之秘耳。然考古韵之文，未尝不可考而知也。古无四声，何以《小雅·楚茨》之二章、《鲁颂·閟宫》之二章、三章，合用至十韵、十一韵皆上声，《邶·柏舟》之二章、《魏·汾沮洳》之一章、《卫·氓》之六章，连用至四韵、五韵、七韵，以至《楚辞》之《惜往日》连用至十一韵皆去声，《魏·伐檀》之二章、《商颂》之《那》、《鲁颂·閟宫》之八章，连用至十七韵皆入声？此其可证者一也。《关雎》为《诗》之首篇，而四声具备，"鸠、洲、逑、流、求"，平也，"得、服、侧"，入也，"采、友"，上也，"芼、乐"，去也。《小雅·泂酌》三章，分平、上、去三韵，《召南·摽有梅》三章、《卫·有狐》三章、《王·采葛》三章、《郑·羔裘》三章、《齐·甫田》三章、《魏·汾沮洳》三章、《小雅·菀柳》三章，分平、去、入三韵，《鄘·墙有茨》三章、《王·丘中有麻》三章、《魏·硕鼠》三章、《唐·山有枢》三章、《鸨羽》三章、《小雅·鸿雁》三章、《黄鸟》三章，分平、上、入三韵，若古无四声，何以分章异用，如此疆尔界，不相侵越？又有同用一韵而四声分章，同用

---

① 参江有诰《音学十书·唐韵四声正》所附《石臞先生复书》。

一韵同在一章，而四声分配较若画一。凡此诸类，不啻五色成文，八风从律，古无四声，何以有此？此其可证者又一也。“昌、飨”为古音之平声，《诗》凡十见，皆不与上同用；“庆”为古音之平声，《诗》凡七见，《易》二见，皆不与去同用；“予”为古音之上声，《诗》凡十见，皆不与平声同用；“戒”为古音之平声，《诗》凡三见，《易》一见，皆不与去声同用。苟古无去声，何以屡用而不容一韵之出入？此其可证者又一也。东、真、文、元、宵、歌、易、耕、蒸、侵、谈十一部，校其偏旁，不阑入声一字，又歌与支合，文与脂合，皆合于平、上、去而不合于入，祭、泰、夬、废为去、入二声之独部，其偏旁绝不与平、上合，亦无借入平、上合韵者，缉以下九韵为入声之独部，其偏旁不与去合，亦无借入去声合韵者。若古无四声，何以分别部居，自有限制？此其可证者又一也。大抵后人多以《唐韵》之四声求古人，故多不合，因其不合，而遂疑古无四声，非通论也。

由此可见，《诗经》时代汉语已有四声，其调类与中古的平、上、去、入大致相似，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乃至衰亡的过程，那么汉语的声调也应该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我们看，《诗经》时代蒸部有平声字，没有上声字和去声字，真部有平声字和去声字，没有上声字，而到两汉时代蒸部增加了去声字，真部也有了上声字。又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指出：“阳声韵上去声字除元部外都不很多，到魏晋以后阳声韵的上去声字就多起来了。”可见汉语的声调确实是逐渐发展的，有些韵部起初只有平声或入声，以后又增加了上声和去声，这可能正反映了整个上古汉语声调的发展过程。另外，我们从谐声系统进行考察，如果把《广韵》所有的谐声字，按照声符所属的上古韵部分别进行统计，那么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以歌、脂、微物等部为例）：

	平声字	上声字	去声字	入声字
歌部	575	322	180	3
脂部	385	161	241	94
微部	415	199	384	140
祭部、月部	4	3	483	730
质部	7	7	94	476
物部	9	7	115	396

根据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歌部、脂部和微部声符的谐声字的平声字、上声字和去声字是由上古谐声时代的A类声调分化、发展而来的，祭部、月部、质部和物部的去声字和入声字是由上古谐声时代的B类声调分化、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上古谐声时代的声调当为A、B两大类，以后从A类声调逐步分化出各阳声韵部的平声、上声和去声，以及各阴声韵部的平声、上声和一部分去声字，从B类声调逐步分化出各入声韵部的入声字，以及各阴声韵的另一部分去声字，而到《诗经》时代四声已经全都产生，只是少数韵部上声或去声还不齐备，再到魏晋时代，四声就基本上齐备了，只是祭泰、夬、废四韵尚无相配的平声、上声而已。至于这A、B两类，是像黄侃《诗音上作平证》那样称为"平、入"，还是像王力《汉语史稿》(上册)那样称为"舒、促"和"长、短"，还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上古去声带[s]尾、上声带[ʔ]尾，还可以继续研究①。

【参考文献】

1.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2. 章炳麟《国故论衡·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3. 曾运乾《喻母古读考》，载《东北大学季刊》第二期，1927年，又载《音韵学讲义》，中华书局，1996年。

4.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载《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1924年，又载《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

5. (清)戴震《答段若膺论韵》，载戴震《声类表》卷首。

6. (清)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载江有诰《音学十书》卷首。

7.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8.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三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习题七】

1.《汉书·高帝纪》：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

---

① 参杨剑桥《上古汉语的声调》(载《语文论丛》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十一章。

见其上常有怪"。试据如淳和颜师古注,说明"武负"一语反映的古音现象。

2. 符定一《联绵字典》卷首有"古有轻唇音说"、"古有舌上音说",请谈谈你的看法。

3. 对于"京[k]:凉[l]"这样的谐声字,从排列组合规律来说,也可以替它们构拟 * [rk]这样的复辅音声母,你的看法如何?

4.《尔雅·释器》"嫠妇之笱谓之罶",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云:"《诗·鱼丽》正义引孙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谓之寡妇之笱。'今按,孙义未免望文生训。盖'寡妇'二字合声为'笱','嫠妇'二字合声为'罶',正如'不来'为'狸'、'终葵'为'椎',古人作反语,往往如此,孙炎以义求之,凿矣。"请根据上古韵部检验郝氏之说的正误。

5. 章炳麟有"喉牙足以衍百音"之说,其《国故论衡·古双声说》云:"百音之极,必返喉牙。喑者虽不能语,犹有喉牙八纽……故喉牙者,生人之元音。凡字从其声类,横则同均,纵则同音,其大齐不逾是。然音或有绝异,世不能通,撢钩元始,喉牙足以衍百音,百音亦终辄复喉牙。"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第五章　古音音值的拟测

第一节　什么叫古音音值

经过古音音类的考证，我们知道了汉语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声类、韵类和调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实际读音。例如我们已经知道上古轻重唇音不分，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古的唇音究竟是读如重唇音，还是读如轻唇音。轻唇字和重唇音在上古混用，可以说"古无轻唇音"，但也未尝不能说"古无重唇音"。从逻辑推理看，钱大昕根据轻重唇混用，就断言古无轻唇，未免有些武断。在他所提出的证据中，唯有现代方言一条或许还能证明确实"古无轻唇音"，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现代方言保留古音的假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古无重唇音"之说。由此可见，确定古代某一音类的实际读法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而所谓古代某一音类的实际读法，也就是"古音音值"。当然，我们在叙述古音音类的时候，也往往同时在方括号中给出了它们的音值，但那是为了大家阅读时更清楚更明白，我们现在就是要问，这些方括号中的古音音值是怎么来的？

拟测古音音值的工作，不仅是古音音类的深入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历史语言学的需要。汉语音韵学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历史语言学的任务是：(一)描写和整理各语言的历史；(二)尽可能重建各语言的母语；(三)总结各语言发展的规律①。我们要完成后两项任务，就必须拟测古音音值。

① 参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80 年。

清代音韵学家段玉裁在完成了上古支、脂、之分部以后，曾写信给江有诰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1]这说明，当古音音类的研究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古人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研究古音音值的任务。

最早企图描写古音音值的大概是戴震，他的古音九类二十五部全部用零声母的字标目(括号中是通用的古音韵部名称)：

一、阿(歌)	乌(鱼)	垩(铎)
二、膺(蒸)	噫(之)	亿(职)
三、翁(东)	讴(侯)	屋(屋)
四、央(阳)	夭(宵)	约(药)
五、婴(耕)	娃(支)	戹(锡)
六、殷(真)	衣(脂)	乙(质)
七、安(元)	霭(祭)	遏(月)
八、音(侵)		邑(缉)
九、醃(谈)		諜(葉)

可见其用意在于构拟韵母的音值。后来，章炳麟也力图描写古音音值，他的《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对于古音各部都列举了几十个汉字，作为古音音值的标准。但是戴氏、章氏都用汉字来标音，一不能显示构成的字音，即音节的音素，二不能统一各方言区的读法，所以他们的拟测工作实际上是失败了。今天我们可以使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可以采用国际音标，那就能够避免前人的缺点，而且不要说汉语方言区，即使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也可以准确地读出我们所构拟的古音音值，了解汉字音节的音素。

当然，我们说古音音值是古代音类的实际读法，并不是说，如果把孔夫子从坟墓中请出来，那么我们所构拟的音值就一定跟他所说的语音相同。我们所构拟的古音音值不一定完全符合古人的实际读音，但是必定能解释历史文献记录上所能看到的语言现象，因此一般来说应该跟古人的实际读音相距不远。

---

① 《答江晋三论韵书》。

第二节 拟测古音音值的材料和方法

考证古音音类主要依靠各个历史时代用汉字记录的文献资料，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无法显示组成字词的音素，因此拟测古音音值的时候就无法再依靠这种材料，而必须依靠现代汉语方言这种活材料，以及用拼音文字记录下来的历代书面材料。同时，要通过这些材料得出正确的推断，又必须掌握一般语言的音变规律。下面我们分六个方面来说明。

一、掌握一般语言的音变规律

客观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全人类的语言虽然多达几千种，但都是由发音器官发出语音的，因此，语音的发展演变也具有一定的规律。

一般语言的音变规律有"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弱化作用"、"脱落作用"等等。所谓"同化"，是说两个不相同或不相似的音位连接或靠近在一起读的时候，相互影响而读成两个相同或相似的音位。这种作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发音时总是追求顺口，希望节省发音的气力。例如普通话"面"[miɛn]、"包"[pɑu]，连读时为[miɛm pɑu]，舌尖音[n]被双唇音[p]同化，成为[m]。又如"将"中古属精母阳韵，读[tsiaŋ]，"姜"中古属见母阳韵，读[kiaŋ]，现代普通话两字都读[tɕiaŋ]，舌尖音[ts]和舌根音[k]都被前高元音[i]同化，成为舌面前音[tɕ]。又如北京话"樨"读[i]，但是"木樨肉"读[mu ɕy ɻou]，"樨"的元音[i]被"木"的元音[u]同化，读成[y]。又如中古《广韵》"甘"声字都是谈韵字、覃韵字、盐韵字，即都是收[m]尾的字，唯有"邯"是寒韵字，收[n]尾，而《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邯'音'酣'。"可见"邯"到唐代仍有收[m]尾的读法。"邯"之所以成为收[n]尾的字，是因为"邯郸"连用，"邯"原来的双唇音[m]尾受"郸"的舌尖音声母[d]的同化，才变成舌尖音[n]尾的。

所谓"异化"，是说两个相同或相似的音位连接或靠近在一起读的时候，相互违戾而读成两个不相同或不相似的音位。这种作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听话时总要求发音明晰，容易辨别。例如异化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现代汉语中韵尾为[u]的音节不可能有合口呼和撮口呼，不可能有[uau]、[yau]这样的音节，韵尾[u]跟合口、撮口成分是互相抵触的。又如"风"字在上古属侵部，读[piuəm]，由于介音[u]跟唇音韵尾[m]异化，到

中古时候[m]变成[ŋ],“风”字成为《广韵》的东韵字。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都是由于相邻音位的影响而造成的,因此又称为“联合音变”。

所谓“弱化”,是说音位的发音减弱减轻;所谓“脱落”,是说音位经过弱化的过程,最后掉落。这种作用产生的根本原因跟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不同,它们是由自身的、内在的原因造成的,故又称为“自发音变”。例如普通话中的轻声就是声调的弱化,“东西”(东方和西方)和“东西”(物品)、“大意”(主要意思)和“大意”(粗心),这两组中后一词的第二字都读轻声,声调明显减弱。有的轻声字还伴有元音弱化,例如“妈妈”[mɑ mɑ]读成[mɑ mə],[ɑ]弱化为[ə]。又有的轻声字进一步由弱化发展为脱落,例如“木头”[mu t'ou]读成轻声[mu t'o],复合元音[ou]脱落一个[u],变成单元音,“我们”[uo mən]读成轻声[uo m],复韵母[ən]先是弱化成[ə],最后全部脱落。又如上古喻三归匣,读[ɣ],到中古弱化成[j],而在现代普通话中则脱落了,喻三字如“云、雨、矣、为”等都成了零声母字。

二、掌握某一部类字的音变倾向

我们不仅要掌握一般语言的音变规律,还要掌握汉语特有的音变规律,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构拟古音音值。例如《广韵》江韵字在上古跟东韵字和冬韵字接近,用韵的证据有《诗经·郑风·丰》一章:“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中古“丰”是锺韵字,“巷”是江韵字,“送”是东韵一等字;又《诗经·大雅·凫鹥》四章:“凫鹥在潨,公尸来燕来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饮,福禄来崇。”中古“潨、崇”二字是东韵三等字,“宗”是冬韵字,“降”是江韵字。到了近代《中原音韵》,江韵字则与阳韵字、唐韵字同在江阳韵部。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东韵和冬韵的上古主元音为[o]、[u],《中原音韵》江阳韵部的主元音为[a],那么就可以确认,从上古到近代江韵字实在有从后高元音[u]或[o]下降为后低元音[ɑ]的倾向,即元音低化的倾向,我们因而可以拟定其中古时的主要元音为[ɔ]。又如歌韵字和鱼韵字在上古都跟麻韵字发生联系,用韵的证据有《诗经·周南·汉广》二章:“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中古“楚”是鱼韵字,“马”是麻韵字,又《诗经·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中古“鲨”是麻韵字,“多”是歌韵字。如果我们已经知道麻韵字上古的主元音为[ɑ],对照现代汉语普通话歌韵字读[uo]和[ə],鱼韵字读[u]和[y],那么就可以确定从上古到现代,歌、鱼两韵都有从后低元音[ɑ]上升为后高元音[u]的倾向,即元音高化的倾向,我们因而可以拟定歌韵和

鱼韵上古的主元音为[ɑ]。

在汉语上古音中还有一种音变倾向，即“阴阳对转”。我们看上古的三十一韵部，凡是主元音相同、韵尾相类的韵部都排在一行之中。这是因为同行的阴声韵、入声韵、阳声韵之间有一种对转的关系，阳声韵和入声韵的字如果韵尾读得不明显，就转化为阴声韵的字，反之，阴声韵的字如果读得带有鼻辅音或清辅音，就转化为阳声韵或入声韵的字。实际上这可以叫做“阴阳入对转”。例如贾谊《论积贮疏》：“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亡”通“无”，其原因在于上古阳部字“亡”，韵尾[ŋ]读得不明显，对转为鱼部字“无”。又如“华表”是古代帝王用以表示纳谏的标志，又作“桓表”，其原因在于上古歌部字“华”，带上鼻音[n]，对转为元部字“桓”。又如之部字“寺”、职部字“特”和蒸部字“等”三者同谐声，反映了阴声韵之部[əg]、入声韵职部[ək]和阳声韵蒸部[əŋ]之间的对转；《诗经·邶风·北门》“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文部字“敦”和微部字“遗、摧”押韵，反映了阳声韵文部[ən]和阴声韵微部[əd]之间的对转①；《说文》“瞁，迎视也，从目是声，读若珥瑱之瑱”，支部字“瞁”读若真部字“瑱”，反映了阴声韵支部[eg]和阳声韵真部[en]之间的对转②。因此，对于有对转关系的韵部，只要知道其中一个韵部的音值，就可以推测得到另一个或两个韵部的音值。其实不止是上古音，即使是中古音、近代音，音类之间的这种相同相类的关系也是可以利用的，比如《广韵》的东、董、送、屋四韵，它们的韵母不就是只要知道其中一个，就可以推算出其他三个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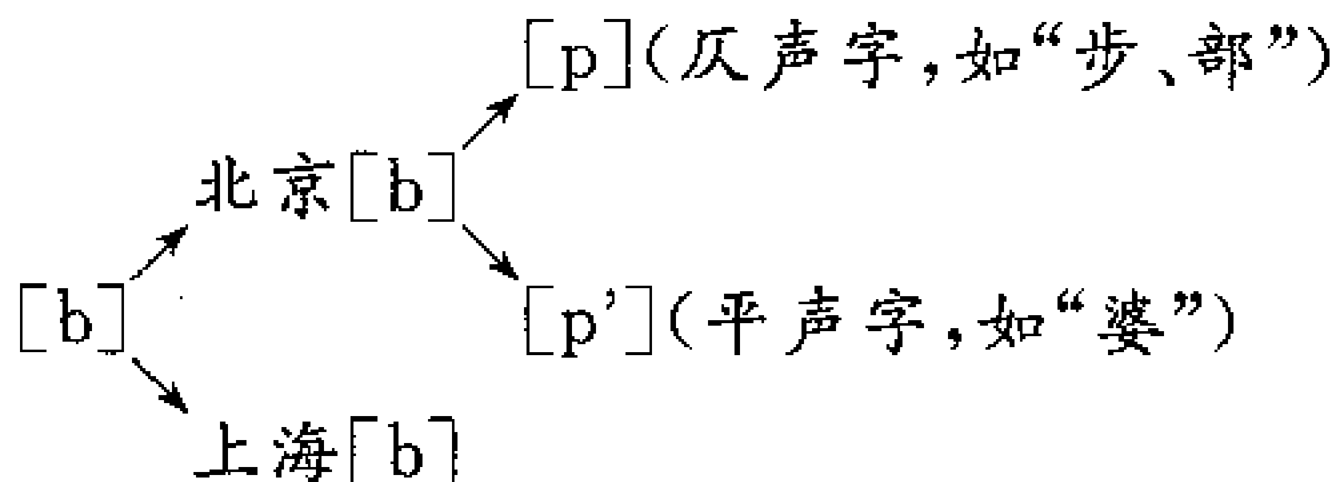
三、探寻现代方言中的古音遗迹

考古学家喜欢探寻古人的生活遗迹，以此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生物学家

① 如果认为文部字“敦”对转为微部字，则“敦、遗、摧”押韵就不应视作合韵，而应视作微部字自韵。此诗陆德明《释文》云：“敦，毛如字。……郑都回反。”《广韵》“敦”有魂韵都昆反一读，又有灰韵都回反一读，“都回反”对应于上古应该是微部，对应于现代汉语应该是 duī。

② “阴阳对转”和下文将要说到的“旁转”是表现在古代诗韵、谐声、通假、读若、重文、异文、同源词、方言词等材料中的语音转变现象，其主要形成原因是方言的差异和历史音变。如扬雄《方言》：“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铎部字“逆”和阳部字“迎”对转，这是不同的方言之间的差异造成的；“风”字在《诗经》中与侵部字押韵，其上古音当收[m]尾，到《广韵》则旁转入东韵，收[ŋ]尾，这是语音的历史演变造成的。对转和旁转并不意味着在同一个语言或方言中，同一个字词在同一个意义上既可以读作阴声韵，也可以读作阳声韵、入声韵，既属于这一个韵部，也属于那一个韵部。

喜欢探寻埋藏在地下的化石,以此研究古代生物;语言学家则喜欢探寻至今保留在人们口头上的古音遗迹,以此研究古代语言。这种古音遗迹,实在是语言学上的"活化石"。这是因为现代各地方言是从古代同一母语分化发展而来的,它们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古代母语的一些语音特征。如果注意到这些语音特征,记录它们的音值,那么母语的音值也就相去不远了。例如吴方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中古的全浊声母,並母字"婆、步、部"等,上海话读[bu],定母字"徒、杜、度"等,上海话读[du],澄母字"住、治、除"等,上海话读[zʅ],崇母字"锄、助、雏"等,上海话读[zu],船母字"蛇、射、麝"等,上海话读[zo],禅母字"殊、竖、树"等,上海话读[zʅ],邪母字"徐、序、绪"等,上海话读[ʑy],从母字"在、才、裁"等,上海话读[zɛ],群母字"葵、逵、匮"等,上海话读[gue],匣母字"胡、壶、互"等,上海话读[ɦu]。根据这些读音,我们可以确定中古全浊声母的音值。如並母当为[b],以后在北京话中分化为[p]和[p'],在上海话中则基本不变:



有没有可能中古並母为[p]或[p'],以后变成吴方言的[b]呢?如果这样,我们就要问,"步、部"由[p]变成[b],相同声母的"布、补、不"等等为什么没有变成[b]?"婆"由[p']变成[b],相同声母的"坡、颇、泼"为什么没有变成[b]?这样,牵涉的问题就多了,而且都无法解决。显而易见,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又如粤方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中古的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广州话下面六个字的读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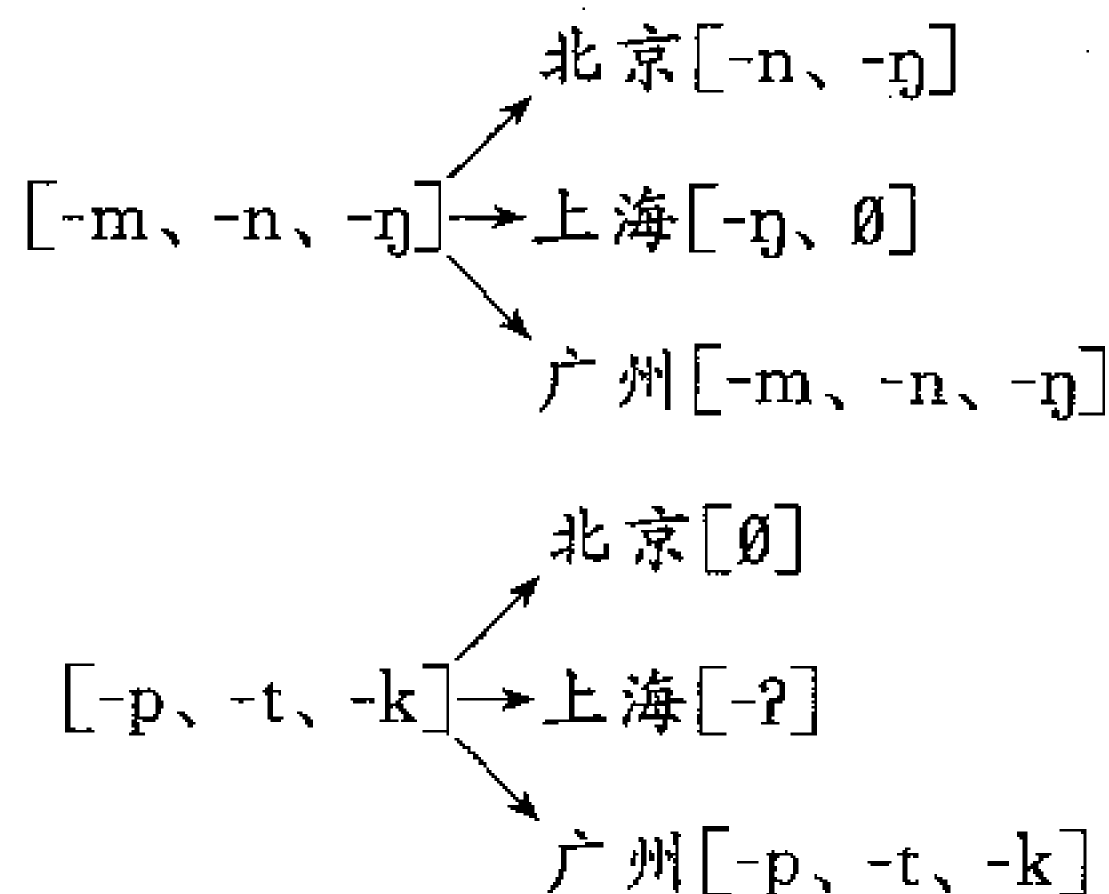
蚕[ts'a:m]　餐[ts'a:n]　撑[ts'a:ŋ]
杂[ts'a:p]　擦[ts'a:t]　拆[ts'a:k]

《广韵》"蚕"属覃韵,"杂"属合韵,"餐"属寒韵,"擦"属曷韵,"撑"属庚韵,

"拆"属陌韵。我们可以根据广州话的读音,替这六个韵分别构拟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的音值:

覃[-m]　寒[-n]　庚[-ŋ]
合[-p]　曷[-t]　陌[-k]

这六韵以后发展为北京话的[-n、-ŋ]以及塞音韵尾失落,在上海话中,则发展为[-ŋ、-ʔ]以及鼻音韵尾失落,在广州话中则不变:



又如闽南方言中,轻重唇音一直没有分化,白话音一律读重唇[p、p'、b],只有读书音,中古非、敷、奉三母字读[h]。厦门话白话音"斧"读[pɔ],"富"读[pu],"反"读[pin],"芳"读[p'aŋ],"肥"读[pu],"微"读[bi],"万"读[ban]。这种现象正可以作为"古无轻唇音"的证据,而把上古唇音声母构拟为[p、p'、b、m]。在闽南、闽北方言中,中古知彻澄声母的字读如端透定声母。厦门话"知"读[ti],"猪"读[ti],"朝"读[tiau],"痴"读[t'i],"超"读[t'iau],"除"读[tu];福州话"知"读[ti],"耻"读[t'i],"猪"读[tu],"忠"读[tueŋ],"锄"读[t'u],"畅"读[t'uɔŋ]。这种现象又可以作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证据,而把知彻澄的上古音构拟为[t、t'、d]。

以上都是成系统的古音遗迹,此外还有不成系统的古音遗迹,也同样可以作为拟测的根据。例如北京话"[pən]子儿没有"(一个钱也没有),[pən]就是"分"字。上海话"二[me]子"(雌性蟋蟀)、"三[me]子"(雄性蟋蟀),[me]就是"尾"字;"[boŋ]仙花"(凤仙花),[boŋ]就是"凤"字;"预[baŋ]针"(预防针),[baŋ]就是"防"字。老上海看到一件商品很贵,会说:"格样物事

要[tA]钿来！"(这件东西要很多钱呢！)老上海遇到老熟人，还会说："[tA]日勿见！"这里两个[tA]都是"多"字。浙江宁波话"[bu]小鸡"(孵小鸡)，[bu]就是"伏"字。江西高安话"鱼[mi]巴"(鱼尾巴)，[mi]就是"尾"字。以上这些可以证明"古无轻唇音"。又如湖南益阳话"孕"读[len]，福建厦门话"檐"读[liam]，建阳话"痒"读[liɔŋ]，广东潮州话"阅"读[luek]，江西临川话"锐"读[luei]，浙江温州话"鹞"读[liə]，以上这些可以证明喻四声母在上古的音值为[l]。又如湖南益阳话"爬"读[lA]，江西临川话"艦"读[lam]，这些又可以证明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pr-]、[kr-]等形式。

四、根据域外译音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我国高度发达的文化曾经对周边的国家发生过极其巨大的影响，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些国家把汉语和汉字引进了他们的语言文字系统中，其中尤以高丽译音、日语吴音、日语汉字、安南译音四种最为系统和严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域外译音"。这些域外译音，实际上是各国取自汉语的借词，不过这种借词不仅吸取了汉语的读音和意义，而且沿用了汉字，这些国家后来又采用了拼音文字，于是汉字的读音得以维持和保存。这就替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汉字的具体音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这种域外译音输入各国的年代颇为明确，因此我们据以构拟的音值的时代也十分肯定。当然，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音特点，译音不可能完全不走样。各国在引进汉语读音时，依照本国语音特点进行了改造，这是我们在运用域外译音材料时应当注意的。

所谓"高丽译音"也叫"朝鲜译音"，是指公元 7 到 10 世纪时大批传入朝鲜，而在公元 10 世纪中叶由高丽王朝加以规范的汉字的读音。高丽译音保留了当时汉语的许多音韵特征，例如东三韵跟锺韵的读音，在国内除了温州以外的所有方言中都相混了，而在高丽译音中却很清楚地区别开来：

韵　部	例　字	高丽译音	温州方言
东三	弓躬宫	[kuŋ]	[tɕiuŋ]
	中	[ȶiuŋ]	[tɕiuŋ]
	风	[p'uŋ]	[fuŋ]
锺	恭供	[koŋ]	[tɕyɔ]
	锺	[ȶioŋ]	[tɕyɔ]
	封	[poŋ]	[fuŋ]

由此我们可以把《广韵》的东三韵构拟成[iuŋ]，而把锺韵构拟成[ioŋ]。

所谓"日语吴音"，一般认为是公元5到6世纪、中国六朝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南方汉字读音。这些读音用音读的形式系统地保留了当时我国南方方言的许多音韵特征①。所谓"日语汉音"，一般认为是公元7到8世纪、中国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北方汉字读音。这些读音也以音读的形式系统地保留了当时北方汉语的许多音韵特征。此外还有一种唐音，一般认为是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宋代传入日本的中国南方音。唐音的音韵特点不明显，在音韵学上的价值较低。日语吴音、日语汉音，乃至日语唐音，都可以作为我们考证古代音值的参考。例如凡是屋、沃、烛、觉、昔、锡、职、德诸韵的字，在日语吴音和汉音中都带く[ku]或き[ki]尾：

韵部	屋	沃	烛	觉	昔	锡	职	德
例字	育	沃	足	角	石	觅	直	得
吴音	よく	よく	しょく	こく	じゃく	みゃく	ぢき	とく
汉音	いく	よく	そく	かく	やき	べき	ちょく	とく

这说明上述入声韵在中古时候都是收[-k]尾的。而质、术、物、月、末、黠、屑、薛诸韵的字，都带つ[tsɿ]或ち[tɕi]尾：

韵部	质	术	物	月	末	黠	屑	薛
例字	吉	律	物	越	末	八	结	列
吴音	きつ	りち	もち	よち	まち	はち	けち	れち
汉音	きつ	りつ	ぼつ	えつ	ばつ	はつ	けつ	れつ

这说明上述诸韵在中古时候都是收[-t]尾的。而缉、合、盍、葉、帖、洽、狎、

① 日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所谓"音读"，是取汉字的字形和读音，且大多还取汉字的意义，如"京都"（都城）读きょうと[k'iɔto]、"文学"（文学）读ぶんがく[bonŋaku]（以上兼取汉字的意义），"佐藤"（人名）さとう读[sAto]、"立派"（漂亮）りっぱ读[liʔpA]（以上不取汉字的意义）。所谓"训读"，是只取汉字的字形和意义，而用日语语词的固有读音来读，如"空"（天空）读そら[sɔlA]、"猫"（猫）读ねこ[nɛkɔ]。汉语方言中也有训读，如"看"，海南话读成[toi]，其实是"睇"字的音，"锅"，客家话读成[vok]，其实是"镬"字的音。古汉语中也有训读，如《后汉书・张衡传》："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李贤注："蛊，音野，谓妖丽也。""蛊"读"野"，其实是"冶"字的音，"冶"，妖丽也。

乏诸韵的字都带ふ[Φu]尾：

韵部	缉	合	盍	葉	帖	洽	狎	乏
例字	十	合	塔	葉	帖	恰	甲	法
吴音	じふ	ごふ	とふ	やふ	でふ	けふ	こふ	ほふ
汉音	しふ	かふ	たふ	やふ	てふ	かふ	けふ	はふ

ふ在古日语中音值为[pu]，因此这几个韵中古时候都是收[-p]尾的。

曾经有人认为中古入声韵尾是收[b、d、g]尾，而不是收[p、t、k]尾。但是如果这样，那么当初日本人听到汉语"各"读[kag]，必定会用かぐ[kagu]来对译，现在用かく[kaku]来对译，说明当时日本人听到的确实是"各"读[kak]。同理，"割"用かつ[katsɿ]来对译，而不用かづ[kadzɿ]对译，说明当时"割"确实读[kat]，"恰"用かふ[kapu]对译，而不用かぶ[kabu]对译，说明当时"恰"确实读[kap]。因此，中古入声韵尾必定是收[p、t、k]尾的。

所谓"安南译音"，是指我国唐朝时候传入越南的大批汉字读音，这种汉语借词又叫"汉越语"，它反映了唐代汉语的音韵特征。例如喻三跟喻四在《切韵》时代是有区别的，到唐末守温三十字母时已经合一，现代汉语各地方言也没有分别，但是在安南译音中，《广韵》同韵母的喻三跟喻四字的声母并不相同：

	之韵	脂韵合口	虞韵	仙韵合口	尤韵	盐韵
喻三	矣[hi]	位[vi]	于[vu]	员[vien]	友[hiu]	炎[viem]
喻四	以[zi]	遗[zi]	喻[zu]	缘[zyen]	诱[zu]	盐[ziem]

可见中古喻三跟喻四确有区别。安南译音的[v]来自[h]，即[hw]>[w]>[v]，那么[h]正可以作为拟测唐代喻三声母音值的参考。我们知道《切韵》时代喻三归匣，[h]与匣母[ɣ]的音值确实相去不远。而安南译音的[z]来自[j]，那么[j]也可以作为拟测唐代喻四声母音值的参考①。

五、根据梵汉对音和藏汉对音等

自从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代翻译的佛教经典浩如烟海。

① 参王力《汉越语研究》，载《龙虫并雕斋文集》(一)，中华书局，1980年。

佛经原为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翻译时，其中的密咒(mantras，亦称 dharani“陀罗尼”)、地名、人名和梵文字母表等或者是有音无义，或者是必须严格遵从原音，所以只能用音同音近的汉字进行音译，这就是所谓“梵汉对音”，也叫“佛经译音”。这种对音在音韵学上可以用来作为构拟音值的材料。例如《切韵》时代轻重唇音不分，是同一个声类，但是具体音值尚待确定，而在隋代佛经译音中，轻重唇音的梵汉对音则表明，唇音声母都读如重唇，其音值当为[p、p'、b、m]。(见下表)

梵文转写	汉字对音	唇音字所属三十六字母
paramita	波罗密多	“波”，帮母
purna	富啰拏	“富”，非母
pahlava	朴桃	“朴”，滂母
pundarika	芬陀利迦	“芬”，敷母
abhipada	阿鼻婆陀	“鼻、婆”，並母
yambu	阎浮	“浮”，奉母
dharma	达摩	“摩”，明母
namah	南无	“无”，微母

又如中古的全浊声母並、定、群等，明清时代的等韵学家大多以为是送气的，《韵镜》看来也认为送气。全浊声母到底送气与否，在梵汉对音中可能比较清楚：

梵文转写	ga	gha	ḍa	ḍha	da	dha	ba	bha
西晋竺法护(286)	迦	迦何	咤	吒	陀	陀呵	波	披呵
东晋法显(417) 刘宋慧严(424—432)	伽	重音伽	荼	重音荼	陀	重音陀	婆	重音婆
北凉昙无谶(414—421)	伽	咺	荼	袒	陀	弹	婆	滼
梁僧伽婆罗(513)	伽	恒	陀	檀	轻陀	轻檀	婆	梵
隋阇那崛多(591)	伽	咺	荼	嗏	陀	咃	婆	嘙

"迦、伽"是群母字,"茶、荼"是澄母字,"陀、檀"是定母字,"婆、梵"是並母字。我们可以看到,译经者用全浊声母字对译梵文不送气浊音时,丝毫不感到困难,而用全浊声母字对译梵文送气浊音时,则往往要添加说明,或在汉字上添加偏旁。这说明中古全浊声母应该是不送气的。

音韵学上除了采用梵汉对音以外,另外还常采用藏汉对音,即藏文音和相对音译的汉字音,以及汉字音和相对音译的藏文音。我国唐代以后,汉藏两族互相翻译文献,这些文献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等必须采用音译的方法,因而可以用作考证古代汉语音值的材料。例如敦煌石窟所藏《千字文》残卷,汉字左侧注有藏文对音(如"诸姑伯叔"注为 tsu ko peg shug①),唐长庆二年唐蕃会盟碑有唐朝官名、人名的藏译汉字音(如"尚书仆射"译为 zhan shu bog ye),也有吐蕃人名的汉译藏字音(如 zhankhribt-san 译为"尚绮立赞")。此外音韵学上还采用蒙汉对音、西夏语汉语对音、满汉对音等。

六、根据音类关系的远近来构拟音值

上面我们说到构拟上古音音值可以利用上古韵部之间对转的关系,其实另外还有一种关系也可以利用,那就是旁转的关系。所谓"旁转",是指上古主元音相同或相近的阴声韵和阴声韵、阳声韵和阳声韵、入声韵和入声韵之间的相互转变。如果两个韵部之间有大量旁转的关系,则这两个韵部的音值应该相同或相近。例如"洪水",《孟子》作"洚水";"锺子期",《战国策·秦策》作"中期";"忡忡",《礼记·檀弓》作"充充";"蒙茸",《诗经·邶风·旄丘》作"蒙戎","洪、锺、充、茸"是东部字,"洚、中、忡、戎"是冬部字,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东部为[oŋ],则冬部有旁转关系,可以拟作[uŋ]。又如之部字"裘"和幽部字"求、逑"同谐声,之部字"舊"和幽部字"臼、舅"同谐声,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之部为[əg],则幽部有旁转关系,可以拟作[ug]。又如《左传》"提弥明",《公羊传》作"祁弥明",《史记》作"示眯明",支部字"提"旁转为脂部字"祁、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引作"乐旨君子",支部字"只"旁转为脂部字"旨",如果我们已经确定支部为[eg],则脂部有旁转关系,可以拟作[ed]。

音类关系的远近还可以根据押韵情况来判断,例如《广韵》规定元韵跟魂韵、痕韵同用,其韵部排列也是"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元韵跟

① 这里的注音是藏文转写,下面两个词的注音也是藏文转写。

魂韵、痕韵近而跟寒韵、桓韵远，后代元韵则跟寒、桓、删、山、先、仙诸韵音近，同时明清举子也有“该死十三元”的埋怨①，那么隋和初唐时代元韵的音值究竟应该如何呢？李荣的《隋韵谱》指出：“山摄元部字主要是和臻摄魂、痕两部押韵，元部独用的例不多，元部和仙、先两部押韵的例也不多。仙、先两部和魂部押韵时，里头总夹有元部字。”②由此可见，当时诗人押韵，元韵确实是跟魂韵、痕韵近而跟寒韵、桓韵远，所以构拟元韵音值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音类关系如果较远，也能帮助我们构拟古音。例如《广韵》“果、各、柬、檢、兼、監、京、隔、屨”等字的声母是见母[k]，“裸、路、蘭、臉、廉、籃、凉、鬲、屨”等字的声母是来母[l]，但是它们的声符分别相同，在上古造字的时候它们应当有相同的声母，而[k]不可能演变为[l]，[l]也不可能演变为[k]，[k]和[l]音类关系太远，我们因此只能替它们构拟出复辅音声母 *[kr-]。在谐声时代显然还有其他许多复辅音声母，例如“禀”[p]跟“懔、凛、廪”[l]谐声，“剥”[p]跟“录、绿”[l]谐声，它们的上古声母当为 *[pr-]；“麦”[m]跟“來”[l]谐声，它们的上古声母当为 *[mr-]；“睦”[m]跟“逵”[k']、“陸”[l]谐声，“缪”[m]跟“膠”[k]、“戮、廖、寥”[l]谐声，它们的上古声母当为 *[mkr-]；“蠻”[m]跟“變”[p]、“戀、欒、巒”[l]谐声，它们的上古声母当为 *[mpr-]③；“海、晦”[h]跟“每、梅、霉”[m]谐声、“忽”[h]跟“勿”[m]谐声、“黑”[h]跟“墨”[m]谐声，它们的上古声母当为 *[m̥-]④。

七、从音位的系统性出发构拟上古的音值

我们能够运用现代方言、域外译音等方法，替中古《切韵》音系拟测出比较可靠的音值，在此基础上，又可以依据音位的系统性，构拟上古的音值。例如在《广韵》中，收[n]尾的韵有一整套合口的韵与其相配，而收[m]尾的韵则除了凡韵以外，别无其他合口韵，这样在音系结构上显得极不平衡。

---

①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咸丰九年，肃顺当国，江西名士高心夔为其幕僚，肃欲以大魁与之，不惜专横舞弊。及高朝考，又因试帖出韵，降列四等，以知县归班。高自叹诗有‘半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之句，谓其皆因出十三元之韵，而两次列四等也。”

② 《隋韵谱》，原载《中国语文》1961 年第十、十一期合刊，1962 年第一、二、四期，又载李荣《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 年。

③ 因为中古来母[l]在上古音值为[r]，所以这里构拟的上古声母为[kr-、pr-、mkr-]等。

④ 清鼻音声母[m̥]也有人构拟为[hm]。

等	开　口	合　口
一	寒[ɑn]	桓[uɑn]
二	山[æn]　删[an]	山[uæn]　删[uan]
三	元[iɐn]　仙[iæn]	元[iuɐn]　仙[iuæn]
四	先[ɛn]	先[uɛn]
一	覃[Am]　谈[ɑm]	○
二	咸[æm]　衔[am]	○
三	严[iɐm]　盐[iæm]	凡[iuɐm]
四	添[ɛm]	○

语言学原理告诉我们,较古老的语言中音位的系统性也较强,显然,在那些空当处原本也有收[m]尾的字,只是因为[m]跟[u]是唇音和唇化元音,发生了异化作用,[m]尾才丢失了。对照"风"字,中古属于东三韵,收[ŋ]尾,在《诗经》中却与侵韵字押韵,其声符又是"凡",上古当收[m]尾;又对照福建厦门方言"熊、雄"读[him],"终"读[tsim],我们认为上述推理应该是可信的,因而可以把"风、熊、雄"等东三韵的字的上古韵尾构拟为 *[-m]①。

无独有偶,我们可以发现上古韵部系统中也存在着空当,即许多韵部都是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互相对应的,比如之部、职部和蒸部,鱼部、铎部和阳部,但是葉部和谈部、缉部和侵部却没有相对的阴声韵,它们的阴声韵到哪里去了呢？人们发现,在谐声字中"位"从"立"声,"立"是缉部字,收[p]尾,而"位"是微部字,收[d]尾;在甲金文中,"立"多用作"位"字,又上古

① 这种利用音韵系统的空当的方法,学术界又称之为"内部拟测法"。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构拟古语的方法,这种方法从语言的共时分析入手,利用某一语言体系中的异常分布、空格、不规则的形态变化等现象,去探索该语言的历史发展,并重建该语言的原始结构。"内部拟测法"的"内"是相对于"外部拟测法",即历史比较法的"外"而言的,因为历史比较法总是需要比较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方言或语言,比较的工作是在某一方言或语言的外部进行的,而内部拟测法则纯粹局限在一个语言系统的内部。内部拟测法的工作原理是,语言历史发展中的某些事件会在语言系统的构造上留下一定的痕迹,而分析研究这种痕迹,就可以推断形成这种痕迹的原因,以及语言在形成这种痕迹以前的原貌。参杨剑桥《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内部拟测法"条。

经典中“立”通“位”例子甚多[①],由此可见,“位”最早可能是跟缉部相对的阴声韵的字,收[b]尾,以后由于[u]介音的异化作用才变成收[d]尾,进入微部。又如“纳”从“内”声,“内”又从“入”,“纳、入”在缉部收[p]尾,“内”在微部收[d]尾,金文“入、内”都可用作“纳”,上古经典中“纳、内、入”通用之例也很多[②],可见“内”最早也可能是跟缉部相对的阴声韵的字,收[b]尾。又如《说文》“葉”从“枼”声,“枼”从“世”声,而甲金文“世”字就是叶子形,“葉、枼”都有用作“世”字之例,“葉”是葉部字,收[p]尾,“世”是祭部字,收[d]尾,可见“世”最早也可能是跟葉部相对的阴声韵的字,收[b]尾。又如“去、祛”是《广韵》鱼韵字,上古属鱼部,收[g]尾,“劫、怯”是《广韵》业韵字,上古属葉部,收[p]尾,而“呿、胠”既是《广韵》鱼韵字,又是《广韵》业韵字,可见“去、祛”最早也可能是跟葉部相对的阴声韵的字,收[b]尾。根据以上种种现象,如果我们需要构拟谐声时代的上古韵母系统,那么也可以给葉部和谈部、缉部和侵部构拟相对应的阴声韵部。

八、运用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

19 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曾经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印欧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的方法是根据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拟测原始母语的语音系统,从而清晰地说明各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分化、发展过程。历史比较法的理论根据首先是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即各种语言中最初对于某一客观事物的命名完全是任意的,如书这一事物,英国人称之为book,中国人称之为 shū。而如果某几种语言对于客观事物的称名表现出语音上的大量相似,那么就可以肯定这几种语言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例如我们观察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数词,不难确认它们是同出一源的:

	法　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一	un, une	uno, una	uno, una
二	deux	due	dos

① 例如《殷契粹编》:“丁巳卜,又于十立伊又九。”郭沫若云:“立当读为位,盖谓为坛位也。”又毛公鼎:“死母童余一人才立,引唯乃智。”“才立”即“在位”。又《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郑玄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

② 例如大盂鼎:“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畏。”“入谏”即“纳谏”。又大克鼎:“出内王令,多易宝休。”“出内”即“出纳”。又《尚书·舜典》“夙夜出纳朕命”,《史记·五帝本纪》作“夙夜出入朕命”。《诗经·大雅·烝民》“出纳王命”,《释文》:“‘纳’亦作‘内’。”

（续表）

	法　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三	trois	tre	tres
四	quatre	quattro	cuatro
五	cing	comque	cinco
六	six	sei	seis
七	sept	sette	siete
八	huit	otto	ocho
九	neuf	nuove	nueve
十	dix	dieci	dies

其次，历史比较法的理论根据还在于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即如果某一语言中的一个词的 x 音在历史上演变为 y 音，那么这个语言中，在同一时代同一语言条件下的所有 x 音都将演变为 y 音，这样，有同一来源的几种语言对于许多客观事物的称名必定表现出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从这种对应关系出发，可以构拟出这些称名的古代形态和古代语音形式。例如我们观察下表：

	英　语	德　语		英　语	德　语
石头	stone	stein	山羊	goat	geiss
全部	whole	heil	面包	loaf	laif
家	home	heim	记号	token	zeichen
	[ou]	[ai]		[ou]	[ai]

就可以发现英语的元音[ou]跟德语的元音[ai]有系统的对应关系，而参考哥特语 stains（石头）、hails（全部）、haims（家）、gaits（山羊）、hlaifs（面包）、taikns（记号）等，又可以确认[ou]和[ai]的古代语音形式为＊[ai]，＊[ai]在英语中的演变过程是：＊[ai]>[a]>[ou]。

我们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对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同源词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对应关系，使汉语上古音的构拟建立在更加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上，并且为进一步构拟原始汉藏语创造条件。目前进行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具备很多有利条件：第一，汉语中古音的面貌已经十分清楚，可以作为构拟上古

音的基础；第二，藏语有现成的公元7世纪左右的古藏文，而且这是一种拼音文字，音值容易确定；第三，汉藏语系大多数亲属语言都已经经过较详细的调查，可以作为比较之用；第四，所构拟的上古形式可以在《诗经》和谐声字中得到印证。因此，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具有很强的可信度。例如我们把上古汉语的鱼部、铎部、阳部的主元音拟测为[ɑ]，这在汉藏语言比较中可以得到证实：

鱼部				铎部				阳部			
例字	上古汉语	藏文	缅文	例字	上古汉语	藏文	缅文	例字	上古汉语	藏文	缅文
五	ŋɑg	lŋa	ŋa	百	prak	brgja	a-ra	纺	p'jɑŋ	p'aŋ	waŋ
吾	ŋɑg	ŋa	ŋa	恶	ɑk	ʔag		张	trjɑŋ	t'aŋ	taŋ
鱼	ŋjɑg	nja	ŋa	若	njɑk	na		冈	kɑŋ	sgaŋ	k'aŋ
苦	k' ɑg	k'a	k'a					量	rjɑŋ	graŋ	k'raŋ
无	mjɑg	ma	ma					藏	dzɑŋ	gsaŋ	
马	mrɑg	rta	mrɑŋ					让	njɑŋ	gnaŋ	hnaŋ

又如通过汉藏语言比较，可以发现上古二等字具有[r]介音①：

例字	汉藏语言	例字	汉藏语言
八	藏文 brgjad	百	藏文 brgja
觉	藏文 dkrog(使醒)	甲	藏文 k'rab
角	藏文 gru	巷	藏文 groŋ
搅	藏文 dkrug(搅乱)	嗝	藏文 sgreg(打嗝)
降	藏文 ɦk'ruŋ(降生)	誇	缅文 kwra(夸耀)
马	缅文 mraŋ	驳	缅文 prok(斑驳)
江	泰文 k'loŋ(运河)	伯	泰文 braʔ
窖	泰文 kru(地穴)	嵌	泰文 gram(镶嵌)

① 参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第三章第三节、《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上古二等有[r]介音说"条。另"江"，韩国语[glɑŋ]，如"汉江"[hanglɑŋ]。又上文说过，所谓"介音"是说中介元音，这里把流音[r]也称为介音，是考虑到它也处于介音的位置而采用的权宜说法。

【参考文献】

1.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载《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23年。

2.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章第二节。

3.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台湾《清华学报》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1971年；又单行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

4. 梅祖麟《内部构拟汉语三例》，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三期。

5.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十八章。

【习题八】

1. 仔细想一下，你自己的母语方言中有哪些古音的遗迹？

2. 古书中的人名、地名往往会有一些特殊的读音，它们反映了哪些古音现象？

3.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 g、k、h 和 z、c、s 和 j、q、x 三组声母在音位分布上有什么特点？它们中古时候的面貌如何？

4. 传统的汉语同源词研究中有所谓“音近义通”说，这种理论跟历史比较法有什么异同？

第六章　汉语语音发展史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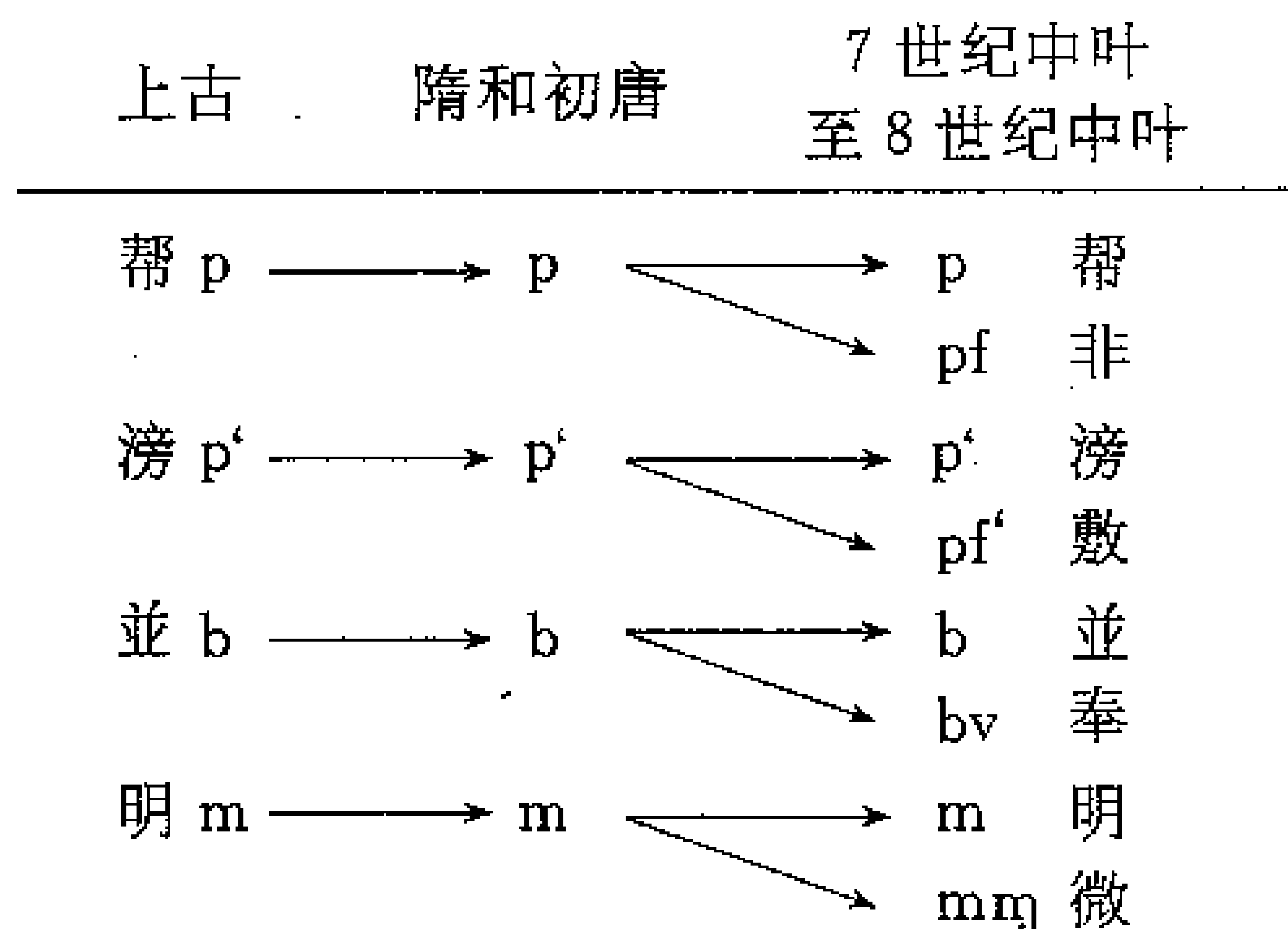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汉语声母发展史举例

我们已经叙述了中古汉语的音系，中古汉语的音系主要就是《切韵》音系，它实际上代表了隋和初唐时代汉语共同语的音系；我们也已经叙述了上古汉语的音系，上古汉语的音系主要就是《诗经》音系，它代表了先秦时代汉语的音系；我们还叙述了近代汉语的音系，即《中原音韵》音系，它代表了元代汉语共同语的音系。在建立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间点的代表音系以后，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地谈一下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从上古到中古到近代，乃至到现代的演变历史。汉语的历史太悠久，上古以后汉语的方言也太复杂，有相当部分的情况还远远没有弄清楚，同时叙述语音演变的历史，不像叙述中国文学史，许多地方将会很枯燥很烦琐，所以我们这里只能是简单地、举例性质地说一下。我们先说汉语声母的发展演变情况。

一、唇音　隋和初唐时代唇音声母只有四个，即帮[p]、滂[p']、並[b]、明[m]，上古汉语的唇音声母也只有四个，即隋和初唐时代的那四个，这一点已为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说所证明。隋和初唐时代的帮[p]、滂[p']、並[b]、明[m]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分化为帮[p]、滂[p']、並[b]、明[m]、非[pf]、敷[pf']、奉[bv]、微[mɱ]八个声母的？我们认为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7世纪中叶，完成于公元8世纪中叶。因为在颜师古完成于公元641年的《汉书注》的音切中，帮和非、滂和敷、並和奉都已经基本分立，唯有明和微尚多有混用①；在玄奘完成于公元646年的《大唐西域记》的梵汉对音中，虽

① 参钟兆华《颜师古反切考略》，载《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

然非、敷、微无字，不可考辨，但並与奉则已经分立[1]；在完成于贞观末年、公元 649 年之前的《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中，帮和非、滂和敷也都已经分立，唯並和奉、明和微还不能分划清楚[2]；而到了公元 776 年张参的《五经文字》的音切中，帮、滂、並、明和非、敷、奉、微就已经截然分开[3]，在以后公元 810 年的《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中，轻、重唇音也是绝不相混，《慧琳一切经音义》取则于元廷坚的《韵英》，《韵英》成书于公元 755 年[4]。由此可见，到 8 世纪中叶汉语的唇音声母已经分化为八个，也就是宋人三十六字母所记的帮[p]、滂[p']、並[b]、明[m]、非[pf]、敷[pf']、奉[bv]、微[mɱ]。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图示如下[5]：



帮、滂、並、明和非、敷、奉、微分化的条件是什么？一向的说法是合口三等，即：[p]＋[iu-]，但是《切韵》的唇音字既可以做开口字的反切下字，如“杀，所八反”，又可以做合口字的反切下字，如“滑，户八反”，唇音字不分开合。同时，查遍整部《切韵》，也难以找到一对真正的开合口对立的唇音字的例子[6]。因此，唇音字后面并没有一个可以辨字的[u]或[w]音位，所谓“合口三等”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看法是：[p]＋[i]介音＋央后元音，即当重唇

① 参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载《语言研究》总第四期，1983 年。

② 参周法高《玄应反切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1948 年。

③ 参邵荣芬《〈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载《中国语文》1964 年第三期。

④ 参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 年。

⑤ 表格中的注音都是国际音标。下同。

⑥ 参赵元任《中古汉语的语音区别》(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941 年；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29—137 页。

音[p]等后接[i]介音和央后元音时，舌位从前高滑向后低，牙床骨有一个后退的过程，由此造成重唇音[p]等变成轻唇音[pf]等①。

那么，哪些韵的唇音字会从帮、滂、並、明变为非、敷、奉、微呢？在这一点上，汉语的语音演变表现了强烈的规律性，即凡是东三、锺、微、虞、废、文、元、阳、尤、凡十个三等韵的唇音字，除了东三和尤韵的明母字外，一律变成非、敷、奉、微。东三和尤韵的明母字，因为当时已经由三等变为一等，如《慧琳一切经音义》"苜蓿"条云："上音目……陆氏《切韵》等音莫六反，今不取也。"故不在其例②。

上述变为轻唇音的十个三等韵也有少数例外，在这些例外中常用字仅四个，即"不、捧、曼、戊"。这些例外的形成可能有各种原因，例如"不"可能是运用过于频繁，作为一种强式保留了古读；"戊"(莫候切)本与"茂"同音，梁开平元年(907)避梁太祖曾祖名"茂琳"讳，改读"武"③。"捧"，《广韵》肿韵敷奉切，发展到现代普通话当读 fěng，今读[p'-]是例外。这个例外形成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中原音韵》"捧"和"唪"分列，"捧"仍读[f-]，《韵略易通》、《韵略汇通》"捧"在风母上声，仍是[f-]。

8 世纪中叶	现代
帮 p →	p
滂 p' →	p'
並 b ↗	p、p'
明 m →	m

帮、滂、並、明自 8 世纪中叶分化出非、敷、奉、微之后，除了並母随着浊音清化并入帮、滂两母以外，就一直"洁身自好"，保持原来的读音至今，非、敷、奉、微则继续变革。首先[pf]和[pf']的音值十分接近，它们要长期保持分立是不可能的，因此到公元 8 世纪末 9 世纪初非和敷就合流了。其证据是《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中非和敷已经开始混同④，上文已经指出，《慧琳一切经音

① 参潘悟云《中古汉语轻唇化年代考》，载《温州师专学报》1983 年第二期；张世禄、杨剑桥《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问题》，载《扬州师院学报》1986 年第二期。

② 参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1948 年。

③ 《旧五代史·太祖纪》。

④ 参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 年。

义》取则于公元755年的《韵英》。又高彦休《唐阙史》"李可及戏三教"条记载："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者……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曰："敷坐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从这一笑话看，当时非母字"夫"和敷母字"敷"已经同音，"咸通"为公元860年至873年。敦煌《守温韵学残卷》"辩声韵相似归处不同"一节分举"不"、"芳"两声母的字，两相对照，如"不"母的"风、枫、封、葑"跟"芳"母的"豐、酆、峰、锋"相对照，"不"、"芳"两母也就是三十六字母的非、敷两母，这一节把"不"、"芳"两母的字两相对照，显然是为了使人知道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声母，反过来也证明当时实际语音中非、敷已经逐渐混同了。非、敷合流以后，到11世纪中叶，声母[f]后面的[i]介音开始消失，因为在邵雍(1011—1077)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中，"夫、父、武、文"被列于一等，"法、凡、晚、万"被列于二等。这样，非、敷的读音就跟现代汉语的[f]完全相同了。

其次，奉母作为非母敷母[f]的浊音，音值应当是[v]，以后它遵循浊音清化的规律，逐渐并入[f]。浊音清化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在毋照裔(934—965)替《尔雅音图》所作的音注中，非、敷、奉三母已经合流[①]；在写于9至10世纪的敦煌石窟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大乘中宗见解》残卷、《金刚经》残卷和《阿弥陀经》残卷中，非、敷、奉都译作[p'][②]；在最晚写于10世纪末的敦煌变文中，也不乏奉母字与非母字、敷母字通假的例子，如《叶净能诗》"莫为此女人损着符(府)君性命"、《燕子赋》"燕子不分(忿)"等。但是，奉母完全并入[f]的确切证据，应该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而在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中，非、敷虽混而奉独存，因此我们认为至11世纪中叶奉母仍有，而且音值仍为[v]。

最后，微母作为与非、敷、奉同部位的鼻音，其音值自然先是[mɱ]，后来是[ɱ]。在中国文学史上，晚唐和五代诗人纷纷用"么、磨"来代替疑问语气词"无"，如白居易诗："晚来天欲雪，肯饮一杯无？"贾岛诗："南斋宿雨后，仍许重来么？"张泌词："好是问他来得磨？和笑道，莫多情。"就是因为"无"由[ma]变为[ɱio]，而"么、磨"当时正读[ma][③]。微母到11世纪中叶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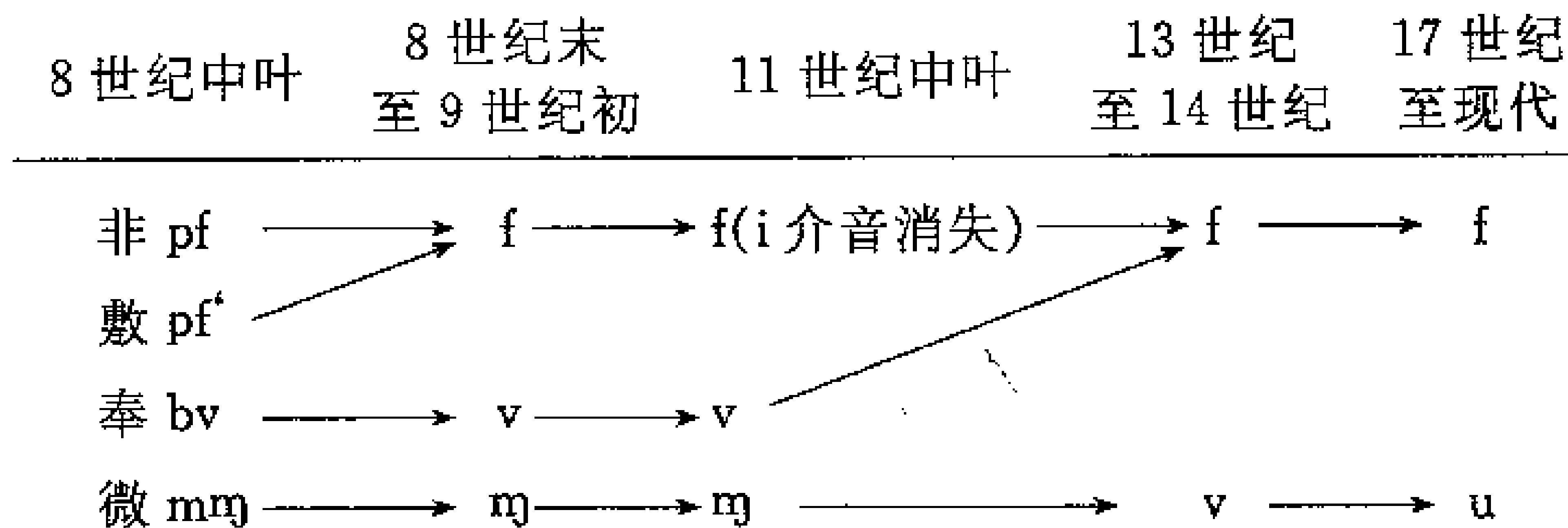
---

① 参冯蒸《〈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非敷奉三母合流》，载《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

② 参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33年。

③ "无"，《广韵》是鱼韵字，三等，音值应当是[mia]，王力认为口语读[ma]。参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新版。

[ɱ]后面的[i]介音也消失了,证据是上文所引的邵雍的书,其中"武、文、晚、万"都是微母字。[ɱ]到《蒙古字韵》的时候(公元1297年以前)又变成了[v],以后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2)时微母又变成了元音[u],因为此书"字母总括"口诀说:"敷、微轻唇不立形。"说明此时的微母已经彻底丧失了辅音声母的性质,此外《五方元音》(1654—1673)中中古微母字"文、晚"被置于蛙母(合口的零声母)之下,也说明微母的音值跟现代汉语普通话已经完全一致了。



二、舌音 隋和初唐时期舌音应当有七个,即端[t]、透[t']、定[d]、泥[n]、知[ȶ]、彻[ȶ']、澄[ȡ]。王力认为这一时期舌音只有端、透、定、泥四个,知、彻、澄是唐天宝年间才从端、透、定中分化出来的①。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即在这一时期的反切中,端组和知组相混的还很多,说明直到这时端组和知组的分化尚未全部完成。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反切中端组和知组分用远远多于端组和知组混用②,这一时期的梵汉对音中端组总是对着[t]等,知组总是对着[ʈ]等③。同时,在制订《切韵》中起过很大作用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椽",澄母仙韵字,"缘"以母仙韵字,"徒",定母字,显然颜氏是在批评定母跟澄母互切。因此,我们认为此时端组和知组应当分立。

邵荣芬认为这一时期跟知[ȶ]、彻[ȶ']、澄[ȡ]配对的还有娘母[ȵ]④,我们觉得《切韵》中泥娘混切甚多,这两母的出现环境又完全互补,因此仍未把

---

① 参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② 参周法高《玄应反切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1948年;邵荣芬《陆德明反切用字析略》,载《语言研究》增刊,1991年;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载《语言研究》总第四期,1983年。

③ 参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1931年。

④ 参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娘母独立出来①。

上古汉语的舌音声母只有端[t]、透[t']、定[d]、泥[n]四个，这一点已有钱大昕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说作了证明。由于上古文献中端组和知组相混甚多，中古时端组几乎只在一、四等，知组只在二、三等，两者互补，因此我们同意此说，并把端组和知组的分化原因归结为等的不同，即二等有[r]介音，三等有[i]介音。

从9世纪初到14世纪甚至更晚，汉语语音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运动，即浊音清化。浊音清化是指从中古到近代、现代，除了次浊声母[m、n、l]和一部分[ŋ]、[ȵʑ]以外，所有的浊声母都变成了清声母，跟原来的清声母合流。浊音清化的规律是：(一)如果浊声母是塞音和塞擦音，那么平声字变为送气的清声母，如"排、台、桥"原来是《广韵》並[b]、定[d]、群[g]母字，普通话读送气清声母[p'、t'、tɕ']，仄声字变为不送气的清声母，如"败、道、极"原来是《广韵》並[b]、定[d]、群[g]母字，普通话读不送气清声母[p、d、tɕ]。(二)如果浊声母是单纯的摩擦音，那么一般变为相应的清声母，如"孩、时、诵"原来是《广韵》匣[ɣ]、禅[ʑ]、邪[z]母字，普通话读清声母[x、ʂ、s]。(三)如果浊声母是鼻音[ɱ、ŋ]、半元音[j]、鼻音加擦音[ȵʑ]，那么一般变为零声母，如"武、危、夜、耳"原来是《广韵》微[ɱ]、疑[ŋ]、喻[j]、日[ȵʑ]母字，普通话读零声母。据文献记载，浊音清化发生最早约在公元806年至824年。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说，元和、长庆年间，"荆襄人呼提为堤，……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此事在宋代《集韵》中有印证，《集韵》"稻"有土皓切又音，注云："秔也，关西语。"浊音清化的最后完成，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324年，因为在《中原音韵》中全浊声母已经全部并入了清声母；不过也可能要更晚一些②。根据浊音清化的规律，下表中的定母、澄母逐渐清化，进入相应的清声母。

上古的[t]是舌尖中音，以后因受[r]和[i]的影响，逐渐高化而成为舌面前音[ʈ]，而在现代汉语中它读为舌尖后音[tʂ]，其间必定经过一个

---

① 如果不考虑声调，北京话"泥"和"你"许多人是不分的，如"泥土"[ȵit'u]差不多就说成"你土"[nit'u]，上海话"泥"和"你"绝不相混，"你"只能是[ni](文读)，"泥、女、娘"只能是[ȵi、ȵy、ȵiaŋ]。所以我们认为中古汉语泥、娘二母也是这样的关系，即北方标准语多用"泥"[n]，少用"娘"[ɳ]，而且[n]、[ɳ]不分，南方书面语泥、娘分立，[n]、[ɳ]区别音位。

② 参李新魁《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载《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商务印书馆，1991年。

[tɕ]。从现代方言看,“知”,厦门话[ti],广州话[tʃi],北京话[tʂʅ],《西儒耳目资》所记明代山西话[tɕi],其语音的发展必定是 * [t-] > [ȶ-] > [tɕ-] > [tʃ-] > [tʂ-]。同时,《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等记载的、在 11 世纪中叶以前传入西夏语的汉语借词,“知”等已经读为[tɕ]。我们因此把知、彻读[tɕ]、[tɕ']的时间定在 11 世纪中叶。以后,到《中原音韵》时知、彻并入照、穿。请看下表:

上古	隋和初唐	9 世纪初至 11 世纪中叶	13 世纪至 14 世纪	现代
端 t	端 t	t	t	t
	知 ȶ	tɕ	tʂ(与照合流)	
透 tʻ	透 tʻ	tʻ	tʻ	tʻ
	彻 ȶʻ	tɕʻ	tʂʻ(与穿合流)	
定 d	定 d	d		
	澄 ȡ	dʑ		
泥 n	泥 n	n	n	n

知、彻并入照、穿大概从南宋就已经开始了,赵匡胤七世孙赵与时《宾退录》中的声母诗云:“西希低之机诗资,非卑妻欺痴梯归,披皮肥其辞移题,携持齐时依眉微,离为儿仪伊锄尼,醯鸡篦溪批毗迷。”诗中涉及中古知、照组声母的字只有章母的“之”、彻母的“痴”、澄母的“持”、书母“诗”和禅母的“时”①,从音位系统看,它们适相互补,因此在赵与时的方音中知、章、庄三组声母大概已经合流。又宋人刘攽《贡父诗话》云:“向敏中镇长安,土人不敢卖蒸饼,恐触‘中’字讳也。”“中”是知母字,“蒸”是章母字,也可见当时长安音知、章已经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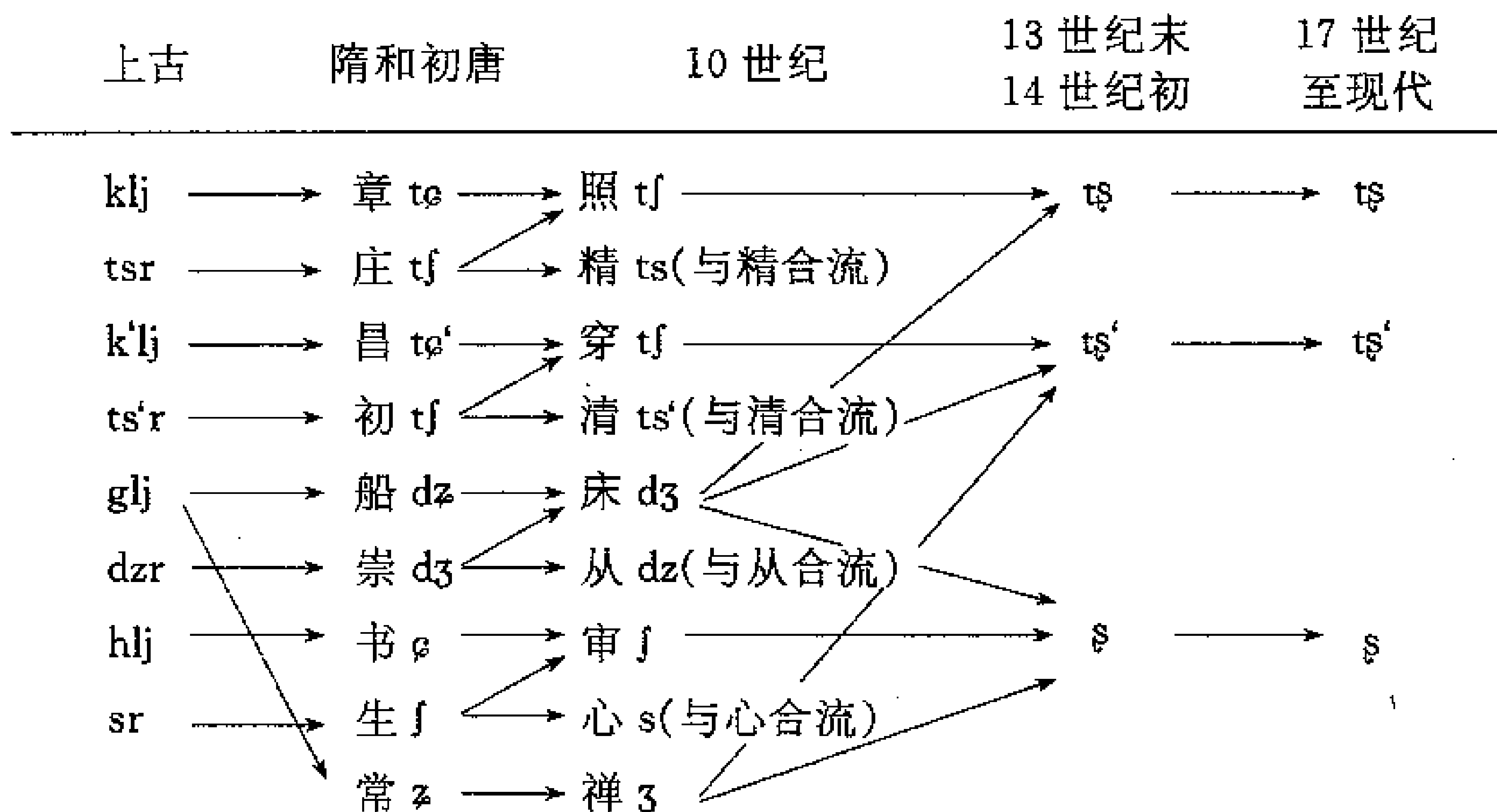
在本节中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常用字如“悌”与“弟”同为定母上声,后代应读同“弟”[ti],大概为了区别起见而读成[t'i];“鸟”,端母字,后代应读[t-],为忌讳脏字眼而读成[n-];“侦”,彻母字,后代应读[tʂ'-],大概受声符“贞”的影响而读成[tʂ-]。

三、齿音 隋和初唐时期汉语的齿音共有三组十四个,即章组(照三)五个、庄组(照二)四个和精组五个。章组出现于三等,庄组出现于二等和三等,精组出现于一、三、四等,它们在三等韵有冲突,因此无法合并为一组声

① 周祖谟《射字法与音韵》认为“锄”字可能是错字,载《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 年。

母是肯定的。章组是正齿音，精组是齿头音，它们的音值为[tɕ]等和[ts]等，各家均无异议。高本汉拟庄组为[tʂ]等，但是考虑到庄组出现于二等和三等韵母前，三等有[i]介音而二等无，拟成[tʃ]等似乎更恰当一些，因为[tʃ]等后面的[i]不太明显。

下面先看章组和庄组。



钱大昕曾经有"古人多舌音"之说，意思是章组上古也归于端组。不过，上文已经说过，由于知组上古已经归于端组，上古的端组已经四等具备，不容再插入一个章组，王力因此拟章组的上古音为[ȶ]等。但是这个[ȶ]，上古也只拼三等韵，从音位系统看未免太特别，李方桂因此拟章组的上古音为[krj-]等。我们接受李氏的构拟，但是考虑到章组在谐声中多与喻四接触，而不与来母相通，因此把[krj-]等改为[klj-]等。章组上古读复辅音声母[klj-]等有许多证据。首先，章组字有与见组字谐声的，有的还是转换互谐的，如"旨(章母):耆(群母):嗜(禅母)"；其次，现代汉语方言章组字有读[k]的，如"止、指"，厦门话[k'i、ki]；再次，亲属语言中章组字的同源字，如"舟"，藏文 gru，缅语 hle；最后 * [klj-]＞[tɕ-]这种音变在亲属语言中也多有发现①。这里唯一遗憾的是，上古的[glj-]如何分化为隋和初唐的船和禅，目前还没有搞清楚。

自从雅洪托夫证明上古二等字有[l]介音，李方桂改为[r]介音，以及董同龢证明中古庄组三等字来源于二等以后，学界已经公认庄组来源于上古的精组加[r]，由于[r]有央化作用，而使[ts]变为[tʃ]。

① 参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第九章。

隋和初唐的章组和庄组在宋人三十六字母中合并为照组，考虑到以后的发展，其音值应为[tʃ]①。这时的知组，音值由[ʈ]变为[tɕ]，因此并不马上与照组合流。到公元 1269 年《蒙古字韵》和公元 1324 年《中原音韵》时，照组就读成了[tʂ]。有的学者认为，这时的照组应该是[tʃ]等，因为它也出现于齐微韵部，[tʂ]如果后接[i]，是一个怪音；也有学者认为出现于支思韵部的照组是[tʂ]，出现于其他韵部的照组是[tɕ]；还有学者认为，这时知二和庄组合流，读[tʂ]，知三和照组合流，读[tɕ]，以后两者再合流。其实出现于支思韵部的照组和出现于齐微等其他韵部的照组都是同一个照组，只是韵母不同，比如前者是[tʂʅ]，后者是[tʂi]。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所说的“知有之，痴有眵，耻有齿，世有市，智有志”，正是指[tʂi]和[tʂʅ]、[tʂ'i]和[tʂ'ʅ]、[ʂi]和[ʂʅ]的区别。[tʂi]这种音不但京剧上口字中有，现代客家方言也有，所以并不是不可能的怪音。《中原音韵》的照组读[tʂ]有两个最为坚强的证据，一是明沈宠绥《度曲须知》仿周德清的做法，在支思韵部下说：“之非知，眵非痴，试非世，市非誓，志非智。”并注云：“自‘知’字至末下一字俱齐微韵，收‘噫’音。”二是朝鲜《四声通考》(1455)“凡例”所云：“凡齿音，齿头则举舌点齿，故其声浅；整齿则卷舌点腭，故其声深。我国齿声ㅅ、ㅈ、ㅊ在齿头、整齿之间，于《训民正音》无齿头、整齿之别，今以齿头为ᄼ、ᅎ、ᅔ，以整齿为ᄾ、ᅐ、ᅕ，以别之。”②《中原音韵》的[tʂ]到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2)时，它后面所跟的[i]就完全消失了，因为在他的图中，原来在《中原音韵》中分在支思韵部和齐微韵部的字，如“支”和“世”都被列在一排之中，它们成了同音字，这时的[tʂ]跟现代汉语普通话的[tʂ]就完全一样了。这种[i]音的消失，自然是[tʂ]音跟[i]相拼不太自然的缘故。

从 9 世纪到 14 世纪甚至更晚，全浊齿音也有一个清化的过程，因此床母的仄声字，如“助、寨”等变入[tʂ]，平声字，如“崇、柴、船、乘”等变入[tʂ']，禅母字，如“时、是、石”等变入[ʂ]。由于床母和禅母的来源比较复杂，因此这两母又有另外的演变，如“蛇”(床母平声字)、“士、舌”(床母仄声字)变为[ʂ]，“垂、仇、禅”(禅母平声字)变为[t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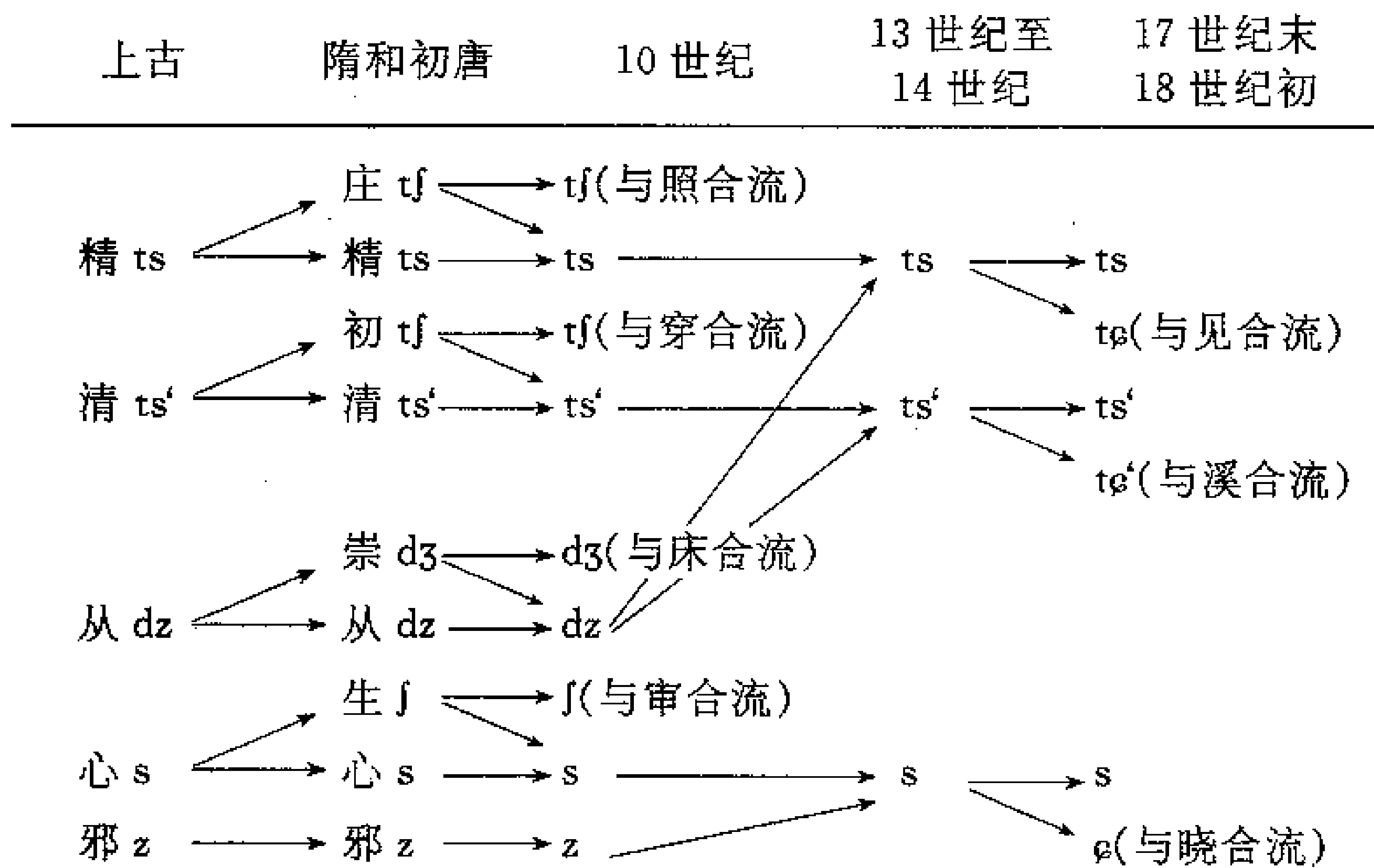
本节的演变有少数例外，如昌母字“枢”应该读[tʂ']，今读[ʂ]，书母字“春”应该读[ʂ]，今读[tʂ']，山母字“产”应该读[ʂ]，今读[tʂ']③。

① 第三章第二节我们根据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拟为[tɕ]。

② “整齿”当是“正齿”。

③ 上海话“做产姆”读作[tsusøm]，其中[sø]音正与“产”字古音较为符合。

隋和初唐另有一组齿音声母，那就是精、清、从、心、邪。这一组声母的音值是[ts]等，它们的上古音也是如此。黄侃曾有“照二归精”之说，意思是庄组上古归于精组，以后经过董同龢、雅洪托夫的证明，我们可以确认上古[ts]后接[r]介音，就形成了中古的[tʃ]。以后庄组进一步发展，大部分在宋人三十六字母中并入照组，即跟章组合流，如“皱、绉”，小部分则又回归到精组，如“邹”，这两部分分化的原因不明。庄组跟精组合流以后的变化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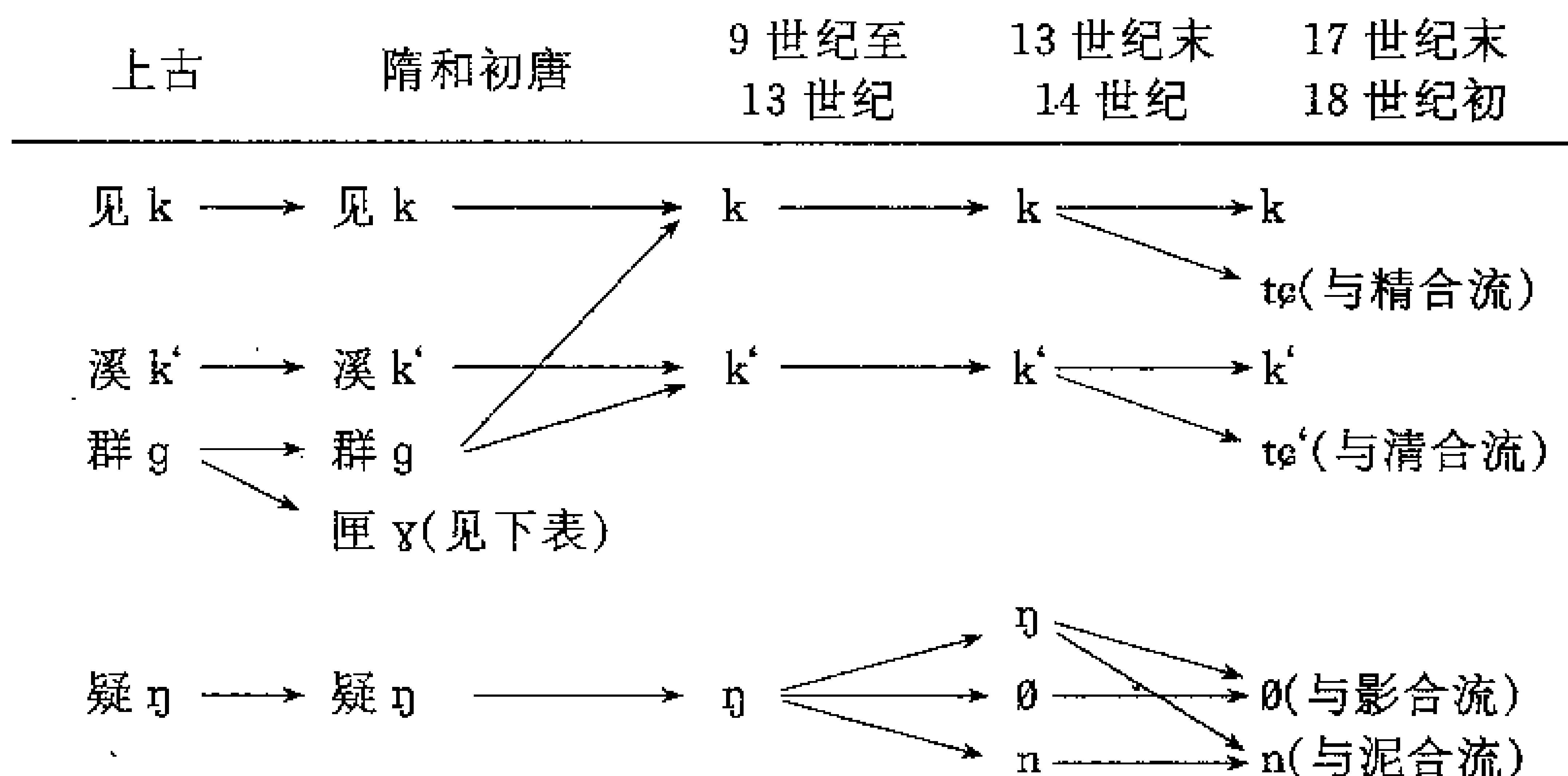


由于浊音清化，精组到公元 1324 年《中原音韵》时就只剩下三个声母，而到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这三个声母[ts、ts'、s]又分化为[ts、ts'、s]和[tɕ、tɕ'、ɕ]六个声母。这种分化的语音条件是[ts、ts'、s]后接细音(包括由中古三等韵和四等韵发展而来的介音或主元音[i]和[y])而产生的同化作用，即：[ts]+[i]/[y]>[tɕ]。最早记载这一语音分化现象的文献材料是傅青主(1602—1683)《霜红龛全集 · 咳唾珠玉》：“太原人语多不正，最鄙陋恼人。吾少时听人语，不过百人中一二人耳，今尽尔矣。如‘酒’为‘九’、‘九’为‘酒’、‘见’为‘箭’、‘箭’为‘见’之类，不可胜与辨。”“酒、箭”，精母字，“九、见”，见母字，这是说精、见两母合流，即：[ts]>[tɕ]、[k]>[tɕ]。

本节的演变有少数例外，如精母字“雀”，本来与“爵”同音，应该读[tɕ]，今读[tɕ']；心母字“赐”应该读[s]，今读[ts']；从母字“蹲”应该读[ts']，今读[t]。不过，这些例外许多都是近现代才产生的，例如“蹲”，《中原音韵》与“存”同音，读[ts']，“赐”，20 世纪 30 年代的字典都说读[s]。

四、牙音　隋和初唐的牙音声母为见、溪、群、疑四个，其数量和音值各家

无异议。见、溪、疑四等俱全，它们的上古音也是[k、k'、ŋ]，完全相同。中古群母只出现在三等韵，匣母只出现于一、二、四等韵，宋人三十六字母的喻三只出现于三等韵，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过，中古隋和初唐时代喻三归入匣母之中，而在上古它们又归入群母之中，因而它们在上古有相同的来源[g]。



隋和初唐的见组，从9世纪到13世纪初经历了浊音清化的运动，因此群母[g]合并到了[k、k']之中，而此时[ŋ]仍然存在。这一点的证据是朱熹的反切，王力说："朱熹不大会用反切，往往被切字是洪音，而反切上字用了细音。那不要紧，倒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例如'仪'叶牛何反，音俄，可以证明'仪、牛、俄'在当时都读 ng-"①。再往前走，到《蒙古字韵》(1297年以前)和《中原音韵》(1324)时，大部分疑母字开始演变为零声母字，如"吾、吴、外、颜、元、牙"等，与影母合流，一小部分疑母字则演变为[n]声母，如"啮"，还有一部分疑母字则仍然保持[ŋ]声母，它们要到更晚一些，才分别变成零声母字，如"昂、敖、咬、我"等，以及[n]声母字，如"虐"。到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k]和[k']又分别分化出[tɕ]和[tɕ']，分化的条件是[k]和[k']后接细音(包括由中古三等韵、四等韵和开口二等韵发展而来的介音或主元音[i]和[y])，即：[k]+[i]/[y]>[tɕ]。由[k、k']变来的[tɕ、tɕ']，加上由[x]变来的[ɕ]，这时就与由[ts、ts'、s]变来的[tɕ、tɕ'、ɕ]合流，于是一般的人们就分不清它们谁是谁了。于是到了公元1743年就有人写了一本《圆音正考》②，告诉人们怎样区分尖音(满文用尖头字母对译的汉语精组声母细音

① 参王力《朱熹反切考》，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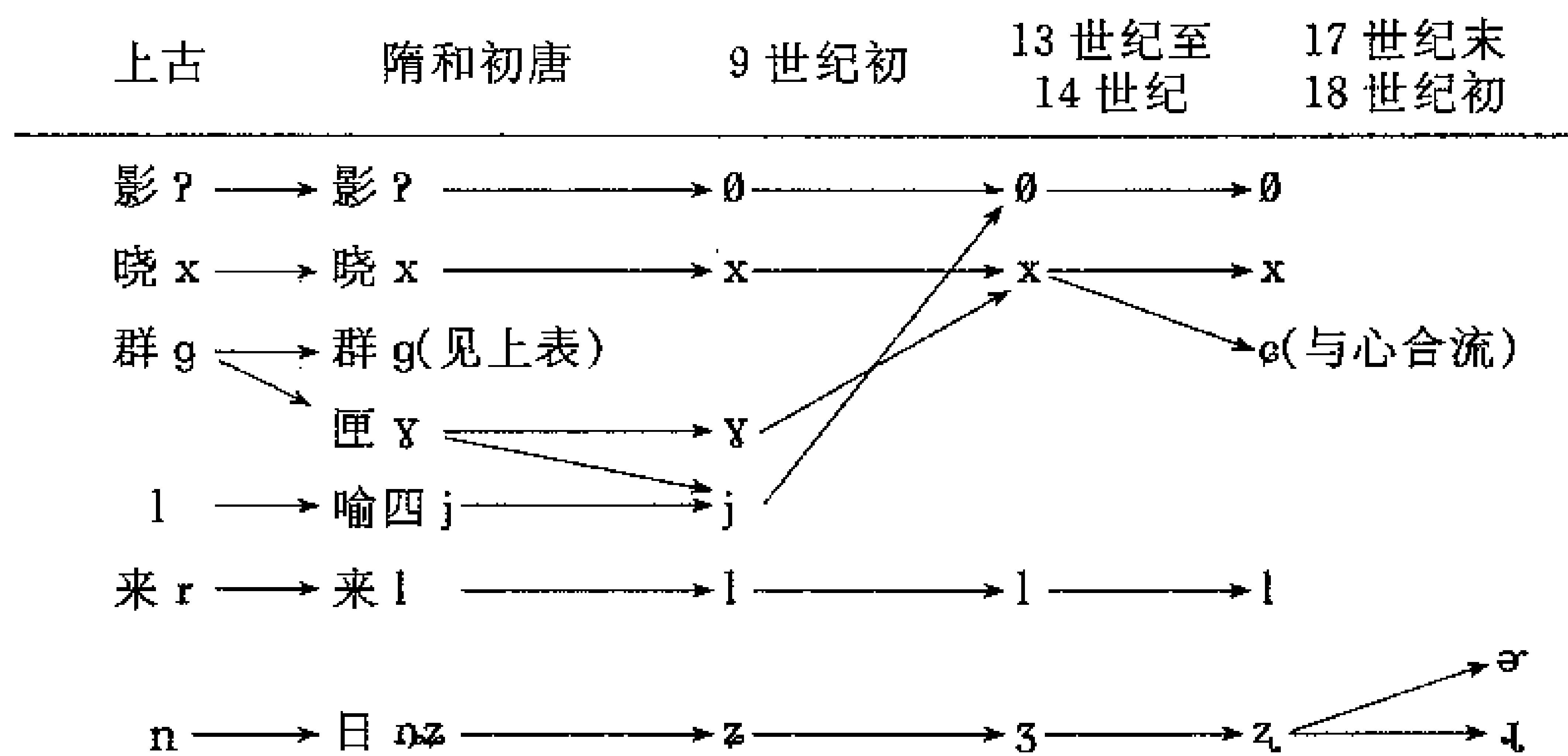
② "圆音"就是"团音"，"团"也是圆的意思，如"团扇"、"团脐"。

字)和团音(满文用圆头字母对译的汉语见组声母细音字),其文云:“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有一些中古三等字和四等字没有腭化成[tɕ]等,例如“岁”(心母三等字)、“遵”(精母三等字)、“从”(从母三等字)、“桂”(见母四等字)、“弓”(见母三等字)、“狂”(群母三等字)。这是因为这些字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腭化运动发生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它们的[i]或[y],不再是三等字和四等字了。例如“岁、桂、弓、狂”等在《中原音韵》中都已经失去了[i]或[y]。

此外,本节中也有一些例外,例如“恢”是溪母字,应该读[k'],“溪、墟”也是溪母字,应该读[tɕ'],但是受声符的影响,变成今读;“颙”是疑母字,应该读[yuŋ]阳平,因北京音系没有没有此音节,今读[ʐuŋ]①;“阮”是疑母字,《中原音韵》与“远”同音,应该读[yan],不知何故,今读[ɻuan]。

五、喉音和其他　隋和初唐时期喉音声母为影、晓、匣,喻四传统认为是喉音,但实际上是半元音[j]。有的学者认为这时的影母应该是零声母[ø],但是现代平声分阴阳的方言中,影母字都读阴调,喻四字都读阳调,如果中古影母字是以元音开头的话,由于元音是浊的,现代方言影母字就应该读阳调,因此,我们还是替影母构拟了[ʔ],而替喻四构拟了[j]。作为喉音,晓母似乎应该是[h],但是日语汉音晓母字都读[k],如“漢”カン、“吸”キツ,显然晓母为舌根音,因此其音值为[x],而作为晓母的浊声母,匣就应该是[ɣ]。



这一时期,来母是边音[l],一直到现代汉语没有变化。在现代汉语方言

① 今《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有[yuŋ]阳平音节,但是字很少,同时李荣《论北京话“荣”字的音》(载《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年)说:“‘颙’字平常口语不说,嘉庆叫‘颙琰’,我请教过好些位七十岁以上的北京知识分子,都说嘉庆叫[ʐuŋ ian]。有的人‘颙’读[yuŋ],那是根据反切机械的折合。”

中，日母有多种读音，例如"惹"，苏州[z-]，厦门[l-]，汉口[n-]，湖南[ȵ-]，北京[ʐ-]，广州[j-]，但是可以看出，这些读音基本上分为[n]类和[z]类，鉴于日母中只见于三等韵，因此可以把它拟为浊的鼻擦音和舌面擦音的结合体[ȵʑ]。

影、晓两母的上古音仍是[ʔ]和[x]，因为这两母在谐声和通假中总是与舌根音声母相通。匣母的上古音是[g]已见上文。曾运乾曾经提出"喻四归定"之说，根据古书异文、声训等材料，认为中古喻四声母上古与定母合而为一。但是中古知、彻、澄上古归入端、透、定以后，端组四等已经全备，不容再插一个喻四声母。同时，亲属语言的同源词、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老借词中，来母大多与[r]对应，喻四反而与[l]对应，例如来母字：

"蓝"(靛青)，藏文 rams，泰文 graam，壮语[rom]

"栏"，古汉越语[ran]

"乱"，古汉越语[ron]

"帘"，古汉越语[rem]

"笼"，壮语[ruŋ](巢，笼子)

"龙"，古汉越语[roŋ]，苗语[raŋ]

"梁"，古汉越语[ruoŋ]

"老"，古汉越语[reu](老朽)

"漏"，古汉越语[ro]，壮语[ro]

"利"，壮语[rai]

"六"，壮语[rok]

"立"，缅文 rap(地位，所在)，嘉戎语[karjap]，卡陵语[rep]

"鬲"，壮语[rek](锅)

"烈"，古汉越语(猛烈)[rat]

"酪"，突厥语 rak(奶酒)

"径路"(汉代刀名)，突厥语 kingrak

"楼兰"(汉代地名)，中亚语 kroraina

"乌弋山离"(汉代地名，今译亚历山大)，中亚语 Alexandria

"撑犁"(匈奴语"天")，突厥语 tengri

又如喻四声母字：

"馀"，泰文 hlɯa(留下)，壮语[lɯ]，古汉越语[lɯa](剩余)

"酉"，泰文 hlau(酒)，壮语[lau](酒)

"油"，壮语[lau](猪油)

"喻",藏文 lo(解释,说明),壮语[ro]

"俞",壮语[ru](船)①

"易",缅文 lee(交换),泰文 lek

"叶"(叶子),景颇语[lap],独龙语[lap]

"涌",藏文 loŋloŋ(波动而起)

"用",藏文 loŋs,勉语[loŋ]

"养",泰文 liaŋ,佤语[liaŋ]

"杨",侗语[ljaŋ]

"延",古汉越语[lan](蔓延)

"蝇",古汉越语[laŋ](大绿蝇)

"乌弋山离"(汉代地名,今译亚历山大),中亚语 Alexandria②

喻四声母字在现代方言中,也不乏读[l]声母的。如"鹞",浙江温州吴语[liə];"遗尿",广东梅县客家话[laiɲiau],福建建宁赣语[laiŋiau]。有鉴于此,我们把来母和喻四的上古音分别定为[r]和[l]。到东汉以后的佛经译音中,[l]总是用来母字"罗、逻"等对译,而[r]则多用"啰"等对译,说明此时汉语已经没有[r]音,只能加一个"口"表示发音特殊。日母的上古音是一个问题。章炳麟曾经有"娘日二纽归泥"之说,不过娘母归泥以后,泥母已经四等具备,不容日母再行并入,王力因此仍拟日母的上古音为[ȵ],董同龢因此在《上古音韵表稿》中说章氏只说对了一半。但是再回过头来看,日母只见于三等韵,从音位配置上说过于特殊,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因此仍将它并于泥母[n],我们也暂作如此处理,待以后继续研究。

隋和初唐的匣母当中,其实还包括一个喻三声母。匣母出现于一、二、四等,喻三只出现于三等。喻三后来从匣母中分离出来,跟喻四合并为三十六字母的喻母。这一分离的原因是受三等韵介音[i]的同化,[ɣ]+[i]>[j]。这一分离的时间应该在 9 世纪初(824)以前,因为 9 世纪初汉语语音史上有一个"浊音清化"的运动,其中全浊上声字在声母变为清音的同时,声调也变成去声,历史上称为"浊上变去"。韩愈(768—824)《讳辩》云:"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杜",定母上声字,"度",定母去声字,由此可见,公元 824 年以前浊上变去已经发

① 《说文》:"俞,空中木为舟也,从亼从舟从刂。刂,水也。"

② 反过来的例子,如:"喻",壮语[ro];"俞",壮语[ru](船)。

生。现在我们看匣母上声字后代确已变为去声，而喻三喻四上声字则未变去声，由此可见喻三与匣母的分离必定是在匣母上声字变去声之前，亦即公元824年以前。喻三跟喻四合并为三十六字母的喻母以后，也开始遵循浊音清化的规律，逐渐变成零声母，合并到影母之中，在《中原音韵》中，影母字“倚”跟喻三声母字“矣”、喻四声母字“以”都已经完全同音。与此同时，匣母在分离出喻三以后，也逐渐变为清声母，与相应的晓母合流。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由于三、四等韵和一部分二等韵的介音[i]的影响，[x]又分化出[ɕ]，例如“香、虚”（中古晓母字）、“形、玄”（中古匣母字）等与由中古心母变来的[ɕ]合流。

日母的演变在汉语史上是十分特别的。首先，它在北方方言中由隋和初唐的[ȵʑ]掉落[ȵ]，变成[ʑ]，然后变成[ʒ]，到《中原音韵》时又变成[ʐ]，以后又变成[ɻ]。其中《中原音韵》支思韵部的“儿、而、尔、耳、二”等字则继续变革，直到成为现代的儿化韵[ɚ]，其过程是：

ni > ȵʑi > ʑi > ʒi > ʐi > ʐ̩ > ᵊʐ̩ > ɚ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曾引一诗云：“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我那人儿。”诗中“词、事、自、思、志、似、儿”为韵，周德清评为：“顶真妙，且音律谐和。”可见此时“儿”读[ʐʅ]。而到公元1602年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时，“尔、二、而”被置于影母之下，可证此时“儿”已读[ɚ]。公元1626年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记“而、儿”等的音为ul，实际音值亦当是[ɚ]。《金瓶梅》“挂枝儿”又作“挂真儿”，“打张鸡儿”又作“打张惊儿”，这种与现代汉语儿化韵完全相同的用法，年代也正是在公元1600年左右。由此可见，日母由上古辅音[n]发展到现代的元音[ɚ]，其面目已经全非，而现代汉语的[ɚ]也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本段演变中例外较多，例如喻三字“荣”、喻四字“融、容”应该读[yuŋ]阳平，但北京音系没有此音节，今读[ʐuŋ]；喻三字“熊、雄”应该读[yuŋ]，今读[ɕyuŋ]，这里匣母细音的读法属于古音遗留；来母字“弄”应该读[luŋ]，今读[nuŋ]，这是受西南官话的影响。此外，影母字“蔫”应该读[ian]，今读[nian]，“娟”应该读[yan]，今读[tɕyan]，喻四字“铅”应该读[yan]，今读[tɕ'ian]，等等，有的可能是受声符影响，有的就不知道什么缘故了。

以上我们叙述汉语声母的发展演变概况，但是基本上只是叙述了单辅音声母，而关于复辅音声母则没有完全展开。复辅音声母的演变有许多还

没有搞清楚,我们这里仅提出带[r]复辅音声母的四种演变规律:

一、由具有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通过增加元音的方式而变为具有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例如"壶"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 * [gr-],增加元音后变成"葫芦"[ɣ-l-];"孔"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 * [k'r-],增加元音后变成"窟窿"[k'-l-];"蜾"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 * [kr-],增加元音后变成"果臝"[k-l-];"风"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 * [pr-],增加元音后变成"孛缆"(又作"飞廉"、"毗蓝"、"焚轮"等)[p-l-]。

二、上古带 r 复辅音声母依照"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变,它们在二等字中总是失落[r],而在一、三、四等字中则大多失落其他声母。例如"监、槛"为二等字,读[k-],"蓝、览、滥"为一等字,读[l-];"柬、拣、谏"为二等字,读[k-],"兰、拦、澜"为一等字,读[l-];"蛮、弯"为二等字,读[m-、ʔ-],"峦、鸾、銮"为一等字,读[l-],"恋、娈"为三等字,读[l-];"鬲"在二等为古核切[k-],在四等为郎击切[l-]。

三、由舌根音或唇音跟[r]组成的复辅音声母演变为舌尖音单辅音塞音声母。例如"骷髅"变成"头", * [gr-] > [d-];"魄"上古有复辅音声母,中古有普伯切和他各切二读,则 * [p'r-] > [p'-], * [p'r-] > [t'-],后一演变的结果是舌尖音单辅音塞音声母。

四、带 r 复辅音声母由于方言区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变。例如《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上古"笔"当有复辅音声母 * [pr-]。《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由此可见,"笔"字在东汉时,在吴地方言中仍是复辅音声母 * [pr-],或者已经由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转变为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p-l-],而在楚地方言中则失落[p-]留下[r-],变成"聿"字,在燕地方言中则失落[r-]留下[p-],变成"弗"字。

当复辅音声母演变为单辅音声母以后,就跟其他相应的单辅音声母合流了,以后的变化也就分别跟随不同的单辅音声母一起变化了。

第二节 汉语韵母发展史举例

一、鱼部 《诗经》音鱼部包括中古《广韵》的模、麻、鱼、虞四韵,并分开口和合口两部分。中古模、鱼、虞三韵实际上是不分开合口的,上古诗歌押

韵也没有开合口分押的习惯，那么《诗经》音鱼部分开合口的根据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中古麻韵有合口，这个合口成分应该是从上古带来的，鱼部麻韵合口字主要有“瓜、夸、華、化”等字，那么模韵同谐声的“呱、孤、觚、刳、跨、胯”等字、虞韵的“雩、于、吁、宇、芋”等字也应该有合口成分①。

		《诗经》音	西汉音	东汉音	魏晋音	隋唐音	五代音
开口							
一等	模韵	ɑg	ɑg	ɑ	ɔ	o	u
二等	麻韵	rɑg	rɑg	rɑ	ɣa	ɯa	ɯa
三等	鱼韵	jɑg	jɑg	jɑ	jɔ	iɔ	iu
	麻韵	iɑg	iɑg	iɑ	ia	ia	ia
合口							
一等	模韵	uɑg	uɑg	uɑ	uɔ		
二等	麻韵	ruɑg	ruɑg	rua	ɣua	ɯua	ɯua
三等	虞韵	juɑg	juɑ	jɔ(→并入侯部虞韵)②			

鱼部上古的主元音为[ɑ]，我们在上文已经证明过，那么鱼部的鱼、虞、模韵在两汉时候的主元音是什么？王力《汉语语音史》第二章的构拟是鱼[iɔ]、虞[iuɔ]、模[ɔ]，理由是鱼韵的“音值拟成[ɔ]，是向中古的[o]过渡。《切韵》鱼韵应该是个[o]”。我们替《切韵》鱼韵构拟的主元音是[ɔ]，同时根据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所说的 a 音“在宋齐以后用歌戈韵字对译者，在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为之，因恍然汉魏时代之鱼虞模即唐宋以上之歌戈麻，亦皆收 a 音，而非收 u、ü 者也”，因此主张鱼部的鱼、虞、模韵在两汉时候的主元音仍然是[ɑ]，只是考虑到鱼部虞韵在魏晋时期就跟侯部虞韵[io]合流了，所以把鱼部虞韵的东汉主元音拟为[ɔ]。

邵荣芬《切韵研究》第五章指出：“唐以前多用虞、模韵字对译梵文的 o，

---

① 上古诗歌开合口大多数是可以通押的，如《诗经 · 周南 · 桃夭》一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合口字“华”和开口字“家”通押。《诗经 · 卫风 · 氓》二章：“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合口字“垣、关、关、关”和开口字“涟、言、言、迁”通押，因此从诗歌押韵无法判断汉字的开合口。上古谐声字则开合口大多是分开的，如“干”是开口字，同谐声的“竿、肝、汗、秆、讦、刊、赶、岸、预、鼾、旱、悍、捍”都是开口字（唯有“轩”现代汉语普通话读撮口呼，相当于中古合口细音，但此字《广韵》为虚言切，属开口字，普通话读法应该是例外音变或另有来源）。又如“卷”是合口字，同谐声的“捲、鬈、蜷、圈、倦、眷、绻”都是合口字。

② 这里表格中的注音都是国际音标，下同。

尤、侯韵字对译梵文的 u 和 ü。到了唐代，梵文的 o 仍然多用虞、模韵字对译，可是梵文的 u 和 ü 也多改用虞、模韵字对译。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虞、模的主元音唐以前是[o]，唐以后变[u]，也可以证明尤、侯韵的主元音唐以后不是[u]。"我们因此把虞、模两韵《切韵》时代的主元音构拟为[o]，《切韵》时代以后的主元音构拟为[u]。

又罗常培《〈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认为鱼虞两韵在中古的地域分布是除了太湖附近的几个地方分用外，其余都混而不分。这一看法不确，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谐谑》云："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诛")、鱼(云"虞")、驴(云"缕"平)，俱(云"居")不得喫(云"诘")，空喫("诘")米(云"弭")麵(云"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则天亦大笑，释献可。"[①]侯思止把鱼韵字"猪、鱼、驴、如"读成虞韵字"诛、虞、缕、儒"，又把虞韵字"俱"读成鱼韵字"居"，传为笑柄，可见当时标准语还是区分鱼虞两韵的。

我们把鱼韵和麻韵三等的介音构拟为[j]和[i]，[i]较强，所以把麻三的[ɑ]拉向[a]，[j]较弱，所以不能把[ɑ]拉向前。

我们认为上古鱼部(也包括其他阴声韵部)的辅音韵尾应该是在两汉时候逐步失落，辅音韵尾失落以后，主元音失去韵尾的限制，开始变化，才形成《切韵》时代的音值。

我们在上文第三章第二节曾经说过，二等韵的[i]介音是后来滋生出来的，条件是喉牙音声母加前低元音，但是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以下几个现象：第一，在现代汉语某些方言中，唇音和其他声母的二等字也往往有[i]介音，如浙江遂昌"烹"[p'iaŋ]、"拍"[p'iaʔ]、"彭"[biaŋ]、"白"[biaʔ]、"盲"[miaŋ]、"麦"[miaʔ]，浦江"巴"[pia]、"八"[pia]、"爬"[bia]、"马"[mia]、"炒"[tɕ'io]，山西太原"白"[piəʔ]、"百"[pieʔ]，广西伶话"八"[pia]、"爬"[bia]、"埋"[mia]、"奶"[nia]。有的方言唇音和其他声母字有[u、y、ɯ]等介音，如浙江淳安"疤"[puɔ]、"爬"[p' uɔ]、"马"[muɔ]、"沙"[suɔ]、"茶"[ts'uɔ]，建德"沙"[ɕyɤ]、"杀"[ɕyɤ]、"桌"[tɕyo]、"查"[tɕyɤ]，义乌"疤"[pɯa]、"爬"[bɯa]、"马"[mɯa]。第二，在日语吴音、古汉越语、高丽译音等域外方言

① "泥"字疑为"泯"字之误。

中,二等字包括唇音声母字也往往带有介音,如日语吴音“幸”[gio]、“更”[kio]、“硬”[gio]、“格”[giaku]、“萌”[mio]、“棚”[bio],古汉越语“悭”[sen]＜(＊k'ren 吝啬)、“陷”[trom]、“交”[trao]、“江”[soŋ]＜(kroŋ),高丽译音“豹”[p'io]、“猫”[mio]、“卯”[mio]、“闹”[nio]、“格”[kiək]、“隔”[kiək]、“革”[hiək]、“赫”[hiək]、“庚”[kiəŋ]、“更”[kiəŋ]、“亨”[hiəŋ]、“衡”[hiəŋ]。第三,在《切韵》中,一、二、四等字的反切上字为一类,三等字的反切上字为一类,而在宋代《集韵》中,开口二等字多采用三等字做反切上字,合口二等字多采用一等字做反切上字,这说明《集韵》时开口二等字可能早已有[i]类介音,而合口二等字则没有这样的介音。同时,考虑到上古二等韵有[r]介音,因此我们采用郑张尚芳的意见,即中古以后二等喉牙音的[i]介音并不是后代产生的,而是上古的[r]介音经过中古一直延续下来的,其演变经过是:

＊[-r-]＞[-ɣ-]＞[-ɯ-]＞[-ɨ-]＞[-i-]①

[续表]

		五代音	宋代音	元代音	明清音
开口					
一等	模韵	u	u	u	u(姑吴吾乎虎途卢怒粗苏铺布;合口:孤刳)(鱼韵庄组:疏楚助;知照组:猪书处如恕)
二等	麻韵	ɯa	ɨa	a	a(拿沙查洒巴蟆马)
				ia	ia(喉牙:家牙霞假贾下夏嫁暇價)
三等	鱼韵	iu	iu	iu	y(居鱼虚於举巨御语许去女吕與旅沮胥序绪遽余豫)
	麻韵	ia	ia	iə	ɤ(车遮者蔗社舍)
					ie(野冶也夜且姐邪谢写)
合口					
一等	模韵				
二等	麻韵	ɯua	ua	ua	ua(瓜夸誇華譁花瓦寡)②
三等	虞韵				

① 参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载《温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四期,又许宝华、潘悟云《释二等》,载《音韵学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4年。

② 括号中是例字。例字如果不是从表格当中古代某韵直线发展而来,而是从其他韵合并过来的,则标明其由来,如开口一等后面例字括号中的“合口”字样表示这些字来自合口一等模韵,“鱼韵庄组”字样表示这些字是从鱼韵合并过来的庄组字,又如开口二等后面例字括号中的“喉牙”字样表示这些字全都是开口二等麻韵的喉牙音字。下同。

宋代以后，鱼韵庄组字“疏、楚、助”等开始并入模韵，而知照声母字“猪、书”等则要到明清时候才并入模韵，具体证据可看《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

关于[y]音的形成，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认为《中原音韵》鱼模韵部中的中古鱼、虞韵字已经是[y]，但是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则指出：“北曲绝少有鱼模和齐微通押的例子。不像在南戏里那样。现代北方戏曲用韵的通例也是 y 不叶 u 而叶 i，所谓‘十三辙’，也是 y 与 i 同归一辙。所以《中原音韵》鱼模的韵母还是应当参照八思巴字对音订为 u、iu。”又明代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说：“如衣 i 字为元母之三，其号自定，其音曰 i，加以元母之午 u，则生夫鱼 iu，又加以元母之二额 e，则生夫月 iue。”可见，直到明朝“鱼”字也还是[iu]，不是[y]。那么近代音[y]到底什么时候才完全形成呢？陆志韦《释中原音韵》说：“《五方元音》把鱼虞从虎韵移到了地韵，比《西儒耳目资》更近乎现代国音，那才是 y。”《五方元音》成书于 1654 年至 1673 年之间，其虎韵是[u]，地韵是[i]和[ei]，可见[y]音的形成大概在 17 世纪末。

二、侯部　《诗经》音侯部包括中古《广韵》的侯、虞两韵，不分开合口。

		《诗经》音		西汉音		东汉音		魏晋音		隋唐音		五代音
一等	侯韵	og	→	og	→	u	→	u	→	u	→	əu
三等	虞韵	jog	→	jog	→	jo	→	io	→	io	→	iu

[续表]

		五代音		宋代音		元代音		明清音
一等	侯韵	əu	→	əu	→	əu	→	ou（媾侯口偶讴厚寇後后偷头娄斗豆漏走）（之部侯韵：某掊剖）
							↘	u（之部侯韵：母亩部）
三等	虞韵	iu	→	iu	→	iu	→	y（区禺具俞庾缕须需取）（鱼部虞韵：瞿巨虞娱于雨禹羽）
					↘	u	→	u（唇音：符凫侮赴務；知照组：厨柱朱殊儒输枢戍树雏）（鱼部虞韵：夫膚無毋巫甫父武）
							↘（iu→u）	

《诗经》音侯部跟东部、屋部有对转关系，其主元音应该是[o]。根据上面邵荣芬《切韵研究》的说法，“唐以前多用虞、模韵字对译梵文的 o，尤、侯韵字对译梵文的 u 和 ü”，我们把鱼部模韵的隋唐音构拟为[o]，而把这里侯部虞韵的魏晋音和隋唐音的主元音也构拟为[o]，把侯部侯韵的魏晋音和隋唐音构拟为[u]。《韵镜》虞、模同图也可以证明它们的主元音相同。

到五代时候，鱼部鱼韵是[iu]，侯部虞韵也是[iu]，它们实际上已经合

流。宋英宗名“曙”，为避嫌名，当时把树称为“木”；“曙”是鱼韵去声字，“树”是虞韵去声字，可见口语中鱼、虞两韵确已合流。这种合流最早可能在公元779年已经开始，这一年唐朝韩愈《讳辨》一文说：“惟宦官宫妾，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唐代宗名豫，“不敢言‘谕’”就是“不敢言‘豫’”，“豫”是鱼部鱼韵字，“谕”是侯部虞韵字。又白居易(772—846)《琵琶行》：“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女、去”是鱼韵字，“住、数”是虞韵字，“部、妬、污、度、故”是模韵字，“妇”是尤韵字，可见鱼、虞、模韵主元音都相同(此时尤韵是[əu])。

到元代《蒙古字韵》中，中古虞韵的唇音字“夫、無、府”等首先丢失[i]介音，读为[u][①]，此时中古鱼韵知照组的“猪、书、如、恕”、中古虞韵知照组的“诛、驻、树、竖”等字的韵母都还是[iu]，它们变成[u]要晚一步。

三、之部 《诗经》音之部包括中古《广韵》的哈、侯、皆、之、灰、尤、脂八韵，并分开合口。在开口一等中，《诗经》音的哈、侯两韵音值相同，但是哈韵没有唇音字，侯韵只有唇音字，因此它们并不冲突。

		《诗经》音	西汉音	东汉音	魏晋音	隋唐音	五代音
开口							
一等	哈韵	əg →	əg →	əi →	Ai →	Ai →	Ai
	侯韵	əg →	əg →	ə(→ 并入侯部侯韵)			
二等	皆韵	rəg →	rəg →	rəi →	ɣɐi →	ɯɐi →	ɯai
三等	之韵	iəg →	iəg →	iə →	iə →	i →	i
合口							
一等	灰韵	uəg →	uəg →	uəi →	uAi →	uAi →	uai
二等	皆韵	ruəg →	ruəg →	ruəi →	ɣuɐi →	ɯuɐi →	ɯuɐi
三等	尤韵	juəg →	juəg →	iuə →	iu →	iu →	iəu / əu
	脂韵	iuəg →	iuəg →	iui →	iuɪ →	iuɪ →	ui

之部侯韵是什么时候并入侯部侯韵的？我们觉得应该是在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的诗歌中，之部侯韵字跟侯部侯韵字押韵很多。例如左思《魏都

① 中古鱼韵没有唇音字。如果有的话，也应该一起演变。

赋》"膴膴坰野,奕奕菑亩。甘荼伊蠢,芒种斯阜。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异口",之部侯韵字"亩"跟侯部侯韵字"後、口"押韵;陶渊明《劝农诗》"气节易过,和泽难久。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之部侯韵字"亩"跟侯部侯韵字"耦"押韵;李充《壶筹铭》"投壶筹礼,揖叙先後。通风月数,分为主部",之部侯韵字"部"跟侯部侯韵字"後"押韵。

汉代以后,尤其是魏晋以后,咍、灰两韵逐渐跟之韵远离,反而多跟齐、佳、皆押韵,表明此时咍、灰跟之的主元音已经不同。例如曹植《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棲。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徊"是灰韵字,"哀"是咍韵字,"妻、棲、泥"是齐韵字,"谐、怀"是皆韵字,"依"是微韵字。又如陶潜《饮酒》之九:"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襤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开"是咍韵字,"怀、乖、谐"是皆韵字,"栖、泥、迷"是齐韵字,"回"是灰韵字。

[续表]

		五代音	宋代音	元代音	明清音
开口					
一等	咍韵 侯韵	Ai →	Ai →	ai →	ai(该胎耐灾才在)(皆韵唇音:埋霾;皆韵:骇)
二等	皆韵	ɯai →	ɨai ↗ →	iai ↗ →	ie(戒械)
三等	之韵	i → ↘ ↘	i →	i →	i(喉音:姬欺医已)
			ʅ →	ʅ → ↘	ʅ(知照组:之持诗志事)
					ɚ(日母:而耳)
			ɿ →	ɿ →	ɿ(精组:兹思词子寺)
合口					
一等	灰韵	uai →	uai →	uei → ↘ ↘	uei(灰悔贿)(脂韵:龟洧)
					ei(杯每培媒)(脂韵:备邳)
					i(脂韵:丕痞)
二等	皆韵	ɯuɐi →	uɐi →	uai →	uai(怪)
三等	尤韵	iəu →	iəu →	iəu →	iou(牛丘久友旧)
		əu →	əu → ↘	əu →	əu(谋否)
				u →	u(妇负富副)
	脂韵	ui →	ui ↗(uei)		

开口皆韵的"埋、霾"两字,在《中原音韵》皆来韵部中跟"该、胎"等字同音,读[ai]。而皆韵的"骇"字,在《中原音韵》皆来韵部中跟"蟹、戒"同韵母,表明元代时候其韵母还是[iai]。在《蒙古字韵》中"埋、霾、骇"的读音也正是如此。不过到明朝,"骇"的韵母已经是[ai]了,因为在朝鲜《四声通解》(1517)中此字的注音是[ɣai]。

之韵[i]到宋代分化为[i、ɿ、ʅ],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中,精组之韵字和脂韵字"自、思、寺"被列在开类,庄组之韵字"士"被列在发类,表明它们的主元音已经不是[i],以后《切韵指掌图》把"兹、雌、慈、思、词"排在一等的格子中,也表明此时这几个字的韵母已经从细音转变为洪音,应该就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ɿ、ʅ],而早先中古的《韵镜》是把这几个字排在四等的格子中。这里之韵分化的条件显然是在于不同的声母的影响。

之韵的"而、耳"等字在《中原音韵》属于支思韵,可见它们在元代的读音是[ʅ]。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一书也认为,金元时代的诸宫调和元杂剧中,"儿、尔、二、耳"等字大量地跟支思韵的字押韵,因而它们的韵母必定是[ʅ]。到明代,从《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等民间歌曲的节律看,"儿"已经是儿化韵的符号。如"夏有凉风,满院榴花如火红。金盏儿传杯送,风摆的荷花动……"《驻云飞》曲子规定的字数是四、七、五、五……显然这里的"儿"字为衬字,歌唱时很短促地一带而过。而在同时的《高昌馆杂字》中,也可以看到当回鹘文 r 音不处于音节开头时,译者一律用汉字"儿"来对音,如"撒木儿"Samur,这也表明汉语[ɚ]音已经产生。由此可见,"而、耳"等字读[ɚ]音当在明代中期。

脂韵的"备、邳、龟、丕"等字,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部中跟"杯、每、灰"等字同韵母,我们确认它们此时已经合流为[uei]。到明清时候,[uei]中的唇音字又分化为[ei]和[i],而[i]可能又是从[ei]分化而来的。

四、阳部 《诗经》音阳部包括中古《广韵》的唐、庚、阳三韵,并分开合口。阳部和鱼部是阴阳对转关系,所以阳部主元音也是[ɑ]。

关于阳、庚两韵隋唐时代的主元音,王力《汉语史稿》上册拟阳[ĭaŋ]、庚[ɐŋ、ĭɐŋ],《汉语语音史》拟阳[iɑŋ]、庚[ɐŋ、iɐŋ],但是阳韵的唇音字后来能变成轻唇音,庚韵的唇音字不能变成轻唇音,可见庚韵不可能是央后元音,又从南北朝、隋朝的诗歌押韵看,庚近于耕、清、青而不近于阳、唐,可见庚韵应该有前元音。

		《诗经》音	西汉音	东汉音	魏晋音	隋唐音	五代音
开口							
一等	唐韵	ɑŋ →	ɑŋ →	ɑŋ →	ɑŋ →	ɑŋ →	ɑŋ
二等	庚韵	rɑŋ →	rɑŋ →	rɑŋ →	ɣaŋ →	ɯaŋ →	ɯaŋ
				↘(“氓萌黽”等字转入耕部耕韵)			
三等	阳韵	jɑŋ →	jɑŋ →	jɑŋ →	iɐŋ →	iɐŋ →	iɐŋ
	庚韵	iaŋ →	iaŋ →	iaŋ →	iaŋ →	iaŋ →	iaŋ
合口							
一等	唐韵	uɑŋ →	uɑŋ →	uɑŋ →	uɑŋ →	uɑŋ →	uɑŋ
二等	庚韵	ruaŋ →	ruaŋ →	ruaŋ →	ɣuaŋ →	ɯuaŋ →	ɯuaŋ
三等	阳韵	juɑŋ →	juɑŋ →	juɑŋ →	iuɐŋ →	iuɐŋ →	iuɐŋ
	庚韵	iuɑŋ →	iuɑŋ →	iuaŋ →	iuaŋ →	iuaŋ →	iuaŋ

[续表]

		五代音	宋代音	元代音	明清音
开口					
一等	唐韵	ɑŋ →	ɑŋ →	ɑŋ →	ɑŋ(刚汤堂宕郎臧仓丧)(阳韵唇音:方网望;知照三:章昌长掌丈商上)(庚韵:行盲)(东部江韵:邦蚌庞尨)
二等	庚韵	ɯaŋ →	iəŋ →	əŋ →	əŋ(更庚羹衡烹彭孟)(合口庚二:横)
三等	阳韵	iɐŋ →	iaŋ →	iaŋ →	iaŋ(姜强香鄉央羊娘量凉将墙襄相象抢匠)(东部江韵:江讲腔项巷)
	庚韵	iaŋ →	iəŋ →	iəŋ →	iəŋ(京卿英竟庆映兵明丙秉皿病)(开口庚二:行杏)
合口					
一等	唐韵	uɑŋ →	uɑŋ →	uɑŋ →	uɑŋ(光荒黄皇广)(开口阳韵庄组:庄装疮床;合口阳韵:匡狂王况枉)(东部江韵:窗双撞)
二等	庚韵	ɯuaŋ →	uɑŋ →	uəŋ →	uŋ(觥)
三等	阳韵	iuɐŋ →	iuɐŋ		
	庚韵	iuaŋ →	iuəŋ →	iuəŋ →	yuŋ(兄永泳)

邵荣芬《上古阳声韵若干字的归部问题》一文指出,“氓、萌、黽”等字《广韵》归入耕韵,《说文》大徐本注音归入庚韵,大徐本注音是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读音,而《晋书音义》引《字林》音,“鄳,芒耿反”,可见到晋代“黽”声字出现耕韵的读音①。我们根据这一点,确定“氓、萌、黽”在魏晋时候转入耕韵。

① 邵文载《语苑新论——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年;又载《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此外，"行、盲"两字在宋代并入唐韵。

开口阳韵的唇音字在元代丧失了它们的[i]介音，并入唐韵[ɑŋ]。开口阳韵庄组字"庄装疮床霜爽"等在元代由[iaŋ]变为[ɑŋ]，证据是这些字在《蒙古字韵》中都读[ɑŋ]，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声母[tʂ]等跟后面的韵头[i]发生异化。这些字到明清时代又变为[uɑŋ]，在朝鲜《四声通解》(1517)中这些字的正音读[ɑŋ]，而它们的俗音(当时的口语音)则是[uɑŋ]，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声母[tʂ]等后面滋生出[u]介音。以后到明清时代，知照组三等"章昌长"等字的声母[tʂ]等跟后面的韵头[i]也发生了异化，它们的韵母也从[iaŋ]变成为[ɑŋ]，不过这一变化的发生要晚于明代中叶，因为在《四声通解》中这些字还是[iaŋ]。

五、东部 《诗经》音东部包括中古《广韵》的东、江、锺三韵，不分开合口。东部跟侯部是阴阳对转的关系，其主元音应该是[o]。

		《诗经》音		西汉音		东汉音		魏晋音		隋唐音		五代音
一等	东韵	oŋ	→	oŋ	→	oŋ	→	uŋ	→	uŋ	→	uŋ
二等	江韵	roŋ	→	roŋ	→	roŋ	→	ɣoŋ	→	ɯɔŋ	→	ɯɔŋ
三等	锺韵	ioŋ	→	ioŋ	→	ioŋ	→	ioŋ	→	ioŋ	→	iuŋ

[续表]

		五代音		宋代音		元代音		明清音
一等	东韵	uŋ	→	uŋ	→	uŋ	→	uŋ(公工洪鸿孔东通同童动笼弄聪从送)
							→	uəŋ(翁甕)
							→	əŋ(唇音：琫篷蓬蒙濛)(锺韵：封峰逢奉)
二等	江韵	ɯɔŋ	→	ɨɔŋ(→ 并入阳部唐韵、阳韵)				
三等	锺韵	iuŋ	→ (↗ uŋ)	iuŋ	→	iuŋ	→	uŋ(恭共恐顒邕容重浓龙宠钟茸從蹤松诵)
							→	yuŋ(凶胸雍庸甬用)

隋朝时候东、江、锺三韵的主元音是什么？在《韵镜》中，东韵为一图，冬、锺两韵合为一图，江韵为一图，可见东、锺、江主元音都不同，而锺跟冬比较接近。《广韵》的韵目次序是东、冬、锺、江……东独用，冬、锺同用，江独用，也可见它们主元音的同异。因此，我们拟东为[u]，江为[ɔ]，锺为[o]。另外，周祖谟《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指出，江韵"在梁代和北齐的时候，大部分跟冬钟两韵合用，到北周陈隋之间，大部分跟阳唐两韵合用，这是很显著的变化"①。我们因此把江韵魏晋时期的主元音拟成[o]，隋代的主

① 载《语言研究》总第二期，1982年。

元音拟成[ɔ]。江韵完全跟阳、唐两韵合流，最明显的表现是元代的《中原音韵》，此书把中古的江、阳、唐三韵的字全部合在江阳韵部中。

东、锺两韵的主元音完全趋同要等到晚唐五代时候，例如晚唐李商隐《少年》诗："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平二十有重封。宜登宣室螭头上，横过甘泉豹尾中。别馆觉来云雨梦，后门归去蕙兰丛。灞陵夜猎随田窦，不识寒郊自转蓬。""功、中、丛、蓬"是东韵字，"封"是锺韵字。又如在南唐朱翱的反切中，"冯，父重切"、"蓬，贫容切"、"浓，奴聪切"，"冯、蓬、聪"是东韵字，"重、容、浓"是锺韵字，东、锺两韵已经相混①。我们因此把五代时候的东、锺两韵主元音都拟成[u]。

"蒙、蓬、封、峰"等字由元代的[uŋ]变为明清的[əŋ]，这是它们的唇音声母使后接元音[u]发生异化的结果。

六、侵部　《诗经》音侵部包括中古《广韵》的覃、咸、侵、添、东、凡六韵，并分开合口。

		《诗经》音	西汉音	东汉音	魏晋音	隋唐音	五代音
开口							
一等	覃韵	əm →	əm →	əm →	ɐm →	Am →	Am
二等	咸韵	rəm →	rəm →	rəm →	ɣæm →	ɯæm →	ɯæm
三等	侵韵	rjəm →	rjəm →	rjəm →	iem →	iem →	iəm
		jəm →	jəm →	jəm →	jem →	jem ↗	
四等	添韵	iəm →	iəm →	iəm →	ɛm →	ɛm →	ɛm
合口							
三等	东韵	iuəm →	iuəŋ →	iuŋ →	iuŋ →	iuŋ →	iuŋ

[续表]

		五代音	宋代音	元代音	明清音
开口					
一等	覃韵	Am →	am →	am →	an(堪含函感暗赣贪眈探覃南男簪参蚕)(咸韵:杉掺)
二等	咸韵	ɯæm →	iam → (↗am)	iam →	ian(咸减黯)(添韵:添忝簟垫念)
三等	侵韵	iəm →	iəm →	iəm ↘	
			↘	iən →	in(品;今金钦禽琴音荫饮禁林临侵心禀)
			↘	əm →	ən(岑森渗;深沈審甚朕斟箴任)
四等	添韵	ɛm →	iɛm →	iɛm ↗	
合口					
三等	东韵	iuŋ →	uŋ →	uŋ →	əŋ(风枫讽凤)

① 参王力《朱翱反切考》，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 年。

东三韵在中古《广韵》是收[ŋ]尾的，但是在《诗经》时代是收[m]尾的，证据是东三韵的"风"字在《诗经·邶风·绿衣》四章、《邶风·谷风》一章、《秦风·晨风》一章、《小雅·何人斯》四章、《大雅·桑柔》六章和《大雅·烝民》八章中都跟侵部字押韵，"枫"字则在《楚辞·招魂》中跟侵部字押韵①。这些字都有合口介音[u]，后来由于介音[u]使[m]尾发生异化，才转到冬部东三韵[iuŋ]②。这些字完全转到冬部东三韵的时间大概是在东汉，王力《汉语语音史》卷上第二章说："'风'字本属侵部合口三等……'风'字应即陪同'中宫'等字一起转入冬部，至少在汉代已经转入了。因此，西汉刘胜《文木赋》叶'风隆'，东汉边让《章华台赋》叶'终风中雄隆'，赵壹《迅风赋》叶'风充中终'，都应该认为用本韵，不应该认为是冬侵合韵。"

隋代的侵韵是有重纽的韵，其韵母应该分成两类。俞敏《等韵溯源》根据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把梵文的 ṛ 译成"乙"，认为重纽三等"乙"读[ʔrid]，重纽四等"一"读[ʔjid]③。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也提出重纽三等在上古有[r]介音④。我们采用这种观点，但是主要用作侵韵的上古音构拟，它的中古音还是处理为[iem]和[jem]。重纽两类在隋唐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相混，相信在五代时候已经完全混同。

本韵部的字在元、明、清时代的标准音中逐步由收[m]尾演变成收[n]尾。在元代《中原音韵》中，中古侵韵的"品"字已经率先并入真文韵部。与此相同，属于上古谈部中古凡韵的"凡、帆、范、泛、犯"等字也并入了寒山韵部。这些字都是唇音字，因此这一演变的原因是所谓"首尾异化"，即唇音声母使得唇音韵尾[m]异化。以后，朝鲜李朝崔世珍《四声通解》(1517)"凡

① 例如《诗经·小雅·何人斯》四章："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搅我心。""风、南、心"押韵。《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枫、心、南"押韵。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认为是这些字的唇音声母才使得[m]尾发生异化的。考虑到从侵部东三韵转移到其他收[ŋ]尾韵部的还有非唇音声母字"熊、腾、胜"等，我们不取这种解释。"熊"字在金文中写作"酓"("酓"是侵部字)，在《说文解字》中是"炎省声"("炎"是收[m]尾的谈部字)，在现代闽南方言中读[him]或[hom]，而"熊"朝鲜语叫做 kom，日语叫做くま(kuma)。"腾、胜"从"朕"声，"朕"是侵部字。

③ 俞文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年。

④ 郑张文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四期。

例”云：“诸韵终声ㄴ、ㆁ、ㅁ之呼，初不相混，而直以侵、覃、盐合口终声，汉俗皆呼为ㄴ，故真与侵、删与覃、先与盐之音多相混矣。”则说明在明代口语中其他[m]尾的字开始大批变成[n]尾了。明代《金瓶梅》五十回说：“常言：十日卖一担针卖不得，一日卖一担甲倒卖了。”收[m]尾的“针”谐音收[n]尾的“真”，也证明了这一变化①。

与此同时，从宋代到元代，首先是庄组[iəm]的字“岑、森、渗”等变成[əm]，然后是知照组和日母[iəm]的字变成[əm]，然后又都变成[ən]。

七、铎部　《诗经》音铎部包括中古《广韵》的铎、陌、药、昔四韵，并分开合口。本部跟鱼部、阳部有阴阳入对转的关系，主元音应该是[ɑ]。

我们给本部开口三等陌韵和昔韵构拟的《诗经》音完全一样，但是陌韵仅限于喉牙音字，昔韵则除了喻四字以外，全都不是喉牙音字，因此陌韵和昔韵的《诗经》音并不冲突。

在元朝《中原音韵》的时候，汉语的共同语应该还有入声韵，只是它们大多由收[p、t、k]变成收[ʔ]了。不过，我们把陌韵和药韵的元代音构拟成[ai]和[iau]，这有什么根据吗？根据主要有三点，第一，陆志韦认为《中原音韵》存在入声，但是他同时承认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困难，“困难之处在乎齐微的 ei，萧豪的 ɒu、ɐu、ɛu，皆来的 ai，应当叶怎样的入声呢？短音入声不能叶这样的两折音”②。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想像当时被周德清归入皆来、萧豪韵部的中古陌韵、药韵等是[aiʔ、iauʔ]这样的音。第二，朝鲜李朝申叔舟《四声通考·凡例》记载汉语的入声云：“俗音终声于诸韵用喉音全清ㆆ，药韵用唇轻全清ㅸ以别之。”说明当时药韵确实是收[u]尾的。第三，《蒙古字韵》“百、白、陌、宅”等字的注音是[-ai]，“略、掠”等字的注音是[-iau]，虽然同时也注明它们是入声字。

开口铎韵的“铎、度、莫、洛、诺”等字在《中原音韵》歌戈韵部和萧豪韵部重出，也就是说这些字在元代还有[ɑu]这样的读音，在《蒙古字韵》中这些字的注音正是[au]。但是这些字的现代北京音看起来是从《中原音韵》的歌戈韵部来的，所以我们把它们的元代音构拟成[ɔʔ]。

① [m]演变成[n]最早的记载是唐代胡曾《戏妻族语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阴)。”“十”收[p]尾，“石”收[k]尾，“针、阴”收[m]尾，“真、因”收[n]尾。

② 陆志韦《释中原音韵》，载《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1946 年，又载《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印书馆，1988 年。

			《诗经》音	西汉音	东汉音	魏晋音	隋唐音	五代音
开口								
一等	铎韵		ɑk	ɑk	ɑk	ɑk	ɑk	ɑk
二等	陌韵		rɑk	rɑk	rɑk	ɣak	ɯak	ak
三等	药韵		jɑk	jɑk	iɑk	iɐk	iɐk	iak
	陌韵		iɑk	iɑk	iak	iak	iak	iəʔ
	昔韵		iɑk	iɑk	iak	iæk	iæk	
合口								
一等	铎韵		uɑk	uɑk	uɑk	uɑk	uɑk	uɑk
二等	陌韵		ruɑk	ruɑk	ruak	ɣuak	ɯuak	ɯuak
三等	药韵		juɑk	juɑk	iuɑk	iuɐk	iuɐk	iua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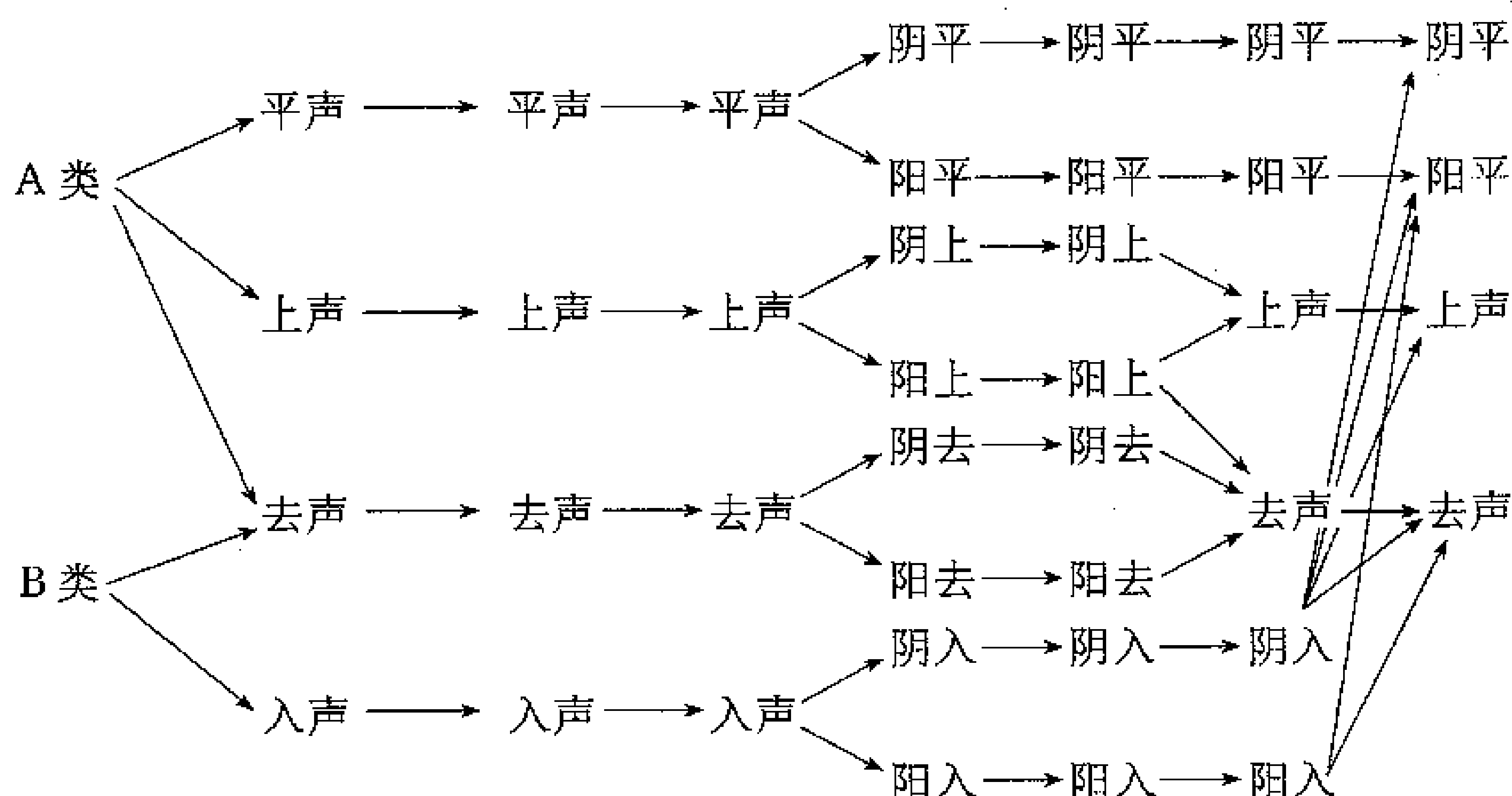
[续表]

		五代音	宋代音	元代音	明清音
开口					
一等	铎韵	ɑk	ɑʔ	ɔʔ	
二等	陌韵	ak	aʔ	ai	ai(唇音:百白陌;齿音:宅) ɤ(喉牙齿音:格客额赫泽择)(铎韵喉牙音:各胳涸貉鄂鼜恶噩)
三等	药韵	iak	iaʔ	iau	iau(脚) ye(却鹊醵略掠)
	陌韵	iəʔ	iʔ	iʔ	i(戟隙逆)(昔韵:亦奕弈译怿昔夕席) ʅ(昔韵:隻炙尺赤石释) y(剧) ie(昔韵:液腋)
	昔韵				
合口					
一等	铎韵	uɑk	uɑʔ	uɔʔ	uo(郭廓扩霍矱攫镬)(陌韵:虢) (开口铎韵:铎託柝诺洛作度索博薄莫泊)
二等	陌韵	ɯuak	uaʔ		
三等	药韵	iuaʔ	iuaʔ	iuɔʔ	yɔ(矍攫戄)

第三节　汉语声调发展史举例

我们认为汉语在谐声时代分为 A、B 两类声调，以后从 A 类声调中

分化出平声、上声、去声，从B类声调中分化出入声、去声，到《诗经》时代汉语已经具备平、上、去、入四声，只是去声字不是很多而已，而到魏晋时代则四声大备。



隋朝《切韵》时代汉语仍然是平、上、去、入四声，大概在公元8世纪中唐时候，平、上、去、入四声各依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调。可以证明这种分化的材料有唐代日本沙门安然的《悉昙藏》卷五，其文云："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上有轻重，轻似相合金声平轻，上轻始平终上呼之，重似金声上重，不突呼之。去有轻重，重长轻短。入有轻重，重低轻昂。"承和之末，应是公元847年。所谓"轻重"，当指声调的高低。又杜甫《丽人行》诗(753)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匐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上半首奇数句"新、真、春、亲"阴平声押韵，偶数句"人、匀、麟、秦"阳平声押韵。下半首反过来，奇数句"尘、神、巡、蘋、伦"阳平声押韵，偶数句"珍、津、茵、巾、嗔"阴平声押韵。看来是杜甫有意为之，可证

当时已经“平分阴阳”。

到晚唐时候，汉语声调又开始“浊上变去”，即阳上(限于全浊上声字)变成阳去。如晚唐李涪《刊误》所云：“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如去声。又以‘恐’字‘恨’字俱去声。今士君子于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识之所笑乎？”这里“很、辩、舅、皓”是全浊上声字，“恨、弁、旧、号”是全浊去声字，李涪不同意《切韵》把“很、辩、舅、皓”作为上声字，可见此时全浊上声确实已经变成去声。浊上变去仅限于全浊上声字，因此次浊上声字仍然保持上声调，以后跟清音上声字合并。

上文曾经说过，《中原音韵》时汉语共同语中还有入声，所以元朝时候应该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个声调。到明清时候，汉语共同语的入声字才全部派入平、上、去三声。具体情况是，全浊阳入变为阳平，次浊阳入变为去声，而阴入则不管全清次清，派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都有，没有什么规律。

【参考文献】

1. 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
2.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 年新版。
3.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4. 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 年。
5.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

【习题九】

1. 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是什么意思？轻唇音是怎样产生的？其过程如何？

2. 古代有哪些声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完全消失？

3. 现代汉语普通话[ts、ts'、s]和[tɕ、tɕ'、ɕ]分别是从中古哪些声母演变过来的？

4.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零声母是从中古哪些声母演变过来的?

5. 请举例说明从上古、中古到现代,汉语的元音高化和元音低化现象。

6.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ɿ、ʅ]韵母是怎样产生的?

7. 试述汉语的[m]尾在历史上的演变。

8. 试述汉语声调的历史演变。

9. 有人以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全浊上声字"部、妇"跟去声字"住、妒、数、污、度、故"押韵,证明晚唐时候浊上变去,请谈谈你的看法。

【附录】

国际音标表

	发音部位 / 发音方法			唇音		舌尖音				舌叶音	舌面音			小舌音	喉壁音	喉音
				双唇	唇齿	齿间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中	舌面后(舌根)			
辅音	塞	清	不送气	p				t	ʈ		ȶ	c	k	q		ʔ
			送气	pʻ				tʻ	ʈʻ		ȶʻ	cʻ	kʻ	qʻ		ʔʻ
		浊	不送气	b				d	ɖ		ȡ	ɟ	g	ɢ		
			送气	bʻ				dʻ	ɖʻ		ȡʻ	ɟʻ	gʻ	ɢʻ		
	塞擦	清	不送气		pf	tθ	ʦ		ʈʂ	ʧ	ʨ					
			送气		pfʻ	tθʻ	ʦʻ		ʈʂʻ	ʧʻ	ʨʻ					
		浊	不送气		bv	dð	ʣ		ɖʐ	ʤ	ʥ					
			送气		bvʻ	dðʻ	ʣʻ		ɖʐʻ	ʤʻ	ʥʻ					
	鼻	浊		m	ɱ			n	ɳ		ȵ	ɲ	ŋ	ɴ		
	颤	浊						r						ʀ		
	闪	浊						ɾ	ɽ					ʀ		
	边	浊						l	ɭ			ʎ	(χ)			
	边擦	清						ɬ								
		浊						ɮ								
	擦	清		ɸ	f	θ	s		ʂ	ʃ	ɕ	ç	x	χ	ħ	h
		浊		β	v	ð	z		ʐ	ʒ	ʑ	j	ɣ	ʁ	ʕ	ɦ
	半元音	浊		w ɥ	ʋ			ɹ				j(ɥ)	(w)	ʁ		

元音		圆唇元音		舌尖元音 前 后		舌面元音 前 央 后	
	高	(ɥʮyʉu)		ɿʮ ʅʯ		iy ɨʉ ɯu	
						ɪY ʊ	
	半高	(øo)				eø ɘɵ ɤo	
						E ə	
	半低	(œɔ)				ɛœ ɜ ʌɔ	
						æ ɐ	
	低	(ɒ)				a A ɑɒ	

上古和中古声母例字表

【说明】(1)本表收录上古二十六声母、中古四十一声母的常用字，为节省篇幅，上古和中古的例字合并在一起，中古声母名称放在括号中。(2)上古二十六声母是指单辅音声母二十一个，另加章组声母五个，而凡是有复辅音声母的字暂时只依它们的中古声母归入相应的上古声母；中古四十一声母是指守温三十六字母，加上照组和喻母分别一分为二。(3)所有声母均依唇、舌、齿、牙、喉五音顺序排列，在同一声母下，同声符的字排列在一起，以便查检。(4)凡上古同一声母，中古分化为两个以上声母的，两个以上声母的例字分段排列。

一、唇音

上古幫母(中古幫母、非母)

巴豝八霸波跛簸彼播鉢本撥剝博搏駁伯柏百迫憋蔽別逼鄙匕比妣庇蓖筆閉嬖臂璧辟壁畀痺卑碑俾裨必泌祕閟毖碧補圃卜布佈濮譜擺拜杯悲輩北背貝轡包苞胞飽保堡葆褓褒寶鴇報豹爆鑣標飆彪表班斑頒扮般搬板版半絆砭窆貶鞭扁匾徧遍編蝙邊邊變奔賁畚彬斌豳賓濱殯鬢擯儐瀕邦幫兵浜榜膀謗崩繃并餅迸摒絣冰稟秉丙炳柄邴昺

非扉緋誹匪篚痱發廢法髮風諷封葑福蝠幅富輻府腑俯付咐斧甫脯黼賦傅腹複飛否不缶蕃藩反返販分吩粉糞奮方坊枋仿放舫弗

上古滂母(中古滂母、敷母)

葩坡破披頗怕帕粕拍魄潑叵撇瞥批砒媲屁紕丕坯伾秠胚嚭匹劈霹癖僻譬濞怖鋪溥浦仆撲璞樸醭普湃派醅剖沛霈配拋泡砲炮飄漂縹剽攀番潘盼判泮胖篇偏翩騙片噴繽姘品聘滂雱烹怦抨砰澎

敷孵孚俘莩郛稃拂佛費麩鄜撫拊赴訃副覆蝮妃霏菲騑斐肺汎泛氾芬紛氛雰芳妨仿彷訪捧豐灃酆丰峰鋒蜂烽

上古並母(中古並母、奉母)

耙杷琶爬拔跋魃茇鈸餑悖勃渤泊帛箔舶白薄簿哺捕蒲脯葡匍婆皮疲被鄱蟠磻別鱉敝斃鼻貔陛篦毗枇琵蚍髀婢埤脾裨稗牌陴避闢辟甓步埠部菩倍蓓焙培陪賠僕暴瀑曝敗排俳徘裴背備否痞邳圮佩珮抱雹鮑袍咆庖匏跑瓢殍

荸瘢盤槃磐瓣辦辨辯辮伴拌叛畔弁昪卞汴忭便緶楩箄盆貧頻瀕蘋顰臏嬪牝旁傍膀龐朋鵬彭膨蓬篷馮憑凭並駢屏病洴瓶平坪評苹

夫扶蚨芙乏范範犯伐閥罰佛鳧浮蜉桴匐罘涪服鵩伏茯袱吠符苻附駙鮒腐父釜輔賻縛婦負阜復复馥鰒肥淝腓翡凡帆梵飯煩繁蘩蕃燔璠膰藩樊礬焚棼汾蚡枌忿分份墳憤房防魴肪馮逢縫鳳奉俸

上古明母(中古明母、微母)

馬瑪罵禡莫寞漠摸摹饃模謨膜慕暮墓募幕麻魔磨摩縻糜靡末抹沫沒歿墨默陌貊貉滅蔑篾衊茂迷謎米彌瀰獼弭密蜜宓謐覓冪汨姥畝牡木沐目苜穆牧睦埋霾買賣邁勱媒煤某謀麥脈梅莓每霉母拇敏玫枚眉湄嵋楣媚黴美袂妹昧魅寐貓苗描毛髦旄芼耄矛茅蟊懋瞀袤卯昴茆貿冒帽瑁貌藐渺秒妙廟繆謬牟侔眸蠻滿瞞蹣懣曼蔓謾鰻饅慢嫚縵幔漫墁綿棉免浼勉娩冕面麵緬愐湎偭丏沔眄澠門捫悶閩閔憫民眠岷泯愍緡旻皿孟猛芒忙茫邙盲虻尨庬莽蟒漭夢甍懵明萌盟蒙濛朦矇艨檬鳴名銘茗酩冥溟瞑暝螟命

巫誣無舞憮廡武鵡侮務霧騖婺勿物吻刎微薇尾娓未味晚挽輓万萬文紊紋蚊雯抆聞問亡忘硭罔網惘輞魍妄望

二、舌音

上古端母(中古端母、知母)

端答搭妲靼旦疸打丁釘叮頂訂得德多掇朵滴嫡鏑氐低羝底抵牴邸柢堤的帝蒂諦都堵賭覩噇督肚篤獃戴蠹妬帶堆碓對刀舠刁島搗禱到倒貂凋雕琱釣弔鳥兜斗抖鬥陡耽躭酖眈湛擔膽丹單殫簞店玷坫掂點顛巔癲滇典墊殿短斷鍛敦墩頓登燈凳等當璫黨擋鼎東凍冬董懂

劄吒蟄縶輒哲磔讁摘涿琢啄卓桌罩輟綴知蜘智凿徵癥致輊窒質置豬著誅蛛株邾竹竺築貯註駐追朝嘲着啁肘晝沾霑站饘邅展輾轉傳珍貞禎鎮瑱長張帳脹漲椿中忠衷塚

上古透母(中古透母、徹母)

他它拖塔獺踏榻闒撻忒慝脫蛻挩托妥唾柝橐拓籜擇貼帖鐵餮梯涕剃踢剔惕體替屜薙逖倜突禿透土吐兔菟台胎態太汰泰推腿退叨滔縚韜弢絛饕討佻挑祧跳糶偷婾貪坍歎灘攤癱毯坦探炭天忝添吞腆瑱湍疃湯燙倘鏜躺趟聽廳汀町珽通捅桶痛統

詫徹撤戳螭魑絺郗癡笞恥飭敕褚楮黜怵畜矗拆蠆超抽瘳丑覘諂偵赬琛郴椿倀悵昶暢闖瞠撐蟶檉逞騁忡寵

上古定母(中古定母、澄母)

達大馱特待奪鐸舵陀駝沱跎紽酡墮惰度踱渡鍍鼉跌迭瓞疊碟牒蝶諜垤絰耋笛迪敵狄荻翟糴蘿滌條覿弟悌娣第睇綈稊遞禘締啼蹄荑提題醍獨讀牘犢瀆櫝竇毒杜肚徒屠途塗荼圖突凸怠殆迨紿苔抬駘臺代袋岱黛玳逮埭棣隊兌頹道導稻蹈盜悼掉幬濤燾桃逃咷窕淘陶調迢苕豆荳痘逗頭投啖淡談痰憺澹袒但憚彈蛋覃潭譚簟曇罎檀壇墊電奠殿澱臀甸佃畋鈿田淀定錠亭停甜恬填闐殄斷段緞團摶囤沌鈍屯盾遁豚遯蕩盪碭宕唐糖塘螗堂棠螳鄧滕騰謄藤籐廷庭霆蜓艇挺梃動慟同洞恫峒銅桐筒童僮瞳潼彤佟

擇澤轍蟄着箸躇儲濁蠋躅濯擢翟櫂擲鄭池馳篪踟遲墀坻持術逐舳宙胄紬軸妯杼宁苧貯柱住除廚躕櫥槌鎚縋椎召趙肇兆晁朝潮紂酎綢稠籌儔疇躊湛綻廛纏躔篆椽傳朕鴆沉陣陳塵橙澄丈仗杖長萇棖腸場撞幢瀓懲呈酲程重仲沖蟲

上古泥母(中古泥母、娘母、日母)

內納衲訥那挪懦糯諾捏涅泥你溺嫋奴孥駑努弩怒乃奶迺鼐耐奈柰餒猱腦惱鬧尿耨男南楠難赧拈鮎年撚輦念暖嫩囊曩能寧濘佞農儂膿

拏呶拿聶鑷躡尼呢怩膩匿暱女忸紐扭狃鈕鐃譊諵喃黏碾娘釀濃醲

若惹箬熱弱日馹兒而胹鮞爾邇耳洱餌珥刵二貳如茹汝儒濡孺乳入辱褥縟蓐蕤蕊芮枘蜹蕘饒繞擾柔揉輮蹂肉髯冉苒然燃染廿軟壬任荏妊紝人仁稔刃忍認仞韌軔閏潤瓤攘穰穰壤讓仍礽戎絨茸

上古來母(中古來母)

拉立粒笠苙邋臘蠟獵鬣躐辣剌賴癩籟瀨懶樂礫櫟勒仂劣力肋捋酹羅蘿鑼籮邏欙嫘累壘騾螺摞雷擂蕾裸朧洛落絡駱路賂露潞璐輅鷺略烙酪列烈裂例掠涼諒利痢犁黎藜黧梨離籬灕蘺縭罹麗儷驪酈鸝里理俚悝鯉貍釐裹嫠犛犛澧禮醴蠡李厲勵礪蠣隸戾唳淚荔詈吏栗慄曆歷櫪鬲盧爐鑪顱瀘蘆鱸壚鸕轤廬臚虜擄慮驢魯滷祿碌錄綠鹿麓簏轆陸戮醪寥蓼廖呂侶閭旅膂婁縷褸鏤屢樓耬螻摟簍瘻履律來萊徠淶睞誄賚磊耒誄類纇勞撈癆澇嘮牢老燎僚遼撩繚療聊柳劉瀏留榴瘤餾溜霤了漏流硫旒琉綹六林淋婪霖嵐藍籃襤濫覽攬纜闌蘭攔瀾爛練鍊煉楝廉鐮簾濂帘奩臉殮斂連漣鏈蓮聯卵憐鄰燐鱗麟嶙轔璘遴巒戀孌鸞欒亂臨凜廩懍賃吝藺侖綸掄倫輪崙論良浪莨朗琅狼郎廊瑯榔量糧梁粱兩緉輛亮令伶零鈴齡玲聆翎瓴羚囹領嶺冷菱綾鯪陵凌靈龍籠嚨聾朧瓏隴壠隆窿弄

上古喻四(中古喻四)

耶爺也匜迤野予豫預冶怡貽詒夜掖液腋葉枻頁曳拽悦閲躍曜耀籥瀹鑰籲移迻夷姨痍胰彝頤圯已遺以苡裔易埸異翼溢鎰逸佚軼泆佾亦奕弈譯繹驛嶧懌斁役疫余餘舁輿與歟譽俞揄逾渝愉瑜愈喻諭臾腴萸庾窳裕欲慾浴峪聿矞遹鷸育毓昱煜鬻維惟唯瑤搖謠窰遙鷂舀姚藥攸悠由油蚰柚釉遊游猶猷輶酉莠牖卣羑鹽閻焰簷檐延筵蜒埏綖沿兖琰剡寅演夤螾衍引蚓豔灩鳶弋翌緣淫婬霪尹胤勻允羊洋佯徉恙樣漾養癢陽楊揚瘍煬颺蠅孕盈楹羸贏瀛營塋郢穎潁媵融容熔溶蓉庸傭墉用佣甬勇俑湧踴恿

上古章母(中古章母)

蔗遮鷓摭折浙斫摺者赭諸煮渚翥柘跖拙酌灼焯支枝肢巵梔祗紙旨指脂之芝止趾址沚阯芷志誌痣汁針織職識幟隻只咫軹枳制製至桎蛭寘質鑕摯贄鷙炙朱硃珠侏絑燭囑矚主注炷蛀鑄祝呪隹錐贅惴顓召沼昭招詔照周週賙舟州洲粥帚詹瞻占佔氈饘鸇顫旃栴戰專磚斟箴真縝稹甄枕診疹畛軫賑震振諄准準章樟漳彰璋鄣障瘴掌正政征鉦整症拯證終螽鐘鍾種腫踵蟲衆

上古昌母(中古昌母)

車扯蚩嗤媸掣綽啜鴟侈齒尺熾叱斥赤出處杵觸樞姝吹炊弨醜臭幨襜闡川釧穿喘舛串嗔瞋稱偁春蠢昌倡猖菖鯧唱閶敞廠氅秤充銃衝憧

上古船母(中古船母)

蛇舌射麝實食蝕示謚秫術述贖船吮神葚唇漘盾順乘剩塍賸繩澠

上古書母(中古書母)

奢暑賒舍捨赦攝設說稅帨爍鑠翅啻施弛尸屍鳲屎蓍詩濕失識豕矢始世勢式試弑軾拭飾室適釋奭書舒抒紓輸叔菽鼠黍庶恕戍倏束水燒少收手首守狩獸苫膻扇煽陝閃深身申伸呻紳娠審沈哂矧舜瞬商傷殤觴賞晌餉升昇陞聲勝聖舂

上古禪母(中古禪母)

佘折誓逝社涉石碩匙豉時塒鰣恃侍十什拾筮噬是寔視嗜市殊殳孰熟淑署曙薯蜀屬豎樹澍誰垂睡瑞遄勺芍召劭邵紹韶仇酬受綬授壽售蟾贍單蟬禪嬋澶擅嬗剡善膳鄯忱晨辰宸蜃甚諶臣腎豎慎純蒓淳醇鶉尚徜裳嫦常嘗償上承丞成城盛

三、齒音

上古精母(中古精母、莊母)

匝則作左佐做嗟接睫即鯽節癤姐租祖組借爵皭貲髭訾紫嘴咨資姿粢諮恣姊秭子梓宰躋齎齏濟霽擠積蹟績脊鶺祭際穄稷跡卒醉鏃足蹙災栽哉載再

最檇镌儁遭糟早蚤棗澡藻躁竈焦蕉鷦僬醮椒剿雀簪僭贊攢讚鑽纘尖殲籛濺剪翦煎箭薦纂祲綅浸津儘進晉搢縉戩尊樽遵俊駿畯臧贜葬將漿槳獎蔣醬曾憎熷增罾繒甑晶旌精睛菁井稯宗鬃綜粽縱蹤豵總

札扎紮查鮓詐榨窄眨爪抓笊責簀幘債仄昃側捉齱淄輜菑錙緇滓笫櫛齋鄒騶緅斬盞醆譖榛臻蓁溱莊裝妝壯諍

上古清母(中古清母、初母)

擦蔡搓磋蹉瑳挫銼剉錯措厝鵲醋切砌妾此雌泚玼朿刺且蛆粗次妻淒悽萋七漆戚緝葺猝焠啐翠簇蔟蹴促趨取娶趣撮采採彩菜崔催漼璀脆毳操糙草俏峭悄秋愀楸湫鰍啾參驂慘餐粲燦璨憯僉簽千仟阡遷淺塹槧倩蒨青清蜻鯖請茜氽竄爨悛竣荃銓詮痊侵駸寢親村忖寸倉蒼滄艙鶬傖槍搶蹌鏘蹭囪聰璁驄匆忽葱樅

冊柵叉釵差插察岔剎惻測廁策齪初芻楚礎揣嘬吵抄炒鈔攙鑱剗懺讖孱篡櫬齔瘡創愴窗闖

上古從母(中古從母、崇母)

雜集砸昨祚胙阼柞酢怍坐座鑿瘥嵯捷截在才財材裁藉籍絕嚼爝漬齝眥疵自字牸茨瓷慈磁輯疾蒺瘠寂齊臍蠐劑薺族徂殂聚纔賊罪摧萃悴瘁皂造曹槽嘈噍樵譙誚就鷲酋遒蝤暫慚漸瓚蠶潛殘踐賤餞錢荐存前雋泉全盡秦奘藏臟牆嬙薔檣曾層贈靖靜婧靚情晴淨叢琮淙从從

閘鍘茬豺乍鐲俟士仕柹事鋤助雛寨砦柴儕驟愁棧饞讒巉孱潺撰饌岑涔狀牀崇

上古心母(中古心母、生母)

撒散霰颯卅薩塞賽莎娑蓑梭酸狻浚峻鎖瑣索些楔寫瀉卸薛削消宵霄硝銷逍鞘肖雪伺司笥斯撕廝私絲思緦偲腮鰓死賜錫四泗駟肆棲西犀息熄媳悉蟋膝昔惜腊淅晰皙洗先銑跣璽獮徙細酥蘇甦素訴溯愬速悚竦肅蕭簫瀟繡嘯夙宿粟胥揟須鬚婿戌歲絮恤粹碎雖睢綏髓繐祟邃燥臊搔騷掃嫂小笑蓧修羞秀銹三傘姍珊暹纖孅銛仙秈鮮癬躚線算蒜祘宣瑄渲巽選心辛新薪信囟孫猻蓀遜飧損筍荀洵恂隼濬汛訊迅桑顙嗓喪松菘淞嵩聳慫送宋

灑曬沙紗鯊杉衫參滲殺鎩煞傻刷澀瑟嗇穡色縮所朔槊數帥師獅篩蝨史使駛梳疏蔬衰率蟀梢捎筲鞘稍潲搜餿颼溲瘦蒐產參摻滲芟骰山汕訕疝刪潸閂拴涮森詵駪霜孀雙爽生牲笙甥省

上古邪母(中古邪母)

邪斜徐敘謝榭詞祠嗣飼辭辤兕似姒耜巳祀汜寺夕習襲隰席蓆俗序緒續

嶼隋隨遂隧燧穗囚泅袖岫涎羡旋璇鏇璿燼尋潯旬殉徇循巡馴祥詳庠翔象橡像頌訟誦

四、牙音

上古見母(中古見母)

家稼嫁加枷嘉架駕猳假嘏佳挂卦街圭桂閨夾莢頰鋏賈價甲瓜孤觚刮括剮鍋過寡哥歌寄柯畸戈戒誡戟鴿給割葛揭羯各格閣骼隔革个個姑沽辜蛄古估牯固錮故居裾鋸倨踞郭國幗虢馘果裹皆階稭喈偕結吉髻劫孑潔解介芥界疥屆厥蹶蕨夬決訣抉譎攫覺珏傕鷄稽筓羈几肌飢机麂基箕朞姬機譏饑幾激繳曒儌擊繫汲彶級急棘亟殛計繼薊冀驥紀記己改既暨概溉廐季股穀轂彀瞽鼓蠱骨汩谷雇顧車句拘駒苟狗夠俱菊掬鞠橘舉莒矩據屨該垓賅蓋丐乖拐怪會儈澮檜膾獪劊瑰鬼規龜歸詭九究軌鳩晷簋癸貴高膏篙縞槁搞皋羔糕杲告誥交郊茭蛟鮫絞狡佼姣皎校較驕嬌矯膠澆驍腳角教叫糾赳梟勾鉤溝搆購媾覯講耩垢姤久玖灸疚韭救甘柑泔干肝竿旰捍幹乾感減碱緘敢贛監鑑堅緊兼縑蒹艱艮根跟間簡澗姦肩豜檢劍柬揀諫建見官棺管觀灌罐冠鰥關貫慣盥涓鵑絹狷蠲卷捲眷畎亙今金錦矜禁襟巾斤筋謹袞滾鯀昆崑琨鯤均鈞君軍岡剛綱鋼崗缸肛江工貢功攻疆僵殭姜襁薑繈降絳光廣礦更梗骾埂庚羹耕莿耿兢京景敬警驚儆經勁涇頸剄徑逕竟境鏡肱公弓躬宮共供拱龔鞏坰扃炯

上古溪母(中古溪母)

掐埳恰夸誇姱跨胯刳可珂軻綺觭崎科蝌窠顆課棵殼慤克刻客闊廓鞹怯祛笶去愜篋契鍥缺睽闋闕卻確推溪谿啓棨綮企起杞芑屺豈凱愷鎧塏闓乞气氣慨跂欺器棄亟泣枯苦骷哭屈詘窟庫褲酷嚳區軀驅摳曲麴墟開揩鍇楷蒯塊傀魁快噲盔恢詼虧窺奎喟考烤攷巧靠犒敲蹺竅口叩扣寇丘邱蚯堪戡勘龕看刊侃瞰闞謙嗛歉慳鏗愆騫褰牽遣譴繾欠寬款犬勸券懇墾肯欽嵚衾坤困綑閫康糠慷亢抗伉坑羌匡筐框眶空腔控曠壙纊硜輕頃傾卿慶罄磬孔恐芎穹

上古群母(中古群母、匣母、喻三)

桀傑杰竭碣茄伽掘倔崛瘸屐技伎芰妓極騎奇琦錡祁耆鰭暨忌悸其期萁綦旗淇祺琪騏麒蘄旂祈頎近芹局偈巨拒距炬詎鉅渠遽醵劇蘧具俱臞瞿衢跪櫃匱逵夔馗葵揆喬橋僑蕎轎翹臼舅舊咎求球逑裘仇虯儉件健鍵腱鉗箝黔鈐琴芩乾虔倦卷圈鬈拳蜷權顴僅瑾饉廑勤覲禽擒窘郡群裙強狂誑競勍鯨黥擎檠共窮瓊邛煢

霞瑕遐暇狹峽俠挾洽合盒匣狎轄害下夏廈華驊樺滑猾畫劃何河荷禾和

龢盍闔曷褐貉劾核骸亥駭賀鶴活禍穫鑊獲護或惑諧鞋攜協頡絜械薤蟹邂學穴兮奚徯檄繫系胡糊葫餬湖蝴鬍怙祜弧狐瓠壺乎斛縠鬻戶扈滬互淮匯懷壞槐回迴茴潰會繪惠蕙蟪慧鎬豪毫壕號浩皓顥昊肴淆效校侯喉候猴逅后酣邯含頷函涵寒韓撼憾咸鹹旱汗捍翰瀚艦檻銜閑嫻賢弦舷玄泫眩炫銜陷餡限痕很恨莧見現縣懸桓貆恒還環寰鬟圜緩換幻患宦完浣莞皖丸紈魂混圂溷豢行桁荇衡蘅航杭降巷洪閧項紅鴻虹訌黃璜橫黌皇煌惶蝗篁凰晃幌滎陘形型刑滎螢熒杏幸弘宏閎竑

曰越戉鉞樾粵熠于盂竽宇雩芋雨禹羽域彙爲惟韋違圍幃闈偉煒葦緯衛位胃渭謂蝟尤疣郵又右佑祐有侑囿宥炎員圓隕殞圜袁猿轅園遠爰援瑗媛垣院云雲芸韻運暈王往旺瑩榮熊雄永詠泳

上古疑母(中古疑母)

牙芽訝迓五伍吾梧鼯悟晤寤語涯崖瓦我俄蛾鵝峨餓義儀蟻議訛譌僞額愕顎萼鄂鰐臥業虐瘧月刖岳嶽獄樂倪霓麑猊輗蜺疑嶷擬礙凝逆宜誼藝刈艾詣羿劓屹鷁吳蜈誤娛虞午仵忤御禦兀魚漁禺隅寓遇愚偶耦藕喁顒馭玉獃皚外危桅巍魏敖熬螯獒鰲傲翱堯咬岸嚴巖儼顏彥諺言唁研妍眼銀垠齦驗雁硯元沅玩阮頑黿原源願愿卬昂迎吟硬

五、喉音

上古影母(中古影母)

阿鴉押鴨厭饜壓亞惡軋握偃蝘堰宴窪蛙挖厄扼軛遏謁藹靄窩渦倭萎委矮斡屋握渥幄齷沃夭妖噎壹曀殪懿約猗漪倚掎伊醫翳衣依揖一益縊隘肄意憶億臆邑悒浥抑烏嗚汙淤於閼迂紆嫗歐毆鷗甌嘔鬱郁彧哀埃唉愛曖璦薆畏偎煨猥威尉慰熬幼黝窈奧懊澳襖媼溫蘊慍謳幺要腰邀憂優麀幽庵鵪淹閹醃奄掩音瘖諳暗闇安鞍按案晏焉鄢嫣因烟姻胭咽恩茵絪燕嚥彎灣宛碗豌菀婉腕惋苑怨鴛蜎淵陰蔭癊湮堙寃殷慇飲隱穩印盎央映殃泱秧英汪枉鷹膺應鶯縈嫈罌嬰纓攖櫻鸚影翁雍饔壅擁邕

上古曉母(中古曉母)

哈瞎豁化花貨靴譁赫嚇郝火伙夥霍藿歇蠍脅血醯羲犧曦喜熹嘻僖禧嬉戲巇虛噓虎琥熙希稀晞欷吸歙迄呼戽吁許滸詡栩煦畜蓄旭咍海悔晦誨醢黑灰麾撝揮輝暉葷徽毀燬賄喙諱卉蒿薅好楞囂曉孝吼休朽嗅憨鼾罕軒喊漢暵掀險獫顯憲獻歡驩喚煥奐渙喧暄萱烜咺絢熏薰曛勳壎釁興昏婚閽勛訓夯香鄉響饗嚮亨享向肓荒慌謊馨兄凶兇匈胸洶酗

上古和中古韵部例字表

【说明】(1)本表收录上古三十一韵部、中古二百零六韵部的常用字,为节省篇幅,上古和中古的例字合并在一起,中古韵部名称放在括号中。(2)上古三十一韵部按照阴、阳、入对转的关系排列在一起;中古没有四声相承关系的韵部的字分段排列。(3)例字的上古声调与中古基本相同,读者可根据中古韵目自行判别,少数声调有变动的字不另注明。(4)为照顾上古韵部的系统完整,一部分中古韵部被离析分散在不同的上古韵部中,读者查检时请注意。

一、上古之部(中古咍海代、侯厚候、灰賄隊、皆駭怪、之止志、尤有宥、脂旨至韻)

(咍)該孩埃唉來萊崍台胎臺災才栽哉(海)海醢殆怠改亥待載宰采採乃鼐在(代)戴代黛岱耐再礙賚萊

(侯)掊(厚)剖部母拇某畝(候)踣

(灰)灰恢杯陪醅梅媒(賄)每悔倍賄(隊)背佩晦

(皆)骸豺埋霾(駭)駭(怪)戒誡械怪

(之)姬其箕期欺基騏旗淇熙嬉嘻醫狸釐之芝蚩時詩持而兹滋孳慈司伺詞思辭治怡飴緇輜(止)己紀跽已起杞巳祀喜矣李子仔里理俚鯉裏止趾址恥耳痔梓滓士史使以似耜苢(志)記忌意志誌侍寺試弑字嗣吏事異

(尤)不罘涪謀鬮牛丘邱裘郵尤(有)否婦負久灸有友美(宥)富副舊柩宥囿右佑又

(脂)丕龜(旨)鄙痞洧(至)備

二、上古職部(中古德、麥、職、屋韻)

(德)刻克黑勒肋得德忒則賊特塞北墨默國或惑

(麥)革蟈麥

(職)逼愎棘亟殛極憶億臆力陟匿暱直植殖側測惻薔色翼弋職織識食蝕稷息熄域蜮

(屋)昱煜福蝠輻服伏牧彧郁

三、上古蒸部(中古登等嶝、耕、蒸拯證、東送韻)

(登)恒棱登燈鐙滕騰縢能曾層增憎崩鵬朋肱弘鞃薨(等)肯等(嶝)亙鄧贈

(耕)橙宏泓

(蒸)蒸烝稱丞承仍升昇勝乘繩冰憑凭兢凝興膺應鷹淩綾菱陵徵懲澄蠅(拯)拯(證)證勝賸孕

(東)馮弓穹熊雄(送)夢

四、上古幽部(中古豪皓號、厚候、肴巧效、尤有宥、脂旨、虞、幽黝幼、蕭篠嘯韻)

(豪)皋嗥翱牢醪滔慆韜蕭陶萄曹槽糟遭漕騷搔褒袍(皓)寶保葆褓鴇抱皓浩造考栲好媼老禱擣島討道蚤棗早草掃嫂(號)報冒告誥好奧懊纛導蹈竈

(厚)牡裒叟(候)茂貿

(肴)包苞胞泡庖匏膠哮坳呶茅(巧)飽鮑卯昴攪巧(效)炮窖孝

(尤)浮蜉桴牟眸矛蝨鳩求球逑俅休咻憂優周綢調稠舟州洲酬讎柔蹂揉收猶輶遒酋秋湫愁修脩攸悠羞囚泅留餾騮劉流籌疇搜蒐由油游遊(有)缶阜九韭臼舅朽帚醜壽受綬鰇首手酒柳瀏守肘丑紐鈕擾誘(宥)救究嗅臭售授狩獸就秀宿袖岫宙瘦

(脂)馗逵(旨)軌簋晷

(虞)孚莩俘(幽)樛虯幽呦彪(黝)赳糾黝(幼)謬繆幼

(蕭)聊雕凋蜩條椒蕭瀟(篠)窈杳鳥蔦筱篠(嘯)嘯

五、上古覺部(中古沃、覺、屋、錫韻)

(沃)梏酷鵠督毒篤

(覺)雹覺學

(屋)复復腹複馥覆蝮穆睦陸目菊鞠掬畜蓄竺築祝叔菽俶淑孰熟塾肉蹴蹙夙宿肅竹逐軸妯舳

(錫)笛迪滌戚寂

六、上古冬部(中古冬宋、江絳、東送韻)

(冬)冬宗淙彤農膿(宋)統綜宋

(江)降(絳)洚絳降

(東)豐酆宮窮終螽戎襛隆中衷忠忡盅沖蟲濃崇嵩融(送)仲中

七、上古宵部(中古豪皓號、肴巧效、宵小笑、蕭篠嘯韻)

(豪)毛旄髦高膏豪毫壕蒿刀忉叨勞潞逃咷桃弢操臊号號敖遨嗷(皓)槀縞顥灝倒腦惱藻澡燥(號)暴曝耄號傲嫪到盜悼躁

(肴)貓交茭蛟郊爻肴嘮巢鈔梢捎(巧)狡絞姣撓爪炒(效)爆豹貌較教校孝效踔淖稍

(宵)標嫖漂鏢剽瓢嫖飄要腰昭招韶超翹燒鐃蟯焦蕉譙憔宵消鑣苗喬驕橋僑囂妖夭朝潮鼂謠瑤搖遙(小)縹鰾少眇渺秒藐沼紹悄趙小嬈矯燎兆肇(笑)票驃妙廟要詔照邵少繞峭俏笑鷂耀曜

(蕭)澆驍堯梟邀遼撩僚繚苕貂(篠)皎繳皦曉了瞭窕挑梟嫋(嘯)竅釣弔跳眺糶鐐尿

八、上古藥部(中古沃、鐸、屋、覺、藥、錫韻)

(沃)沃

(鐸)鶴樂鑿

(屋)瀑曝

(覺)駁榷確翯卓濯擢搦犖

(藥)爵虐瘧謔約勺灼汋杓芍妁酌弱雀爵嚼削綽藥籥躍

(錫)激檄的翟糴溺櫟轢

九、上古侯部(中古侯厚候、虞麌遇韻)

(侯)侯喉猴餱勾鉤篝溝區摳謳歐甌婁簍樓僂摟螻兜偷頭(厚)詬垢苟狗口叩釦厚後后偶耦嘔斗抖走藪(候)衮瞀懋搆構遘覯寇逅漏陋豆逗鬥鬭奏湊腠嗽漱竇

(虞)跗符鳧拘駒俱軀驅樞愚隅朱侏珠姝殊趨須鬚需儒懦俞渝愉芻雛臾腴(麌)府俯拊侮窶數嫗豎樹乳糯取主(遇)赴仆訃附駙霧務騖屨韝句煦酗住注註戍趣聚驟

十、上古屋部(中古屋、覺、燭韻)

(屋)卜扑僕撲蹼木沐谷穀觳縠斛哭屋录禄秃鹿麓讀犢櫝瀆獨族蔟速

(覺)剥璞樸斠角殼嗀岳嶽渥握幄啄琢濁鐲捉浞

(燭)曲局跼玉獄旭燭蜀屬觸辱溽束續贖俗浴欲緑録

十一、上古東部(中古東董送、江講絳、鍾腫用韻)

(東)篷蓬蒙濛朦工攻功空紅虹鴻公翁洪烘籠聾嚨瓏東蝀童瞳潼僮同筒桐通俑聰叢(董)孔董桶動總(送)貢空控鬨甕弄棟涷侗恫洞慟送

(江)邦龐龙江扛杠窗雙(講)蚌講項(絳)巷撞

(鍾)封葑丰峰蜂鋒烽逢縫恭供龔龍蘢邛顒凶匈胸雍鍾衝鐘憧茸舂從縱从松容蓉庸鄘鏞(腫)奉巩鞏拱擁腫重冗聳竦涌蛹踊勇(用)俸共重種縱訟頌誦用

十二、上古魚部(中古模姥暮、麻馬禡、魚語御、虞麌遇韻)

(模)逋鋪蒲匍呱孤狐弧瓠模謨沽姑辜蛄胡湖乎呼虖吾梧吳烏鳴盧蘆顱爐鑪都屠圖途涂菟租粗殂蘇剞(姥)古岵怙苦圃補浦溥普鼓瞽股戶雇五伍午滸虎琥虜鹵魯櫓土吐杜覩弩祖組(暮)布怖哺捕步莫慕墓絝護誤固故顧悟晤寤迕惡路輅露璐賂兔妬度渡怒措錯醋索訴

(麻)巴豝芭葩瓜夸誇華嘩葭豭瑕霞蝦家牙芽鴉邪耶茶斜賒奢躇遮車楂衙(馬)把馬寡買假瑕下夏廈啞雅野壄冶也者觰舍捨寫且(禡)靶霸怕罵禡胯跨價稼嫁夏暇訝迓亞夜蔗赦借藉卸謝

(魚)居裾琚車祛虛墟蘧渠魚漁於淤諸儲豬如茹紓舒予余徐餘除廬臚苴蛆雎初疏梳胥書與歟(語)呂侶莒巨拒距炬鉅旅膂語圄圉許杵所煮渚褚暑緒宁佇貯予杼序楚女汝鼠黍阻俎與(御)慮據遽去鋸踞著署曙絮恕庶與譽豫助

(虞)夫扶芙鈇膚敷無蕪无瞿衢臞于竽盂迂雩虞娛(麌)父釜斧甫脯輔撫舞憮嫵武矩踽麌詡栩羽宇禹雨窳(遇)傅賦懼

十三、上古鐸部(中古鐸、陌、藥、昔韻)

(鐸)博搏薄礴粕莫寞漠膜郭廓穫鑊霍藿各胳閣貉洛落駱絡烙鄂顎愕鍔惡噩柝拓橐度鐸怍酢錯索諾

(陌)格骼客額赫嚇擇澤宅窄拆百佰白伯迫魄帛柏陌貊虢隙戟劇逆

(藥)縛矍攫钁卻腳着斫若箬鵲略掠

(昔)亦奕弈跡腋掖液譯嶧驛繹懌赤斥石碩昔惜腊藉籍舄夕席蓆

十四、上古陽部(中古唐蕩宕、庚梗映、耕、陽養漾韻)

(唐)彷旁滂膀芒忙茫荒慌光洸黄簧皇遑凰蝗亢杭航吭岡剛鋼綱康糠唐塘卬昂狼郎廊瑯當鐺鏜堂棠螳湯囊倉蒼滄臧贓藏桑行(蕩)榜莽廣恍晃慷朗倘黨擋蕩盪曩駔顙(宕)謗傍曠炕抗盎浪當宕葬藏喪

(庚)祊烹彭蟛盲明盟兵横觥更庚賡羹坑行珩衡蘅瞠鐺兄京鯨黥迎英瑛(梗)丙炳秉皿猛哽骾景影杏永(映)病命孟更竟鏡慶競泳咏

(耕)氓萌黽

(陽)方芳妨坊房肪防亡匡筐眶狂王姜羌蜣羊佯詳洋翔庠薑疆僵繮彊強香鄉相湘箱霜孀央鴦殃秧章樟璋彰昌菖猖常嘗償襄鑲攘孃纕良娘量糧梁粱涼輛長張倀瑒楊揚陽煬腸場觴傷殤商妝莊裝牆將漿牀嬙創瘡蹌槍(養)紡仿网蝄罔網往枉兩蜽長丈杖爽襁彊強仰享響饗倘掌賞壤獎蔣想搶象像橡養痒癢(漾)放舫訪妄忘望況王誑量輛亮諒悵帳暢鬯嚮向餉障唱倡上尚讓釀將醬狀壯匠愴創相恙樣漾

十五、上古歌部(中古歌哿箇、戈果過、麻馬禡、支紙寘韻)

(歌)哥歌軻苛何河阿痾荷娥蛾俄峨羅蘿多那它佗沱他拖娑儺搓磋嵯瘥(哿)可坷哿我舵左瑳(箇)箇个賀餓佐

(戈)波頗坡婆鄱磨摩戈科禾和龢窠棵渦窩腡訛譌吪(果)簸跛果裹蜾倮嬴朵橢墮妥坐鎖瑣(過)破播磨過課和惰挫銼唾貨臥

(麻)麻媧蝸划加茄嘉枷痂叉杈差嗟沙莎蛇(馬)瓦(禡)化駕

(支)皮疲披罷羆糜靡爲嬀危逶吹炊垂陲隋隨奇騎琦旖猗羈儀羲犧宜離籬池馳迤施差移(紙)彼被靡詭跪蕊髓綺錡椅倚蟻(寘)帔僞爲惴瑞睡寄騎義議誼戲施

十六、上古祭部(中古泰、夬、怪、祭、廢、霽韻)

(泰)貝沛筏會繪劊膾儈外兑蜕最蓋丐害艾藹靄帶大汰太泰賴籟癩瀨蔡奈柰

(夬)敗邁夬快噲

(怪)拜介界芥疥

(祭)敝幣弊斃蔽袂綴衛彗鱖歲劌贅芮枘蚋説税帨鋭脆例厲勵礪癘滯曳世枻裔制製藝囈勢逝誓噬筮祭際睿

(廢)廢肺吠喙穢乂刈

(霽)慧契隸蠕戾蓟

十七、上古月部(中古曷、末、鎋、黠、薛、月、屑韻)

(曷)葛渴曷褐蝎遏割達撻笡妲剌瘌獺

(末)撥跋魃末沫抹括活适闊豁斡掇剟脫奪撮

(鎋)轄牽刮鴰刷

(黠)拔札扎察殺鎩

(薛)鼈別滅孑桀薛孼蟞蘖列裂烈冽折哲蜇撤徹轍澈舌掣絕雪劣悅閱設熱褻泄媟紲泄絏

(月)發髮伐筏罰韤孓厥蕨蹶闕月刖掘曰粵越戉鉞揭竭碣歇謁

(屑)憋撇瞥蹩蔑篾訣抉决缺絜潔契楔鍥齧臬隉截竊

十八、上古元部(中古寒旱翰、桓緩換、删潸諫、山産襇、仙獮線、元阮願、先銑霰韻)

(寒)干肝竿刊汗豻乾翰韓寒看安闌欄蘭瀾讕丹單殫鄲彈撣灘難檀壇餐殘珊姍(旱)侃旱罕懶坦疸袒誕瓚散(翰)幹翰汗捍悍岸看漢嘆難案晏按爛旦但憚彈贊讚粲散

(桓)般槃盤瘢磐潘蟠番瞞蔓鰻觀歡冠莞完脘丸紈寬髖桓貆官棺倌欒巒孌鸞臠端湍團溥鑽瓚酸痠(緩)滿管館琯款碗浣緩暖卵短纘纂(換)半絆判泮叛畔伴漫謾幔貫灌罐觀鸛冠腕惋翫奐渙喚換亂段鍛斷竄算蒜

(删)頒班斑扳攀蠻彎關頑玩寰環鐶還姦菅顏删潸(潸)板版阪綰赧潸(諫)慢嫚慣宦患豢澗鐧諫雁晏棧訕汕疝

(山)閑閒嫺僩潺山(産)簡柬揀盞醆剗産鏟(襇)扮盼瓣辦莧襇幻綻

(仙)編翩偏便鞭綿棉㔾儇嬛圜蜎悁捐鬜湍傳專嫥全痊荃銓卷拳圈鬈蜷權員圓宣悛椽緣沿鳶鐫旋璇璿旃氈饘然燃煎遷僊仙鮮涎延筵錢褰騫愆乾虔連漣鏈聯廛纏鄽焉蔫單禪嬋(獮)褊沔湎緬愐辨辯免冕勉娩喘舛捲篆瑑耎蝡輭雋選遣繾善蟮輦展蹇甗闡翦剪戩淺踐鮮蘚演衍(線)變戀弁卞汴便騙面倦卷眷絹院瑗媛傳轉掾旋譴彥諺唁顫嬗戰單禪膳繕扇煽箭賤濺餞線羨

(元)番蕃藩幡翻燔繁蘩煩樊元沅黿原源喧萱諼爰援壎冤鴛袁圈猿轅言軒掀(阮)反返晚挽輓綣阮宛菀琬婉遠鍵偃郾(願)販飯萬曼蔓勸券願愿苑怨建健腱憲獻堰

(先)蝙邊籩涓鵑懸肩姸研豜箋前(銑)扁辮丏眄犬畎俔蜆顯繭撚(霰)徧

遍片麵縣見現硯煉練鏈霰

十九、上古支部(中古佳蟹卦、支紙寘、齊薺霽韻)

(佳)佳街涯崖蛙鼃媧(蟹)罷買解灑(卦)賣派稗懈隘

(支)卑裨碑痺脾支枝肢跂岐歧衹芪匙訾貲髭疵斯澌廝卮規闚窺篪褫(紙)俾婢弭企伎技妓只枳咫軹紙氏是諟弛豕紫此玼泚徙跬(寘)譬臂避忮跂翅寘啻刺莿漬眥賜

(齊)谿雞谿奚徯蹊倪蜺霓麑輗醯題隄鞮蹏圭閨奎攜兮(薺)启啓綮蠡醍(霽)躄薜髀繫縊翳帝諦蒂麗儷遞壻桂

二十、上古錫部(中古麥、昔、錫韻)

(麥)擘脈隔膈厄扼軛摘謫責簀幘策册畫劃

(昔)碧辟璧癖擗闢益嗌適迹蹟積脊瘠擲躑役疫易埸

(錫)壁劈甓汨擊覡鶪闃歷曆瀝櫪鬲逖滴敵嫡鏑績剔踢裼惕錫析晳淅鶂

二十一、上古耕部(中古耕耿諍、庚梗映、清靜勁、青迥徑韻)

(耕)絣抨伻怦砰耕鏗摼莖硜牼爭箏崢錚琤鶯罃罌嚶鸚轟(耿)耿幸倖(諍)諍

(庚)平苹鳴驚擎荊生牲笙甥瑩榮嶸(梗)警儆冷省眚(映)迸命敬

(清)并名傾輕嬰纓攖正征鉦成誠盛城聲菁精清情晶旌令偵貞禎楨呈程酲楹盈楹贏嬴瀛瓊惸煢縈營塋(靜)餅屏頃穎癭整井請靖婧靜省領騁逞郢(勁)并併摒聘勁正証政盛靚淨聖性姓

(青)萍屏洴瓶冥溟螟銘涇經刑型鈃邢滎熒螢馨玲伶泠零聆蛉鈴囹丁釘仃亭停靈櫺廷庭霆娗蜓聽寧青蜻星腥猩駉扃(迥)並茗酩剄婞酊頂鼎梃挺醒頮炯迥泂炅(徑)暝徑逕脛罄磬定錠訂釘聽甯濘

二十二、上古脂部(中古皆駭怪、脂旨至、支紙、齊薺霽韻)

(皆)皆喈偕階諧齋儕(駭)楷(怪)屆

(脂)枇毗蚍貔伊咿脂耆蓍鮨祁祗鴟胝坻尸鳲屍茨資資姿咨諮私葵眉嵋楣湄麋肌飢梨蔾遲墀尼師夷痍姨彝(旨)匕比秕妣旨指指矢屎秭姊死兕美几机麂履雉水癸揆(至)毖庇泌閟祕至致輊摯鷙贄嗜視示恣自洎棄媚利懿稚膩

四駟泗肆季悸穗

(支)彌瀰(紙)爾邇璽旎

(齊)批砒迷笄稽氐羝低黎藜犂黧梯稊綈荑泥躋齎齏齊臍嚌西栖犀妻淒悽棲萋睽(薺)陛米眯禮鱧醴體底抵弤弟娣悌擠薺洗(霽)媲計髻羿詣殪噎翳戾唳荔嚏涕第睇薙替濟劑霽細惠蕙蟪

二十三、上古質部(中古黠、質、術、櫛、職、屑韻)

(黠)八戛黠

(質)必畢匹宓謐密蜜吉詰佶一壹窒桎蛭銍室質鑕騭日馹失抶秩帙佚軼實栗瑮溧慄逸佾七漆膝疾蒺悉蟋

(術)橘鷸颭卹恤

(櫛)櫛瑟蝨

(職)抑即洫

(屑)結拮頡噎迭跌瓞鐵涅節切竊屑譎穴血闋

二十四、上古真部(中古真軫震、臻、諄準稕、先銑霰韻)

(真)賓濱繽嬪頻瀕蘋民泯堙煙甄因茵絪姻真嗔瞋臣人仁申呻伸紳神身津秦溱辛新薪親鄰麟燐轔粼珍陳寅夤蠙(軫)臏牝緊縝稹診畛軫盡引蚓靷(震)殯檳鬢印慎鎮瑱進藺遴晉搢燼信迅訊陳櫬齔

(臻)蓁榛溱臻莘

(諄)勻均鈞旬荀洵詢(準)尹筍(稕)閏潤徇殉濬

(先)堅賢玄眩弦絃蚿淵咽憐天顛巔滇填闐田年千阡(銑)泫鉉(霰)炫絢眴電畋佃甸

二十五、上古微部(中古哈海代、灰賄隊、戈果、皆怪、微尾未、脂旨至、支紙寘韻)

(咍)剴皚開哀(海)愷凱闓鎧(代)概漑慨愾愛薆曖僾逮睫

(灰)裴徘枚玫瑰傀魁嵬回迴蛔虺偎隈煨雷擂堆推崔催摧頹(賄)浼匯磊儡蕾餒漼璀罪(隊)輩配悖昧妹殨潰纇累碓退隊內啐焠淬碎

(戈)倭踒蓑(果)火瘰

(皆)俳排乖懷淮槐(怪)壞蒯塊

(微)飛非扉菲霏騑腓妃肥微薇徽歸巍韋違圍幃闈暉輝煇揮翬威幾譏機饑畿祈旂頎沂希睎晞悕豨衣依(尾)誹匪篚斐菲朏尾娓鬼葦偉瑋煒幾蟣豈(未)翡痱費沸未味貴胃謂蝟渭魏彙諱緯卉畏尉蔚慰既暨氣餼毅衣

(脂)悲推騅錐誰脽雖帷惟唯維綏追槌遺鰭(旨)蕊壘耒誄(至)畀痹鼻寐轡愧餽喟櫃匱類淚翠醉萃瘁誶悴帥率祟遂隧燧墜冀驥器劓位涖

(支)萎(紙)委毀燬(寘)餧

二十六、上古物部(中古沒、黠、迄、質、物、術韻)

(沒)勃浡渤沒歿忽惚骨滑汩兀杌突卒猝訥齕紇

(黠)軋滑猾

(迄)乞訖仡迄

(質)乙筆弼

(物)弗紼拂佛彿芾韍紱勿物屈詘倔崛尉蔚鬱

(術)出黜述術秫怵律率

二十七、上古文部(中古痕很恨、魂混慁、山產襉、欣隱焮、文吻問、真軫震、臻、諄準稕、仙、先銑霰韻)

(痕)跟根痕垠恩吞(很)齦墾很狠(恨)恨

(魂)奔賁噴盆門捫昏惛閽婚昆崑琨鯤髡坤魂渾溫崙論敦屯豚臀尊樽蹲存村孫蓀飧(混)本笨畚混袞鯀捆壼盾忖損撙(慁)噴悶困圂慁溷論頓鈍遁遜寸巽遜

(山)艱綸鰥(產)限眼(襉)扮盼

(欣)斤芹欣昕忻殷慇勤懃(隱)巹謹近隱(焮)靳焮

(文)分氛雰芬棼紛焚墳文蚊紋雯聞君群裙軍熏薰勳醺云雲芸耘(吻)粉忿憤吻刎(問)糞奮份紊問郡運暈慍緼醞蘊

(真)邠貧彬豳旻岷珉緡閩巾銀垠麕麏辰晨宸娠禋(軫)閔憫愍窘菌隕殞蜃忍(震)僅饉瑾殣覲慭吝震賑振刃仞韌認胤

(臻)詵駪

(諄)淪倫綸掄輪春椿諄淳鶉醇純肫脣巡遵逡竣循馴(準)隼準蠢允吮(稕)舜瞬順俊峻駿畯

(仙)員圓川

(先)眠先(銑)典腆跣洗銑燹(霰)殿澱薦倩

二十八、上古葉部(中古盍、狎、洽、葉、業、乏、帖韻)

(盍)嗑磕盍臘蹋

(狎)甲狎匣押壓翣

(洽)夾狹插歃霅

(葉)厭燁饁聶攝躡妾接慴摺涉葉鞢鬣獵躐睫捷輒

(業)劫怯業脅

(乏)法灋乏

(帖)莢頰鋏篋愜挾協帖蝶諜牒燮

二十九、上古談部(中古談敢闞、銜檻鑑、咸豏陷、鹽琰豔、嚴儼釅、凡范梵、添忝㮇韻)

(談)甘泔邯酣藍籃襤擔談郯聃慚(敢)敢覽攬膽(闞)闞瞰濫淡啖儋澹暫

(銜)監銜巖芟(檻)檻(鑑)鑑

(咸)讒饞(豏)斬(陷)陷

(鹽)黔鈐黚拑鉗箝炎淹閹廉簾鐮沾苫黏詹瞻襜檐蟾僉簽髯孅纖籤閻鹽(琰)貶檢儉獫險斂撿弇揜奄掩冉染陝閃諂琰剡漸(豔)驗斂厭靨塹焰豔

(嚴)嚴(儼)儼(釅)劍欠

(凡)凡帆(范)犯范範(梵)泛氾泛

(添)兼蒹縑謙嫌鬑濂拈恬甜(忝)歉玷點銛(㮇)坫

三十、上古緝部(中古合、洽、緝、帖韻)

(合)合鴿蛤荅拉沓踏帀納軜雜卅颯趿遝

(洽)洽

(緝)給翕噏拾及汲吸級伋急邑悒浥立泣笠粒習熠執縶蟄087汁十什入集揖緝輯檝隰襲

(帖)疊

三十一、上古侵部(中古覃感勘、談、咸豏、侵寑沁、東送、忝㮇韻)

(覃)戡堪龕含頷盦貪婪嵐眈耽酖探南男覃潭譚簪蠶參驂函涵(感)感撼埳坎菡萏黮晻憯慘(勘)淦紺贛琀憾暗闇

(談)三

(咸)咸緘鹹喦碞黯杉摻(豏)減湛

(侵)今衿衾芩吟岑涔金欽嶔禽擒琴襟音喑瘖歆陰林琳淋霖郴臨琛深沈忱森斟諶壬任淫婬侵祲心尋(寢)稟廩檁品錦飲枕沈朕荏飪稔審葚寢(沁)禁噤窨飲蔭鴆甚任衽妊賃浸譖沁

(東)風楓(送)風諷鳳

(忝)忝簟(㮇)墊念僭

古韵三十一部谐声表

本表按照上古三十一韵部分类排列谐声字符，凡与某字符同谐声者，其上古韵部即与某字符相同，如“其”在上古之部，则同谐声的“棋、淇、欺、期、箕、基”等也在之部。表中也附列一些谐声字和非谐声字，如之部的“裘、醫、辭”等；但是如果这些字的谐声字符属于本韵部对转的韵部，如职部的“翼”从之部的“異”声，职之对转，则“翼”不再列出。古韵三十一部的划分根据主要是《诗经》和群经押韵，但是《诗经》时代晚于谐声时代，因此有一些字的归部可能跟谐声字符有所不同，如“求”在幽部，而“裘”在之部。

一、之部

㞢①㠯②絲丌其臣里才③兹來思不④龜某母尤郵丘牛止喜己巳⑤史耳子⑥士宰⑦采音又⑧舊久婦負司事佩而啚⑨甾台臺辭亥乃疑灰戒異意葡⑩毐再市𣎆裘醫

二、职部

戠弋⑪亟塞北⑫畐直⑬力食⑭敕息則⑮嗇色棘或奭㝵⑯匿克黑革伏服牧

---

① “㞢”即“之”，“㞢”声字有“寺、蚩、志”等，“寺”声字又有“時、恃、待、等”等。
② “㠯”即“以”，“㠯”声字有“耜、似、矣、台、能”等。
③ “才”声字有“在、𢦏、哉、戴、載、𪊽”等。
④ “不”声字有“丕、否”等。
⑤ “巳”声字有“祀、巳”等，“己”声字又有“起”等。
⑥ “子”声字有“字、李”等。
⑦ “宰”声字有“梓”等。
⑧ “又”声字有“右、友、有”等。
⑨ “啚”声字有“鄙”等。
⑩ “葡”声字有“備、糒”等。
⑪ “弋”声字有“代、忒、式”等，“式”声字又有“試、拭”等。
⑫ “北”声字有“背、邶”等。
⑬ “直”声字有“悳”，“悳”声字又有“德”等。
⑭ “食”声字有“飭、蝕、飾”等。
⑮ “則”声字有“賊”等。
⑯ “㝵”声字有“得”。

嗇陟

三、蒸部

承徵夌應朋仌[1]黽升朕[2]兢興登曾厶[3]弓瞢[4]亙[5]乘再

四、幽部

幺[6]求九丣[7]卯酉流秋斿攸由翏收州周舟舀孚牟憂囚休叟矛隹[8]壽咎臼叉[9]爪缶[10]曹牢包告裒丑丂[11]老非首[12]手阜卣受秀鳥昊早棗呆[13]𠦝[14]帚牡戊好簋守臭褎售報冃[15]就奥皋簋彪

五、觉部

尗[16]祝六[17]复宿夙肅畜學[18]毒目孰竹[19]逐匊肉[20]穆

六、冬部

---

① "仌"即"冰","仌"声字有"凴"等,"凴"声字又有"憑"等。
② "朕"声字有"勝、騰、滕"等。
③ "厶"即"肱","厶"声字有"弘、雄"等。
④ "瞢""夢、薨"等。
⑤ "亙"声字有"恒"等。
⑥ "幺"声字有"幽、幼"等。
⑦ "丣"即"酉","丣"声字有"留、柳、劉"等。
⑧ "隹"声字有"犨、讎"等。
⑨ "叉"即"爪","叉"声字有"蚤、搔、騷"等。
⑩ "缶"声字有"寶"等。
⑪ "丂"声字有"考、栲、朽"等。
⑫ "首"声字有"道、馗"等。
⑬ "呆"声字有"保、褎"等。
⑭ "𠦝"声字有"鴇"等。
⑮ "冃"声字有"冒"等。
⑯ "尗"声字有"叔、戚"等。
⑰ "六"声字有"陸"等。
⑱ "學"声字有"覺"等。
⑲ "竹"声字有"竺、筑、篤"等。
⑳ "肉"声字有"育"等,"育"又作"毓"。

冬眾宗中蟲[1]戎宫[2]農夆宋

七、宵部

小[3]朝麃焱苗要票表爻尞勞堯巢巤岳夭交高[4]敖毛刀[5]兆丩梟到盗号弔少焦暴皃顥弢料囂鼂了尿肇梟淼

八、药部

卓丵[6]勺[7]龠弱虐樂翟雀爵敫鶴

九、侯部

侯區句婁禺芻需須俞殳朱取豆口后後走厚斗鬥兜主臾侮奏冓扇具付孜彝壴[8]寇乳晝

十、屋部

谷[9]屋蜀賣[10]殼束鹿族粪卜木玉獄辱曲足角豕[11]局粟录哭岳旭秃

十一、东部

東[12]同丰[13]充公工囱从冢[14]龍容用[15]封凶豈共[16]送雙龐龙孔弄舂叢

---

① "蟲"声字有"融"等。
② "宫"声字有"躳(躬)"等,"躬"声字又有"窮"等。
③ "小"声字有"肖"等。
④ "高"声字有"喬"等。
⑤ "刀"声字有"刁、召、到"等。
⑥ "丵"声字有"鑿"等。
⑦ "勺"声字有"的、灼、釣"等。
⑧ "壴"声字有"尌","尌"声字又有"樹、廚"等。
⑨ "谷"声字有"浴、俗"等。
⑩ "賣"声字有"讀、櫝、續"等。
⑪ "豕"声字有"琢、啄、冢"等。
⑫ "東"声字有"重、童"等。
⑬ "丰"声字有"邦、蚌、逢"等。
⑭ "冢"声字有"濛、蒙"等。
⑮ "用"声字有"庸、甬"等。
⑯ "共"声字有"供、巷"等。

十二、鱼部

魚余①與旅者②古車疋③巨且去于④虍父⑤瓜乎壺無圖土⑥女烏於叚家巴牙五⑦圉宁⑧鉬鼠黍雨午户⑨吕鼓股馬下寡夏吴武羽禹兔素亞斝朋⑩予夫庶射初鹵步

十三、铎部

睪各蒦屰⑪咢昔舄夕石⑫壑若霍郭百白谷⑬乇⑭尺亦⑮赤戟乍莫索

十四、阳部

羊量畺强匠昌方章商香襄相向昜亡⑯長丈爿⑰刅⑱尚上倉王㞷⑲央桑爽罔兩卬光黄亢庚⑳京羹明象亨兵兄行㉑皀㉒啚慶丙㉓永競竟

十五、歌部

---

① "余"声字有"舍、途"等，"舍"声字又有"舒"等。
② "者"声字有"書、奢"等。
③ "疋"声字有"胥、楚"等。
④ "于(亏)"声字有"雩、夸、華"等。
⑤ "父"声字有"甫、斧、布"等，"甫"声字又有"尃"等。
⑥ "土"声字有"徒、社、杜"等。
⑦ "五"声字有"伍、吾"等。
⑧ "宁"声字有"佇、貯"等。
⑨ "户"声字有"所、雇"等。
⑩ "朋"声字有"瞿"等。
⑪ "屰"声字有"逆、朔"等。
⑫ "石"声字有"柘、橐"等。
⑬ "谷"声字有"綌、卻"等。
⑭ "乇"声字有"宅、奼、託"等。
⑮ "亦"声字有"奕、夜"等。
⑯ "亡"声字有"良、喪、氓"等。
⑰ "爿"声字有"將、臧、牀、壯"等。
⑱ "刅"即"創"，"刅"声字有"梁"等。
⑲ "㞷"声字有"狂、往、匡"等。
⑳ "庚"声字有"唐、康"等。
㉑ "行"声字有"珩、衡"等。
㉒ "皀"声字有"鄉、卿"等。
㉓ "丙"声字有"柄、更"等。

可[1]左差我[2]沙加皮爲吹离羅那麻戈果朵肖多[3]坐妥卧隋禾它也瓦咼化罷

十六、祭部

兑世敝彗[4]丯[5]萬厲匃[6]乂大[7]泰帶外夬蓋埶賴會介祭拜貝吠彖最衛巿[8]制裔

十七、月部

列舌昏[9]折刺伐[10]月戉戌[11]犮[12]癶[13]末寽[14]叕奪截桀绝熱臬劣杀别厥孑奪旹[15]徹設

十八、元部

泉[16]袁[17]亘[18]旦[19]爰釆[20]辡樊繁半言干䡇吅[21]難[22]安奴莧[23]戔元丸專

① “可”声字有“阿、哥、奇”等。
② “我”声字有“義、羲”等。
③ “多”声字有“移、侈、宜”等。
④ “彗”声字有“慧、雪”等。
⑤ “丯”声字有“害、契”等。
⑥ “匃”声字有“曷”等。
⑦ “大”声字有“太、奎”等。
⑧ “巿”声字有“肺、芾”等。
⑨ “昏”声字有“活、括”等。
⑩ “伐”声字有“蔑”等。
⑪ “戌”声字有“威、歲”等。
⑫ “犮”声字有“髮、拔”等。
⑬ “癶”声字有“發”等。
⑭ “寽”声字有“捋、酹”等。
⑮ “旹”声字有“薛”等。
⑯ “泉”声字有“原”等。
⑰ “袁”声字有“遠、環”等。
⑱ “亘”声字有“垣、宣”等。
⑲ “旦”声字有“但、亶”等。
⑳ “釆”声字有“番、卷”等。
㉑ “吅”声字有“單、雚、患”等。
㉒ “難”声字有“漢、嘆”等。
㉓ “莧”声字有“寬”等。

丱[1]厂[2]反官山閒閑睘犬[3]延丹廛連晏[4]肙鬳夗寒般展巽憲柬面虔衍焉肩奐亂䜌耑段曼毌[5]弁羨散見燕鮮縣㒼建删片彖班算贊雋煩㕣前冤善看宦綿穿全萑幻舛扇斷盥

十九、支部

支斯圭巂卑虒氏是此只帝[6]知規奚買解麗徙

二十、锡部

益易厄析狊[7]狄辟脊解朿[8]厤[9]

二十一、耕部

丁[10]争生[11]贏盈賏[12]炏貞壬[13]殸正[14]名頃[15]騂巠霝[16]令寍冥平敬鳴甹晶幸井省鼎刑屏

二十二、脂部

二[17]匕[18]夷弟几氐犀屖[19]尸厶示[20]矢米齊妻美𠂔死履豊爾皆眉癸伊師

---

① "丱"声字有"卵、關、聯"等。
② "厂"声字有"彥、雁"等。
③ "犬"声字有"然"等。
④ "晏"声字有"宴、匽"等。
⑤ "毌"声字有"貫"等。
⑥ "帝"声字有"啇"等。
⑦ "狊"声字有"鶪"等。
⑧ "朿"声字有"刺、責"等。
⑨ "厤"声字有"曆、歷"等。
⑩ "丁"声字有"亭、成"等。
⑪ "生"声字有"青"等。
⑫ "賏"声字有"嬰、罌"等。
⑬ "壬"声字有"廷、聽、呈"等。
⑭ "正"声字有"定"等。
⑮ "頃"声字有"潁、穎"等。
⑯ "霝"声字有"靈"等。
⑰ "二"声字有"貳、次"等。
⑱ "匕"声字有"比、尼、旨、牝"等。
⑲ "屖"声字有"遲、稺"等。
⑳ "示"声字有"祁、視"等。

至疐季隶棄替惠肆畀四兕利细自戾医

二十三、质部

一七必日乙疾實桼匹吉[1]栗血穴逸卪[2]抑畢質失悉

二十四、真部

因臣[3]人[4]辛[5]信申[6]頻參粦真塵民身旬匀千[7]田崩㶳[8]卂[9]玄天扁引寅秦進晉

二十五、微部

𠂤[10]隹[11]畾貴虫[12]回鬼畏褢衰韋罪尾微危非飛幾希衣[13]火水毁耒妥[14]枚威委气[15]旡[16]退内對未胃㒸[17]位类尉卉[18]肥夔乖豈開

二十六、物部

勿卒殳[19]孛聿术出弗鬱骨乞兀突

---

① "吉"声字有"壹、頡"等。
② "卪"声字有"即"等，"即"声字又有"節"等。
③ "臣"声字有"堅、賢"等。
④ "人"声字有"仁"等。
⑤ "辛"声字有"亲、新"等。
⑥ "申"声字有"神、陳、電"等。
⑦ "千"声字有"年"等。
⑧ "㶳"声字有"盡"等。
⑨ "卂"声字有"訊、迅"等。
⑩ "𠂤"声字有"追、歸"等。
⑪ "隹"声字有"推、唯、崔、隼"等。
⑫ "虫"声字有"虺"等。
⑬ "衣"声字有"哀"等。
⑭ "妥"声字有"綏"等。
⑮ "气"声字有"氣、仡"等。
⑯ "旡"声字有"既、愛"等。
⑰ "㒸"声字有"隊、遂"等。
⑱ "卉"声字有"奔、賁"等。
⑲ "殳"声字有"没"等。

二十七、文部

文囷分屯胤辰巾殷𦎧[1]先門云員焚艮尹[2]熏斤堇昆孫飧存侖寸㥯圂軍川眔刃允[3]昷豚盾壼舜免亹昏西垔典本困糞奮尊春

二十八、葉部

枼業疌涉甲妾巤厭夾聶劦燮法盍臿

二十九、谈部

炎甘監詹敢[4]斬兼僉奄染閃韱凡欠毚

三十、缉部

合咠𡍮執立入及邑集十習沓

三十一、侵部

𠬶朁[5]林品罙甚壬心今[6]音彡[7]三南咸男冘函臽占覃尋㐭㸒宷[8]風

① “𦎧”声字有“淳、敦”等。
② “尹”声字有“君”等。
③ “允”声字有“夋”等。
④ “敢”声字有“嚴”等。
⑤ “朁”声字有“簪、僭、潛”等。
⑥ “今”声字有“含、金、禽、侌、酓、貪、岑、念”等。
⑦ “彡”声字有“參”等。
⑧ “宷”声字有“審”等。

《诗经》韵谱

一、之部

采友(《周南·关雎》三章)　否母(《周南·葛覃》三章)　芑采芑有(《周南·芣苢》一章)　趾子(《周南·麟之趾》一章)　沚事(《召南·采蘩》一章)　子止止(《召南·草虫》一章)　子止止(同上二章)　子止止(同上三章)　子哉(《召南·殷其靁》一章)　子哉(同上二章)　子哉(同上三章)　汜以以悔(《召南·江有汜》一章)　矣李子(《召南·何彼襛矣》二章)　裏已(《邶风·绿衣》一章)　丝治訧(同上三章)　霾来来思(《邶风·终风》二章)　思来(《邶风·雄雉》三章)　子否否友(《邶风·匏有苦叶》四章)　沚以(《邶风·谷风》三章)　久以(《邶风·旄丘》二章)　子耳(同上四章)　淇思姬谋(《邶风·泉水》一章)　异贻(《邶风·静女》三章)　齿止止俟(《鄘风·相鼠》二章)　尤思之(《鄘风·载驰》四章)　蚩丝丝谋淇丘期媒期(《卫风·氓》一章)　思哉(同上六章)　淇思之(《卫风·竹竿》一章)　右母(同上二章)　背痗(《卫风·伯兮》四章)　李玖(《卫风·木瓜》三章)　期哉埘来思(《王风·君子于役》一章)　涘母母有(《王风·葛藟》二章)　李子子玖(《王风·丘中有麻》三章)　子里杞母(《郑风·将仲子》一章)　洧士(《郑风·褰裳》二章)　晦已子喜(《郑风·风雨》三章)　佩思来(《郑风·子衿》二章)　亩母(《齐风·南山》三章)　鋂偲(《齐风·卢令》三章)　哉其之之思(《魏风·园有桃》一章)　哉其之之思(同上二章)　子已止(《魏风·陟岵》一章)　屺母(同上二章)　期之(《秦风·小戎》二章)　采已涘右沚(《秦风·蒹葭》三章)　梅裘哉(《秦风·终南》一章)　思佩(《秦风·渭阳》二章)　鲤子(《陈风·衡门》三章)　已矣(《陈风·墓门》一章)　梅丝丝骐(《曹风·鸤鸠》二章)　耜趾子亩喜(《豳风·七月》一章)　狸裘(同上四章)　止杞母(《小雅·四牡》四章)　骐丝谋(《小雅·皇皇者华》三章)　疚来(《小雅·采薇》三章)　杞母(《小雅·杕杜》三章)　来疚(同上四章)　鲤有(《小雅·鱼丽》三章)　有时(同上六章)　来又(《小雅·南有嘉鱼》四章)　台莱基期(《小雅·南山有台》一章)　杞李母已(同上三章)　载喜右(《小雅·彤弓》二章)　沚喜(《小雅·菁菁者莪》二章)　里子(《小雅·六月》二章)　喜祉久友鲤矣友(同上六章)　芑亩止试止骐(《小雅·采芑》一章)　止止试(同上三章)　有俟友右子(《小雅·吉日》三章)　海止友母(《小雅·沔水》一章)

士止(《小雅·祈父》二章) 思期思(《小雅·白驹》三章) 仕子已殆仕(《小雅·节南山》四章) 士宰史(《小雅·十月之交》四章) 时谋莱矣(同上五章) 里痗(同上八章) 仕殆使子使友(《小雅·雨无正》六章) 采负似(《小雅·小宛》三章) 梓止母裏在(《小雅·小弁》三章) 祉已(《小雅·巧言》二章) 箕谋(《小雅·巷伯》二章) 丘诗之(同上七章) 耻久恃(《小雅·蓼莪》三章) 来疚(《小雅·大东》二章) 梅尤(《小雅·四月》四章) 纪仕有(同上六章) 杞子事母(《小雅·北山》一章) 祀侑(《小雅·楚茨》一章) 理亩(《小雅·信南山》一章) 亩耔薿止士(《小雅·甫田》一章) 止子亩喜右否亩有敏(同上三章) 戒事耜亩(《小雅·大田》一章) 止子亩喜(同上四章) 右有有似(《小雅·裳裳者华》四章) 期时来(《小雅·頍弁》二章) 友喜(《小雅·车舝》一章) 能又时(《小雅·宾之初筵》二章) 僛邮(同上四章) 否史耻怠(同上五章) 牛哉(《小雅·黍苗》二章) 时右(《大雅·文王》一章) 已子(同上二章) 止子(同上四章) 涘止子(《大雅·大明》四章) 止右理亩事(《大雅·绵》四章) 母妇(《大雅·思齐》一章) 悔祉子(《大雅·皇矣》四章) 芑仕子(《大雅·文王有声》八章) 祀子敏止(《大雅·生民》一章) 祀子(同上二章) 秠芑秠亩芑负祀(同上六章) 时祀悔(同上八章) 时子(《大雅·既醉》五章) 士士子(同上八章) 纪友士子(《大雅·假乐》四章) 理有(《大雅·公刘》六章) 兹饎子母(《大雅·泂酌》一章) 兹子(同上二章) 兹子(同上三章) 止士使子(《大雅·卷阿》七章) 时旧(《大雅·荡》七章) 友子(《大雅·抑》六章) 李子(同上八章) 丝基(同上九章) 子否事耳子(同上十章) 子止悔(同上十二章) 里喜忌(《大雅·桑柔》十章) 纪宰右止里(《大雅·云汉》七章) 子止里(《大雅·韩奕》四章) 理海(《大雅·江汉》三章) 子似祉(同上四章) 子已(同上六章) 诲寺(《大雅·瞻卬》三章) 富忌(同上五章) 富时疚兹(《大雅·召旻》五章) 里里哉旧(同上七章) 牛右(《周颂·我将》) 祀子(《周颂·雝》) 祉母(同上) 之之思哉士兹子止(《周颂·敬之》) 以妇士耜亩(《周颂·载芟》) 耜亩(《周颂·良耜》) 駓骐伾期才(《鲁颂·駉》二章) 始有子(《鲁颂·有駜》三章) 子祀耳(《鲁颂·閟宫》三章) 喜母士有祉齿(同上八章) 有殆子(《商颂·玄鸟》) 里止海(同上) 子士(《商颂·长发》七章)

来赠(《郑风·女曰鸡鸣》三章，之蒸合韵) 止否膴谋(《小雅·小旻》五章，之鱼合韵①) 载息(《小雅·大东》三章，之职合韵) 来服裘试(同上四章，之职合

① 《韩诗》“膴”作“腜”，“腜”是之部字。

韵）　备戒告止起(《小雅·楚茨》五章,之幽合韵)　载备祀福(《大雅·旱麓》四章,之职合韵)　囿伏(《大雅·灵台》二章,之职合韵)　背翼福(《大雅·行苇》四章,之职合韵)　子德(《大雅·假乐》一章,之职合韵)　事式(《大雅·崧高》二章,之职合韵)　士祖父(《大雅·常武》一章,之鱼合韵)　戒国(同上,之职合韵)　有收(《大雅·瞻卬》二章,之幽合韵)　鲔鲤祀福(《周颂·潜》,之职合韵)　紑俅基牛鼒(《周颂·丝衣》,之幽合韵)

二、职部

得服侧(《周南·关雎》二章)　革緎食(《召南·羔羊》二章)　侧息(《召南·殷其靁》二章)　侧特慝(《鄘风·柏舟》二章)　麦北弋(《鄘风·桑中》二章)　麦极(《鄘风·载驰》四章)　极德(《卫风·氓》四章)　侧服(《卫风·有狐》三章)　麦国国食(《王风·丘中有麻》二章)　饰力食(《郑风·羔裘》二章)　食息(《郑风·狡童》二章)　克得得极(《齐风·南山》四章)　襋服(《魏风·葛屦》一章)　棘食国极(《魏风·园有桃》二章)　辐侧直亿特食(《魏风·伐檀》二章)　麦德国国国直(《魏风·硕鼠》二章)　翼棘稷食极(《唐风·鸨羽》二章)　棘域息(《唐风·葛生》二章)　棘息息特(《秦风·黄鸟》一章)　翼服息(《曹风·蜉蝣》二章)　翼服(《曹风·候人》二章)　棘忒忒国(《曹风·鸤鸠》三章)　克得(《豳风·伐柯》一章)　福食德(《小雅·天保》五章)　棘德(《小雅·湛露》三章)　则服(《小雅·六月》二章)　翼服服国(同上三章)　翼奭服革(《小雅·采芑》一章)　葍特富异(《小雅·我行其野》三章)　翼棘革(《小雅·斯干》四章)　特克则得力(《小雅·正月》七章)　德国(《小雅·雨无正》一章)　蜮得极侧(《小雅·何人斯》八章)　食北(《小雅·巷伯》六章)　德极(《小雅·蓼莪》四章)　息国(《小雅·北山》四章)　息直福(《小雅·小明》五章)　棘稷翼亿食福(《小雅·楚茨》一章)　食福式稷敕极亿(同上四章)　翼彧穑食(《小雅·信南山》三章)　螣贼(《小雅·大田》二章)　黑稷福(同上四章)　翼福(《小雅·鸳鸯》二章)　棘极国(《小雅·青蝇》二章)　福德(《小雅·宾之初筵》四章)　息暱极(《小雅·菀柳》一章)　翼德(《小雅·白华》七章)　侧极(《小雅·绵蛮》三章)　翼国(《大雅·文王》三章)　亿服(同上四章)　德福(同上六章)　翼福国(《大雅·大明》三章)　德色革则(《大雅·皇矣》七章)　式则(《大雅·下武》三章)　德服(同上四章)　北服(《大雅·文王有声》六章)　德福(《大雅·既醉》一章)　福亿(《大雅·假乐》二章)　翼德翼则(《大雅·卷阿》五章)　息国极慝德(《大雅·民劳》三章)　克服德力(《大雅·荡》二章)　国德德则(同上四

章） 贼则（《大雅·抑》八章） 国忒德棘（同上十二章） 穡食（《大雅·桑柔》六章） 贼国力（同上七章） 德直国（《大雅·崧高》八章） 则德（《大雅·烝民》一章） 德则色翼式力（同上二章） 棘极（《大雅·江汉》三章） 德国（同上六章） 翼克国（《大雅·常武》五章） 稷极（《周颂·思文》） 德则（《鲁颂·泮水》四章） 德服馘（同上五章） 忒稷（《鲁颂·閟宫》三章） 国福（《商颂·殷武》四章） 翼极（同上五章）

翼服戒棘（《小雅·采薇》五章，职之合韵） 牧来载棘（《小雅·出车》一章，职之合韵） 饬服炽急国（《小雅·六月》一章，职缉合韵） 辐载意（《小雅·正月》十章，职之合韵） 克富又（《小雅·小宛》二章，职之合韵） 识又（《小雅·宾之初筵》五章，职之合韵） 食诲载（《小雅·绵蛮》一章，职之合韵） 食诲载（《小雅·绵蛮》二章，职之合韵） 食诲载（《小雅·绵蛮》三章，职之合韵） 直载翼（《大雅·绵》五章，职之合韵） 式入（《大雅·思齐》四章，职缉合韵） 亟来（《大雅·灵台》一章，职之合韵） 淢匹（《大雅·文王有声》三章，职质合韵①） 匐嶷食（《大雅·生民》四章，职之合韵） 极背克力（《大雅·桑柔》十五章，职之合韵） 塞来（《大雅·常武》六章，职之合韵） 忒背极慝倍识事织（《大雅·瞻卬》四章，职之合韵） 稷福穋麦国穡（《鲁颂·閟宫》一章，职觉合韵） 炽富背试（同上五章，职之合韵）

三、蒸部

薨绳（《周南·螽斯》二章） 掤弓（《郑风·大叔于田》） 薨梦憎（《齐风·鸡鸣》三章） 升朋（《唐风·椒聊》一章） 兴陵增（《小雅·天保》三章） 恒升崩承（同上六章） 陵朋（《小雅·菁菁者莪》三章） 陵惩兴（《小雅·沔水》三章） 兴梦（《小雅·斯干》六章） 蒸雄兢崩肱升（《小雅·无羊》三章） 蒸梦胜憎（《小雅·正月》四章） 陵惩梦雄（同上五章） 腾崩陵惩（《小雅·十月之交》三章） 兢冰（《小雅·小旻》六章） 弓绳（《小雅·采绿》三章） 陾薨登冯兴胜（《大雅·绵》六章） 登升（《大雅·生民》八章） 绳承（《大雅·抑》六章） 崩腾朋陵（《鲁颂·閟宫》四章） 胜乘承（《商颂·玄鸟》）

膺弓滕兴音（《秦风·小戎》三章，蒸侵合韵） 乘滕弓綅增膺惩承（《鲁颂·閟宫》五章，蒸侵合韵）

① 《韩诗》"淢"作"洫"，"洫"是质部字。

四、幽部

鸠洲逑(《周南·关雎》一章)　流求(同上二章)　逵仇(《周南·兔罝》二章)　休求(《周南·汉广》一章)　昴裯犹(《召南·小星》二章)　包诱(《召南·野有死麕》一章)　舟流忧遊(《邶风·柏舟》一章)　冒好报(《邶风·日月》二章)　手老(《邶风·击鼓》四章)　轨牡(《邶风·匏有苦叶》二章)　舟遊求救(《邶风·谷风》四章)　雠售(同上五章)　漕悠遊忧(《邶风·泉水》四章)　埽道道醜(《鄘风·墙有茨》一章)　悠漕忧(《鄘风·载驰》一章)　滺舟遊忧(《卫风·竹竿》四章)　报好(《卫风·木瓜》一章)　报好(同上二章)　报好(同上三章)　忧求(《王风·黍离》一章)　忧求(同上二章)　忧求(同上三章)　萧秋(《王风·采葛》二章)　好造(《郑风·缁衣》二章)　狩酒酒好(《郑风·叔于田》二章)　鸨首手阜(《郑风·大叔于田》三章)　手魗好(《郑风·遵大路》二章)　酒老好(《郑风·女曰鸡鸣》二章)　好报(同上三章)　潇膠瘳(《郑风·风雨》二章)　茂道牡好(《齐风·还》二章)　休慆忧休(《唐风·蟋蟀》三章)　栲杻埽考保(《唐风·山有枢》二章)　聊条(《唐风·椒聊》一章)　聊条(同上二章)　褎究好(《唐风·羔裘》二章)　周遊(《唐风·有杕之杜》二章)　阜手狩(《秦风·驷驖》一章)　收輈(《秦风·小戎》一章)　阜手(同上二章)　袍矛仇(《秦风·无衣》一章)　簋饱(《秦风·权舆》二章)　缶道翿(《陈风·宛丘》三章)　莜椒(《陈风·东门之枌》)　皓懰受慅(《陈风·月出》二章)　萧周(《曹风·下泉》二章)　枣稻酒寿(《豳风·七月》六章)　茅绹(同上七章)　蚤韭(同上八章)　銶遒休(《豳风·破斧》三章)　裒求(《小雅·常棣》二章)　埽簋牡舅咎(《小雅·伐木》二章)　寿茂(《小雅·天保》六章)　柔忧(《小雅·采薇》二章)　罶酒(《小雅·鱼丽》一章)　罶酒(同上二章)　罶酒(同上三章)　栲杻寿茂(《小雅·南山有台》四章)　草考(《小雅·湛露》二章)　櫜好疇(《小雅·彤弓》三章)　舟浮休(《小雅·菁菁者莪》四章)　雠犹醜(《小雅·采芑》四章)　好阜草狩(《小雅·车攻》二章)　戊祷好阜阜醜(《小雅·吉日》一章)　苞茂好犹(《小雅·斯干》一章)　矛疇(《小雅·节南山》八章)　卯醜(《小雅·十月之交》一章)　忧休(同上八章)　流休(《小雅·雨无正》五章)　道草擣老首(《小雅·小弁》二章)　疇究(同上七章)　好草(《小雅·巷伯》五章)　受昊(同上六章)　酒咎(《小雅·北山》六章)　鼛洲妯犹(《小雅·鼓钟》三章)　饱首考(《小雅·楚茨》六章)　酒牡考(《小雅·信南山》五章)　阜好莠(《小雅·大田》二章)　首阜舅(《小雅·頍弁》三章)　首酒(《小雅·鱼藻》一章)　浮流忧(《小雅·角弓》八章)　幽膠(《小雅·隰桑》三章)　茅犹(《小雅·白华》二章)　首酒(《小

雅·瓠叶》二章） 首酒（同上三章） 首炮酒醻（同上四章） 首饱（《小雅·苕之华》三章） 草道（《小雅·何草不黄》四章） 臭孚（《大雅·文王》七章）求孚（《大雅·下武》二章） 道草茂苞褎秀好（《大雅·生民》五章） 曹牢匏（《大雅·公刘》四章） 游休酋（《大雅·卷阿》二章） 休逑怓忧休（《大雅·民劳》二章） 雠报（《大雅·抑》六章） 柔刘忧（《大雅·桑柔》一章） 宝好（同上六章） 宝舅保（《大雅·崧高》五章） 考保（《大雅·烝民》三章） 道考（《大雅·韩奕》一章） 浮滔游求（《大雅·江汉》一章） 首休考寿（同上六章）游骚（《大雅·常武》三章） 苞流（同上五章） 收瘳（《大雅·瞻卬》一章） 优忧（同上六章） 牡考（《周颂·雝》） 寿考（同上） 寿保（《周颂·载见》）造考孝（《周颂·闵予小子》） 鸟蓼（《周颂·小毖》） 觩柔休（《周颂·丝衣》）牡酒（《鲁颂·有駜》二章） 茆酒酒老道醜（《鲁颂·泮水》三章） 陶囚（同上五章） 觩搜（同上七章） 球旒休絿柔优遒（《商颂·长发》四章）

陶翿敖（《王风·君子阳阳》二章，幽宵合韵） 脩歗歗淑（《王风·中谷有蓷》二章，幽觉合韵） 罦造忧觉（《王风·兔爰》二章，幽觉合韵） 告鞠（《齐风·南山》三章，幽觉合韵） 滔儦遨（《齐风·载驱》四章，幽宵合韵） 皓绣鹄忧（《唐风·扬之水》二章，幽觉合韵） 务戎（《小雅·常棣》四章，幽冬合韵） 调同（《小雅·车攻》五章，幽东合韵） 酒殽（《小雅·正月》十二章，幽宵合韵） 犹集咎道（《小雅·小旻》三章，幽缉合韵①） 觩柔敖求（《小雅·桑扈》四章，幽宵合韵）槱趣（《大雅·棫朴》一章，幽侯合韵） 造士（《大雅·思齐》五章，幽之合韵） 告则（《大雅·抑》二章，幽职合韵） 酒绍（同上三章，幽宵合韵） 茂止（《大雅·召旻》四章，幽之合韵） 收笃（《周颂·维天之命》，幽觉合韵） 纠赵蓼朽茂（《周颂·良耜》，幽宵合韵）

五、觉部

鞠覆育毒（《邶风·谷风》五章） 匊笃（《唐风·椒聊》二章） 六燠（《唐风·无衣》二章） 薁菽（《豳风·七月》六章） 陆復宿（《豳风·九罭》三章） 蓫宿畜復（《小雅·我行其野》二章） 鞠畜育復腹（《小雅·蓼莪》四章） 奥蹙菽戚宿覆（《小雅·小明》三章） 迪復毒（《大雅·桑柔》十一章） 肃穆（《周颂·雝》）

祝六告（《鄘风·干旄》三章，觉幽合韵） 陆轴宿告（《卫风·考槃》三章，觉幽合韵） 轴陶抽好（《郑风·清人》三章，觉幽合韵） 穋麦（《豳风·七月》七章，觉

① 《韩诗》"集"作"就"，"就"是幽部字。

职合韵）　夙育稷（《大雅·生民》一章，觉职合韵）　俶告（《大雅·既醉》三章，觉幽合韵）　祝究（《大雅·荡》三章，觉幽合韵）

六、冬部

中宫（《召南·采蘩》二章）　虫螽忡降（《召南·草虫》一章）　仲宋忡（《邶风·击鼓》二章）　冬穷（《邶风·谷风》六章）　躬中（《邶风·式微》二章）　中宫（《鄘风·桑中》一章）　中宫（同上二章）　中宫（同上三章）　中宫（《鄘风·定之方中》一章）　虫螽忡降仲戎（《小雅·出车》五章）　浓冲（《小雅·蓼萧》四章）　中降（《大雅·旱麓》二章）　融终（《大雅·既醉》三章）　潨宗宗降崇（《大雅·凫鹥》四章）

戎东同（《邶风·旄丘》三章，冬东合韵①）　中骖（《秦风·小戎》二章，冬侵合韵）　冲阴（《豳风·七月》八章，冬侵合韵）　躬天（《大雅·文王》七章，冬真合韵）　宫临（《大雅·思齐》三章，冬侵合韵）　虫宫宗临躬（《大雅·云汉》二章，冬侵合韵）　中弘躬（《大雅·召旻》六章，冬蒸合韵）

七、宵部

藻潦（《召南·采蘋》一章）　悄小少摽（《邶风·柏舟》四章）　暴笑敖悼（《邶风·终风》一章）　夭劳（《邶风·凯风》一章）　旄郊（《鄘风·干旄》）　敖郊骄镳朝劳（《卫风·硕人》三章）　劳朝暴笑悼（《卫风·氓》五章）　刀朝（《卫风·河广》二章）　桃瑶（《卫风·木瓜》二章）　苗摇（《王风·黍离》一章）　消麃乔摇（《郑风·清人》二章）　漂要（《郑风·萚兮》二章）　倒召（《齐风·东方未明》一章）　骄忉（《齐风·甫田》一章）　桃殽谣骄（《魏风·园有桃》一章）　苗劳郊郊号（《魏风·硕鼠》三章）　镳骄（《秦风·驷驖》三章）　巢苕忉（《陈风·防有鹊巢》一章）　遥朝忉（《桧风·羔裘》一章）　膏曜悼（同上三章）　飘嘌吊（《桧风·匪风》二章）　苗膏劳（《曹风·下泉》四章）　蒿昭恌傚敖（《小雅·鹿鸣》二章）　郊旐旄（《小雅·出车》二章）　苗嚣旄敖（《小雅·车攻》三章）　嗷劳骄（《小雅·鸿雁》三章）　苗朝遥（《小雅·白驹》一章）　劳嚣（《小雅·十月之交》七章）　盗暴（《小雅·巧言》三章）　蒿劳（《小雅·蓼莪》一章）　号劳（《小雅·北山》五章）　刀毛膋（《小雅·信南山》五章）　鷮教（《小雅·车舝》二

---

① 此诗原文为："狐裘龙茸，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戎"，《经典释文》注引徐邈音"而容反"，并云："徐此音是依《左传》读作'龙茸'字。""茸"是东部字。

章） 号呶（《小雅·宾之初筵》四章） 藻镐（《小雅·鱼藻》一章） 藻镐（同上二章） 藻镐（同上三章） 教傚（《小雅·角弓》二章） 瀌消骄（同上七章） 苗膏劳（《小雅·黍苗》一章） 高劳朝（《小雅·渐渐之石》一章） 燎劳（《大雅·旱麓》五章） 瑶刀（《大雅·公刘》二章） 寮嚣笑荛（《大雅·板》三章） 苗麃（《周颂·载芟》） 藻蹻蹻昭笑教（《鲁颂·泮水》二章）

芼乐（《周南·关雎》三章，宵药合韵） 皎僚纠悄（《陈风·月出》一章，宵幽合韵） 照燎绍惨（同上三章，宵侵合韵①） 葽蜩（《豳风·七月》四章，宵幽合韵） 谯翛翘摇哓（《豳风·鸱鸮》四章，宵幽合韵） 罩乐（《小雅·南有嘉鱼》一章，宵药合韵） 沼乐炤虐（《小雅·正月》十一章，宵药合韵） 庙保（《大雅·思齐》三章，宵幽合韵） 昭乐惨藐教虐耄（《大雅·抑》十一章，宵药侵合韵②） 藐蹻濯（《大雅·崧高》四章，宵药合韵） 到乐（《大雅·韩奕》五章，宵药合韵）

八、药部

籥翟爵（《邶风·简兮》三章） 乐谑药（《郑风·溱洧》一章） 乐谑药（同上二章） 凿襮沃乐（《唐风·扬之水》一章） 栎驳乐（《秦风·晨风》二章） 的爵（《小雅·宾之初筵》一章） 沃乐（《小雅·隰桑》二章） 濯翯跃（《大雅·灵台》二章） 虐谑蹻谑熇药（《大雅·板》四章） 削爵濯溺（《小雅·桑柔》五章）

绰较谑虐（《卫风·淇奥》三章，药宵合韵）

九、侯部

蒌驹（《周南·汉广》三章） 笱後（《邶风·谷风》三章） 姝隅蹰（《邶风·静女》一章） 驱侯（《鄘风·载驰》一章） 殳驱（《卫风·伯兮》一章） 濡侯渝（《郑风·羔裘》一章） 枢榆娄驱愉（《唐风·山有枢》一章） 刍隅逅逅（《唐风·绸缪》二章） 驹株（《陈风·株林》二章） 咮媾（《曹风·候人》二章） 驹濡驱诹（《小雅·皇皇者华》二章） 枸楰耇後（《小雅·南山有台》五章） 餱具（《小雅·无羊》二章） 瘉後口口愈侮（《小雅·正月》二章） 笱後（《小雅·小弁》八章） 树数口厚（《小雅·巧言》五章） 驹後饇取（《小雅·巧言》五章） 裕瘉（《小雅·角弓》三章） 隅趋（《小雅·绵蛮》二章） 附後奏侮（《大雅·绵》九章） 附侮（《大雅·皇矣》八章） 句鍭树侮（《大雅·行苇》三章） 主醹斗

① "惨"，《五经文字》引作"懆"，"懆"是宵部字。
② 侵部字"惨"，《五经文字》引作"懆"，"懆"是宵部字。

耇(同上四章)　厚主(《大雅·卷阿》三章)　渝驱(《大雅·板》八章)　隅愚(《大雅·抑》一章)　漏觏(同上七章)　后後(《周颂·雝》)

豆饫具孺(《小雅·常棣》六章,侯宵合韵①)　奏禄(《小雅·楚茨》六章,侯屋合韵)　揄蹂叟浮(《大雅·生民》七章,侯幽合韵)　後巩後(《大雅·瞻卬》七章,侯东合韵)

十、屋部

谷木(《周南·葛覃》一章)　角族(《周南·麟之趾》三章)　角屋狱狱足(《召南·行露》二章)　樕鹿束玉(《召南·野有死麕》二章)　束读读辱(《鄘风·墙有茨》三章)　曲藚玉玉族(《魏风·汾沮洳》三章)　续毂馵玉屋曲(《秦风·小戎》一章)　屋穀(《豳风·七月》七章)　谷木(《小雅·伐木》一章)　穀禄足(《小雅·天保》二章)　穀玉(《小雅·鹤鸣》二章)　谷束玉(《小雅·白驹》四章)　穀粟穀族(《小雅·黄鸟》一章)　禄仆禄屋(《小雅·正月》三章)　屋穀禄椓独(同上十三章)　粟狱卜穀(《小雅·小宛》五章)　木谷(同上六章)　浊穀(《小雅·四月》五章)　霂渥足穀(《小雅·信南山》二章)　束独(《小雅·白华》一章)　禄仆(《大雅·既醉》七章)　鹿穀谷(《大雅·桑柔》九章)　角续(《周颂·良耜》)

蠋宿(《豳风·东山》一章,屋觉合韵)　局蹐脊蜴(《小雅·正月》六章,屋锡合韵)　木附属(同上六章,屋侯合韵)　绿匊局沐(《小雅·采绿》一章,屋觉合韵)　欲孝(《大雅·文王有声》三章,屋幽合韵②)　谷穀垢(《大雅·桑柔》十二章,屋侯合韵)

十一、东部

僮公(《召南·采蘩》三章)　墉讼讼从(《召南·行露》三章)　缝总公(《召南·羔羊》三章)　东公同(《召南·小星》一章)　蓬豵(《召南·驺虞》二章)　葑东庸(《鄘风·桑中》三章)　东蓬容(《卫风·伯兮》二章)　罿庸凶聪(《王风·兔爰》三章)　控送(《郑风·大叔于田》二章)　松龙充童(《郑风·山有扶苏》二章)　丰巷送(《郑风·丰》一章)　双庸庸从(《齐风·南山》二章)　葑葑东从(《唐风·采苓》三章)　同功豵公(《豳风·七月》四章)　同功(同上七

① “饫”,《韩诗》作“饇”,“饇”是侯部字。

② 《礼记·乐记》“欲”作“犹”,“犹”是幽部字。

章） 东濛(《豳风·东山》一章) 东濛(同上二章) 东濛(同上三章) 东濛(同上四章) 雍同(《小雅·蓼萧》四章) 颙公(《小雅·六月》三章) 攻同庞东(《小雅·车攻》一章) 同从(《小雅·吉日》二章) 聪饔(《小雅·祈父》三章) 傭訩(《小雅·节南山》五章) 诵訩邦(同上十章) 从用邛(《小雅·小旻》一章) 共邛(《小雅·巧言》三章) 东空(《小雅·大东》二章) 雝重(《小雅·无将大车》三章) 同邦(《小雅·瞻彼洛矣》三章) 同功(《小雅·宾之初筵》一章) 蓬邦同从(《小雅·采菽》四章) 公恫邦(《大雅·思齐》二章) 恭邦共(《大雅·皇矣》五章) 衝墉(同上七章) 樅镛锺廱(《大雅·灵台》三章) 锺廱逢公(同上四章) 廱东(同上六章) 幪唪(《大雅·生民》四章) 邦功(《大雅·崧高》二章) 邦庸(同上三章) 同功(《大雅·常武》六章) 讧共邦(《大雅·召旻》二章) 工公(《周颂·臣工》) 雝容(《周颂·振鹭》) 雝公(《周颂·雝》) 訩功(《鲁颂·泮水》六章) 公东庸(《鲁颂·閟宫》三章) 蒙东邦同从功(同上六章) 邦从(同上七章) 共厖龙勇动竦总(《商颂·长发》五章)

功豐(《大雅·文王有声》二章，东冬合韵) 公疆邦功皇(《周颂·烈文》，东阳合韵)

十二、鱼部

砠瘏痡吁(《周南·卷耳》四章) 华家(《周南·桃夭》一章) 罝夫(《周南·兔罝》一章) 罝夫(同上二章) 罝夫(同上三章) 楚马(《周南·汉广》二章) 居御(《召南·鹊巢》一章) 筥釜(《召南·采蘋》二章) 下女(同上三章) 露夜露(《召南·行露》一章) 牙家(同上三章) 下处(《召南·殷其靁》三章) 渚与与处(《召南·江有汜》二章) 华车(《召南·何彼襛矣》一章) 葭豝虞(《召南·驺虞》一章) 茹据愬怒(《邶风·柏舟》二章) 羽野雨(《邶风·燕燕》一章) 土处顾(《邶风·日月》一章) 处马下(《邶风·击鼓》三章) 下苦(《邶风·凯风》三章) 羽阻(《邶风·雄雉》一章) 雨怒(《邶风·谷风》一章) 故露(《邶风·式微》一章) 处与(《邶风·旄丘》二章) 舞处(《邶风·简兮》一章) 俣舞虎组(同上二章) 邪且(《邶风·北风》一章) 邪且(同上二章) 狐乌车邪且(同上三章) 虚楚(《鄘风·定之方中》二章) 旟都组五予(《鄘风·干旄》二章) 瓜琚(《卫风·木瓜》一章) 楚甫(《卫风·扬之水》二章) 蒲许(同上三章) 浒父父顾(《王风·葛藟》一章) 野马马武(《郑风·叔于田》三章) 马组舞举虎所女(《郑风·大叔于田》一章) 射御(同上二章) 路袪恶故(《郑风·遵大路》一章) 车华琚都(《郑风·有女同车》一章)

苏华都且(《郑风·山有扶苏》一章)　楚女女(《郑风·扬之水》一章)　阇荼荼且藘娱(《郑风·出其东门》二章)　乎且乎(《郑风·溱洧》一章)　乎且乎(同上二章)　著素华(《齐风·著》一章)　圃瞿(《齐风·东方未明》三章)　鱮雨(《齐风·敝笱》二章)　岵父(《魏风·陟岵》一章)　鼠鼠黍女顾女土土所(《魏风·硕鼠》一章)　鼠鼠女女(同上二章)　鼠鼠女女(同上三章)　楚户者者(《唐风·绸缪》三章)　杜湑踽父(《唐风·杕杜》一章)　祛居故(《唐风·羔裘》一章)　羽栩盬黍怙所(《唐风·鸨羽》一章)　楚野处(《唐风·葛生》一章)　夜居(同上四章)　苦苦下与(《唐风·采苓》二章)　楚虎虎禦(《秦风·黄鸟》三章)　乎渠馀乎舆(《秦风·权舆》一章)　乎舆(同上二章)　鼓下夏羽(《陈风·宛丘》二章)　栩下(《陈风·东门之枌》一章)　紵语(《陈风·东门之池》二章)　顾予(《陈风·墓门》二章)　马野(《陈风·株林》二章)　华家(《桧风·隰有苌楚》二章)　羽楚处(《曹风·蜉蝣》一章)　股羽野宇户下鼠户处(《豳风·七月》五章)　瓜壶苴樗夫(同上六章)　圃稼(同上七章)　雨土户予(《豳风·鸱鸮》二章)　据荼租瘏家(同上三章)　野下(《豳风·东山》一章)　宇户(同上二章)　羽马(同上四章)　渚所处(《豳风·九罭》二章)　胡肤(《豳风·狼跋》一章)　胡肤瑕(同上二章)　马盬处(《小雅·四牡》二章)　下栩盬父(同上三章)　华夫(《小雅·皇皇者华》一章)　家帑图乎(《小雅·常棣》八章)　许藇羜父顾(《小雅·伐木》二章)　湑酤鼓舞暇湑(同上三章)　固除庶(《小雅·天保》一章)　家故居故(《小雅·采薇》一章)　盬处(同上三章)　华车(同上四章)　华涂居书(《小雅·出车》四章)　杜盬(《小雅·杕杜》一章)　杜盬(同上二章)　湑写语处(《小雅·蓼萧》一章)　鼓旅(《小雅·采芑》三章)　午马麌所(《小雅·吉日》二章)　羽野寡(《小雅·鸿雁》一章)　野渚(《小雅·鹤鸣》一章)　牙居(《小雅·祈父》一章)　栩黍处父(《小雅·黄鸟》三章)　樗居家(《小雅·我行其野》一章)　祖堵户处语(《小雅·斯干》二章)　除去芋(同上三章)　鱼旟(《小雅·无羊》四章)　雨辅予(《小雅·正月》九章)　徒夫马处(《小雅·十月之交》四章)　图辜铺(《小雅·雨无正》一章)　都家(同上七章)　土沮(《小雅·小旻》一章)　扈寡(《小雅·小宛》五章)　且辜幠(《小雅·巧言》一章)　幠辜(同上)　怒沮(同上二章)　舍车盱(《小雅·何人斯》五章)　雨女予(《小雅·谷风》一章)　夏暑予(《小雅·四月》一章)　下土(《小雅·北山》二章)　土野暑苦雨罟(《小雅·小明》一章)　处与女(同上四章)　庐瓜菹祖祜(《小雅·信南山》四章)　鼓祖雨黍女(《小雅·甫田》三章)　湑写写处(《小雅·裳裳者华》一章)　扈羽胥祜(《小雅·桑扈》一章)　扈胥(同上二章)

女舞(同上三章)　滑写(同上四章)　楚旅(《小雅・宾之初筵》一章)　舞鼓祖(同上二章)　语羖(同上五章)　蒲居(《小雅・鱼藻》三章)　筥予予马予黼(《小雅・采菽》一章)　股下纾予(同上三章)　馀旟盱(《小雅・都人士》五章)　鱮鱮者(《小雅・采绿》四章)　御旅处(《小雅・黍苗》三章)　虎野夫暇(《小雅・何草不黄》三章)　狐车(同上四章)　鼻祖(《大雅・文王》五章)　旅野女(《大雅・大明》七章)　父马浒下女宇(《大雅・绵》二章)　徒家(同上五章)　椐柘路固(《大雅・皇矣》二章)　怒旅旅祜下(同上五章)　许武祜(《大雅・下武》五章)　去呱訏路(《大雅・生民》三章)　渚处湑脯下(《大雅・凫鹥》三章)　野处旅语(《大雅・公刘》三章)　车马(《大雅・卷阿》十章)　怒豫(《大雅・板》八章)　呼夜(《大雅・荡》五章)　宇怒处圉(《大雅・桑柔》四章)　沮所顾助祖予(《大雅・云汉》四章)　马土(《大雅・崧高》五章)　下甫(《大雅・烝民》一章)　茹吐甫茹吐寡禦(同上五章)　举图举助补(同上六章)　祖屠壶鱼蒲车且胥(《大雅・韩奕》三章)　土訏甫噳虎居誉(同上五章)　车旟舒铺(《大雅・江汉》一章)　浒虎土(同上三章)　父旅浦土处绪(《大雅・常武》二章)　武怒虎虏浦所(同上四章)　夜誉(《周颂・振鹭》)　黍稌(《周颂・丰年》)　瞽虡羽鼓圉举(《周颂・有瞽》)　沮鱼(《周颂・潜》)　祜嘏(《周颂・载见》)　马旅马(《周颂・有客》)　下家(《周颂・访落》)　女筥黍(《周颂・良耜》)　马野者(《鲁颂・駉》)　马野者(同上二章)　马野者(同上三章)　马野者騢鱼祛邪徂(同上四章)　下舞(《鲁颂・有駜》)　武祖祜(《鲁颂・泮水》四章)　黍秬土绪(《鲁颂・閟宫》一章)　武绪野虞女旅父鲁宇辅(同上二章)　祖女(同上三章)　嘏鲁许宇(同上八章)　鼓祖(《商颂・那》)　祖祜所酤(《商颂・烈祖》)　武楚阻旅所绪(《商颂・殷武》一章)

雨母(《鄘风・蝃蝀》二章,鱼之合韵)　洳莫度度路(《魏风・汾沮洳》一章,鱼铎合韵)　茹穫(《小雅・六月》四章,鱼铎合韵)　者谋虎(《小雅・巷伯》六章,鱼之合韵)　除莫庶暇顾怒(《小雅・小明》二章,鱼铎合韵)　誉射(《小雅・车舝》二章,鱼铎合韵)　膴饴谋龟时兹(《大雅・绵》三章,鱼之合韵①)　去故莫虞怒(《大雅・云汉》六章,鱼铎合韵)

十三、铎部

莫濩絺斁(《周南・葛覃》二章)　石席(《邶风・柏舟》三章)　落若(《卫

---

① 《韩诗》"膴"作"腜","腜"是之部字。

风·氓》三章）　蓆作(《郑风·缁衣》三章）　蘀蘀伯(《郑风·蘀兮》一章）　蘀蘀伯(同上二章）　薄鞹夕(《齐风·载驱》一章）　硕獲(《秦风·驷驖》二章）泽戟作(《秦风·无衣》二章）　穫蘀(《豳风·七月》四章）　骆若度(《小雅·皇皇者华》四章）　奕舄绎(《小雅·车攻》四章）　泽作宅(《小雅·鸿雁》二章）　蘀石错(《小雅·鹤鸣》一章）　藿夕客(《小雅·白驹》二章）　阁橐(《小雅·斯干》三章）　恶怿(《小雅·节南山》八章）　作莫度獲(《小雅·巧言》四章）　硕若(《小雅·大田》一章）　白骆骆若(《小雅·裳裳者华》三章）　柏奕怿(《小雅·頍弁》一章）　炙酢(《小雅·瓠叶》三章）　赫莫獲度廓宅(《大雅·皇矣》一章）　怿莫(《大雅·板》二章）　格度射(《大雅·抑》七章）　作獲赫(《大雅·桑柔》十四章）伯宅(《大雅·崧高》二章）　硕伯(同上八章）　貊伯壑籍(《大雅·韩奕》六章）恶斁(《周颂·振鹭》）　柞泽(《周颂·载芟》）　骆雒绎斁作(《鲁颂·駉》三章）博斁逆獲(《鲁颂·泮水》七章）　绎宅貊诺若(《鲁颂·閟宫》七章）　柏度尺舄硕奕作硕若(同上九章）　斁奕客怿昔作夕恪(《商颂·那》）

莫除居瞿(《唐风·蟋蟀》一章，铎鱼合韵）　踖硕炙莫庶客错度格酢(《小雅·楚茨》三章，铎鱼合韵）　席御酢斝炙臄咢(《大雅·行苇》二章，铎鱼合韵）

十四、阳部

筐行(《周南·卷耳》一章）　冈黄觥伤(同上三章）　荒将(《周南·樛木》二章）　广泳永方(《周南·汉广》一章）　广泳永方(同上二章）　广泳永方(同上三章）　方将(《召南·鹊巢》二章）　阳遑(《召南·殷其靁》一章）　裳亡(《邶风·绿衣》二章）　颃将(《邶风·燕燕》二章）　方良忘(《邶风·日月》三章）镗兵行(《邶风·击鼓》一章）　行臧(《邶风·雄雉》四章）　凉雱行(《邶风·北风》一章）　景养(《邶风·二子乘舟》一章）　襄详详长(《鄘风·墙有茨》二章）唐乡姜上(《鄘风·桑中》一章）　疆良兄(《鄘风·鹑之奔奔》一章）　疆良(同上二章）　堂京桑臧(《鄘风·定之方中》二章）　蝱行狂(《鄘风·载驰》三章）汤裳爽行(《卫风·氓》四章）　广杭望(《卫风·河广》一章）　梁裳(《卫风·有狐》一章）　阳簧房(《卫风·君子阳阳》一章）　墙桑兄(《郑风·将仲子》二章）黄襄行扬(《郑风·大叔于田》二章）　彭旁英翔(《郑风·清人》一章）　翔姜(《郑风·有女同车》一章）　行英翔将姜忘(同上二章）　昌堂将(《郑风·丰》二章）　裳行(同上三章）　瀼扬臧(《郑风·野有蔓草》二章）　明昌明光(《齐风·鸡鸣》二章）　昌阳狼臧(《齐风·还》三章）　堂黄英(《齐风·著》三章）明裳(《齐风·东方未明》一章）　两荡(《齐风·南山》二章）　汤彭荡翔(《齐

风·载驱》三章）　昌长扬扬跄臧(《齐风·猗嗟》一章）　霜裳(《魏风·葛屦》一章）　方桑英英行(《魏风·汾沮洳》二章）　冈兄(《魏风·陟岵》三章）　堂康荒(《唐风·蟋蟀》一章）　堂康荒(同上二章）　堂康荒(同上三章）　行桑粱尝常(《唐风·鸨羽》三章）　桑杨簧亡(《秦风·车邻》三章）　苍霜方长央(《秦风·蒹葭》一章）　堂裳将忘(《秦风·终南》二章）　桑行行防(《秦风·黄鸟》二章）　裳兵行(《秦风·无衣》三章）　阳黄(《秦风·渭阳》一章）　汤上望(《陈风·宛丘》一章）　鲂姜(《陈风·衡门》二章）　杨牂煌(《陈风·东门之杨》一章）　翔堂伤(《桧风·羔裘》二章）　稂京(《曹风·下泉》一章）　阳庚筐行桑(《豳风·七月》二章）　桑斨扬桑(同上三章）　黄阳裳(同上三章）　霜场飨羊堂觥疆(同上八章）　场行(《豳风·东山》二章）　斨皇将(《豳风·破斧》一章）　鲂裳(《豳风·九罭》一章）　簧将行(《小雅·鹿鸣》一章）　享尝王疆(《小雅·天保》四章）　刚阳(《小雅·采薇》三章）　方彭央方襄(《小雅·出车》三章）　阳伤遑(《小雅·杕杜》一章）　桑杨光疆(《小雅·南山有台》二章）　瀼光爽忘(《小雅·蓼萧》二章）　藏贶飨(《小雅·彤弓》一章）　方阳章央行(《小雅·六月》四章）　乡央衡瑲皇珩(《小雅·采芑》二章）　央光将(《小雅·庭燎》一章）　汤扬行忘(《小雅·沔水》二章）　桑粱明兄(《小雅·黄鸟》二章）　祥祥(《小雅·斯干》七章）　床裳璋喤皇王(同上八章）　霜伤将京痒(《小雅·正月》一章）　行良常臧(《小雅·十月之交》二章）　向藏王向(同上六章）　盟长(《小雅·巧言》三章）　霜行(《小雅·大东》二章）　浆长光襄(同上五章）　襄章箱明庚行(同上六章）　扬浆(同上七章）　彭傍将刚方(《小雅·北山》三章）　床行(同上四章）　仰掌(同上五章）　将汤伤忘(《小雅·鼓钟》一章）　跄羊尝亨将祊明皇飨庆疆(《小雅·楚茨》二章）　将庆(同上六章）　享明皇疆(《小雅·信南山》六章）　明羊方臧庆(《小雅·甫田》二章）　梁京仓箱粱庆疆(同上四章）　黄章章庆(《小雅·裳裳者华》二章）　上怲臧(《小雅·頍弁》二章）　仰行(《小雅·车舝》五章）　抗张(《小雅·宾之初筵》一章）　良方让亡(《小雅·角弓》四章）　黄章望(《小雅·都人士》一章）　藏忘(《小雅·隰桑》四章）　梁良(《小雅·白华》七章）　亨尝(《小雅·瓠叶》一章）　黄伤(《小雅·苕之华》一章）　黄行将方(《小雅·何草不黄》一章）　常京(《大雅·常京》五章）　上王方(《大雅·大明》一章）　商京行王(同上二章）　梁光(同上五章）　王京行王商(同上六章）　洋煌彭扬王商明(同上八章）　伉将行(《大雅·绵》七章）　王璋(《大雅·棫朴》二章）　章相王方(同上五章）　兄庆光丧方(《大雅·皇矣》三章）　京将冈(同上六章）　阳将方王(同上六章）　王方兄(同上七章）

王京(《大雅·下武》一章) 王京(《大雅·文王有声》七章) 将明(《大雅·既醉》二章) 皇王忘章(《大雅·假乐》二章) 疆纲(同上三章) 康疆仓粮囊光张扬行(《大雅·公刘》一章) 岡京(同上三章) 长岡阳(同上五章) 粮阳荒(同上五章) 长康常(《大雅·卷阿》四章) 印璋望纲(同上六章) 岡阳(同上九章) 康方良明王(《大雅·民劳》一章) 明王(《大雅·板》八章) 明卿(《大雅·荡》四章) 螗羹丧行方(同上六章) 尚亡(《大雅·抑》四章) 章兵方(同上四章) 将往竞梗(《大雅·桑柔》三章) 王痒荒苍(同上七章) 疆粻行(《大雅·崧高》六章) 将明(《大雅·烝民》四章) 彭锵方(同上七章) 张王章衡鍚(《大雅·韩奕》二章) 彭锵光(同上四章) 汤洸方王(《大雅·江汉》二章) 祥亡(《大雅·瞻印》五章) 罔亡罔亡(同上六章) 丧亡荒(《大雅·召旻》一章) 荒康行(《周颂·天作》) 方飨(《周颂·我将》) 王康皇康方明喤将穰(《周颂·执竞》) 王章阳央鶬光考享(《周颂·载见》) 王忘(《周颂·闵予小子》) 将明行(《周颂·敬之》) 香光(《周颂·载芟》) 皇黄彭疆臧(《鲁颂·駉》) 黄明(《鲁颂·有駜》一章) 皇扬(《鲁颂·泮水》六章) 王阳商(《鲁颂·閟宫》二章) 尝衡刚将羹房洋庆昌臧方常(同上四章) 尝将(《商颂·那》) 疆衡鶬享将康穰飨疆尝将(《商颂·烈祖》) 商芒汤方(《商颂·玄鸟》) 商祥芒方疆长将商(《商颂·长发》一章) 衡王(同上七章) 乡汤羌享王常(《商颂·殷武》二章)

岡薪(《小雅·车舝》四章,阳真合韵)

十五、歌部

皮紽蛇(《召南·羔羊》一章) 沱过过歌(《召南·江有汜》三章) 为何(《邶风·北门》一章) 为何(同上二章) 为何(同上三章) 离施(《邶风·新台》三章) 河仪它(《鄘风·柏舟》一章) 珈佗河宜何(《鄘风·君子偕老》一章) 皮仪仪为(《鄘风·相鼠》一章) 猗磋磨(《卫风·淇奥》一章) 阿邁歌过(《卫风·考槃》二章) 左瑳傩(《卫风·竹竿》三章) 离靡(《王风·黍离》一章) 离靡(同上二章) 离靡(同上三章) 罗为罹吪(《王风·兔爰》一章) 麻嗟嗟施(《王风·丘中有麻》一章) 宜为(《郑风·缁衣》一章) 加宜(《郑风·女曰鸡鸣》二章) 吹和(《郑风·萚兮》一章) 左我(《唐风·有杕之杜》一章) 何何多(《秦风·晨风》一章) 何何多(同上二章) 何何多(同上三章) 池麻歌(《陈风·东门之池》一章) 陂荷何为沱(《陈风·泽陂》一章) 縭仪嘉何(《豳风·东山》四章) 錡吪嘉(《豳风·破斧》二章) 鲨多(《小雅·鱼丽》一

章） 多嘉（同上四章） 椅离仪（《小雅·湛露》四章） 我阿仪（《小雅·菁菁者莪》一章） 驾猗驰破（《小雅·车攻》六章） 何罴蛇（《小雅·斯干》六章） 罴蛇（同上七章） 阿池讹（《小雅·无羊》二章） 猗何瘥多嘉嗟（《小雅·节南山》二章） 河他（《小雅·小旻》六章） 罹何何（《小雅·小弁》一章） 掎杝佗（同上七章） 何多何（《小雅·巧言》六章） 祸我可（《小雅·何人斯》二章） 议为（《小雅·北山》六章） 左宜（《小雅·裳裳者华》四章） 罗宜（《小雅·鸳鸯》一章） 何嘉他（《小雅·頍弁》一章） 俄傞（《小雅·宾之初筵》四章） 嘉仪（同上四章） 阿何（《小雅·绵蛮》一章） 波沱他（《小雅·渐渐之石》三章） 峨宜（《大雅·棫朴》二章） 阿池（《大雅·皇矣》六章） 贺佐（《大雅·下武》六章） 何嘉仪（《大雅·既醉》四章） 沙宜多嘉为（《大雅·凫鹥》二章） 阿歌（《大雅·卷阿》一章） 多驰多歌（同上十章） 仪嘉磨为（《大雅·抑》五章） 嘉仪（同上八章） 可詈歌（《大雅·桑柔》十六章） 皮罴（《大雅·韩奕》六章） 牺宜多（《鲁颂·閟宫》三章） 猗那（《商颂·那》一章）

差原麻娑（《陈风·东门之枌》二章，歌元合韵） 地裼瓦仪议罹（《小雅·斯干》九章，歌锡合韵） 阿难何（《小雅·隰桑》一章，歌元合韵）

十六、祭部

败憩（《召南·甘棠》二章） 拜说（同上三章） 脱帨吠（《召南·野有死麕》三章） 厉揭（《邶风·匏有苦叶》一章） 逝害（《邶风·二子乘舟》二章） 厉带（《卫风·有狐》二章） 艾岁（《王风·采葛》三章） 外泄逝（《魏风·十亩之间》二章） 逝迈外蹶（《唐风·蟋蟀》二章） 逝迈（《陈风·东门之枌》三章） 肺晢（《陈风·东门之杨》二章） 祋芾（《曹风·候人》一章） 艾晢哕（《小雅·庭燎》二章） 艾败（《小雅·小旻》五章） 愒瘵迈（《小雅·菀柳》二章） 厉虿迈（《小雅·都人士》四章） 外迈（《小雅·白华》五章） 世世（《大雅·文王》二章） 愒泄厉败大（《大雅·民劳》四章） 蹶泄（《大雅·板》二章） 茷哕大迈（《鲁颂·泮水》一章） 大艾岁害（《鲁颂·閟宫》五章）

旆瘁（《小雅·出车》二章，祭微合韵） 旆穟（《大雅·生民》四章，祭微合韵） 艾涣难（《周颂·访落》，祭元合韵） 旆钺烈曷蘖达截伐桀（《商颂·长发》六章，祭月合韵）

十七、月部

掇捋（《周南·芣苢》二章） 蕨惙说（《召南·草虫》二章） 伐茇（《召南·

甘棠》一章）　阔说（《邶风·击鼓》四章）　阔活（同上五章）　活濊发揭孽朅（《卫风·硕人》四章）　说说（《卫风·氓》三章）　朅桀（《卫风·伯兮》一章）　月佸桀括渴（《王风·君子于役》二章）　葛月（《王风·采葛》一章）　达阙月（《郑风·子衿》三章）　月闼闼发（《齐风·东方之日》二章）　桀怛（《齐风·甫田》二章）　发偈怛（《桧风·匪风》一章）　烈渴（《小雅·采薇》二章）　舌揭（《小雅·大东》七章）　撮发说（《小雅·都人士》二章）　活达傑（《周颂·载芟》）　拨达达越发烈截（《商颂·长发》二章）

葛节日（《邶风·旄丘》一章，月质合韵）　舝迈卫害（《邶风·泉水》三章，月祭合韵）　阅雪说（《曹风·蜉蝣》三章，月祭合韵）　发烈褐岁（《豳风·七月》一章，月祭合韵）　彻逸（《小雅·十月之交》八章，月质合韵）　滅戾勩（《小雅·雨无正》二章，月质祭合韵，"戾"是质韵字）　烈发害（《小雅·蓼莪》五章，月祭合韵）　烈发害（《小雅·四月》三章，月祭合韵）　秣艾（《小雅·鸳鸯》三章，月祭合韵）　舝逝渴括（《小雅·车舝》一章，月祭合韵）　设逸（《小雅·宾之初筵》一章，月质合韵）　拔兑駾喙（《大雅·绵》八章，月祭合韵）　拔兑（《大雅·皇矣》三章，月祭合韵）　月达害（《大雅·生民》二章，月祭合韵）　軷烈岁（同上七章，月祭合韵）　揭害拨世（《大雅·荡》八章，月祭合韵）　舌逝（《大雅·抑》六章，月祭合韵）　舌外发（《大雅·烝民》三章，月祭合韵）　幭厄（《大雅·韩奕》二章，月锡合韵①）　夺说（《大雅·瞻卬》二章，月祭合韵）　竭竭害（《大雅·召旻》六章，月祭合韵）

十八、元部

转卷选（《邶风·柏舟》三章）　雁旦泮（《邶风·匏有苦叶》三章）　干言（《邶风·泉水》三章）　泉歎（同上四章）　娈管（《邶风·静女》二章）　展袢颜媛（《鄘风·君子偕老》三章）　反远（《鄘风·载驰》二章）　僩咺谖（《卫风·淇奥》一章）　僩咺谖（同上二章）　涧宽言谖（《卫风·考槃》一章）　垣关关涟关言言迁（《卫风·氓》二章）　怨岸泮宴晏旦反（同上六章）　乾嘆嘆难（《王风·中谷有蓷》一章）　馆粲（《郑风·缁衣》一章）　馆粲（同上二章）　馆粲（同上三章）　园檀言（《郑风·将仲子》三章）　慢罕（《郑风·大叔于田》三章）　晏粲彦（《郑风·羔裘》三章）　旦烂雁（《郑风·女曰鸡鸣》一章）　言餐（《郑风·狡童》一章）　墠阪远（《郑风·东门之墠》一章）　漙婉愿（《郑风·野有蔓草》一章）　涣蕑（《郑风·溱洧》一章）　还间肩儇（《齐风·还》一章）　娈丱

---

① "幭"，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认为当是"幦"字，"幦"是锡部字。

见弁(《齐风·甫田》三章)　环鬈(《齐风·卢令》二章)　娈婉选贯反乱(《齐风·猗嗟》三章)　间閑还(《魏风·十亩之间》一章)　檀干涟廛貆餐(《魏风·伐檀》一章)　粲烂旦(《唐风·葛生》三章)　旃旃然言焉(《唐风·采苓》一章)　旃旃然言焉(同上二章)　旃旃然言焉(同上三章)　园閑(《秦风·驷驖》三章)　菅言(《陈风·东门之池》三章)　蕳卷悁(《陈风·泽陂》二章)　冠栾慱(《桧风·素冠》一章)　泉叹(《曹风·下泉》一章)　泉叹(同上二章)　泉叹(同上三章)　远践(《豳风·伐柯》二章)　原难歎(《小雅·常棣》三章)　阪衍践远愆(《小雅·伐木》三章)　幝痯远(《小雅·杕杜》三章)　汕衎(《小雅·南有嘉鱼》二章)　安轩閑原宪(《小雅·六月》五章)　园檀(《小雅·鹤鸣》一章)　园檀(同上二章)　干山(《小雅·斯干》一章)　山泉言垣(《小雅·小弁》八章)　幡言迁(《小雅·巷伯》四章)　泉歎(《小雅·大东》三章)　霰见宴(《小雅·頍弁》三章)　樊言(《小雅·青蝇》一章)　筵反幡迁僊(《小雅·宾之初筵》三章)　反远(《小雅·角弓》一章)　远然(同上二章)　菅远(《小雅·白华》一章)　燔献(《小雅·瓠叶》二章)　援羡岸(《大雅·皇矣》五章)　閑言连安(同上八章)　垣翰(《大雅·文王有声》四章)　原繁宣歎巘原(《大雅·公刘》二章)　泉原(同上三章)　泉单原(同上五章)　馆乱锻(同上六章)　涧涧(同上六章)　安残绻反谏(《大雅·民劳》五章)　板瘅然远管亶远谏(《大雅·板》一章)　难宪(同上二章)　藩垣翰(同上七章)　旦衍(同上八章)　颜愆(《大雅·抑》七章)　难远(同上十二章)　翰蕃宣(《大雅·崧高》一章)　番啴翰宪(同上七章)　完蛮(《大雅·韩奕》六章)　宣翰(《大雅·江汉》四章)　啴翰汉(《大雅·常武》五章)　简反反(《周颂·执竞》)　駽燕(《鲁颂·有駜》)　山丸迁虔梴閑安(《商颂·殷武》六章)

熯愆孙(《小雅·楚茨》四章,元文合韵)　翰宪难那(《小雅·桑扈》三章,元歌合韵)　言行(《大雅·抑》九章,元阳合韵)

十九、支部

支觿觿知(《卫风·芄兰》一章)　斯知(《陈风·墓门》一章)　枝知(《桧风·隰有苌楚》一章)　斯提(《小雅·小弁》一章)　伎雌枝知(同上五章)　易知祇(《小雅·何人斯》六章)　篪知斯(同上七章)　卑疧(《小雅·白华》八章)　帝易(《大雅·文王》六章)　篪圭携(《大雅·板》六章)　解帝(《鲁颂·閟宫》三章)

提辟揥刺(《魏风·葛屦》二章,支锡合韵)　帝辟帝辟(《大雅·荡》一章,支锡合韵)　解易辟(《大雅·韩奕》一章,支锡合韵)　刺狄(《大雅·瞻卬》五章,支锡合韵)

二十、锡部

适益讁(《邶风·北门》二章)　簀锡璧(《卫风·淇奥》三章)　甓鷊惕(《陈风·防有鹊巢》二章)　鶪绩(《豳风·七月》三章)　辟剔(《大雅·皇矣》二章)绩辟(《大雅·文王有声》五章)　益易辟辟(《大雅·板》六章)

翟髢揥皙帝(《鄘风·君子偕老》二章,锡支合韵)　辟绩辟適解(《商颂·殷武》三章,锡支合韵)

二十一、耕部

萦成(《周南·樛木》三章)　丁城(《周南·兔罝》一章)　定姓(《周南·麟之趾》二章)　盈成(《召南·鹊巢》三章)　星征(《召南·小星》一章)　星征(同上二章)　盈鸣(《邶风·匏有苦叶》二章)　旌城(《鄘风·干旄》三章)　青莹星(《卫风·淇奥》二章)　清盈(《郑风·溱洧》二章)　鸣盈鸣声(《齐风·鸡鸣》一章)　庭青莹(《齐风·著》二章)　名清成正甥(《齐风·猗嗟》二章)菁睘姓(《唐风·杕杜》二章)　鸣苹笙(《小雅·鹿鸣》一章)　平寧生(《小雅·常棣》五章)　丁嚶(《小雅·伐木》一章)　鸣声声生听平(同上一章)　定聘(《小雅·采薇》二章)　成征(《小雅·六月》二章)　鸣旌惊盈(《小雅·车攻》七章)　征声成(同上八章)　庭楹正冥寧(《小雅·斯干》五章)　定生寧酲成政姓(《小雅·节南山》六章)　领骋(同上七章)　平寧正(同上九章)　程经听争成(《小雅·小旻》四章)　令鸣征生(《小雅·小宛》四章)　冥熲(《小雅·无将大车》二章)　领屏(《小雅·桑扈》二章)　营成(《小雅·黍苗》四章)　平清成寧(同上五章)　青生(《小雅·苕之华》二章)　生桢寧(《大雅·文王》三章)　成生(《大雅·绵》九章)　屏平(《大雅·皇矣》二章)　营成(《大雅·灵台》一章)　声声寧成(《大雅·文王有声》一章)　正成(同上七章)　灵寧(《大雅·生民》二章)　泾寧清馨成(《大雅·凫鹥》一章)　鸣生(《大雅·卷阿》九章)　屏寧城(《大雅·板》七章)　刑听倾(《大雅·荡》七章)　政刑(《大雅·抑》三章)　盈成(同上十章)　牲听(《大雅·云汉》一章)　星嬴成正寧(同上八章)　营城成(《大雅·崧高》四章)　命命命(《大雅·韩奕》一章)　平定争寧(《大雅·江汉》二章)　霆惊(《大雅·常武》三章)　平庭(同上六章)成倾(《大雅·瞻卬》三章)　成祯(《周颂·维清》)　庭声鸣听成(《周颂·有瞽》)　庭敬(《周颂·闵予小子》)　馨寧(《周颂·载芟》)　盈寧(《周颂·良耜》)　成声平声声(《商颂·那》)　成平争(《商颂·烈祖》)　声灵寧生(《商颂·殷武》五章)

零人田人渊千(《鄘风·定之方中》三章,耕真合韵) 令仁(《齐风·卢令》一章,耕真合韵) 苓巅信(《唐风·采苓》一章,耕真合韵) 命申(《小雅·采菽》三章,耕真合韵) 命申(《大雅·假乐》一章,耕真合韵)

二十二、脂部

肄弃(《周南·汝坟》二章) 体死(《邶风·谷风》一章) 荠弟(同上二章) 泲祢弟姊(《邶风·泉水》二章) 荑美(《邶风·静女》三章) 指弟(《鄘风·蝃蝀》一章) 体礼礼死(《鄘风·相鼠》三章) 纰四畀(《鄘风·干旄》一章) 济閟(《鄘风·载驰》二章) 妻姨私(《卫风·硕人》一章) 荑脂蛴犀眉(同上二章) 凄喈夷(《郑风·风雨》一章) 济濔弟(《齐风·载驱》二章) 弟偕死(《魏风·陟岵》三章) 比佽(《唐风·杕杜》一章) 比佽(同上二章) 迟饥(《陈风·衡门》一章) 隮饥(《曹风·候人》四章) 蓍师(《曹风·下泉》三章) 迟祁(《豳风·七月》二章) 鳢旨(《小雅·鱼丽》二章) 旨偕(同上五章) 矢兕醴(《小雅·吉日》四章) 麋阶(《小雅·巧言》六章) 匕砥矢履视涕(《小雅·大东》一章) 喈湝(《小雅·鼓钟》二章) 萋祁私穉穧穗利(《小雅·大田》三章) 茨师(《小雅·瞻彼洛矣》一章) 旨偕(《小雅·宾之初筵》一章) 礼至(同上二章) 淠嘒驷届(《小雅·采菽》二章) 济弟(《大雅·旱麓》一章) 妻弟(《大雅·思齐》二章) 萋喈(《大雅·卷阿》九章) 懠毗迷尸屎葵资师(《大雅·板》五章) 鸱阶(《大雅·瞻卬》三章) 秭醴妣礼皆(《周颂·丰年》) 济秭醴妣礼(《周颂·载芟》)

萋飞喈(《周南·葛覃》一章,脂微合韵) 祁归(《召南·采蘩》三章,脂微合韵) 喈霏归(《邶风·北风》二章,脂微合韵) 泚瀰鲜(《邶风·新台》一章,脂元合韵) 穗醉(《王风·黍离》二章,脂微合韵) 季寐弃(《魏风·陟岵》二章,脂微合韵) 凄晞湄跻坻(《秦风·蒹葭》二章,脂微合韵) 棣檖醉(《秦风·晨风》三章,脂微合韵) 骙依腓(《小雅·采薇》五章,脂微合韵) 迟萋喈祁归夷(《小雅·出车》六章,脂微合韵) 萋悲萋悲归(《小雅·杕杜》二章,脂微合韵) 至恤偕迩(同上四章,脂质合韵) 泥弟弟岂(《小雅·蓼萧》三章,脂微合韵) 佽柴(《小雅·车攻》五章,脂支合韵) 师氏维毗迷师(《小雅·节南山》三章,脂微合韵) 惠戾届阕夷违(同上五章,脂质微合韵,"阕"是质部字) 嘒淠届寐(《小雅·小弁》四章,脂微合韵) 凄腓归(《小雅·四月》二章,脂微合韵) 尸归迟弟私(《小雅·楚茨》五章,脂微合韵) 穉火(《小雅·大田》二章,脂微合韵) 翳栵(《大雅·皇矣》二章,脂祭合韵) 骙夷黎哀(《大雅·桑柔》二章,脂微合韵) 郿归(《大雅·

崧高》六章，脂微合韵）　騤喈齐归（《大雅·烝民》八章，脂微合韵）　惠厉瘵疾届（《大雅·瞻卬》一章，脂祭质合韵，“疾”是质韵字）　替引（《大雅·召旻》五章，脂真合韵）　祁河宜何（《商颂·玄鸟》，脂歌合韵）

二十三、质部

实室（《周南·桃夭》二章）　袺襭（《周南·芣苢》三章）　七吉（《召南·摽有梅》一章）　曀嚏（《邶风·终风》三章）　日室栗漆瑟（《鄘风·定之方中》一章）　日疾（《卫风·伯兮》三章）　实噎（《王风·黍离》三章）　室穴日（《王风·大车》三章）　栗室即（《郑风·东门之墠》二章）　日室室即（《齐风·东方之日》一章）　漆栗瑟日室（《唐风·山有枢》三章）　七吉（《唐风·无衣》一章）　日室（《唐风·葛生》五章）　漆栗瑟耋（《秦风·车邻》二章）　穴慄（《秦风·黄鸟》一章）　穴慄（同上二章）　穴慄（同上三章）　韠结一（《桧风·素冠》三章）　实室（《桧风·隰有苌楚》三章）　七一一结（《曹风·鳲鸠》一章）　实室（《豳风·东山》二章）　实日（《小雅·杕杜》一章）　血疾室（《小雅·雨无正》七章）　珌室（《小雅·瞻彼洛矣》二章）　抑怭秩（《小雅·宾之初筵》三章）　实吉结（《小雅·都人士》三章）　瓞漆穴室（《大雅·绵》一章）　洫匹（《大雅·文王有声》三章）　栗室（《大雅·生民》五章）　抑秩匹（《大雅·假乐》三章）　密即（《大雅·公刘》六章）　疾戾（《大雅·抑》一章）　挃栗栉室（《周颂·良耜》）

垤室窒至（《豳风·东山》三章，质脂合韵）　结厉灭威（《小雅·正月》八章，质祭月合韵，“厉”是祭部字）　恤至（《小雅·蓼莪》二章，质脂合韵）　毖恤热（《大雅·桑柔》五章，质月合韵）

二十四、真部

蓁人（《周南·桃夭》三章）　蘋滨（《召南·采蘋》一章）　渊身人（《邶风·燕燕》四章）　洵信（《邶风·击鼓》五章）　薪人（《邶风·凯风》二章）　天人（《鄘风·柏舟》一章）　天人（同上二章）　瑱天（《鄘风·君子偕老》二章）　天人（《王风·黍离》一章）　天人（同上二章）　天人（同上三章）　薪申（《王风·扬之水》一章）　田人人仁（《郑风·叔于田》一章）　溱人（《郑风·褰裳》一章）　薪人信（《郑风·扬之水》二章）　田人（《齐风·甫田》一章）　田人（同上二章）　薪天人人（《唐风·绸缪》一章）　天人身（《秦风·黄鸟》一章）　天人身（同上二章）　天人身（同上三章）　榛人人年（《曹风·鳲鸠》四章）　薪年（《豳风·东山》三章）　駰均询（《小雅·皇皇者华》五章）　田千（《小雅·采芑》一章）　田

千(同上二章) 天千(同上三章) 渊阗(同上三章) 天渊(《小雅·鹤鸣》二章) 年溱(《小雅·无羊》四章) 亲信(《小雅·节南山》四章) 天人(《小雅·十月之交》七章) 天信臻身天(《小雅·雨无正》三章) 天人人(《小雅·小宛》一章) 陈身人天(《小雅·何人斯》三章) 翩人信(《小雅·巷伯》三章) 天天人人(同上五章) 薪人薪人(《小雅·大东》三章) 天渊(《小雅·四月》七章) 滨臣均贤(《小雅·北山》二章) 尽引(《小雅·楚茨》六章) 甸田(《小雅·信南山》一章) 宾年(同上三章) 田千陈人年(《小雅·甫田》一章) 榛人(《小雅·青蝇》三章) 天臻矜(《小雅·菀柳》三章) 田人(《小雅·白华》三章) 薪人(同上四章) 玄矜民(《小雅·何草不黄》二章) 天新(《大雅·文王》一章) 天莘(《大雅·大明》六章) 天人(《大雅·棫朴》四章) 天渊人(《大雅·旱麓》三章) 坚钧均贤(《大雅·行苇》三章) 旬民填天矜(《大雅·桑柔》一章) 翩泯烬频(同上二章) 天人臻(《大雅·云汉》一章) 天神申(《大雅·崧高》一章) 田人(同上三章) 身人(《大雅·烝民》四章) 田人(《大雅·瞻卬》二章) 天人(同上三章) 典禋(《周颂·维清》) 天民(《周颂·思文》) 人天(《周颂·雝》)

榛苓人人人(《邶风·简兮》四章,真耕合韵) 人姻信命(《鄘风·蝃蝀》三章,真耕合韵) 倩盼(《卫风·硕人》二章,真文合韵) 颠令(《齐风·东方未明》二章,真耕合韵) 粼命人(《唐风·扬之水》三章,真耕合韵) 邻颠令(《秦风·车邻》一章,真耕合韵) 邻云慇(《小雅·正月》十二章,真文合韵) 电令(《小雅·十月之交》三章,真耕合韵) 尘疷(《小雅·无将大车》一章,真支合韵) 民嫄(《大雅·生民》一章,真元合韵) 天人命人(《大雅·卷阿》八章,真耕合韵) 人田命命年(《大雅·江汉》五章,真耕合韵) 人训刑(《周颂·烈文》,真文耕合韵,“训”是文部字)

二十五、微部

归衣(《周南·葛覃》三章) 嵬隤罍怀(《周南·卷耳》二章) 累绥(《周南·樛木》一章) 塈谓(《召南·摽有梅》三章) 微衣飞(《邶风·柏舟》五章) 飞归(《邶风·燕燕》一章) 飞归(同上二章) 飞归(同上三章) 靁怀(《邶风·终风》四章) 菲违(《邶风·谷风》一章) 违畿(同上二章) 微微归(《邶风·式微》一章) 微微归(同上二章) 颀衣(《卫风·硕人》一章) 怀怀归(《王风·扬之水》一章) 怀怀归(同上二章) 怀怀归(同上三章) 怀畏(《郑风·将仲子》一章) 怀畏(同上二章) 怀畏(同上三章) 衣归(《郑风·

丰》四章）　晞衣（《齐风·东方未明》二章）　崔绥归归怀（《齐风·南山》一章）　唯水（《齐风·敝笱》三章）　衣悲归（《桧风·素冠》二章）　火衣（《豳风·七月》一章）　火衣（同上二章）　悲归（同上二章）　火苇（同上三章）　归悲衣枚（《豳风·东山》一章）　畏怀（同上二章）　飞归（同上三章）　衣归悲（《豳风·九罭》四章）　騑归（《小雅·四牡》二章）　威怀（《小雅·常棣》二章）　薇归（《小雅·采薇》一章）　薇归（同上二章）　薇归（同上三章）　依霏（同上六章）　悲哀（同上六章）　纍绥（《小雅·南有嘉鱼》三章）　晞归（《小雅·湛露》一章）　微微哀（《小雅·十月之交》一章）　威罪（《小雅·巧言》一章）　颓怀遗（《小雅·谷风》二章）　蔚瘁（《小雅·蓼莪》二章）　悲回（《小雅·鼓钟》二章）　摧绥（《小雅·鸳鸯》四章）　幾幾（《小雅·车舝》三章）　尾岂（《小雅·鱼藻》二章）　爱谓（《小雅·隰桑》四章）　妹渭（《大雅·大明》五章）　藟枚回（《大雅·旱麓》六章）　匮类（《大雅·既醉》五章）　位塈（《大雅·假乐》四章）　罍归（《大雅·泂酌》二章）　溉塈（同上三章）　坏畏（《大雅·板》七章）　类怼对内（《大雅·荡》三章）　寐内（《大雅·抑》四章）　僾逮（《大雅·桑柔》六章）　隧类对醉悖（同上十三章）　推雷遗遗畏摧（《大雅·云汉》三章）　回归（《大雅·常武》六章）　类瘁（《大雅·瞻卬》五章）　幾悲（同上六章）　飞归（《鲁颂·有駜》二章）

枚饥（《周南·汝坟》一章，微脂合韵）　尾燬燬迩（同上三章，微脂合韵）　微悲夷（《召南·草虫》三章，微脂合韵）　溃肄塈（《邶风·谷风》六章，微脂合韵）　炜美（《邶风·静女》二章，微脂合韵）　遂悸（《卫风·芄兰》一章，微脂合韵）　遂悸（同上二章，微脂合韵）　衣师（《秦风·无衣》一章，微脂合韵）　衣师（同上二章，微脂合韵）　衣师（同上三章，微脂合韵）　萃讯（《陈风·墓门》二章，微真合韵①）　尾几（《豳风·狼跋》一章，微脂合韵）　騑迟归悲（《小雅·四牡》一章，微脂合韵）　韡弟（《小雅·常棣》一章，微脂合韵）　飞跻（《小雅·斯干》四章，微脂合韵）　退遂瘁讯答退（《小雅·雨无正》四章，微真缉合韵，"讯"是真韵字②）　哀违依底（《小雅·小旻》二章，微脂合韵）　嵬萎怨（《小雅·谷风》三章，微元合韵）　薇桋哀（《小雅·四月》八章，微脂合韵）　维葵膍戾（《小雅·采菽》五章，微脂合韵）　对季（《大雅·皇矣》三章，微脂合韵）　类比（同上四章，微脂合韵）　惟脂（《大雅·生民》七章，微脂合韵）　苇履体泥弟尔几（《大雅·行苇》一章，微脂合韵）

① "讯"，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又作谇"，又《广韵》引《诗》作"谇"，"谇"是微部字。

② "讯"，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徐息悴反，又音碎。"则徐邈所见本作"谇"，"谇"是微部字。

依济几依(《大雅·公刘》四章,微脂合韵) 维阶(《大雅·桑柔》三章,微脂合韵) 追绥威夷(《周颂·有客》,微脂合韵) 枚回依迟(《鲁颂·閟宫》,微脂合韵) 违齐迟跻迟祗围(《商颂·长发》三章,微脂合韵)

二十六、物部

出卒述(《邶风·日月》四章) 律弗卒(《小雅·蓼莪》六章) 卒没出(《小雅·渐渐之石》二章) 茀仡忽拂(《大雅·皇矣》八章)

出瘁(《小雅·雨无正》五章,物微合韵)

二十七、文部

诜振(《周南·螽斯》一章) 麕春(《召南·野有死麕》一章) 缗孙(《召南·何彼襛矣》三章) 门殷贫艰(《邶风·北门》一章) 洒浼殄(《邶风·新台》二章) 奔君(《鄘风·鹑之奔奔》二章) 陨贫(《卫风·氓》四章) 漘昆昆闻(《王风·葛藟》) 哼璊奔(《王风·大车》二章) 顺问(《郑风·女曰鸡鸣》三章) 门雲雲存巾员(《郑风·出其东门》一章) 鳏雲(《齐风·敝笱》一章) 轮漘沦囷鹑飧(《魏风·伐檀》三章) 勤闵(《豳风·鸱鸮》一章) 晨煇旂(《小雅·庭燎》三章) 群犉(《小雅·无羊》一章) 先墐忍陨(《小雅·小弁》六章) 艰门云(《小雅·何人斯》一章) 雲雰(《小雅·信南山》二章) 芹旂(《小雅·采菽》二章) 愠问(《大雅·绵》八章) 亹熏欣芬艰(《大雅·凫鹥》五章) 慇辰西痻(《大雅·桑柔》四章) 川焚熏闻遯(《大雅·云汉》五章) 雲门(《大雅·韩奕》四章) 耘畛(《周颂·载芟》) 芹旂(《鲁颂·泮水》一章)

敦遗摧(《邶风·北门》三章,文微合韵) 群錞苑(《秦风·小戎》三章,文元合韵) 壼年胤(《大雅·既醉》六章,文真合韵)

二十八、葉部

葉涉(《邶风·匏有苦叶》一章) 葉韘韘甲(《卫风·芄兰》二章) 业捷(《小雅·采薇》四章) 葉业(《商颂·长发》七章)

业捷及(《大雅·烝民》七章,葉缉合韵) 业作(《大雅·常武》三章,葉铎合韵)

二十九、谈部

槛菼敢(《王风·大车》一章) 巖瞻惔谈斩监(《小雅·节南山》一章) 涵谗(《小雅·巧言》二章) 甘餤(同上三章) 蓝襜詹(《小雅·采绿》二章) 巖

詹(《鲁颂·閟宫》六章)

萏俨枕(《陈风·泽陂》三章,谈侵合韵)　瞻相臧肠狂(《大雅·桑柔》八章,谈阳合韵)　玷业贬(《大雅·召旻》三章,谈葉合韵)　监严滥遑(《商颂·殷武》四章,谈阳合韵)

三十、缉部

揖蛰(《周南·螽斯》三章)　及泣(《邶风·燕燕》二章)　湿泣泣及(《王风·中谷有蓷》三章)　合軜邑(《秦风·小戎》二章)　隰及(《小雅·皇皇者华》一章)　合翕(《小雅·常棣》七章)　濈湿(《小雅·无羊》一章)　集合(《大雅·大明》三章)　楫及(《大雅·棫朴》三章)　辑洽(《大雅·板》二章)

三十一、侵部

林心(《周南·兔罝》三章)　三今(《召南·摽有梅》二章)　风心(《邶风·绿衣》四章)　南心(《邶风·燕燕》三章)　南心(《邶风·凯风》一章)　音心(同上四章)　音心(《邶风·雄雉》二章)　风心(《邶风·谷风》一章)　葚耽(《卫风·氓》三章)　衿心音(《郑风·子衿》一章)　风林钦(《秦风·晨风》一章)　林南林南(《陈风·株林》一章)　鬵音(《桧风·匪风》三章)　芩琴琴湛心(《小雅·鹿鸣》三章)　骎谂(《小雅·四牡》五章)　琴湛(《小雅·常棣》七章)　音心(《小雅·白驹》四章)　簟寝(《小雅·斯干》六章)　风南心(《小雅·何人斯》四章)　锦甚(《小雅·巷伯》一章)　钦琴音南僭(《小雅·鼓钟》四章)　琴心(《小雅·车舝》五章)　壬林湛(《小雅·宾之初筵》二章)　煁心(《小雅·白华》四章)　林心(同上五章)　音男(《大雅·思齐》一章)　心音(《大雅·皇矣》四章)　歆今(《大雅·生民》八章)　南音(《大雅·卷阿》一章)　僭心(《大雅·抑》九章)　风心(《大雅·桑柔》六章)　林谮(同上九章)　风心(《大雅·烝民》八章)　深今(《大雅·瞻卬》七章)　心南(《鲁颂·泮水》六章)　林黮音琛金(同上八章)

林兴心(《大雅·大明》七章,侵蒸合韵)　林林冰(《大雅·生民》三章,侵蒸合韵)　饮宗(《大雅·公刘》四章,侵冬合韵)　谌终(《大雅·荡》一章,侵冬合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音韵学讲义/杨剑桥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6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ISBN 7-309-04484-3

Ⅰ.汉… Ⅱ.杨… Ⅲ.汉语-音韵学-研究 Ⅳ.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686 号

汉语音韵学讲义

杨剑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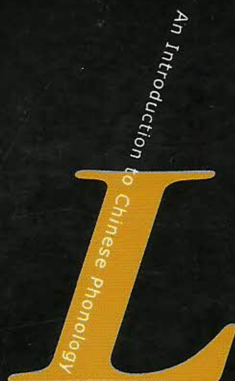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4.75 插页 2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7-309-04484-3/H·879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封面设计　马晓霞



ISBN 7-309-04484-3
9 787309 044843 >
H·879　定价：25.00元